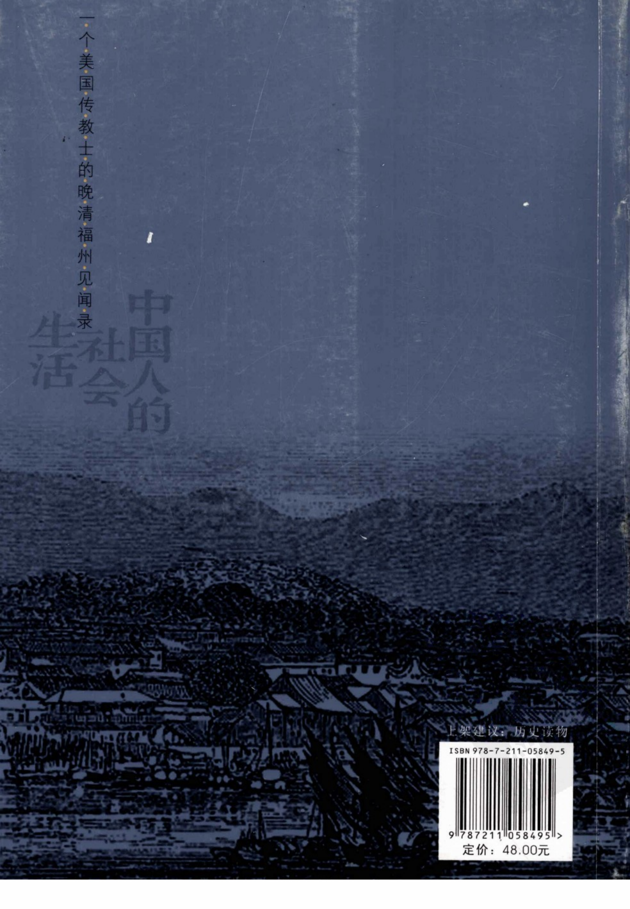
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〇【美】卢公明 著
陈泽平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1-05849-5
9 787211 058495 >
定价：48.00元

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美】卢公明 著
陈泽平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美]卢公明著　陈泽平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11-05849-5

Ⅰ．中…　Ⅱ．卢…　Ⅲ．社会生活—历史—福州市—19世纪　Ⅳ．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733 号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ZHONGGUOREN DE SHEHUI SHENGHUO

作　　者：[美]卢公明著　陈泽平译

责任编辑：陈力凡　雷　戎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350003

开　　本：780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8.00

插　　页：2

字　　数：40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书　　号：ISBN 978-7-211-05849-5

定　　价：48.00 元

译　序

近年来，历史学界重新评估了明清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肯定了他们汉学研究的价值，翻译出版了一批著名传教士如李提摩太、卫三畏、莫理循等人的中国见闻录、回忆录和书信集。这些文献资料，有助于增加我们对十八九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了解。卢公明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显然是此类著作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却未见完整的翻译介绍。其原因可能是该书的内容的重点不在北京朝廷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而是偏重于对福州一地社会风情的观察描写。该书内容多涉及福州民间生活习俗，许多关键词语是福州方言而非官话，这可能也是让尝试翻译者却步的障碍。如果原因确实如此，这部书的翻译工作就是我欠家乡的文债。

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第二批派遣来福州的传教士。1850年5月31日携妻子来到福州，先后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他在香港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中国来信》中连载发表“速写中国人”（Jotting about Chinese），很受英美人士欢迎。1864年他回美国治病期间，将这些文章编成章节形式，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后，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为书名，于1865年在美国出版。

卢公明在华传教的头十四年都住在福州，他接触到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主要就是福州人的社会生活，他是透过福州观察中国。本书就其内容特点来说，名为“19世纪中叶的福州社会生活观察报告”更为确切，涉及当时福州的婚嫁、丧葬、保育、年节、迎神拜鬼、家庭宗族、行会商帮、官府、科场、丐帮、建筑、溺杀女婴、鸦片泛滥等各方面的情况，细节相当具体翔实。作者观察记录到的许多细节在国内的方

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对于研究福州的近代史、清末的福州社会、福州各项民俗的由来和流变等具有特殊的资料价值。19 世纪的福州是东南沿海的一座重要的省会城市，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三教九流的黎民百姓，各色人物一应俱全；既有闽江内陆航运的便利，又是海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发达；以官府、贡院、乡绅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文化实力强大，梵道混杂、尚鬼滥祀的民间文化也生生不息；在福州观察中国确实也是一个绝佳的选点。

卢公明首先是一个传教士，难免要透过基督教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以学者的认真态度尽量去了解事实、客观地记录事实。例如书中所记述的 1860 年的官方祭孔活动，他头一天就到南门的孔庙及旁边的学宫里观察仪式的排练、准备情况，第二天凌晨四点前又从城外的寓所赶到孔庙里观察整个仪式的过程。为了说明当地人用“牛头符”下“蛊”是怎么回事，他也亲自到出售“牛头符”的庙里去考察一番。他还去过寺庙、麻风病院、北岭茶场等实地考察，书中都有详细的记录。

有些事情是外国人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作者就尽可能向周围的中国人了解。例如关于民间溺杀女婴的情况，他记录了好几位在外国人家中帮佣的妇女的亲身经历，事例具体，很有说服力。再如宗祠祭祖的时候是不允许外人在场观看的，他先请当地的朋友带他去祠堂里参观，并了解祭祀前的准备情况，之后再请那位朋友详细描述了祭祀仪式的过程，这样记叙起来也就能让读者感到历历在目。

福州的各项民俗迷信活动都是他仔细观察的对象。例如，福州民俗中的“过关”是怎么过的，“拜斗”怎么拜的，祭灶要祭些什么，迎亲或出殡的仪仗怎么排列，新娘和新郎在婚礼上行为动作举止的规范等等，在地方志中也鲜有本书那么详尽的记录。书中介绍的福州民俗可能部分在今天还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存在，有些在相隔一百五十年之后已经鲜为人知了。例如“换花盆”、“车执符”、棺材上的白鸡，粘在门框上的汤圆等等，似乎在以往关于福州民俗的图书中都未见提及。书中记录的各种事实也许未必都十分确切，但一定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即 19 世纪中期在福州可以见到，或听说到的事情。

作者以基督教的批判性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和民间信仰，叙述中也不时流露出揶揄的口吻。我认为，习俗在历史中形成，也随着历史流转，每个时代的习俗都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折射出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状况。我们自己对19世纪中后期的一段历史也并不感到特别骄傲，我们今天也无需为昨天的贫弱和愚昧而脸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复杂综合体，裹小脚、抽鸦片、降童扶乩之类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卢公明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冷嘲热讽也许可以给今天这里某些过于热衷“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士浇一点凉水。

卢公明在社会调查和著述方面十分勤奋，但似乎在编辑和修辞方面不很在行，或不很在意。在阅读原著的时候经常觉得他文风比较拖沓，章法有些凌乱，叙述一件事时经常随意地旁生枝节，重复累赘的地方亦不少。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本书的内容最初是以书信体陆陆续续发表在报刊上的，成书时没有很细心地加以编辑所致，有很多章节像是零散的笔记片段连缀而成的。当然，作者在表达上的重复累赘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西方读者。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刚刚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刚刚开始认识中国，这个起点水平之低在今天已经有些难以想象。面对连筷子怎么用都没见过的读者，表述的时候不厌其烦事事加以仔细描述也许是必要的；所以他的每个句子都很长，要一再重复地加上很多现在看来完全不必要的定语从句，直译成中文，很多地方会让人难以卒读。我在翻译初稿的基础上，花了很多时间来删除反复出现的、不必要的词句，调整前言后语，作些修饰。有些段落要整体地调换位置。如有做得不妥的地方，责任应该由译者来承担。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原书上下两卷共九百五十页，上卷十八章加一个长篇“引言”，下卷分二十章。其中上卷第十八章介绍一些中国古代的小故事，例如司马光砸缸、苏秦悬梁锥股、孟母断杼教子之类的。下卷第十章罗列一些从增广贤文中摘录的格言、谚语等。这些内容对外国读者来说可能新奇有趣，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社会文化的一些特点，但中国读者则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出口转内销”，我们将这两章删除。

下卷的第十六至十九章以“中国习俗与基督教”和“传教士话题”为标题，其实是作者回美国以后在教会做演讲的讲稿，讨论传教工作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前景。其内容与全书不很协调，普通的中国读者对这些议论也不会感兴趣，我们也删去了。在这个译本中，我们将原书的“引言”改编为第一章，以下按原书顺序连续排列，共三十三章。

美国南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葛凯伦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科研处的陈伟达先生为这项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使译稿减少了资料性的差错。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的陈晓屏老师在电子文档的处理方面提供了及时的协助，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在前两年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州方言自19世纪以来的演变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和阅读了19世纪在福州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著述以及相关的教会资料。当看到卢公明的这部著作时，眼前一亮，马上被吸引住了。由于专业相关，我自认为对福州的历史和民俗传统不算孤陋寡闻，但书中记述的种种有趣事实竟有那么多是我从未听说或知之不确的，阅读起来犹如享用资料的盛宴。我希望以前没有机会读过原著的读者也将从我的译本中得到同样的阅读快感。

陈泽平

2008年8月24日

原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原创性著作。中国是一个最古老、人口最多但却最少为外界所了解的国家。本人要描述这个民族的许多特殊习俗，介绍中国人的各种思想观点，以及他们自己对这些习俗由来的解说。如果本书在描述事实方面带有偏见，使之蒙上了不恰当的色彩，或书中出现任何不符合事实的陈述，没有人比笔者更为遗憾了。

本书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曾在1861－1864年的几年间，以匿名书简的形式，发表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中国通讯》上，以《中国人速写》为专栏标题。去年本人暂时返回美国期间，在几位中国经历最长、最有才智的英美人士强烈建议下，笔者把已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书简作了整理、删减，以章节形式编撰起来，作为“关于中国人的社会、宗教和思想感情的详尽可靠的资料”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如果有条件，本来还应该在出版之前对全书的词句方面做更多的润色修饰。本书目前这个样子，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只是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特点和重要方面做一个朴素的、不加修饰的描述。

尽管本书所描述的主要是福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但其中许多对社会习俗和迷信活动的具体描述，大体上可以套用到中华帝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以往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中存在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者往往把自己所观察的那小一块地方的情况当作是整个中国的普遍情况来叙述。事实上，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习俗差异就像在不同纬度上的农作物差异一样，或像欧洲各国的习俗差异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试图全面描述整个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书并要做到符合事实，或许只能在有限的几个方面做出模糊的概括。

本书中的插图有些是根据风景照片描画的，有些是中国画家的速写。

行文中引用的中文词语主要是根据福州方言的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一般不加声调符号。有些词语是按照官话发音拼写的。

本书将向细心的读者展示中国人生活习俗的诸多方面。读者很可能会对那些荒谬的迷信习俗、那些既没有道理也没有用处的道德说教感到厌恶，您也应该知道，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被孔孟之道束缚着，稍后又受到佛、道两教的强烈影响，荒谬的、迷信的、陈腐的思想和习惯在整个国家泛滥成灾，就是必然的结果。

卢公明

1865 年 7 月 20 日于纽约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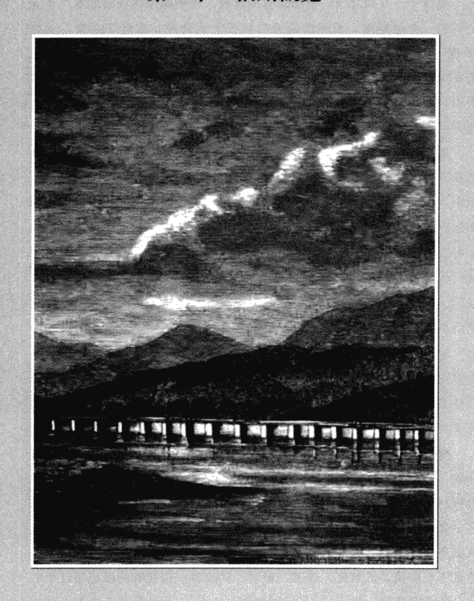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福州概览



省城福州

福州——有福之州，是福建省的首府。福州城座落在南北宽二十五公里的一个盆地里，距闽江入海口约五十六公里，东经 119 度，北纬 26 度，比佛罗里达[①]更靠南一些。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英、法、美等国订立的条约，福州成为开放通商和允许外国人居住的五个口岸城市中，地理位置居中的一个。南有厦门，北有宁波，从这里到广州和上海的距离差不多。

福州包围在城墙中，有七个高大的城门，天亮开启，天黑关闭。从高耸的城门楼上可以观察和控制城门的进出。城墙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哨所。城墙六至八米高，四至六米厚，用石料和夯土筑成，墙体内外两面铺石块或砖块，墙头上有花岗石的垛口。城墙全长约十一公里，墙头上可以行走，乘轿子转一圈可以观察到多姿多彩的市区内外景象。出了城门就是郊区，南门外的郊区约有六公里广阔，当地人称为“南台”。东门、西门和西南门外也都有广阔的空间。北面三个城门，尤其是靠东的两个的城外居民区很小，也不很重要。

城里城外的居民人口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几年前，中国官员告诉英国领事，城内居民数是五十万。城外居民的人口至少与城内居民一样多，连同数量庞大的疍民，总人口数估计在一百万左右，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

福州是跟广州一样的第一等大城市。它不仅是福建省巡抚的衙门所在地，而且也是闽、浙两省总督的驻节地。福州是个“府”，这个词缀表明它是个核心城市，跟宁波府是同一个等级。福州还是闽县和侯官县两个县衙门的所在地，城内从南到北的一条界线划分出两个县治范围。城里还住有很多文武高级官员，包括满族将军，他的品级与总督相当，还有省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粮道、学政等。福建省的面积超过十三万七千平方公里，根据 1812 年的数字，人口一千四百五十多万，1842

① 译注：即美国佛罗里达州。

年的统计数字是二千五百万。福州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里居住着数量众多的等候具体任命的候补官员，还有很多从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退休还乡的前官员。

福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学政等官员住在这里，本地获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为数众多。全福建省、包括台湾岛的生员如果要参加每五年举办两次的乡试，都得集中到福州来考试。每次举行这样规模浩大、激动人心的考试，总有六千至八千名的应试者。

闽江两岸

外国轮船停泊在离福州十六公里外的闽江下游，那一片水域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宝塔①，所以叫做宝塔锚地。从那儿溯流而上，水位就太低了，大船无法安全行驶。邮轮至少每两周一次驶达宝塔锚地，换有经验的水手驾驶小船将邮件送到福州，常常可以见到二三十艘来自不同国家的轮船停泊在那个水域装卸货物。大轮船就趴在江中心不动，货物用小船载着，穿梭于通往福州码头的闽江航道。

闽江口挡着一座山——不像上海的扬子江以及大沽的白河入海口那样通畅，更不像渤海湾的天津港。外国轮船上的引水员只能把船开到江口，换上当地的引水员把船引到宝塔锚地。闽江两岸都是高高的丘陵，树却很少。许多山坡层层梯田一直铺到山顶，在春夏两季呈现出奇特的有趣景观。外国人总是十分欣赏从闽江口到宝塔锚地这一段水路的浪漫情调。欧洲游客往往将这里的景色与瑞士的独特风光相提并论，美国人则常常会以纽约州的哈德逊河流域的美景来比附。

闽江在福州上游约十二公里处，分为大致平行的南北两股支流，又在离马尾不远处汇合后流入大海。福州处在北支流的北岸。两支流之间夹着一块长达二十四公里的肥沃河洲，最宽处达到六公里。从马尾到福州的航道走北面的支流，约一半路程处右边岸上有一座山，叫做“鼓山”，高约七百米。半山腰上有一座著名的大寺庙——涌泉寺。在炎热

---

① 译注：即马尾罗星塔。

的夏季，寺中的气温常常要比盆地中的市区低 8～10 华氏度，那里是中外人士常去避暑的胜地。该寺院得名于山上一泓清冽的泉水。寺里有百来个和尚整日念经打坐，研习佛法，做例行的佛教仪式。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从山顶或山的一侧俯瞰，无数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数十个村落散布在广阔丰茂的田野上，景色美不胜收，令人终生难忘。

过了鼓山乘船继续前行，远隔五六公里，就可以望见江北岸福州城内南门附近的两座塔和城市最北端的望海楼。江南岸的洋行和英美等国领事馆上飘扬的旗帜也渐入眼帘。洋行和外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的住宅是西洋风格的建筑，与周围中国人的店铺、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市区隔江相望的南岸小山顶上，美国美以美会的礼拜堂和英国圣公会的教堂的钟楼尖塔清晰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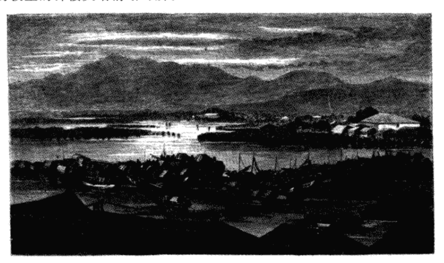


图 1 闽江风景

市区边上的闽江江中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岛，叫“中洲”。著名的“万寿桥”（也叫“大桥”）将之连接到江北岸。“万寿桥”始建于八百年前，四百米长，四米多宽。共有约四十个坚固的粗花岗石桥墩，桥墩两头呈楔形，桥墩之间的距离长短不等。大量的石材用于构筑桥身，其中有些差不多一米宽，长达十四米，横跨在相邻的桥墩之上充当桥梁，其上再铺石板路面。桥面两侧有粗大的石护栏，石头的横栏与立柱以榫眼相接。以前部分桥面上有人摆摊设点做生意，这种情况一直到八年前才结束，现在只供行人往来和货物运输。连接中洲岛和闽江南岸的桥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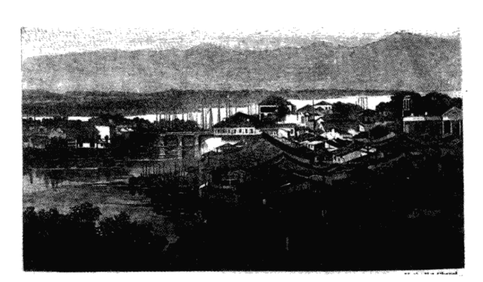


图 2　中洲岛和盐仓前

“仓前桥”，建筑结构与大桥相似，但只有大桥的四分之一长。驳船和牵引船可以从大桥下面驶过。来自宁波、厦门一带的舢板就停泊在大桥和中洲岛旁边。没有固定往返两岸的渡轮，但大桥两侧都有很多小木船可以随时雇佣，过江一趟只要几文钱。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很多行人和轿子在桥上穿行，苦力挑夫来回运送货物。西北方向上约十公里的上游还有一座大石桥，叫“云山桥”①，其建筑结构跟大桥相似。云山桥在群山叠嶂衬托下，构成壮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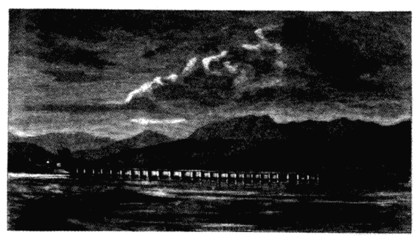


图 3　洪山桥

① 译注：即洪山桥，福州方言“云”、“洪”同音。

外国侨民基本上都住在闽江南岸的江滨小山坡上。站在山头眺望，东面远处屹立着鼓山，江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江面上舢板渔船风帆点点。朝北远望，福州市区尽收眼底，白塔和望海楼历历在目。从市区到江边的半道上，可以看到一座美部会教堂的屋顶。城内的乌石山十分显眼，更近一些的郊区有大庙山，和几座高大的洋行建筑。西北方向的江面上有许多舟楫往来，背衬远山，风景绝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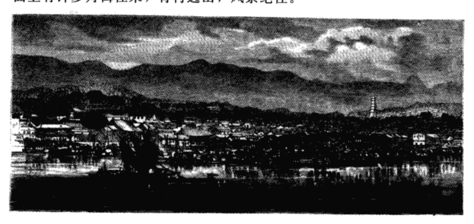


图 4　隔江远眺南台

从大庙山顶上向南眺望，风景也十分美丽。也许这里是观赏闽江河谷风景的最佳地点。西、南、东三面都是江水，江面上舟楫无数。中洲岛两面的石桥和桥面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洋行和外国领事馆的旗杆上悬挂的各国国旗，总是让人感到趣味无限。南面的远处，五虎山与其他山峰使画面更加丰富多彩。东、西两面是精耕细作的大片农田、村庄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朝北俯视市区，比从闽江南岸远望更显真切。

对外贸易

1853 年之前，尽管在停泊于闽江口附近的外国商船上进行的鸦片贸易不断扩大，福州口岸合法的对外贸易额微不足道，没有丝绸从福州出口，也没有任何茶叶通过福州出口。这一年春季，一家名叫“拉塞尔”的美国公司使福州一跃成为红茶出口的重要口岸。该公司派中国买办到闽西北购买了大量茶叶，用小船顺闽江运到福州，装上外国货轮直

接运往国外。当年共有 14 艘外国货轮来到福州运茶。到 1856 年，这个数字扩大到 148 艘次。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福州口岸茶叶贸易的快速发展。1856—1857 年度，从广州出口的茶叶为 21,359,865 磅，从上海出口的是 36,919,064 磅，从福州出口的达到 34,019,000 磅。此时福州开始茶叶贸易刚满 3 年。1859 年 7 月的茶叶上市季节，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量为3,558,424磅，从厦门运出的是 5,265,100 磅，从上海运出的是6,893,900磅，从福州运出的达到 11,293,600 磅。同期运往英国的茶叶，从广州运出 41,586,000 磅，上海运出 12,331,000 磅，福州运出 36,085,000 磅。换一句话说，从福州出口的茶叶数量达到广州、上海两地总数的三分之二。1863—1864 年度，截至 5 月 31 日，福州运往英国 43,500,000 磅，运往澳大利亚 8,300,000 磅，运往美国 7,000,000 磅。三者相加数量达到 58,800,000磅。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福州迅速上升为中国最大的红茶贸易口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最近披露的一份 1850 年度的报告，在茶叶贸易兴起之前，因为这里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英国政府原来曾认真考虑放弃福州，换取在中国其他港口贸易的权利。

以茶叶为主的商品从福州销往国外，进口的是鸦片、棉花、羊毛制品等货物和白银。1863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从福州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达 1050 万美元，其中 500 万为鸦片。福州和其他港口之间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易，包括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从台湾和暹罗进口了大量大米，从闽西北沿闽江运来大量木材和纸张，再从福州分销到南北沿海港口。福州每年还出口大量的干果和蜜饯。十多年前，福州码头常可见数百艘舢板在装卸货物。近年来，商人更愿意雇佣更快、更安全的外国轮船来运送货物。内河运输的本地小船差不多都改停泊到江对岸去了。

街道与民居

福州城墙内有三座小山，两座在城南，一座在城北，所以文辞上福州又称为“三山”。福州城区及周边到处都生长着大榕树，所以也称为“榕城”。这里的榕树很少像印度榕树那样气根落地再生根，而是像一绺

长须那样从树枝上垂下数尺，随风飘拂，中国人就把气根叫做“榕须”。榕树枝繁叶茂，一株大树的树阴覆盖范围直径可达四五十米。

市区内外的街道都很肮脏而且狭窄，一般只有西方国家的街旁人行道那样的宽度。有些主要街道的狭窄处两顶轿子无法交错而过，相遇时一顶轿子必须后退，找到可以容身之处，让另一顶先通过。许多商家都挤占街道，摆放一个一尺多宽的可移动店招，使得路面更加拥挤不堪。店铺都出檐很长，且不设檐槽，下雨天屋顶的雨水就直接倾泻在街道中央。下大雨的时候，行人即使打着伞也难免全身湿透。

福州的大小商店都没有玻璃橱窗。商店的门面是插在上下两个木槽中的活动墙板。这些墙板编了号码，取下再装上时不会弄错。晚上打烊插上墙板，再从内部顶上门闩。早晨墙板取下来，店铺完整呈现在来往的行人眼前，同时也获得必要的采光。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大风往往夹着雨水侵入店内。在寒冷的冬天，店员和顾客都要暴露在料峭寒风之中。店内迎街横摆一个四尺高的柜台，只留下一个狭窄的通道。

街道路面铺花岗石板，上下坡的地方铺石阶。因此，即使街道足够宽，也无法使用车辆。运送货物和笨重的家具只能肩挑手提。五十公斤左右的东西，分作均衡的两份，套上绳子，挂在四五尺长的杠子两头挑着走。扁担只能直着走，如果横过来，就会挡住整条街道。太重或太大的东西一个人没法挑，就挂在竹杠中间，两个人或更多人抬着走。有的时候，需要搬动的东西特别重，要八人、十六人、甚至更多的人一起抬。也有的时候，重物就直接扛在肩头，或驮在背上，双手托住。



图5　绅士乘轿

乡村的道路更狭窄，不适于人力车或畜力车通行。铺了石板的路面，只够两人并肩行走。驿道上每隔五里或十里有个供旅行者及轿夫歇息的地方。中华帝国的这块地方没有收通行费的关卡。陆路旅行只能步行或乘轿子，老百姓的轿子由两三个轿夫抬，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乘四抬大轿。低级的武官和高级文官的随从人员可以骑马，这里的一般百姓从来没有骑过马。每当有人骑马经过拥挤的街道，总要有个随扈在前面叫着“马来了！马!”催促路人及时避让，否则会有很多事故发生。

外国人都喜欢住在空气流通的山坡上，而福州人都居住在河谷平地，丘陵山坡则用于埋葬死人。穷人的坟墓杂乱无章，在山上随便找个空地就埋了。富裕人家的坟墓选址则很有讲究，要根据风水理论选择宜子宜孙的处所和方位。死人一律不得埋葬在市区内，任何人的尸体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进入城门，无论死者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其家庭如何有钱有势，概不例外。这里最流行的坟墓式样是顺着周边地势呈马蹄形，外国人也有称其为“奥米加形”的，因为形状像希腊字母“Ω”。有钱人花很多钱做墓碑以及修饰坟墓四周。如果死者是一个高官，往往在墓前方很远处就开始在通道两侧摆放成对的石马、石羊等动物石雕，偶尔也有摆放石雕人俑的。这些石雕的尺寸有的比真的还大，其作用似乎相当于西方国家贵人墓地上的石柱或纪念碑。

福州的民居一般都是单层的木屋，结实的砖房很少见。屋顶都使用窑里烧出的黏土瓦片覆盖，不用木片瓦也没有铁皮屋顶。地面通常是黏土、沙和石灰混合的三合土夯筑的，如果工艺得当，这种材料的地面也很结实光滑。也有一些房子的地面就是夯实的泥土。即使是一些比较好的房子里，木地板也是很粗糙的，没有刨光，高低不平。没有人用地毯，也很少人在地上铺席子。房间通常没有天花板，头上就是瓦片屋顶。有很多家庭住在约两丈长、七八尺宽的船上，小孩子在船上出生、长大，也在船上结婚直至老死。

普通民居通常有木头的窗户，即使是有钱人家里窗户也不装玻璃。有的人家的窗户上巧妙地镶嵌了成排的半透明贝壳。当需要光线时，木头窗户就部分或完全打开。夏季通风也需要打开窗户。

这些房子里没有任何如西方国家的壁炉、取暖炉等在冬天取暖的设

备，门窗的御寒功能也很差，往往不能密闭。福州人的冬季御寒方式只是多穿衣服，随着入冬气温下降，衣服越穿越多。由于房间内没有人工取暖设施，人们经常随身携带小手炉，里面放着燃烧的木炭或焦炭，不时地烘一烘。

旅游名胜

福州没有什么伟大的艺术品。只有几座建筑值得观赏，基本上都是庙宇：南门附近的文庙，西门附近的皇帝庙，靠近市中心布政使司衙门的城隍庙，白塔旁边的九仙山山顶有一座道教的玉皇大帝庙，大庙山北面有几座闽西商人修建的庙宇，闽江南岸有一座宁波商人修建的妈祖庙，郊外鼓山的涌泉寺，这些都是值得一游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妈祖庙里有一些很好的碑刻。总督衙门往西一点儿有一条工艺品街，那里有很多商店出售价格不菲的工艺珍宝。外国游客最感兴趣的是那里出售的令人称奇的根雕和青铜器。精美高雅的脱胎漆器售价昂贵，就是在福州生产制作的。近年来，很多石雕工艺品被卖给外国人。这种石头质地很软，大多是红色的，通常不很恰当地被称作“肥皂石”。这些石雕工艺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餐具和果盘，从一尺高到数尺高的微型宝塔，两尺高的节孝牌坊模型，马鞍形坟墓的模型，以及各种形状的花瓶等。三四十种木炭作的小鸟模型制作精美，工匠的技艺高超，制作出来的小鸟惟妙惟肖，对外国游客十分畅销。

东北方向的城门外有好几个温泉澡堂，一些有颓废倾向的中国人常到那地方去。附近的澡堂可以用几文钱洗个澡。在一个用石壁围起来的澡堂里可以看见十来个人泡在里面，热水浸到齐胸高。在市区内的乌石山上和南郊的大庙山上都建有祭祀天地的祭坛。政府的高官每年两度到山上祭拜天地。每年农历九月九，山上挤满了放风筝的人。

大庙山的祭坛上有一块石头，看上去像是花岗岩，人们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说法十分可疑。如果说这是一块陨石，也肯定或多或少被加工过，现在差不多是圆球状的，有明显的斧凿的痕迹。石头上有几个窟窿，官员祭拜天地时点燃的香火就插在这些窟窿里。

居民与旗人

福州的居民与西方人的一般情况比较起来，身材矮一些，脾气温和，表情腼腆。他们不像华南一些地方的民众那样狂暴嗜血、胆大妄为。你会经常在街头看见他们在愤怒地叫骂，激烈地争吵，但很少会挥拳相向。他们也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一样骄傲、自信，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他们习惯于用带小称后缀的词语把外国人称作“番仔”——外国小子，而且用这个词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极度嘲讽的语调。不过这也还算好了，不像广东人那样叫“番鬼”——外国的魔鬼。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黑头发、黑眼睛，注意到外国人的头发眼睛颜色不同，所以也经常称外国人为“红毛”或“蓝目”，尽管外国人的头发也可能是白的，眼睛可能是灰的。反正中国人属于黑头发种族，所有的外国人都属于“红毛国”。

福州城的东部和南部一片区域提供给驻防的满族八旗人居住，但没有设围墙把旗人与汉人隔开。这块区域内有些房子后来又卖给了汉人，因此也还有汉人间杂居住在那里。目前居住在福州的满族人口约在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之间。他们不受汉族官员管辖，只服从八旗军官。所有的满族男人都隶属于军队，但每月领取饷米的在册士兵只有一千人。旗营士兵的饷额是固定不变的，死一个补一个。这些士兵只是驻守福州，不离开福州去外地执行任务，平日各自住在自己家里。他们的时间主要用于练习骑马射箭或用火绳枪打靶。直到不久前还没有任何旗人参与营利性的商业活动。但近来，迫于贫穷，也有少数人开起了小店，卖一些最普通的日用杂货。他们相互交谈基本上是说汉语官话，虽然其中一部分人也懂满语。绝大多数旗人也会说当地的福州话。文化学习不是旗人的长项，近年来致力于研读汉文书籍的人比过去要多一些。整体上说，旗人懒散、无知、自高自大。

作为征服者，满族人以主子、老爷的身份凌驾于汉人之上，对待汉人傲慢无理。这是很自然的，几乎无可避免。两百多年前，满族人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民族传统改变发式，因此现在福州男人不论满汉都剃了额发，脑后梳同样的发辫。满族妇女不像当地的汉族妇女那样缠小脚，

她们身材较高大，显得更高贵，行动更为自如。满族的男性也比当地汉人更为高大强壮。满汉两族不允许通婚。

这些满族人是清初受皇帝派遣从北京来到福州的八旗军队的后裔。他们自认为是皇族的远亲，一向蒙受朝廷的恩宠。北京的朝廷也许可以永远信赖他们。因为假如哪一天汉人造反成功，新的汉人皇帝绝不会允许满族人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即无法逃回东北老家，其结果不仅会失去财产和每月的粮饷，而且还会掉脑袋。

语言文字

中国的文字不是用字母拼音，其字形不提供读音、语法和词义的可靠信息。汉语基本上是一种单音节语，每个字都有一个字义，或代表一种事物名称。每个字都由若干不同的笔画组成，笔画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不同的摆放位置代表不同的字，不是像英文那样用字母拼出一个词。汉字的字形是表意的，数量巨大。掌握三千至四千个汉字就可以阅读大多数的书了。

外国人很难掌握汉字的读音，因为汉语有声调的区别，还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这都需要细心学习。例如：同样用英文字母拼写的“sing”，如果声调平而舒缓，是“心”字；如果声调尖锐愤怒，那是“神”字。[①] 用英文字母写的 tieng，如果声调平而舒缓，是“颠”字；同样的声调，如果发音时气流强一些，又变成“天”字。整个中国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认读同样的书面语言，可是口语上各有方音不同，这就像阿拉伯数字“123456”在欧洲各国有不同的读音一样。同在一个省，不同府的居民几乎完全不能通话。除了方言繁多，还有很多汉字是多音多义字，要靠发音或上下文来确定是哪一个意思。还有许多同音字，读音相同，字形和字义不同。许多字在读古书时是一种发音，在口语交谈中是另一种发音。例如“声”字，用本地方言读书时发音如“星”，在口语中发音却如“香”。

---

① 译注：这里关于汉字读音的举例都是根据福州方言。

教会

新教差会

美国的基督教海外传教会（美部会）在1847年1月率先进入福州。差会最初由三四个家庭构成。1856年4月，第一个当地人受洗入教。1857年5月，第一座砖石结构的基督教堂——“救主堂”在南台距大桥约一公里多的地方建成。同年10月，吸纳了四名当地教徒。1863年5月，在距福州二十七公里的长乐县，由七名教徒组成了又一个新教堂。同年6月，有九名教徒从救主堂退出，在市区内另外组建了新教堂。传教活动的头十年只有一个当地人受洗，接下来的五年中有二十二人吸纳进了教会，再后来的两年中又有二十三人接受了洗礼。在1853年至1858年间，差会办了一所规模很小的寄宿学校，学生的伙食、服装和教育费用全免，由差会承担。学生中有四个年轻男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专职的传教士助手。三个女孩子都成为教会成员，其中两人嫁给了传教士助手。现在教会办有一所传教职业学校，还有两所很小的寄宿学校，一所收男生，一所收女生。差会聘用了六七个本地人作为传教士助手，派遣在三四个乡村传教点工作。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人员住在离救主堂不远的“波那山”（音），另一部分人住在市区内白塔附近教会购置的房子里。

美国卫理公会的差会——美以美会创建于1847年，包括四五个传教士家庭。1857年有了第一个本地人受洗入教。在1856年8月，该教会建起了基督新教在福州的第一座永久性教堂——“真主堂”，砖石结构，地点在从大桥到市区的约三分之二路程的茶亭街上。同年冬天，另一座砖石结构的教堂也在闽江南岸落成，命名为“天安堂”。在1864年秋季，该会又在市区中心的东街建起了一座宽敞的教堂。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主要居住在“天安堂”所在的小山坡上，有一个家庭住在离福州约二十公里的乡村传教点。除了在城里城外的这些成果，美以美会的传教工作在众多乡村也都取到了令人十分鼓舞的成果，建立起了近十个农村传教点，派本地人作为驻点布道，美国传教士经常巡访指导。美以美会办男生寄宿学校和女生寄宿学校

各一所，都很兴旺，还办了一个印刷厂。到 1863 年年底，美以美会已经拥有九十九名本地会众和二十六名预备会众，聘用了十二个当地人布道。按照卫理公会的规章，每个季度召开会议，每年举行代表大会。

英国圣公会在 1850 年春季进入福州建立差会。过程几经反复，常驻的传教士平均不足两户。其成员一直住在城内的乌石山。有两座大教堂，一座在南街，一座在南后街，都是福州最重要的街道。圣公会聘用两三个中国人工作，有十来个受过洗礼的会众。以上三个新教差会在市内市外以及乡村地区已经拥有了许多教堂和布道点，每天开放，用福州话布道，欢迎任何人参加。

在福州举行科举考试的年头，来自全省各地包括台湾岛的考生齐聚福州，差会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散发了大量的圣经和宣传小册子。例如在 1859 年，来福州参加乡试的士人多达九千人，圣公会和美国差会抓住机会向他们散发了两千本圣经和六千多本其他资料。大多数书籍是在预考结束后到府学门前散发的，其余在最后一场乡试结束时在省贡院门口向散场的考生散发。绝大多数考生都很高兴得到这些书籍，只有极少数人拒绝接受。

1850 年，两个瑞典教会的传教士来到福州准备建立差会，但其中一人在闽江"金白渡"（音）附近遇海盗袭击而不幸去世。同年秋季，瑞典教会失望之余，把他的同伴召回去了。

清真寺

在中华帝国的西部和西北部省份，伊斯兰教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福州有一个很小的伊斯兰教群体。有座清真寺建在离南门不远处的南街西侧，寺里的阿訇据说是从西部省份来的。清真寺大门上方的匾额以及门柱上刻着阿拉伯文字。门口的宗教活动日程表上有几行中国字，其中提到几个旧约圣经里的人物。福州的普通民众对伊斯兰教的崇拜活动及其信条知之甚少，伊斯兰教徒也特别不愿与外界谈论他们的信仰。

天主教

在南门外不远处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堂。这座教堂建立较早，当

时福州才刚刚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给外国人居住、传教。罗马教会在福州地区究竟拥有多少教徒不得而知，粗略估计有数千人之众，包括一部分疍民。据说每天上午和晚上都举行弥撒，有时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安息日祈祷场面庄严宏大。当地的天主教徒没有遵守安息日不工作的教规，从这一点上看不出他们与周围异教徒有什么区别。但这些天主教徒不在家中崇拜祖先。

通常有一个或更多的欧洲神父住在这个教堂里。他们穿中国的长衫马褂，也剃了头梳个辫子。天主教神父和当地的天主教徒极力避免与新教的传教士以及当地的新教徒打交道，对天主教会的事务非常保密。天主教会在教堂领地内设立了一个男生寄宿学校。这个学校严格按罗马教会的教义和仪轨来训练这些学生，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天主教神职人员。前几年在教堂附近引人注目地建起一座救济院新楼，目的是救助被父母抛弃的小女孩，把她们抚养成人。在大门上用汉字写着“当父母抛弃了你，主接受你”，十分恰切。这个救济院由几位来自菲律宾的修女管理，有报告说，办得相当成功。

这座天主教堂建得很好。门前有鎏金刻字，意思是该教堂得到皇帝的特别批准而设立。屋顶上有一个大十字架，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教堂内部没有为前来祈祷的教徒设座椅，只铺了供下跪的席子。祈祷时男人和女人分开在大厅的左右两边，靠近祭坛的地方有一幅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和一幅十字架上的救主画像。四周的墙上还有许多天主教圣徒的画像。几年前，在靠近祭坛的地方还摆放了一个当今皇帝的牌位，这样，当教徒们向祭坛膜拜时，既是向着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基督致敬，也不可避免地同时拜了皇帝。

这里的天主教神父行事诡秘。他们很可能主要在原天主教皈依者的子孙后代中间活动。在福州地区，当地人皈依天主教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这段时间内，他们遭受过官府的残酷迫害，但其中一部分教徒历经磨难一直保持着对罗马教廷的忠诚，并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基督新教差会所属的教堂向整个社会开放，而天主教的教堂大门并不对所有的中国人开放，只有教徒或通过教徒介绍而来的人才能进入参加崇拜活动。外国神父以及他们的中国人助手从来不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布道传教。这里

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样，总是躲避公众视线，以隐秘的方式在暗地里工作。基督新教勇敢地恳求公众审视自己，差会敞开教堂大门，欢迎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入内，无论来访者是友善的、敌意的还是无动于衷的，而天主教的神父对忠实信徒圈子以外的中国人关上大门。

天主教会现在不再向民众散发圣经或其他宗教宣传品，让人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了完整的中文圣经译本，供中国神职人员以及外国神父自己使用。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书籍，但必须由适当的对象向特定的部门申请才能获得。这些书籍资料的一部分是两百多年前在中国朝廷中拥有显赫地位的皈依者的著述。《教义问答》和其他初级读物类书籍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例如，其中一本《教义问答》把“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抹去了，而又将原来的第十诫分拆为二以凑足整数。[①]

福州的罗马天主教差会只在1850年和1863年向公众发放过宗教书籍。其中包括一本书，盖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汉字告诉读者“天主教与花旗国的教不一样”。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天主教”是罗马教会在中国的名称，“花旗国”就是国旗为星条旗的美利坚合众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不同。这个事实说明，由于基督新教差会在散发宗教宣传资料方面的热情唤起了天主教差会不同寻常的反应，促使他们也开始散发罗马教会的书籍资料，但他们仍然要在书上加印红字说明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是不同的宗教，以表示对基督新教的抗议。他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语来称呼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基督新教各差会，只好不确切地用“花旗国的教”来代替。

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的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普通民众看不出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皈依者与一个传统的佛教徒之间有什么不同，而相似之处多多，诸如：僧侣发誓独身，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寺院制度，洒圣水，拨数珠，斋戒，茹素，悼亡弥撒，崇拜圣迹，追封圣徒，点香烛，铃铎和经书，以涤罪炼狱为依据的祈祷仪式，使用死去的语言，以及各种假冒的圣灵奇迹。

---

① 译注：“摩西十诫”第二诫是“不可拜偶像”。

第二章　农业社会



气候与农作物

在福州，连刀片一样薄的冰都少见，也很少下霜，雪更是难得一见。1864 年的 2 月份，下了两寸厚的雪，积雪在郊外的山头上保留了数日，据说那是三十八年来唯一的一次。冰雹则时有发生。在夏天最热的日子里，没有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温度也很少超过华氏 96 度（约摄氏 35.5 度）。8、9 两月是最让人难受的，往往要经历持续的炎热天气。四季都有雨水，但春季的雨水明显比秋季多。在 4、5 月是洪水季节，大水淹没了稻田和大片住宅区。没有水灾的年头很少。如果这一年的洪水来得晚，往往会毁了大片庄稼，给穷人带来许多痛苦。

闽江流域的土壤十分肥沃，而且一直保持高产。城内外居民的粪尿都细心地收集起来，卖给粪贩子，由他们运往农村用作肥料。地势低的田地一年能收成两季水稻外加一季麦子，其他地方也能种一季水稻加一季麦子。许多菜园一年都能收获六茬至八茬蔬菜，同一块地上也可以种两茬马铃薯，一茬在 12 月收成，另一茬在 4 月收成。

主要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和番薯，水稻有好几个品种。大麦、烟叶和大豆的产量也不少，还有茂密的甘蔗林。甘蔗可以作为制作红糖的原料，闽南出产的糖蔗是最好的蔗糖原料。美国人把高粱叫做“中国甘蔗”，其实高粱在中国南方并不多见。这里的甘蔗实际上跟美国甘蔗是一样的，也是用茎块来繁育，而不是用种子。

一年到头上市的水果都很丰富，但水果总是在完全成熟之前就采摘下来，有的甚至还完全没熟，所以总的说来，这里的水果不太好吃。各种水果总是要到季节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才能在市场上买到成熟的。水果采摘下来后一般都是靠长途肩挑送往市场，成熟的水果经这样的颠簸之后，往往就毁了。这里完全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蒸汽船，舢板小船走得太慢，也不平稳，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靠沿海航运。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安全地运输成熟的水果，所以只能趁成熟前就摘下来运走。桃、李、梨子和多种柑橘在上市季节大量供应。有一种橘子的外皮松松垮垮的，剥开来里面十瓣或十二瓣。这里不出产柠檬和樱桃，草莓、蓝

莓、黑莓、覆盆子等也一概没有。凤梨、可可豆、芒果和几个品种的柚子是从台湾或厦门等地船运过来的。当地产的柚子、石榴、柿子、番石榴、杨梅、葡萄等水果的品质都较差。有很多枇杷、荔枝、龙眼，但没有好的苹果。大量的柑橘、生姜等蔬菜水果制成蜜饯保存，并运往中国的其他省份贩卖。笋也经过腌制卖往外地。英美两国没有种植的西瓜、南瓜、大蒜、香菜、胡萝卜、圆白菜、黄瓜等等蔬菜品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也罕见，而在福州却大量生产而且价格合理。但是这里没有香瓜、甜菜和番茄。有一种小番茄，这里叫做“蛇蛋”，大约只有梅子大小，是野生的，不作为食物。花生大量种植。果树嫁接技术得到了运用，但总体上，果树栽培不如西方国家那样细致讲究。

饮食习惯

福州居民的主要食物是大米、水产和蔬菜。他们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小麦、面包当做主食。面粉主要用来制作各种点心糕饼。最常吃的肉类是猪肉、山羊肉、水牛肉、奶牛肉，还有鸡鸭鹅肉以及海产和淡水鱼类。市场上从未见过小牛肉和绵羊肉。福州咸肉和火腿在整个东南亚都是很有名的。在福州，人们也许可以把薯类作为点心，但把薯类当饭吃则是极度贫困的标志。大量的甜薯切成小片或细丝晒干，叫做“番薯米”，供下层阶级在粮食不够的时候作为补充。牡蛎在冬季大量上市而且非常便宜，去了壳的鲜牡蛎五六美分就可以买一磅。虾、蟹、蛤蜊都非常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野味。冬天能买到在山区捕猎的雉鸡。

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摆上好几个小碟的蔬菜、鱼等，同时有一大锅白米饭或大米粥。各人自己用大勺盛米饭到碗里。左手持碗，送到下巴处；请注意，筷子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样一手拿一支，而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操纵两支筷子，把米饭一口又一口地扒到嘴里。想吃蔬菜或鱼的时候，到共享的碟子里夹一点，送到嘴里。有时用陶土汤匙在菜碗中舀一些汁液。吃饭的时候从来不用刀叉。

当地人认为喝凉水是很不卫生的，虽说他们也许会冒险用来漱口，绝大多数人宁可长时间忍住干渴也绝不喝凉水。在福州，即使是最穷的

穷人也要喝茶，茶对他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红茶是最平常的饮料，这里的人不喝绿茶。茶叶不用煮，而是用烧开的水来冲泡，搁上几分钟饮用，茶杯通常要加盖。茶汤越烫越好，从来不加糖和牛奶。有客人来访，基本的待客之道就是尽快捧上一杯热茶，没有这一杯热茶会被人认为失礼，不通人情世故。

如果家里没有客人一起吃饭，丈夫、妻子和成年的子女同时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如果有外人，女眷是不上桌的。在请客办酒席的时候，男女分席。互不熟悉的男女在同一个亲戚朋友家里赴宴不互相介绍，他们也不会在一起交谈散步。男宾在厅堂或书房里接待，女宾则请入隔离的内庭。在宴会等公开场合，哪怕是互相认识的亲友，男女也不混杂在一起。夫妻从来不并肩挽手走在街上。偶尔可以见到小脚女人由儿子搀扶着走路。这里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交谊舞。

粮食生产

土地的耕种靠水牛拉的犁铧以及锄头和山镐。这里没有铁锹和手推车。大脚的农妇和男人一样在田间劳作，也一样挑担子。犁地只用一头牛，牛鼻子上穿个环，缰绳系在环上指挥它行动。犁的构造简单而且很轻，犁出的地沟又窄又浅。收割水稻和麦子都用镰刀，没有任何机械装置帮助收割。

如果需要把成捆的稻谷从一处转运到另一处，他们跟搬运其他物品一样用扁担来挑，从来不使用手推车或畜力车。水稻和小麦的脱粒都是靠人工在板条架子上摔打。干这个活儿的常是妇女：双手紧握一束稻子，用力向栅格板条上摔打，直到谷粒都



图 6　水牛耕地

被打落。然后把这一束稻草放到一边，再拿一束接着打。扬谷可以利用自然风，用簸箕把谷粒向空中扬起。或用一种非常粗糙的木制扬谷机——风扇车，[①] 这种机械很像西方的风选机。毫无疑问，美国农场的风选机就是风扇车的改良型。稻谷的脱壳用一种特殊的磨，叫“砻”。砻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面的部分不很重，用长长的手柄推着转圈，砻柄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保持平衡。带壳的谷粒从上方倒入砻里，顺着孔道流入上下两个部分之间的粗糙平面上，随着砻的转动，被挤压脱壳后，米粒从下半部分的侧面流出。


图 7 挑稻子


图 8 摔稻子

磨面粉的机械非常粗陋。在山区有许多湍急的小溪，磨坊可以用水力推动。市区以及其他一些乡村，磨坊的动力往往是一头被蒙上眼睛的牛。牛的缰绳系在磨石上，盲目地绕着磨走，带动磨石旋转。麦粒要磨上好几遍才能磨成可以做面包的细粉，然后用手工过筛。由于石磨的材质不佳，或由于加工不善，磨出的面粉经常带有沙粒。


图 9 推砻

田地里没有互相隔离的篱笆、围墙。相邻的地块仅以狭窄的田

① 译注：福州方言叫做“风煽”。

埂为界。牲口放牧在山上吃草，总要派小孩跟着，以防它们跑得太远，或损坏了庄稼。这里没有可以割牧草的牧场，不种植苜蓿、红顶等各种牧草，牲口吃的都是野草。到了冬天，牲口的食物只有稻草和麦秸。农户不养马，也不骑马，耕种只用水牛和黄牛。只有政府官员才用得着马。

在这个地区，一般都用水车来灌溉。水车是一个长条状的木箱子，两端及上面是敞开的，箱内有一根带着铲斗的长链条，很结实但很轻，一个人可以轻松地扛着走。把这个长木箱以大约45度角伸入小河、沟渠或水塘里，链条上端绕过一根固定在两根立柱上的横轴。一人或数人趴在横轴上方四五尺高的横杆上“踏车”——双脚在放射状的轮轴踏板上交替蹬踏，带动横轴及链条转动，水就源源不断顺着箱体被铲斗带到高处，注入沟渠，再沿着沟渠流向田间。稻田在插秧前后要浸泡在水中一两个月。这个地方有很多水车，这是灌溉的主要工具。



图10　踏水车

茶叶生产

1861年5月，一个美国朋友陪我访问了福州北门外二十多公里处的一个北岭茶园。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茶园，是福州成为向外国出口红茶的一个重要口岸后开辟的。当时的茶叶产量还不大，但初期投入的少量资金将随着时间滚动增大，发展前景良好。那里还有大片未开发的山地，都将陆续辟为茶园。

茶树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很像低矮的越橘树，只允许它们长到半米高。有人说茶树像黑醋栗树丛，我觉得后者要高得多也茂密的多。茶树能长得更高，但由于上端的叶子不断被采摘，枝条被折断，所以保持在

这个高度。枝条长得太高容易被山上常有的暴风雨摧折，而且高大茶树上的叶子质量也不太好。

茶树应该在农历十月播种，到第二年秋季移栽树苗。三四株一丛，行距三四尺，大约与在美国种玉米差不多。大约成长四年后，就可以采摘部分叶子而不至于毁了整棵植株。茶园除了刈除野草，不需要经常打理。茶树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开出白色的小花，像橙子花。茶籽包在荚中，每个荚里三颗籽。

采茶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只把枝上中等大小的叶子摘下来，大叶子留在枝上吸收露水。如果不分大小摘个精光，茶树就会枯死。一丛茶树每年约产出三四两茶叶。一个灵巧的采茶工一天可以收获八至十斤青叶。一斤青叶可以制成三四两成品茶。一年中有三个采茶的季节，即农历的三月、五月和八月。一丛茶树采过一道后十天半月还能再采，这样一个采摘季节可以采上两三道。第一道采摘的叶子质量最好，价钱也最贵。然后要等市场信息，有人订货并且价格有利可图就继续采第二道、第三道，否则就让叶子留在树上。

以下是我们听到的制作功夫茶的方法：

1. 采下来的青叶放在太阳下晒，或放在通风的地方晾，让叶子逐渐脱水。

2. 把晾过的茶叶放在浅竹筐里，然后用脚踩，直到所有的叶脉纤维都被踩断。做这工序的人赤脚站在筐子里踩，因为中国人没有发明出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不认为这样操作很脏。

3. 用手把叶子搓揉成小球状。如果没有这道工序，叶子仍然平摊着，在外国市场上就卖不出去。操作者手掌摊平轻轻按压住茶叶，贴着筐底搓揉。

4. 把茶叶堆起来，加温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直到叶子呈现出发红的颜色。

5. 把茶叶摊在太阳下晒干或风干。要彻底干燥，否则容易发霉。

6. 然后就可以把茶叶卖给外国商号的买办或本地的茶贩子，由他们把茶叶运走。茶叶在装船运往国外之前，还要用很多劳力进行加工。

茶叶要摊在粗筛子上挑拣好几遍，把茶梗和没有蜷缩起来的叶片都挑干净，大叶和小叶分开，按质量好坏分出等级。为避免受潮毁了茶叶的品质，还要根据茶叶的状况、天气，以及货在手中的时间长短，再用文火把茶叶烘焙干燥几遍。

制作乌龙茶的方法有些不同：制作乌龙茶的茶叶晾干时间比较短，不等到青叶完全枯萎，只要叶子表面的潮气干了即可。不是放在太阳下晒，而是在铁锅里用小火烘焙。要不停用手翻动，避免某些部分烘得太干而发焦。不完全培干，只要半干。其他工序似乎与制作功夫茶没有什么区别。

福州郊区有许多茶厂，雇佣了大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做季节工，挑拣茶叶。妇女和小孩根据熟练程度每天挣三至六美分，自己带饭。男性壮劳力每天挣五至八美分，雇主包伙食。这样的劳动报酬水平说明了西方国家永远不可能自己来生产茶叶。即使如美国南部的一些地区适合种植茶树，但美国的高工资就会让茶叶生产无利可图。同样的资本、设备和人力无论用在哪个工商领域都会比茶叶生产的利润大得多。如果在美国生产茶叶，成本要比从中国购买贵四五倍，那样的话，价格会高得无人能够消费。

其他生产

鱼塘

从闽江边到市区的街道两侧，有许许多多人工池塘，既是为了储存灌溉用水，同时也可以用来养殖淡水鱼。池塘通常都不大，少有占地两三公顷那么大的。鱼苗来自福建西面的江西省。小鱼喂以浮萍，这种特别的植物生长在水面上，在夜间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大鱼的食量很大，饲料是一种长长的青草，叫“荟草”。这种草生长在湿地或池塘边上，割下来直接扔入池塘，让鱼自由取食。鱼池每年抽干一次，抽到水浅时，用网把鱼都捞上来。到最后，连网都用不上了，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趟入淤泥，用手把剩下的大小鱼儿都捉干净。鱼塘的经营利润很

高。在有些年份，洪水淹没了鱼塘，除非事先用篾条围栏或用网把鱼塘团团围住，否则鱼就大量流失。抽干的鱼塘底有大量的淤泥，挖上来敷在附近的菜地里作为肥料，挖出淤泥同时也加深了池塘，可以蓄积更多的水，养更多的鱼。

养鸭

在闽江南岸的乡村里，春季用人工孵卵的手段大量孵小鸭，叫“熻鸭种”。出壳没几天的小鸭运到街边兜售。大量的小鸭运往乡村喂养。往往一条船能装下数百只半大的鸭子，沿着闽江边或进入四通八达河汊沟渠系统，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当养鸭者看中某个放鸭的地点，就将船拢岸，从船舷伸出一条跳板架到岸上，这些鸭子都训练有素地走过跳板上岸觅食，之后还能借助跳板返回船上。河汊沟渠边上的淤泥和浅水中大量不知名的小生物为鸭子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鸭子长得很快。

鸬鹚捕鱼

在闽江满潮的时候，大桥上常有观赏鸬鹚捕鱼的人群。从远处望去，鸬鹚跟鹅差不多大，一身黑色的羽毛，看上去脏兮兮的。渔夫用竹篙撑着竹筏。这种竹筏用五根并排的毛竹扎成，约六米多长，两尺多宽的。一个盛鱼的竹篓子放在竹筏上。每条筏上有三四只鸬鹚，不下水捕鱼的时候，就耷拉着脑袋站在竹筏上，一副蠢相。



图 11　鸬鹚捕鱼

当渔夫想要捕鱼的时候，就把鸬鹚赶下水。如果鸬鹚没有赶快钻入水中找鱼，渔夫就用竹篙拍击水面，有时干脆打

鸬鹚，让它们不胜其扰，不如钻到水下去。当在水下捕到了鱼，它就回到水面上，嘴里衔着鱼，显然在努力把鱼吞下去，但由于脖子上扎了绳子或套着一个环，只能吞下很小的鱼，稍大一点的就吞不下去。它径直游向竹筏，渔夫一见也赶快迎上去接住鱼，以免鱼从它的喙下逃脱。

每天只有在接近满潮的时候这些鸬鹚才能在大桥附近捕到鱼。此时的水比较深而且水流平缓，鱼比较多，总有几个携带鸬鹚的竹筏在这一带活动。渔夫控制竹筏的技巧以及鸬鹚捕鱼的功夫招引来很多闲人津津有味地观看。

木柴

福州人的燃料基本上是不成材的杉木和松木。木排沿着闽江漂到福州，捞上岸锯成约两尺长的木段，一捆一捆扎起来。用硬木烧成的木炭也是从闽江上游运来的，数量很大。这里也可以买到一种质量低劣的煤炭。用来盖房子和造船的木料看上去像杉木或松木，质地很轻很软。有几种硬木用来做家具，樟木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里没有枫木、胡桃木、山毛榉或橡木。

油料

有好几种植物油可以选用，但这里没有石油。花生油是一种优质的灯油，另一种灯油就简单名叫“菜油”，是用油菜的籽榨的。这种蔬菜开黄色的花，乍看很像芥菜。还有一种油是最好的灯油，外国人一般都称之为“茶油”，但这个名称是不正确的，它其实是用一种树籽榨出来的。这三种油也被广泛地用做烹调油，取代奶油和猪油。植物牛油是用柏树的籽榨的，这种树也叫做“牛油树”，树籽在每年秋季采集。柏油在市场上出售时压制成二十多公斤重的饼状，看上去很像真正的牛油。这种油和白蜡混合后硬化，用来制作供鬼神敬祖宗用的蜡烛。白蜡质地很硬，产自福建的西部或西北部。在寒冷的冬天，用柏油混合其他植物油来制作蜡烛。绝不能用真正的牛脂来制作蜡烛，那样会冒犯鬼神和祖宗。有人说这是因为牛是一种具有美德的生灵，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神灵不喜欢那种燃烧牛脂的气味。这里的人养牛仅仅是为了耕地，不用水牛的乳汁来制作奶油、奶

酪以及其他食物。用水牛奶制作的奶油是白色的，口味不如西方国家金黄色的奶油。

手工业

这里没有锯木厂、印刷厂、织布厂，只有几家制作农具和铁锅的铸造厂。用于制造生产的机械非常少，几乎所有的工序都靠手工完成：铜线和铁线用手工拉制，靠手工把铁线打磨成缝衣针，靠手工拉大锯把原木裁成木板。每年大量消耗的线香，其原料是香木屑，都是靠手工从木块上锉下来的。用嫩竹打浆造纸，也是手工作业。这里市场上的精细竹纸都是福州以西两百多公里外的农村生产的，本地只出产粗纸。铁钉、铜器、钌铞、凿子等都是手工打制的。他们的工具尽管看上去粗糙简陋，但其实有很多质地优良。

印刷

招贴、书籍等先刻在木板上，再手工印刷出来。先用毛笔在薄纸上写出所要印刷的页面，然后把这张纸正面朝下贴在一块光滑的硬木板上，再揭下来，这样，用墨水书写的字迹都留在木板表面。这个工序需要高度的技巧，否则部分字迹就会被抹掉。然后用锋利的刻刀将木板上留白的部分都镂刻下来，刻痕约三毫米深。印版制成后就可以开印了。先给板上有文字的地方均匀地刷上印刷墨水，然后覆盖上一张纸，用干刷子轻轻地来回刷几下，然后揭下来，这样一页书或一张招贴就印好了。中国的印刷墨水往往就是烟黑与米汤调和成的。工匠必须具备经验、细心和技巧才能印得好，否则就会出现页面墨水浓淡不均的情况。刷的时候如果用力过度，则会刷破纸张。中国的书籍都没有硬纸板封面或皮封面，都像西方国家的小册子一样缝线装订。书是从右向左翻，与西洋书籍相反。汉字竖行排列，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右到左。纸张都是单面印，书名、章节号、页码印在页面中间，对折之后在折页外缘，不像西洋书籍一样处在页眉上。如果有注解，注解放在页面上端，而不是下端。扉页上写本朝皇帝纪年。例如 1850 年出版的书，扉页上的汉字写“道光三十年”。

劳动收入

普通工匠的工钱很低，木匠、泥瓦匠每天约二十至三十美分，伙食费在内。地里干活的长工或家里的仆人每月工钱四至六元，伙食费在内。如果东家提供食宿，工钱只有一至三元。商店的伙计、账房等每年十至三十元不等，东家包食宿。书馆的先生每年三十至六十元，外加一些学生逢年过节送的“节敬”红包。贫寒的读书人得不到政府的职位，会很高兴以这样聊胜于无的报酬去书馆教书。这里的食物、衣服、房租等都很便宜，但各行各业的穷人们还都需要非常勤俭节约才能免于饥寒。

贫寒人家的缠足妇女需要做各种足不出户的活计以补贴家用。许多妇女从事加工衣针的生产，磨、锉、钻孔等。有的接一些服装店的针线活儿，也有人绣花。有很多妇女几乎一辈子都在往竹纸上贴金属箔，制作迷信活动用的冥钱。她们从这些活计得到的报酬差异很大，要看技艺高低、速度快慢，少则约每天五十至一百文，多则可达一百五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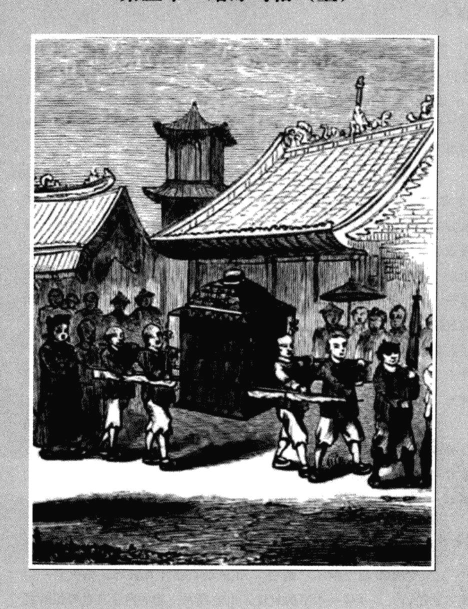
救济

福州没有收容救济精神病人、聋哑人、盲人的场所。根据作为百姓父母的皇帝的旨意，省布政使司按月向生活无着的盲人、孤寡老人、残疾人发放救济金。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近年来，由于国库亏空以及官员中饱私囊，只有很少一部分救济金最终送到救助对象手中。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费很大功夫还迟迟不能把名字列入救助名单。衙门的官吏一贯对救济金申请者态度恶劣粗暴，令人望而却步。据报告，1861 年夏天，只有三百多位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在北门附近的孤贫院受到了每人每月五百文钱的政府救济，还有数量更少的一批人得到更微不足道的救济。



图 12　福州郊外

第三章　婚嫁习俗（上）



合婚

媒人

中国人在议定婚嫁这件事上，当事人自己做不了主。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一般是这么做的：

先请一个穿针引线的媒人，如俗语所说“无媒不成婚姻”。媒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妇女。提亲一方聘用的媒人往往在随后的程序中成为男女双方家庭的协商中间人。

一般是男方家庭先请媒人给看中的女孩家庭送去一个帖子，这是“起帖”。帖子上写明男方的姓氏和生辰八字。女孩的父母经过询问提亲家庭的情况，如果愿意接受这门亲事，就会找算命先生来“合婚”，看看双方的生辰八字配不配。如果八字相配，媒人就会带回一个写着女孩生辰八字的帖子回复给男方家庭。男方的父母也要拿着小伙子和姑娘的生辰八字找算命先生再算一算。如果没有问题，就意味着双方可以开始商议这门亲事的细节安排了。在收到对方帖子之后的考虑期间内，帖子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香火持续点燃。三天之内，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例如摔破了饭碗，或丢失了什么东西，那议婚之事就要马上终止，把帖子退回对方家庭。

有时候，媒人得到明确的指示到哪一家去求婚。如果没有这样的明确要求，就委托媒人去物色门当户对的合适对象。奇怪的是，即使双方家庭相互非常熟悉亲密，也要雇佣这样一个职业媒人来安排他们儿女的婚事。

婚书

直到双方家庭交换了“婚书”，正式的议婚才算开始。婚书是一对龙凤帖子，有点儿像一本书的封皮，由连接在一起的两张红色厚纸片构成，上面有烫金的龙或凤的图样，男孩用龙帖，女孩用凤帖，都由男方家庭提供。龙帖打开来，内页上整齐地贴着一张红纸，工整地写着男方

姓氏和男孩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媒人的名字等。用一根两头系着针的红丝线以别致的方式别在帖子的内页上。凤帖是空白的，同样配上丝线和别针，由媒人同时送到女方家去。女方家庭收到帖子后，在凤帖上填写相应的内容，也照样用丝线和针别好，再由媒人送回男方家里，而保留下龙帖。两方家庭都留下对方的帖子作为订婚的证明文件。帖子是在祖宗牌位前点着香烛填写的。习惯上，保留下来的对方帖子也是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

当两家换帖的事如此这般地完成后，订婚就合法地完成了。此后，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悔婚。婚约在中国远比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稳定可靠，订了婚的男女到了婚龄后拒绝履行婚约的事极少发生。

当男方家庭送婚书到女家时，习惯上同时送给女孩一对银手镯或金手镯作为订婚礼物，同时送给她的家庭各种食品，例如猪蹄、两只鸡、两条鱼等等。女方送回婚书时也有相应的礼物，包括一定数量的镀金簪花、挂面和糕饼。簪花将分赠男方家庭的女性亲友。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场合送礼的意义在于为对方讨个吉利。

赤绳系足

婚书中别的那根红线据说有个典故，来自唐朝时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唐朝时候。有个叫做韦固的人客居宋城。有一天晚上，他看到有个老人在月光下翻看一本书，那老人告诉他："这是天下所有婚姻的登记簿。"还告诉他："我口袋里有一卷红线，我将红线系住一对男女的脚，他们就会结成夫妻。只要这红线一系上，哪怕两家人原来是冤家对头，哪怕相隔千里，也挣不断这个姻缘。"老人接着告诉他："你将来的妻子，是北面那个卖菜妇人的女儿。"数日之后，韦固去寻访那个卖菜妇人，发现她手里抱着女娃才一岁大，而且长得十分丑陋。韦固雇了一个杀手去杀那女孩，但女孩没有被杀死。十四年后，商丘有个名叫莫泰（音）的知府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韦固。这位千金小姐非常美貌，眉梢上总是戴着一朵花。韦固多次问她为什么总要戴着花。许久之后，小姐才将实情告诉他："奴家实际上是知府的侄女，还在襁褓中时生父在宋

城过世，寄养在一个卖菜妇人家中。有一天上街，遇强盗刺伤了我，眉毛上至今留了疤痕。”

“赤绳系足”象征着命定的不可更改的姻缘。中国人坚定地相信夫妻关系是上天注定的，父母之命就是反映了天意。

有人认为婚书内的那条红线要保存下来，在婚礼上用来系新郎、新娘喝交杯酒的两只酒杯。但更多人认为那一根红线在婚礼那一天新郎扎在辫子上，新娘扎在脚上，套入鞋子，这样非常吉利。连在红线的别针也是很吉祥的。有人充满智慧地指出：穿针引线，如果没有针，光有线又有什么用呢？

婚礼前

下聘

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短则一两个月，长可以等十多年，取决于男女双方的年龄。在婚期前一至三个月之间要选定吉日，由男方家庭派一个人拿男女双方连同双方父母的生辰八字去请算命先生择日子定婚期，包括开剪、安床、上床帷、绣婚枕、新娘上轿的具体日期。这个日程表都写在一张红纸上，叫“定日单”，请媒人送到女方家里。如果没有异议，这个日程就确定下来了。接下来双方家庭就各自按这个“定日单”进行必要的安排筹备。

下一件事是男家给女家送聘礼，“下聘”一般是在定下的婚期前一个月的时候。聘礼首先是“礼饼”，数量从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这是一种甜味的肥猪肉馅饼，大礼饼足有一寸厚，直径约一尺，每个几乎有两磅重。馅心是糖、猪油和小块的肥肉，放入煎锅煎熟。其次，是根据双方已议定的数额送一笔礼金。聘礼还包括五种红色的衣料，是给新娘制作嫁衣用的。五种干果，几样糕点，一对鸡，一对鹅。在盛礼饼的筐子顶上，还放几个数寸高的小面人，面人插在竹子上。女家收到这些礼物后，就着手分送给亲朋好友。礼金则主要用于置办新娘的服装首饰等。

以上罗列的聘礼是最基本的，其内容和数量大体上是根据福州穷人家庭的情况。有钱人家则会有更多更昂贵的礼品。富裕人家的礼品中还包括手镯等妇女首饰，还有两坛酒，一个坛子上描龙，另一坛画凤，两只山羊一公一母，绸缎绉纱等衣料十来幅。还有两份礼金，分别送给新娘的舅舅和伯伯。礼金都用红纸细致地包好，上面写着吉祥的祝福语。送聘礼的担子沿街招摇，唯恐路人看不见。

送聘礼的同时送上两张红帖子，一张封面上画龙，另一张画凤。龙帖里写新郎父母的姓氏，媒人的名字和吉祥的话语；凤帖里写新娘父母的姓氏，媒人的名字和吉祥的话语。

回聘

女方家庭收到聘礼后，留下一部分，其余的返还男方，还附上他们送给男方家庭的若干礼品，这叫“回聘”。礼金是全额留下了，给新娘的衣料也留下；成对的禽畜只留下雄的，雌的返还；大、小礼饼和画凤的一坛酒以及写着新娘父母姓氏的红帖也返还。回赠的礼品包括一对龙凤彩烛，一对白锡烛台，两包挂面，一双缎鞋，一顶红色的朝冠，一块长袍衣料，还有一大包簪花。

许多贫穷家庭的回聘没有这么丰富，但也有富裕的家庭送更多价值更高的礼品。总之，女方家庭总是尽自己的能力送回聘，大家都尽量地做到体面风光。

男方家庭收到回聘后，把大礼饼切成四分之一的块，分赠亲戚朋友，同时送上一份挂面和一朵簪花，这叫“分饼”，等于是向亲戚朋友宣布这桩婚事。收到这份礼物的人家都知道将很快收到参加婚礼的正式请柬。

送饮单

婚期的前几天，新郎家再次给新娘家送去一批礼品，包括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个猪腿和一个羊腿，八个大面饼和八个火把，三对大红烛，一大包挂面以及若干挂鞭炮。还有新娘穿戴的一条腰带，一副头饰，一条红绸盖头帕。还有几套现成的服装，这些服装通常是借来的或



租用的。这些衣物都是准备在婚礼当天早晨新娘上轿时穿戴的。那些食物的一部分，特别是那只公鸡，是给她在那天做早餐用的。鞭炮用来跟着花轿一路上燃放。大面饼上都有“福禄寿喜”、“龙凤呈祥”、“鸳鸯成双”等红色篆体字样。挂面和面饼都有吉祥的寓意，面条每一根都很长，象征着长寿。根据当地严格的惯例，母鸡和四个面饼要返还男家。留下的四个面饼在新娘上轿的那天早晨还有特别的用途。

婚期前两三天，新娘家通过媒人向新郎家送一张红帖子，叫“攸单”，上写了嫁妆一共有多少担，包括一套什么样的家具，同时说明什么时候送嫁妆过来。这个提前通知的用意是让男方家里准备好付给送嫁妆的挑夫的工钱，免得到时忙中出错。这种时候谁都希望各项事情办得顺顺利利，不愿有任何麻烦。挑夫给有钱人家送嫁妆，通常指望得到比一般工钱多数倍的报酬。根据习俗，这钱必须用红纸包好，或用红绳子扎上。

筛四眼

一般是在送出嫁妆的前一天下午或晚上，新娘在两个职业伴娘的帮助下做一个非常特殊的仪式，这个习俗叫做“筛四眼”，或是“筛死眼”。据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取一个直径两三尺的铜盆放在架子上，盆里烧炭火。再取一个直径三四尺的竹筛子，筛子上还放着十双筷子。伴娘把新娘要穿用的衣服一件件地或分批地放在筛子里拿到炭火上稍微烤一下，烤的时候稍微把筛子颠几下。就这样把新娘随身的衣物包括鞋袜头饰以及要带过门自己使用的小件物品都过火“筛”过。两个伴娘扶着筛子边筛边念着：“千眼万眼筛出去，金银财宝筛进来。”这个仪式的用意是：尽管这些物品就要随着姑娘送到别人家去了，但“衣食”[1] 仍然保留给新娘的父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放在筛子里的筷子的作用，在福州方言中，“筷子”叫做“箸”，与表示“留下”的“伫”字谐音。

也有人认为筛四眼具有除秽的净化作用。把新娘的衣物放在火盆上筛一筛，能够去除邪秽。筛过的衣物在装箱运往她的新家之前，要小心

① 译注：福州方言词，即“好的运气”。

避免再被娘家的其他女眷接触到。据说如果有任何怀孕的或居丧的妇女接触了她的衣服或其他随身物品，将会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不利，可能夫家会死人，或将来她会流产，或将来夫妻不睦等等，后果非常严重。因此所有筛过的物品都要小心地收放起来，直到陪嫁的家具衣箱等运往夫家，才能放下心来。

为什么这种仪式叫做筛四眼呢？当地人的解释分歧很大，很多人根本说不上来，但他们都肯定这是一种流行的做法。在婚期快到时，男方家中也要对新郎的衣服，特别是他的婚礼服装做一个除秽的仪式，跟筛四眼很相似。

迎攸

根据“定日单”上确定的日期，新娘的嫁妆，即“攸”，要以尽可能夸张炫耀的方式游行送往新郎家，这叫“迎攸”。为了尽量展示，“迎攸”的队伍经常不是选择最便捷的路线走，而是故意绕道走热闹的大街。富裕人家的嫁妆很多，包括一整套的上好家具，如衣橱、柜子、桌子、椅子等，还有床单、绸缎面的棉被以及各种不算奢华但也价值不菲的物品。雇来运送嫁妆的挑夫动则上百人，有的还更多。各种物品用红色的绸带或布带缚在挑夫的竹杠上。送嫁妆关系到双方家庭的体面，各个环节的安排都要尽量显得风光。

大多数情况下，女方家庭置办嫁妆的费用其实是男方家庭提供的。有钱人家尽管也一样收受男方提供的彩礼，但不依赖于此。而对于穷人家来说，嫁女儿还要倒贴许多钱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曾受到女方家庭送来礼饼的亲友，要根据习俗给新娘送来衣料、簪花、首饰等作为“添箱”的贺礼，这些礼物也构成了嫁妆的一部分。

安床

安置婚床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安床的日子通常定在婚期的前几天。在洞房里的某个合适位置安放好床铺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能再挪动，否则会不吉利。

取五枚不同朝代的铜钱散放在床垫下面，有的人家还在床下靠近四



只床腿的地方各放这样五枚一套的铜钱。五挂圆锥形的粽子，每挂五只，用红色棉线扎着。每挂中有一只较大，其余四只较小。五挂中一挂较大，其余四挂较小。大的叫做“母”，小的叫做“子”。较大的一挂吊在床前挂床帷的地方，其余四挂分别吊在床的四角。芋头五个，也是一大四小，放在床下地板上，大的一个放在中央。有的人家用五组这样一大四小的芋头，床下四角和中央各放一组。一个油漆精细的米斗放在床架的正中央，里面盛了半斗大米，大米上铺一方红纸，纸上放几样东西，包括十双筷子、一个小铜镜、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个装着厘戥的匣子、五种干果、一个橘子（如果正当季节）、几枝鲜花、一盏油灯。斗的正面两角前各放一个烛台。尽管是在大白天做这个仪式，也要点灯点蜡烛，这是为了驱赶鬼祟。

蜡烛和油灯要一直烧着，等到蜡尽油枯自然灭了才能撤走。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灯烛被风吹灭或意外地熄灭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对将来使用这张床的人非常不吉利。做这些仪式是为了确保新婚夫妇将来幸福美满，尤其是保证他们能子孙满堂，香火绵绵不绝。

试妆

在婚礼前一天，新娘的头发要按照所属社会阶层已婚妇女的发式梳起来，还要试穿次日上花轿的衣裳和稍后换穿的衣裳，看新嫁衣是否合身，保证在上轿时一切准备都万无一失。厚厚的盖头现在不必试。对她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她的父母宴请前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女性亲友。梳了头，换上嫁衣后，准新娘到祖宗牌位前点上香跪拜，这是她出嫁前最后一次祭拜自己的祖先了。然后她依次跪拜父母、祖父母和家中其他长辈，方式跟她第二天将要拜夫家的祖先和长辈一样。新娘试妆的时候，丧服期间的亲友不应在场。

从提亲到成婚这一段期间，双方家庭在很多时候都要在祖宗牌位前点起香烛，向祖宗通报婚事的进展情况。跟婚事有关的任何事情一办完，当事人就要到神主龛前添香。手拈点燃的香火跪地三磕头，然后双手捧香高举过头顶，再虔诚地默默地把香插到香炉中去。经常在添香的时候也烧一些纸钱。

婚礼日

上轿

花轿由新郎家去订，在婚礼前一天下午派遣到新娘家，随行的还有一队吹鼓手，打着一对大红灯笼，一柄大红伞，若干人拿着火把。花轿总是红色的，罩着布帘，由四个轿夫抬着。轿夫、吹鼓手以及雇来的人头上都戴一顶帽子，帽子上有一绺红缨。如果男女双方家庭比较富有，接新娘的队伍人更多，穿戴也会尽可能地更加光鲜。一路上吹鼓手不时地奏乐，接近新娘家时，队伍排列整齐，各就各位，吹鼓手吹打得更欢，热热闹闹。新娘家置办酒席招待，到晚上，吹鼓手还是隔一会儿就吹打一阵。入夜后，新娘家安排他们住宿，好在第二天一早履行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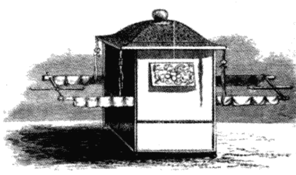


图 13　花轿

婚礼当天，新娘很早就起床，沐浴更衣。新娘沐浴时乐队要不停演奏。新娘的早餐应该吃公鸡和面条，如果不说这是一种迷信，至少是当地的一项风俗。据说这样的早餐是吉祥的，有助于她一生中夫妻和睦。但实际上新娘在这天早晨以及一整天总是吃得非常少，也尽量不喝水。由男方提供的新娘罩袍以及盖头绣得非常华丽，据说是古代的某位女皇仁慈地特许新娘在出嫁的那天早晨穿这样华丽的衣裳，并乘坐四人抬的轿子，而且可以戴上通常只有诰命夫人才允许用的华美头饰。

新娘上轿的时间是算命先生事先定好的，大约在早晨五点到八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新娘用马桶完毕，由父母亲手给她蒙上厚厚的盖头，把头脸连同上半身都完全遮住了。现在她由伴娘扶着出了房间，从她的房

间到厅堂的地面上铺了红毡子，这样她的脚不会直接接触地面。在爆竹和乐队的吹打声中，新娘入轿内坐定。这一天早晨，根据习俗要求，新娘和她的母亲以及家中的其他女眷不停地哭泣，这种哭泣在多数情况下无疑是真情的流露，毫不做作。在起轿之前，新娘的父母和家中的其他人拿来一床被子在轿前摊开，一人扯住一只被角。伴娘拿着几天前男方家里送来的四只大面饼，一只只地向上抛起，娘家人就用棉被接住。伴娘抛饼的同时嘴里念吉祥的祝词，其他一些人应和着。兜住了面饼的被子很快就收起来，送到旁边的房间里去。

据一些人解释，这个仪式是为了新娘父母的吉利，被子和面饼作为某种象征被保留在新娘父母家中。面饼在福州方言中叫做“包”，这个字还有“确保”的意思。这个仪式完成后，花轿就在爆竹和鼓乐声中上路了。



图 14　迎亲队伍

迎亲

走在迎亲游行队伍最前面是一对点燃蜡烛的大红灯笼，灯笼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新郎家的姓氏，紧随其后还有一对大红灯笼，贴纸上写新娘娘家的姓氏，然后是一顶大红伞，后面跟着几个人手执点燃的火把。然后是乐队。走在花轿前面的是几个新娘的娘家兄弟或朋友，还

有几个是新郎的兄弟和朋友。后者是当天清晨从新郎家派遣来接亲的，在新娘动身前就到达，全程陪同花轿。

当队伍走到差不多半程的时候，就在街上停下来，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新娘的兄弟和朋友在轿前肩并肩成一排站定，新郎家派来的兄弟和朋友也成一排对面站好，新娘家的代表取出一张写着娘家姓氏的红帖交给对方，对方也交过一张写着新郎家姓氏的红帖。换帖之后，双方相互抱拳作揖。现在，打头一对写着新郎家姓氏的灯笼转过来，穿插到原先的第二对灯笼与花轿之间的位置。原先的第二对灯笼，即贴着新娘家姓氏的，向后转，开始往回走，新娘家送亲的兄弟朋友也跟上一起走了。余下的队伍在吹吹打打声中重新启程，向新郎家进发，沿途不时地燃放鞭炮。据认为，在刚才的仪式中，贴娘家姓氏的灯笼撤走就意味着新娘本人也换上夫家的姓。此时，坐在花轿上的新娘已被交到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一班人手中了。只有娘家雇来的伴娘还将继续陪伴在身边一两天。

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时，喜炮声大作，吹鼓手们也格外起劲。火把灯笼和乐班都在门外驻足，花轿径直抬进去放在厅堂上。一个像“筛四眼”用的那种筛子放在轿门顶上，从轿门口到洞房门口的地面上铺上红毡，也是避免新娘的脚直接触到地面。一个妇女（此人必须家庭和睦，生育了男女孩子，至少是生过男孩的——如果同时还富裕、父母双全、出自书香门第则更理想）走到轿门边说许多吉祥的话。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手拿一面铜镜，也上前来把镜子的反光面对着轿门，照铜镜是为了对付可能随着花轿带进来的鬼怪。说着吉祥话的妇女上去一步似乎要去打开轿帘，此时始终跟在轿旁的伴娘抢先上前撩开轿帘。那个妇女和那个拿铜镜的男孩都是新郎家请来帮忙的，事情做完要分别给一份小礼物作为“衣食”吉利。

新娘由伴娘搀扶着下了轿，走向洞房。原先放在轿顶上的筛子也许要由什么人拿着遮在新娘头顶上。也有的人家则是把筛子放在轿门前，这样新娘一落轿就踩在筛子上。在这整个过程中，由于盖头遮得严严实实，围观者完全看不到新娘长得什么模样。

在新娘下轿的仪式过程中，新郎已经悄悄地从一伙来参加婚礼的朋友中抽身出来，在洞房内的床边站着，面向床铺背朝外。当新娘在伴娘

的搀扶下进入洞房后，他才转过身来，仍然站着不动，等到新娘来到身边，两人就自然地并肩坐在了床沿上。往往新郎会设法在坐下时压住新娘的部分裙裾，据说那是个好兆头，预示她将来会事事顺从他的意愿。但比较警觉的新娘也知道这一招，坐下去之前会理一理裙裾，让新郎的企图落空。有的新娘甚至会设法坐下时把新郎长袍的一部分压到身下，这表明她决心将来如果不能压过丈夫当家作主，至少也要保持适当的独立性。就这样两人并排默默地坐着，一会儿之后，新郎起身走出去。在新郎离开房间之前，往往会被伴娘叫住，请他给新娘按摩一下小脚，据说如果新郎这么做了，新娘将来不会脚疼。

拜堂

新郎在厅堂里等候新娘从房中出来。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是整个婚礼中最关键的部分——拜堂。做法在整个中华帝国大同小异。



图 15　新人拜祖宗

供桌摆在厅堂前部靠近露天的地方。桌上两边放烛台，中间放香炉。烛台上插着大红蜡烛。桌上还有两个白糖做的小公鸡、五种干果，一个柳条筐子里装一把筷子、一个小铜镜、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个装着厘戥的匣子。两个形状特殊的高脚杯用几尺长的红线系在一起，也

放在桌上。新娘从房中扶出来，引导到桌边，站在新郎的右边。两人一起转身向着供桌，也就是向着天。在伴娘的指挥下，双双跪下，默默地磕头，起身，再跪下磕头，再起身，反复四次。这一程序叫做“拜天地”。然后转过身，面向内，背朝外，新娘仍然是站在右边。此时厅堂后部已经摆好了祖宗的牌位，点好了香烛。新郎、新娘接着拜祖宗，下跪磕头跟适才拜天地一样，但要拜八次。然后两人转身相对，稍分开几尺距离，下跪磕头对拜四次。拜完后仍一言不发地站着。伴娘给桌上系在一起的两个酒杯斟酒，这酒是兑了蜂蜜的。各斟半杯，伴娘拿起两个酒杯，把杯中的酒互相倒来倒去几次后，把其中的一杯送到新郎嘴边，另一杯送到新娘嘴边。他们各抿一小口，然后伴娘把两只杯子交换一下，新郎新娘再各自在对方抿过的杯中再抿一小口。伴娘放下酒杯，从桌上的糖鸡上掰下一小块，给新郎吃一点儿，再给新娘吃一点儿。也许还要抓少许桌上的干果给他们。在这之后，新郎一手拿起筷子，另一手拿起厘戥匣子，做出试图用这两件物品来挑新娘盖头的样子，仅仅是做个样子，没有真挑。随后就把这些物品放回原处。这场仪式就结束了。此时，原来迎接新娘下轿那位妇女拿起点着蜡烛的烛台，引导新郎、新娘回到洞房内。新郎很快又回到厅里，留下新娘在伴娘帮助下换装，准备在晚宴上亮相。



图 16　新人喝交杯酒

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刚才的仪式中使用的各种物品都有和谐美满吉祥的寓意。分食糖鸡、饮交杯酒都象征夫妻将来同甘共苦。所有与婚礼有关的事情都必须得体而且井然有序，唯恐闪失。

合欢酒

新娘从上轿前一刻就穿上的大红绣袍和厚厚的盖头现在可以除去了。现在要非常认真地把头发重新梳成与她的阶级地位相称的已婚妇女的发髻，换上她自己的婚礼服装。头发上插上漂亮的珠宝钗簪。这些首饰或真或假，要看家庭的经济能力。

新娘用过马桶，准备好了，就可以和新郎并排坐在洞房内享用婚礼大餐，饮合欢酒。新郎这时候才平生第一次，至少是婚礼当天的第一次看见新娘的模样。他现在可以尽情地享用眼前的佳肴美味，而她，根据习俗，通常一口都不动，只是端庄安静地坐在旁边。此时洞房门大开，宾客们和新郎的父母可以从门外观察新娘的一举一动。



图 17　洞房大餐

如果新娘的娘家住得不算太远，这一天中会多次派人送来点心给新娘吃。新郎家收下点心，并奉上红包表示感谢。习俗其实不允许新娘吃

娘家送来的点心，但送还是要送，收也还是照样要收下。

下午的某个时候，男性的来宾登席围坐准备就餐。八个人一桌，每个人的座位都是按照尊卑顺序安排好的。这里有个古怪的惯例，所有应邀来参加婚宴的人都应该在婚礼之前给新郎家送一份现金贺仪，有些客人是婚礼当天随身带来的。贺仪数量少则几百文，多则可以十五、二十元，没有定规，视各人的经济能力以及与新郎家的关系亲疏而定。即使是受邀请者因故不能来出席，礼金也是一定要送的，否则就会落下坏名声。毫无疑问，以现金送礼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新郎家婚礼花销的负担。

看新人

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官员或乡绅家的婚礼也许除外，一般的家庭都允许街坊邻居、未经邀请的朋友甚至是过路的陌生人在婚礼当天的晚上，进来看新娘。这对新娘是个很大的折磨。新娘不能拒绝别人看她，不能躲避开。看客们还经常肆无忌惮地评头论足，调侃新娘。新娘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着面对打趣的调笑或粗鲁的评论，必须时刻保持礼貌，保持平静，不能笑，也不能生气。除了伴娘，她不能跟其他人说话。如果她不能控制自己，将会带来长时间的懊悔。

而在晚上这一段时间内，新郎基本上不在厅堂里露面，他大概总是被自己的朋友们包围住了。他的朋友和邻居们往往一直闹到深夜还赖着不离开，直到最后新郎掏出酒菜钱，请他们第二天另外再享受一顿酒宴。

原先拜天地用的蜡烛已经移到了洞房内，就留在那儿一直烧下去。到晚上往往要续上一对蜡烛，让它们彻夜点燃直到天亮。续上的蜡烛大约有两尺长，通常是大红色的，分别有金粉画的龙凤，叫“龙凤花烛”，象征新婚夫妇。这烛要一直点着，直到燃尽为止。如果不小心让蜡烛中途熄灭了，则会认为是非常不幸的预兆，意味将来夫妻中会有一人或两人都不能长寿。燃烧时也不能让熔化的蜡烛油挂在边上，因为那很像人在哭泣流泪，也是不好的兆头。如果两根蜡烛在差不多的时候一起燃尽，预示夫妻俩将来会在差不多的时候寿终正寝；如果一根比另一根烧

得久得多，预示将来夫妻中会有一人活得更长久。

女人日

婚礼一般要进行两天。第一天邀请男方的男性亲友光临，第二天招待女宾，所以这一天又叫“女人日”。

宾客用过早餐后不久，新婚夫妇在鞭炮声中一起步出洞房，来到厅堂拜祖宗、拜长辈。（有的家庭婚礼只安排一天，这样的话，拜祖宗和长辈的仪式就会放在首日的下午做。）此时祖宗牌位已经在厅堂后部摆放好，香烛点燃。新婚夫妇男左女右跪下磕头三次或四次，然后交换位置，变成男右女左，再下跪磕头三四次。他们起身后，退后两步。在祖宗牌位前摆上两把椅子，如果新郎的祖父祖母还在，就先坐到椅子上。新郎、新娘跪下磕头三四次，然后起身交换位置，再跪下磕头三四次。然后祖父母起身，换成新郎的父母亲上座，新郎、新娘同样跪拜如仪。当新娘跪拜公婆时，做婆婆的总要拿出贵重的金银珠宝首饰给新媳妇戴上，或送给她戒指手镯等。即使是穷人家，此时婆婆也会尽量根据自己的能力给媳妇戴上一些首饰。此时，伴娘总会不失时机地上去给公婆俩敬茶，此举总是会当场得到红包回馈。如果新郎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已经去世了，在新人跪拜时，会在空椅子上放上他们的神主牌。然后轮到在场的伯父伯母、叔父叔母按长幼顺序接受跪拜。通常叔伯长辈宁可站着，不愿坐下，这是一种谦恭的姿态。在第二天出洞房的仪式上，新郎、新娘在一个位置上是拜三次还是四次都是可以的，但头天拜天地的时候一定要拜四次，因为“三”是单数，有人认为不吉利。

拜过长辈不久，新婚夫妇要进厨房祭灶君。这是一个重大而且严肃的程序。在厨房壁上的灶君画像前点起香烛，新郎、新娘并排跪下磕头。人们相信尽早地对灶君呈上敬意，有助于这对新人得到保佑，尤其是保佑新娘在试展厨艺时做得更好。

请回门

第三天上午，新娘的父母派人带着轿子来请新娘和新姑爷回娘家。

派来的使者通常是新娘的弟弟，如果她没有亲弟弟，也可以是同姓亲戚中十来岁的其他男孩子。新娘已经离开自己娘家整整两天了，这两天内基本上没有见过一个娘家人，甚至没见到任何娘家那边的熟人。她和丈夫接受了娘家兄弟的祝贺之后，就准备动身回家。新娘先上轿，并先走一步，与丈夫隔开一段距离。两人同时到达娘家门口被认为是很不成体统的。

新娘回娘家乘坐的轿子就是普通的黑色轿子，特别之处在于轿帘上有一幅图画。画的是一个面貌凶恶的人骑在老虎背上，手持一把宝剑高举过头，好像正在厮杀。这是镇妖之神，专门保护首次回娘家的新娘免受邪鬼侵扰。据说古时候某处每逢有新娘回娘家经过，总有邪鬼来伤害。人们请来这位伟大的道教法师骑虎舞剑，施展法力，打败邪鬼。后来，人们就把他的画像做成轿帘，一则是为了纪念他，二则是为了借他的法力来保护新娘子回娘家。这样的图案有时在迎亲的红色花轿上也能看到。

新娘的轿子到了娘家，直接抬入厅堂。新娘在喜炮声中下了轿。抬着新郎的轿子在距娘家门口不远处停下来，新娘的兄弟和一些其他亲戚在那儿迎候。新姑爷与等候的人面对面站着，按礼节互相拱手致敬，然后才被领进家门。新姑爷坐在厅堂上，受到连敬三杯茶、三筒烟的热情招待。然后被请到房中拜见岳父母，新娘已经先在那儿了。新姑爷在岳父母房中坐一会儿，说一些客套话。这种时候，他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谈，不能说出任何被认为不吉利的词语。然后，新姑爷被请入厅堂，他的妻子也来了，两人在厅堂上向新娘家的祖宗牌位下跪磕头，然后依次给各位长辈磕头，形式与前一天在自己家里做的一样。仪式做完之后，新娘回到内室，在那儿跟女眷们一起饮宴。新姑爷留在厅堂里，在妻子兄弟的陪同下与男宾一起登席就



图 18　骑虎法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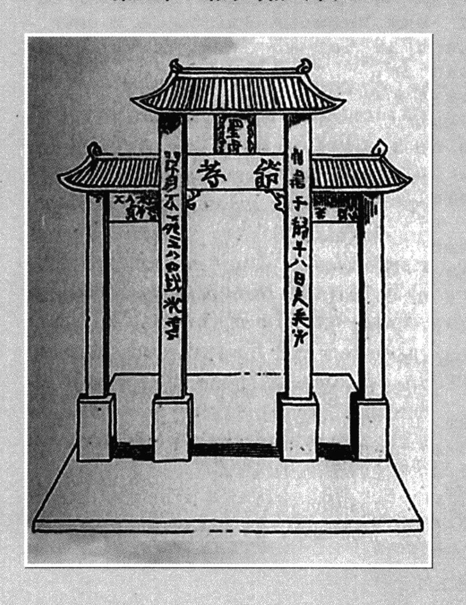
餐。但根据礼节的要求，不论当时肚子有多饿，他都不能多吃。通常在尝了三道菜后，就要声明已经太饱了，绝对无法再吃了。一会儿之后，新郎就独自乘轿离开。他的新婚妻子将由一个丫头或某个女眷陪着随后再走。

在新婚后第十天早晨，新娘的父母还会派人来请她回娘家。这回她自己回去而不要丈夫陪着。大约在婚礼满一个月的时候，娘家再次来请，这一次她会留在娘家住几天，跟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团聚。这期间内，新姑爷会选择在白天的时候去看望一两次，但绝不会跟她同住，也不会带她同归。丈夫们从来不跟妻子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

出嫁满一个月的时候，新娘还会收到娘家父母送来的一份礼物，其中包括；一尊所有已婚妇女都要供奉的观音菩萨像，外带一个神龛。一对烛台，一个香炉，一对花瓶，一把扇子和一些化妆品。

在结婚一年以后，新郎要每年在岳父岳母生日、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以及过年的时候给岳父母送礼。礼品包括猪蹄、面条、酒、大红烛等，也许还包括一份礼金。而在新婚的第一年内，岳父母会在重要节日给女婿送来类似上列的一份礼品。

第四章　婚嫁习俗（下）



童婚

穷人家里生了女孩，无力抚养或不愿抚养，就往往会在女孩只有几个月大或一两岁的时候就送给（或卖给）生了男孩的亲友家庭作为童养媳。一般说来，男孩家庭会送来一份表示吉利的礼品，如一对鸭子、一对鸡、几斤挂面。女孩家一般留下公鸡公鸭，而退回其他礼品。如果男孩女孩年龄稍大一些，会雇佣职业媒人做一个正式的订婚仪式。这样的女孩子在福州叫做“新妇仔”，她们被送到男孩家里，和她的未来丈夫一起抚养成人。到了适婚年龄，而且该家庭也有能力承担一些额外的费用，就会在算命先生择定的一个好日子圆房成婚。届时要办酒席宴请亲友，但不需要给女方亲友分送礼饼，也不需要花轿迎娶，因为她早就已经住在丈夫家里了。

非常亲密的朋友间有时会指腹为婚，约定如果两家分别生了不同性别的婴儿，就结为亲家。通常在孩子出生之前，两家会交换比较贵重的礼品，如首饰、手镯等作为定亲的信物。如果孩子生下来后果然是一男一女，就会雇一个媒人，遵循一般的礼俗制作并交换婚书。如果两家生出的孩子都是男的或都是女的，婚约则自动取消。

同姓不婚

中国人男女同姓不婚。外姓的表兄妹可以成婚而同姓的堂兄妹不能成婚。他们认为同姓结婚有违人伦，尽管双方的籍贯可能不同省份，他们的祖宗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完全没有关系，但男女同姓就不能结婚。乱伦的判定是看两人的姓氏而不是根据他们实际上血缘的亲疏远近。中国人的这个习俗也许可以用来回答“姓有什么含义”这样的问题。如果西方国家也使用同样的原则，那么同样都姓史密斯的两个家庭永远都不能通婚，无论它们之间血缘关系是多么疏远。

招上门

也有这样的事情，尽管不很常见：一个富裕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想找一个愿意娶其女儿并跟女方家庭一起生活的女婿，像儿

子那样。有时可以见到这样征婚启事，说明要找一个愿意上门的男子来做女婿和家庭的继承人，也许还会附加说明关于年龄等方面的条件。如果另一家正好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儿子，并且同意征婚启事中的条件，就可以去找媒人去提亲。如果一个未婚男子品行良好，或是刚刚在科举考试中上榜，富裕的女方家庭也可以找媒人去向这个男子的父母提亲。科考发榜，中榜的士子名字下方注明其地址，为那些正留心选婿的富裕家庭提供了便利。被人看中的青年男子除了白得一个妻子外，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陪嫁钱财。但他必须同意婚后住在女方家里，有的还要同意改用女方的姓氏，即事实上成为女方家庭的儿子。这样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是男子乘坐扎着红绸带的黑轿子去女方家里“拜天地”。

只有贫穷人家才会允许有读书天分的子弟改姓到别人家去做上门女婿。也许像这样以改姓为代价得到一个妻子和一笔财产并不是什么很丢人的事情，但如果能保留自己的姓当然更好一些。一些有钱人也乐意贴上一大笔陪嫁把女儿嫁给金榜题名的年轻人，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将来很可能当官做老爷的体面女婿。

穿白裙

根据习俗，寡妇不能像其他妇人一样穿红色或其他鲜艳颜色的裙子，如果穿裙子，只能穿白色、黑色或者蓝色的。因此，寡妇又叫“穿白裙的”。寡妇出嫁是不能坐花轿的，她只能雇一顶两人抬的黑轿子抬走。有的穷人家无力支付娶一个黄花闺女做儿媳妇的费用，就退而求其次，为他们的儿子娶个寡妇。娶寡妇的花费相对便宜很多。一般认为娶寡妇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体面的家庭会让他们的儿子娶一个寡妇，不论这个寡妇如何聪明美貌。而一个寡妇同意再嫁也被认为是非常羞耻的事情，而且会让她的已故丈夫蒙受耻辱。许多家庭都会极力反对家中寡妇再嫁，因为实在无法承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一般来说，如果夫家的亲戚有经济能力，他们宁可出钱赡养这个寡妇一辈子，也不愿看到她再嫁。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善待寡妇，而她也知道他们绝不会同意她再嫁，也许她会私奔而去。1861 年秋季，在福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在夫家没有得到善待的寡妇，成功地瞒过家人，自己通过媒人订了

婚。根据安排，男方将从媒人家中把她接走。正当她准备上轿时，亡夫的一帮朋友得知了消息，赶来阻止，与来接新娘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她的公公、婆婆没有同意也没有参与这桩婚事，她的第二次婚姻结果被判定是不正当的、非法的。

百日内

根据中国的习俗，父母去世后三年内，更确切地说是二十七个月内，是孝服期，婚嫁都是违法的。但事实上，如果以男方家庭急需一个媳妇为理由，在父母去世的一百天内，则又是可以结婚的。这种做法在官绅家庭是不能容许的，但一般的老百姓可以这么做，法律并不追究。中国的法律经常要让位于习俗，尽管有明确的法条禁止，但民间却可以做一点变通。在举办婚礼的这几天内，家里人可以除孝，婚礼活动过后重新戴上。

请鞋

一个订了婚的女孩在婚期之前不幸去世，尤其是如果这个女孩已经接近成年了，其未婚夫就会按照习俗来"请鞋"。未婚夫前往女孩的家，抚棺痛哭一场，然后向女孩父母要一双女孩最近穿过的鞋子，点着三炷香把女孩的鞋子和灵魂一起带回去。一路上，每逢拐弯处，他要叫女孩的名字，请她跟上。到了家，也要告诉她。在家中一个幽静的房间内，设一张桌子，桌旁摆一把椅子，把她的鞋放在椅子上或椅子下面。香炉放在桌上，从她父母家里带回的三炷香插在香炉里，再摆上一对蜡烛。这香火要连续点上两年。到那时，把女孩的神主牌放进他家庭的"公婆龛"接受供奉。这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认可这个女孩是他的妻子了。如果未婚女婿没有这么做，女孩的家人会很不满意。

断线

女孩订婚之后，如果她的未婚夫在婚期之前去世了，这叫做"断线"，就是指系在两人脚上代表姻缘的那根红线断了。前文中曾介绍过这个典故。她的父母会尽量不让她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并且焦急地设法让她尽快与其他男子订婚。如果可能，他们也要尽可能向重新议婚的

男方家庭隐瞒这个事实，因为如果让对方知道了实情，十有八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未婚夫死亡被认为是很不吉祥的一件事。有些家庭也许并不强烈地反对娶进这样一个媳妇，但他们期望能得到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的优惠条件。

上门守节

女孩的父母经常无法向女儿瞒过其未婚夫死亡的消息。得知真相后，大多数女孩会十分乐意另择婆家，这样就没有什么麻烦；但也有的女孩执意不肯另嫁，而是要求父母同意她仍然过门到男方家里去当寡妇，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如果劝说无效，她的家庭就有责任去为她准备家具、服装等嫁妆，就像她的未婚夫仍然活着那样。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同样有一帮人抬着嫁妆吹吹打打送往未婚夫的家。但嫁妆上都必须贴上白纸，或用白布包裹起来，叫“迎白佽”。迎亲也照样进行，雇吹鼓手，打灯笼，新娘穿红色的袍子，但没有四人抬的花轿，她乘坐的是一顶两人抬的普通的黑色或蓝色轿子。到了夫家，她独自拜天地、拜祖宗之后，就换上孝服，到亡夫的灵柩旁边悲哀哭泣。此后一段时间内，她以妻子的身份按照习俗参加所有的丧葬活动。然后继续作为寡妇生活在婆家，断绝一切社会联系，侍奉公公婆婆，终了一生。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做的。但据说，现在像这样严格遵循礼俗的例子已经十分少见了。现在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家庭都不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男方的父母看来，这样的婚姻平添许多麻烦不说，日后还要一直担心媳妇能否坚持守节。如果她走出了这一步，以后又改变了初衷，就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羞辱。如果她日后又想嫁人或难以忍受与世隔绝的守寡生活，也同样会让她自己的父母以及娘家亲友蒙羞。

如果一个这样的女子守住了贞节而且孝顺公婆，一辈子没有招来任何闲言碎语，就会为自己以及双方家庭赢得极大的荣誉。如果地方官员将她的事迹报告给朝廷，皇帝肯定会敕令嘉奖，给她立一个贞节牌坊。

夺亲

穷人家经常会拖延履行婚约。遇到这种情况，着急的一方会叫媒人

带着一个信任的朋友上门去催促，要求对方尽快定下婚期。拖延婚事的理由经常就是无法筹集办婚事的额外费用。女方家庭以这样的借口一拖再拖，往往是为了多要彩礼。如果男方家庭富有而女方家里穷困，解决的办法就是多送一些额外的彩礼来尽快促成婚事。

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男方做了各种努力还是不能如愿，他们断定女方家庭完全是在耍赖，决定把这个订了婚约的女孩从她父母家里抢过来。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夺亲”必须由她的未婚夫亲自动手。先派一顶普通的黑轿子到女孩家附近，或是在她要经过的路上守候。未婚夫带上一伙亲戚和可靠的朋友前往。发现了目标，未婚夫上前把她抓住，用床单连头蒙上，塞进等候在那里的轿子，抬了就走。一路上，未婚夫把住轿门，一伙朋友紧跟在近旁。由于这是未婚夫绑架未婚妻，除了女孩的父母兄弟，他人无权上前阻拦。而她的家人因为理亏，也很少会进行坚决的抵抗。

被绑架的女孩子到了未婚夫家里，一切婚礼仪式都尽可能正常地进行。

夺亲要注意不要抢错了人，如果错把别的女孩抢到家里来，那为首者肯定要被告到官府，受到严厉的惩处。由于抢亲的一帮人中没人知道女孩长得什么样子，这样的失误确实偶尔会发生。

不久前福州发生过这样的事：当事的两家人在定亲的时候都很富裕，但男方家庭后来家道中落。另一方不愿将女儿嫁给一个穷人，因此制造种种借口拖延，一直不能定下婚期，而且还设法换回当初双方交换的婚书，解除婚约。无奈之下，男方决定抢亲，一帮人到了女方家里，发现女孩不在家，无功而返。但这一行动表明了男方不依不饶的态度，哪怕夺亲也在所不惜，而且这件事很可能还要闹到官府里去，女方家长终于答应照婚约把女儿嫁过去。

退亲

如果男女双方都同意取消婚约，男方要写一份退亲文书交给女方，双方相互退回婚书。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一方的贫穷、健康欠佳或是相貌丑陋都不是站得住脚的退亲理由。婚前某一方如果染上麻风病，或严

重伤残，或因偷盗等恶行声名狼藉，另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婚约。如果男方发现女孩有淫贱放荡的行为，男方就可以要求退亲。但同样的行为如果是发生在男子方面，女方却不能因此要求取消婚约。男子的不道德行为可以忽略，而女子的品行则要求清白无瑕。一般的情况下，坚持要取消婚约的一方，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总要付相当大的一笔钱给对方作为补偿。越是富裕的人家被要求补偿的数额越大。婚书是证明婚姻关系成立的最重要法律文书，取消婚约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各自取回订婚时交换的婚书。如果只是送出或收到一张退亲文书，对双方都是不光彩的。

休妻



根据古代的标准，中国的丈夫有七种理由可以休妻，但他的妻子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离开丈夫。权力都在男人手中。男人虐待妻子、做贼或是通奸，都不足以作为妻子要求离婚的理由。事实上，女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要求离婚的合法理由。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妇女是否可以因为丈夫通奸或什么理由要求离婚，他会觉得这个问题荒谬可笑。做女人就是要一辈子服从丈夫，任由他反复无常，还要服从公婆的管束，除非死了或是被丈夫卖了，或就是被他休了。

男人休妻的七种理由是：1.（对公婆）不孝；2. 通奸；3. 妒忌；4. 饶舌；5. 偷盗；6. 严重的疾病（如麻风）；7. 不孕不育。据说如今受过教育的男人不会使用最后两项作为离婚理由。除非是极端的例子，也有三种情况不允许男人休妻：第一，妻子曾与他一起侍奉父母直至他们去世；第二，贫贱夫妻在丈夫变得富贵之后；第三，妻子的父母都已去世且没有兄弟可以依附，她离婚后无处可去。

男人要休妻不必有政府官员在场作为证人，只要在自己家里写一张休妻文书就算合法。写休书经常是在妻子的娘家、当着女方父母的面写。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很少离婚。

买活人妻

非常贫困的人家经常无法找到愿意嫁给他们儿子的合适女子，他们也没有能力为儿子买来一个女子做媳妇，有时候就会向其他男人购买他

的妻子。有的男人出于某种自己认为正当的理由想要卖了妻子。买这样的“二手货”价钱比买一个黄花闺女做老婆或当丫头要便宜许多，而且这样的婚礼花费也比较节省。向活人购买他的妻子，购买者必须从卖方得到一份自愿转让妻子的证明文书，而且也必须得到被转让女子本人的同意。女子用普通的黑轿子抬到购买者家里，和正常的婚礼一样拜天地、拜祖宗、拜长辈以及夫妻对拜，也要请亲戚朋友来喝喜酒。转卖妻子的事不算普遍，城内很少见，发生在农村的比较多些。

娶妾

富有的男人家中经常有一个或者多个妾，或叫“小老婆”。当然很多男人是因为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才会同意他再娶第二个女人。生个儿子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愿望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极为重要的大事。一般说来，只有身为丫头“义女”的女孩才愿意嫁给已有妻子的男人做小老婆，体面人家是不会同意女儿去给人家当妾的。妾必须服从正妻，要把正妻当作女主人对待，嫁过去的时候要给正妻下跪磕头。婚礼当天她无权与丈夫一起拜天地，但要拜祖宗牌位。

上吊殉夫

有些寡妇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决意自尽殉夫。中国寡妇殉夫，有的吞鸦片后躺在丈夫尸体旁边，有的绝食而亡，也有投水的、服毒的，但从来不用印度人那样自焚的方式。福州的地方风俗是在家里公开上吊：事先通知别人，让愿意前来见证的人看着她投缳自尽。

促成寡妇自尽殉夫的真实理由可能多种多样：有人是因为与亡夫生死相依的感情难以割舍；也有人是因为家庭极度贫困，无望过上诚实而体面的生活；还有人是由于受不了婆家人的无情对待。一年前，福州就发生一桩这样的事情：促使年轻寡妇决心公开上吊殉夫的直接原因是她的亡夫兄弟逼她再嫁，还指桑骂槐地刺激她，说家里这么穷，她不去嫁人也只好去当娼妓。于是她决心自杀明志。在她自己择定的一个日子，那天早上，她穿上华丽的衣服，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坐上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参拜了南门附近的一个专门为纪念贞节烈妇修建的节孝祠。在那

里，她上香点烛，跪拜一番，然后回到家中。当天下午，在大批围观者众目睽睽之下上吊自杀：家里搭起了一个台，她从容登台，先在台的四边洒点儿水，又往各个方向撒了几把五谷，为夫家讨吉利。然后她在台上的椅子上坐定，与自己娘家兄弟简单说了几句话，也接受了亡夫兄弟的跪拜，喝了他们敬的茶和酒。这一切做完之后，她起身踏上一张凳子，抓住从梁上垂下来的绳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踢掉脚下的凳子，成为谋杀自己的凶手。

有人告诉我，以前官府里某些官员不仅到现场观看这种寡妇自杀行为，而且还亲自参与对自杀者的顶礼膜拜。后来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情：要自杀的寡妇接受了家人和政府官员的致敬之后，没有如众人期待的那样踏上凳子套绳索，推说她今天忘了喂猪，得马上去喂一下，请大家稍等片刻，然后就匆匆离去，再也没有回头。自从那一次受了愚弄，官员就不再参加此类自杀殉夫的活动了。

每有寡妇公开自杀殉夫，总有许多人前来捧场。公众舆论鼓励了这种行为，尽管并没有造成此类事件经常发生，但使人觉得这是光荣的、有面子的事情。自杀寡妇的娘家兄弟和近亲属们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十分光彩。

也有这样的情况，女孩子订婚之后还未过门，未婚夫就死了。她不愿另嫁，又不想守寡一生，也决定公开自杀殉夫。如果劝说无效，也只好由她选择一个日子。到了那天，她也同样去参拜了节孝祠后，在男方家里搭台上吊。她的棺材将与未婚夫的棺材比邻摆放。

自杀守节的寡妇或还未过门的“准寡妇”的名字将被添加到节孝祠里的一个神主牌上。她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参拜过的这个庙。她们也可以先向节孝祠付一笔钱，为自己单独立一个神主牌，与其他众多形状相似的神主牌摆放在一起。这笔钱的数目或多或少，视这家人的经济状况而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城里的一些乡绅会为这些节孝烈女点烛烧香。官府也有义务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到节孝祠里献祭。

节孝坊

有些孝敬公婆的寡妇得到旌表，为她们建起石牌坊。牌坊用优质的



黑石或花岗岩建造，通常立在公共街道的旁边。一般的牌坊样式是四根石柱，约一两丈高，上面托着石梁。石柱和石梁上刻写一些赞扬的话，最上端总是刻着“圣旨”两个字，表示这是皇帝御准的。建造一个这样的牌坊，视其规模大小、材质和工艺优劣，总要花费几十两或几百两银子。节孝的寡妇到了五十岁，靠有钱有势的朋友帮助，就可以建起这样的牌坊。先要通过适当的官员向朝廷递交申请，获得皇帝御准后，就能从布政使司获得一小部分建造资金。她的亲戚朋友会捐款补足所需费用。牌坊建好之后，官府会派下级官员去牌坊前祭拜。如果所旌表的寡妇本人还在世，也要去牌坊前祭拜。死节殉夫的寡妇或未过门的女孩子也有权获得牌坊旌表，但这也需要有人为她去申请，有人捐赠建造费用，因此实际上这一类的牌坊很少能建造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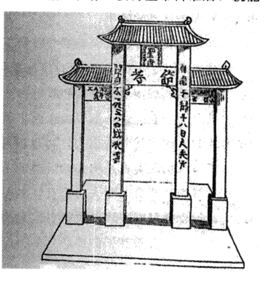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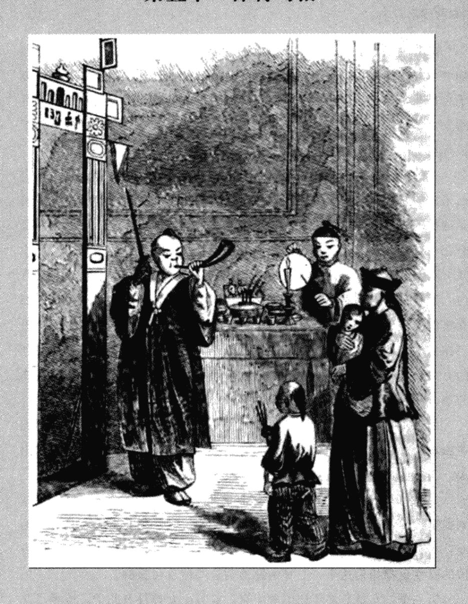


图 19　节孝坊

第五章　保育习俗



求子

换花盆

除非生了男孩，否则一个妇女的婚后生活很难说是幸福美满。男孩能继承家庭的姓氏，并且在父母百年之后，在他们牌位前上香，所以妻子总是非常焦虑能否为丈夫生出男孩。为增强孕育能力，避免不孕不育的发生，祈求生个男孩，或祈求围产期的平安顺利，各种各样的迷信手段都使上了。

有的妇女婚后多年还未生育，就从别人家领养一个女孩儿，当作自己亲生的来抚养。中国人相信这个过程有助于增强她的生育能力。逻辑是这样的：在未知世界中每个妇女都有一棵花树作代表，这棵树上有没有花，有几朵花，什么颜色的花，就指示了该妇女能不能生孩子，能生几男几女。红花代表女孩，白花代表男孩。如果树上的花朵有红又有白，她将又有男孩又有女孩。如果一棵树不开花，那就表示这可怜的妇女将没有任何孩子。但就像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在一棵树上嫁接另一棵树的枝条，从而收获到期望中的果子一样，中国人想出了这种便利的方法，通过领养这种奇妙的嫁接手段，让本来不开花的树上也能开花。

如果不是对这种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深信不疑，没有一个家庭愿意花钱费力去领养一个女孩的。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大，还要赔钱把她嫁出去。很穷的人家不这么做只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财力而已。

如果一个妇女婚后对自己生育前景非常担忧，就会去请一个巫婆，到彼岸世界看代表自己的那棵花树是什么情况：长得茂盛吗？是否有毛病？有些什么花？将来是红花先开还是白花先开？许多很聪明也很有身份的女性也都相信这个，心甘情愿地为这些信息付报酬。

当一个妇女婚后多年还不曾生育，或只生女娃没有儿子，或生了儿子却不幸早夭，怕自己不会再生男孩了，或怕生了之后再遇夭折，常常就会找来道士或巫婆做一个叫做“换花盆”的法事。怀孩子在某种意义

上说，很像在花盆中养花，能不能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盆中的泥土。如果生不出孩子，或孩子早夭，就好像盆中的花有了毛病，那肯定是由于泥土有问题。受雇的道士将要到那个彼岸世界去更换她的那株花树的盆中泥土，或顾名思义，更换一个花盆。换花盆通常是这么做：请人做了许多纸花，再装进两个纸做的花盆里。道士先对着这两个纸盆念咒施法，然后对调两个纸盆的位置，再焚化它们。对调花盆位置想来就是在彼岸世界中换了盆中的泥土。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一个健康的男孩。

请鞋

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到十五，八月十一到十五，好几个香火最旺的娘奶庙里常有已婚但还未生育的妇女来烧香。“娘奶”是儿童的守护神。这些妇女的目的是请一只娘奶的鞋。这鞋不是穿在娘奶脚上的，而是其他家庭为谢恩供奉给娘奶的。请鞋的妇女先在神像前点上香烛，祝祷心愿，许诺如能生出健康的男孩儿将如何谢恩等等。把一只鞋请回家后，安置在家里的娘奶神龛里，与神像一起受供奉。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摆上鲜花，上香点烛，焚化纸钱。很多妇女都相信，这只鞋就代表娘奶，会保佑她们达成目的。当孩子果然如愿诞生了，幸福的母亲就要根据她当时在庙里做出的许诺，做两只与请来的鞋一样的鞋子，连同原来的那一只，还有谢神的供品——通常是各种菜肴，返回庙中还愿。有些情急的妇女先后从好几个娘奶庙里都请了鞋回家，现在就要一一还愿。当然，最后去的那个庙宇的供品尤其丰盛。

有些妇女去娘奶庙没有请鞋，而是要请娘奶的手中拈的或者是神像旁边的花瓶里的花朵。鞋是借用的，花朵则是赐予。请了花一回到家中就戴到头上，或插在家中娘奶神龛的花瓶里。请花回家不用日常上供。如果应验了，在孩子出生后，就要到曾经请过花的娘奶庙上供谢神。如果没有应验，那就不用谢。

前一种情况，通常到了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该妇女的丈夫就要开始不时地到请过花的庙里谢恩，并且祈求娘奶继续保佑。做法是这样的：在靠近露天的地方摆上一张桌子，设鸡鸭鱼肉等十碗菜肴，一瓶鲜花，

五种干果，三炷香，一对蜡烛和十个酒盅。道士念完经，按惯例向神灵祝祷："某人之妻如今已有五个月身孕，他现在献上供品谢恩，求您保佑余下的孕期平安及生产平安，孩子降生后他将再次来谢恩。"

数娘奶

在所有供奉娘奶的庙里都有"三十六宫婆官"的塑像或是壁画，她们都是娘奶的助手或化身。道士在为小孩施行"过关"仪式时。也都要用上三十六宫婆官的挂图。如果孕妇想知道胎儿的性别，有时候会采用"数娘奶"的方法：把自己的年龄数字加上出生的月份数、日期数和时辰数，再加上计算时的日期数和时辰数，记住这个总数。然后开始依次数娘奶庙中三十六宫婆官的画像，周而复始，直到找出与数字对应的婆官是哪一尊。神像中的婆官多半怀中都抱着一个小孩，最后数到的那一尊神像手中孩子的性别与她腹中胎儿相同。如果该婆官怀中没有孩子，那就意味着神仙不愿意事先透露信息，或者更糟，意味着难产甚至死胎。

一些尚未怀孕的妇女也用上述的方法来推测自己能不能生孩子，先生男孩还是女孩。经常还有这样的做法，在开始数神像之前，她先对娘奶许一个愿。如果娘奶保佑她能生一个男孩，就将花钱雇人重描那张与她的数字对应的幸运婆官神像。

分娩

螃蟹

到了产期临近的时候，许多家庭会选择吉日做另外一种法事来祈求平安。据说这种法事是邀请两个专害产妇的女妖精前来享受供奉，另一种相反的说法则认为这个法事是为了驱逐这些害人的妖精。做法如下：设一张供桌，摆放八碗或十碗菜肴，以及香烛、鲜花和纸钱。道士口诵一种专门的经咒，把十根或二十根某种草剪成约一寸长，若干纸片剪出螃蟹形状，一齐放入焚化炉内焚烧。也有人用若干活螃蟹做这个法事，

在仪式之后拿到门外去放掉。这意味着把害人的鬼怪赶出门，或是让他们不敢在产妇临盆的日子进门来。为什么这种仪式中要使用螃蟹呢？据说螃蟹与这些鬼怪的名字在当地方言中谐音。

这种仪式结束以后，桌上的菜肴撤去，再摆放上一定数量的香烛、干果、酒和一杯清水，但不用荤食。现在，道士邀请地狱中的血池殿主以及其他各种鬼神莅临，接受孕妇和她丈夫的供奉。道士又如此这般地作一番仪式，祈求血池殿主在即将来临的分娩日保佑母子平安。抓一小撮香灰装进红纸袋，压在香炉下，在分娩日之前，要每天早晚两次上香点烛供奉，直至婴儿满月那一天的谢神仪式上取出焚烧。

抽傀儡

难产被认为是有恶鬼在阻拦孩子进入这个世界。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请来道士驱鬼。摆上一张供桌，三杯酒，五样干鲜果品，点上香烛，还要准备若干准备焚化的冥钱。道士在一番念念有词之后，冲到桌前重重叩击桌面约半个小时，然后画三张黄纸符，每张约两三寸宽，一尺来长。一张贴在产房的门上或床帷上，一张要戴在产妇的头上，还有一张烧成灰，冲上热水，让产妇喝下去。

如果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产妇十分痛苦，有生命危险，她的家人就会举行一个“抽傀儡”[①] 表演，傀儡中包括娘奶女神。有时候这种表演只用一个娘奶傀儡。傀儡且歌且舞，在产妇卧室门前来回表演一番，然后撤去。有时娘奶木偶要放在产妇身上，再移下来，反复三次。许多人都相信这种解救的方法十分灵验。如果这一番木偶表演之后产妇终于成功分娩，这个家庭就要在满月之后，正式地雇来木偶艺人，在家中或附近的境社庙里，上演木偶戏娱神酬谢。

车值符[②]

如果产妇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而胎儿还是无法生下来，有些家庭会采

① 译注：“抽”指操纵提线木偶的动作。

② 译注：“车”是福州方言，指原地转动。

用下述的方法：准备两张冥钱——一张金一张银，三炷香，一对蜡烛，在一个名叫“值符”的女神塑像前点起香烛。这个女神的塑像总是放在境社庙里的保生大帝前方，面朝保生大帝立着。胎儿产不下来一般都认为是因为胎位不正，现在请这位女神帮助胎儿挪正位置。上供之后，将神像反转过来面朝外，与保生大帝同方向。如果这样做了以后，胎儿果然产下来了，庙中神像的朝向也要马上再转回去。主家还要在满月之前供奉上谢恩的肉食、鱼和米饭。

有时候，婴儿出生后不吃也不哭，气息奄奄，人们认为是婴儿在出生的时候中了邪，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导致夭折。这要做一个与前述的请道士化符驱鬼非常相似的法事，不同之处在于那三张“符”的用法：一张挂在床帷上；第二张要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折成三角形别在婴儿帽子上，也可以缠在婴儿身上；第三张焚化成灰，泡在热水中给婴儿洗澡。

周岁前

洗三旦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由接生婆为婴儿洗澡，叫“洗三旦”。洗三旦要在儿童保护神——娘奶的神像前施行，让婴儿在十六岁成年之前得到娘奶的保护。在娘奶神像前设上一张供桌，上面摆放五至八碗菜肴，还要有鲜花、水果等，斟上酒，点起香烛，这是感谢娘奶先前的保佑。上供过的食物一家人分食。这一天，亲朋好友也会送来各种食物，如鸡、面条、糕饼等，表示祝贺。

婴儿洗澡之后，马上就要实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缚手关”的仪式。各家的做法有很大区别。有些家庭用红布条穿着某种古铜钱缚在婴儿的两只手腕上，这红布条与铜钱要留在手腕上十一天或更久。有的家庭只是在婴儿两个手腕上松散地绕上红绳，像是手镯一样。还有的家庭会用多样的银质小玩具，如小印章、小铃铛、小鼓、小哨子、小锤子之类，再加上一枚古钱币，整串挂在婴儿的手腕上。红绳两头各系住婴儿的一

个手腕，中间留下约一尺长。这些系在手腕上的红绳或红布条，以及挂在上面的铜钱和小玩艺儿等，至少要留到出生后的第十四天才取下。有的甚至要留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这期间如果布条脏了，取下再换上新的。

系在婴儿手腕上的铜钱是一种辟邪的宝物，至于那一串银质小玩艺儿则是表达对婴儿长大后取得功名利禄的祝愿。婴儿两个手腕系在一条绳子上是为了让他们不要顽皮，要听话，省得将来惹出麻烦，也警戒他不要乱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一个小孩儿太顽皮，往往会被问到："难道你妈妈没有给你缚手关吗?"意思就是如果小孩曾缚过手关，就不至于如此。

忌冲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还要这样做：在一张红纸上写"忌冲"两个字，仔细地包裹在一个小袋子外面，然后用红绳子扎好，挂在产妇卧室的门上。这张红纸和袋子内的物品能为婴儿辟邪。这个红纸包一般要挂十一天时间，在此期间只有参加过洗三旦仪式的人才允许进入房间。否则，婴儿会口舌生疮，将很难养大。

纸包内的小袋子中装着两颗柏树籽，这种籽儿是制作肥皂的原料；几根灯芯草，两支筷子，一两个葱头，两块木炭，一撮狗毛，一撮猫毛。婴儿父亲的一条裤子倒挂在床架上，裤腰朝下，上面贴一张红纸，红纸上有四个字，意思是让鬼魅钻进裤子，不要去害婴儿。门外挂着袋子里的猫狗的毛是防备猫狗的声音惊吓了婴儿。木炭会使婴儿强壮有力，葱头要让婴儿聪明有智慧，灯心草将使婴儿未来功名有成，那两颗柏树籽会使他干净整洁。到了第十四天期满"开冲"，挂在门上的红纸袋撤下，床架上的裤子也拿走。

多数家庭在这个时刻都会在卧室内的娘奶神像前摆上菜肴蔬果供奉一番，感谢娘奶的保育之恩。在此之前还不敢谢娘奶是怕婴儿在十四天之内夭折。

剃秽发

婴儿出生满三十天后，母子第一次走出卧室。这一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第一次给婴儿剃头发，即“剃秽发”。可以请理发匠来做，也可以家里人自己剃。如果是女婴，在娘奶神像前剃。如果是男婴，在供奉祖宗的公婆龛前剃。照例，还要点燃香烛，向娘奶谢恩。这一天要设满月酒招待亲朋好友。亲友们要带来礼金、挂面、银镯子、活鸡等。如果是头生儿，还要请道士来为婴儿做一个“过关”的法事。外祖父在这一天一定要带来婴儿的衣物、食物等礼品。礼品中必有的一项是约二十个彩绘的鸭蛋，通常还有松软的“剃头糕”，米糕上印着彩色的花卉图案，不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悼亡的专用色。鸭蛋上的图案有儿童、花卉、动物等，色彩鲜艳。外祖母在这一天也受到邀请，但士绅家庭的妇女总是辞谢邀请，只派仆人送来礼品。有钱人家在这欢乐的一天总要大事铺张，讲究排场。如果婴儿是家里的头一个男孩，那更是不得了。



图 20　满月剃秽发

亲朋好友在洗三旦和满月都送了礼，婴儿的父母在这一天回礼。回馈亲友的礼品中包括一种圆形的小面饼，面饼夹上煮熟的猪肉，实际上像是三明治，数量上多寡不同，少的十个就可以了，也可以多至百枚，这要看主人的经济能力，也大致与收到的礼物价值成比例。

坐轿车[①]

当孩子四个月大时，还要再谢娘奶，再办酒席招待送钱送食品祝贺的亲友，与满月的时候一样。这一回，外祖母的角色特别突出，如果她

---

① 译注：福州方言把婴儿椅叫作“轿车”。

不能亲自到场，送来的礼物也一定可观。如果经济能力许可，外祖母会花大钱送礼，有食物、衣物以及一把有轮子的婴儿椅，还有稀软的糖蜜。丰盛的食物先呈现给娘奶。幸福的父亲或祖父祖母给娘奶下跪磕头，祈求女神保佑孩子身体健康，好养好带，快快长大，夜安日醒，不哭不闹。然后全家老小与宾客一起分享供过娘奶和祖先的酒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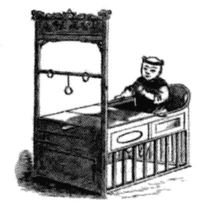


图 21　满四个月坐轿车

婴儿在满四个月之前一般不让坐在椅子上。在这一天的某个时刻，把外祖母送的糖蜜抹在婴儿椅的座位上，然后让婴儿坐下去，于是婴儿的屁股就粘在椅子上了。这么做的意思是让婴儿学会自己坐椅子，不要老是要保姆或母亲抱在手上。婴儿椅通常油漆得相当漂亮，挂上各种玩意儿。

婴儿也在这一天开荤，尝了一点儿供过娘奶和祖宗的肉食。此后，可以开始吃一点儿动物类食品。

抓晬

婴儿周岁的时候还要向娘奶谢恩。外祖母再送衣物、食品等，如果是男孩，外祖母的礼物中有帽子和鞋；如果是女孩，再加上银镯子和首饰。理论上谢神的供品是由婴儿的外祖母提供，如果她无法一一备齐所需的各项物品，就由女婿，也就是婴儿的父亲来补足，但名义上是由外祖母置办的。

开宴之前，在祖宗牌位前放置一个很大的簸箕，就像是农夫扬谷用的那种，上面放着戥子、剪子、尺子、铜镜、笔墨纸砚，一两本书，算盘，一两件金银器，还有水果，然后点燃香烛。婴儿穿上簇新的衣服，抱放在簸箕中央。现在要看他先抓起哪一样东西来玩。孩子的父母以及来宾们对这一时刻极为关注。据说，孩子首先抓起来玩的物件预示了他将来的职业、个性以及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孩先抓住了书本或是与文字有关的什么东西，如笔或墨，就说明他将会成为出色的学者；如果他

先抓住了戥子或金银器，那将来就会善于经商而富甲一方。

这里的孩子从婴儿期开始就学习崇拜偶像，这叫"教烧香"。在上述的膜拜场合以及其他因孩子而举行的仪式中，香烛点燃后，孩子就会被带到神像或祖宗牌位前，把着他的手作揖。有时孩子自己会上下挥动小手，也认为是在膜拜。



图 22　周岁抓晬



图 23　父亲教儿子烧祭

儿童期

以上说的都是孩子一周岁以内的风俗活动，下面还要谈孩子一周岁以后的情况。为行文方便起见，无论孩子是男是女，下面都用"他"来指称。

划脚跟

当孩子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习俗。当孩子蹒跚向前走时，家里人拿着一把切菜刀跟在后面，菜刀伸入孩子的两脚之间，或在孩子脚后方做砍切动作两三次，这叫做"划脚跟"。这样做是为了帮助

孩子走得更好，不至于两脚缠绊而跌倒。

过关

在孩子十六岁以前的每个生日，父母都会给娘奶神像上供，烧纸钱，以感谢她在一年中的保佑。这叫做“烧娘奶纸”，一般可以自己做，不用请道士。有些家庭除了给娘奶烧纸，还要请道士来家里做“过关”法事，大抵是因为孩子健康的特殊原因。

在福州人的头脑中和实践上，过关仪式是相当重要的。有些家庭年年都要做一次，也有的三年作一次，直到孩子满十六岁，做完了“出幼”仪式才罢。如果孩子的身体不好，多半会根据孩子的病情以及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每个月都做一两次过关，或一年中做数次。从洗三旦到孩子长大脱离娘奶的保护范围，从来不做这种过关的家庭非常少见。

过关通常需要做一整天时间。一群道士（从来不是佛教的和尚）会在早餐前后如约来到家里，用大小饭桌搭起一个祭坛。在最高的桌子上摆放香炉烛台和他们的各种偶像。在祭坛后面张挂三幅挂轴，上面画着三十六宫婆官，处在中间突出位置的是娘奶。在房间一隅设一张供桌，上面有五盘、八盘或十盘荤素菜肴，以及干鲜果子等。一个道士边摇铃边诵经，另一个打鼓，还有一个击钹。道士嘴里反复念叨居住在周围乡村、最关心孩童福祉的娘奶和各位婆官的名号和地址，邀请众女神莅临现场。

通常是午后的某个适当的时候，是众女神的进餐时间。除了八盘或十盘菜肴，还准备了一大盆热水、毛巾、扇子、梳妆盒、簪花等供女神们餐前使用的盥洗用品。道士再次摇铃、敲鼓、击钹、念祷辞，邀请女神们登席用餐。

下午，在屋子前部靠近露天的地方设一张“天前桌”，桌面上放一个米斗，斗中放着各种物件。桌面上还有七小堆大米，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每个米堆上还放一盏油灯。香烛和油灯点燃，一个道士站在桌前，其他两个分站两侧，开始做一种叫“拜斗”的仪式。

接近傍晚时分，终于可以“过关”了。“关”像一个门框，七尺高、

两尺半或三尺宽，竹子做的，外面用红白纸裱糊。室内家具挪开，在屋内正中央放一张桌子，四周留出空间，让道士和参加过关的家庭成员能一次又一次地绕着桌子，重复地钻过这个关。一个道士穿着五彩斑斓的裙子，头上戴一顶形状非常特别的头饰，一手拿着铃铛，或执一柄上挂小铃的宝剑，另一手拿着牛角号，在关前念念有词，他在这一场祛病驱魔、保护孩子的魔法表演中扮演娘奶角色，家长召集来家中全体小孩子，把还未学走路的或患病的孩子抱在手中，其他的孩子依次跟随，每人手中拈一支点燃的香火，道士吹响了号角，慢慢地穿过关，然后是抱着孩子的家长，其他的小孩也都依次进行。此时其他两位道士在一旁敲鼓击钹。领头的道士向空中挥舞他的宝剑，或挥舞一条鞭子，仿佛在抽打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关被移到房间的一角，道士、家长和孩子们照样依次过关；然后再换到屋子另一角，也是如此这般。屋子四角都做过了，关最后又放回屋子中央，再过一遍。然后把这个关拆散，放在宅内天井里或大门外的街上焚化。

做过关仪式的时候，总要用一个约一尺高的木偶来代表那个最需要特别保佑的孩子。如果施行过关仪式时孩子病得很重，不能抱在手上，就把这个木偶放在托盘中由家长端着过“关”。木偶的背部写上所代表的孩子的名字，用过的木偶在仪式过后就放置在卧房内娘奶神像的脚边。如果孩子在十六岁之前夭折，这个木偶就会跟遗体一同放进棺材埋葬。如果孩子平安到了十六岁，这个木偶就没有用了，可以作为玩具。

家里做过关，其他参加的孩子也都将受益，有时表兄弟姐妹也都叫来参加仪式，分享这种福分。有病能治病，无病能健身，长命百岁。做这个仪式的花费大约要用十个或十二个银元，是一件很能显示家庭经济实力的体面事。

这场法事接近终了的时候，有些家庭还会设供款待下界的孤魂野鬼。供品通常是青菜汤、米饭、两三个面饼、三小碟荤菜，还有纸钱、冥衣等。点燃香烛后，一个道士摇铃念经，然后烧化纸钱、冥衣。据说这些下界的鬼魂对世间各种事情的成败有重要影响，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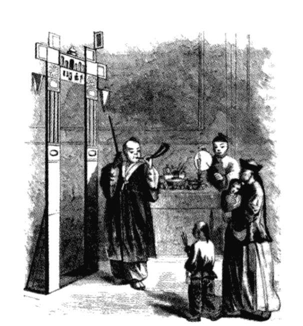


图 24 过关

多父母为了孩子的利益尽力与下界保持有好的关系，所以在过关之后也向他们上供。

贱名

婴儿在满月时剃了秽发后，许多父母就让孩子的头发留起来。男孩子在头顶正中留一块桃形的头发绺，这叫“留囟桃”，直到八九岁、甚至十六岁成年。女孩在头部两侧或一侧梳小辫。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样留头发有什么道理，有人认为是为了保护婴儿头盖骨中柔软的部分。大家都觉得这样好看、吉利，有益于孩子的健康。

如果婴儿的父亲或母亲死了，孩子就不能留起头发，要剃光头直到七八岁。有的孩子是父母婚后多年才得到的头生儿，为保证这个心肝宝贝能健康成长，他们把孩子“送给”神灵或和尚，七八岁前也不让他留头发。有人还要给孩子取各种贬损的贱名，如“和尚仔”、“乞食”、“粪扫”[1]、“泥土”等，这样贬损侮辱孩子的目的是想迷惑妖魔鬼怪，让鬼怪认为这孩子一钱不值，没有必要加害于他。

① 译注：“乞食”指乞丐，“粪扫”指垃圾，这些是福州方言词。



檐前奶

中国人相信床、屋檐、卧室等都各有神灵管着。如果孩子身体不好，他们就会有规律地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给这些神祇上供、烧纸钱，叫“烧月钱”。这时候家长会把孩子都召集来跪在神像前面，祈求让孩子们平安无事，快快长大，不吵不闹，乖乖睡觉，吃饭胃口好等等。房子四周屋檐下多是石板地面，檐前奶专门保佑孩子不至于在这些地方摔倒。卧室女神则能使孩子听话不吵闹。

娘奶诞

农历正月十五是娘奶的诞日。所有已婚妇女和接生婆都会出钱出力参加庆祝活动。许多妇女在这一天到庙里去求得娘奶的福佑。福州还有一个风俗，接生婆会在这一天拜访近十六年来她接过生的附近人家，征集捐助。捐赠数根据各家具体的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数十文或数百文不等，各家通常还会送一对蜡烛、一束香，若干代表金银的大张纸钱和鲜花。只捐钱也行。她回家后香烛、纸钱就烧了，钱留下来准备做“过关”的花费。这个过关法事是为所有她帮助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做的。她会给有关各家庭一份过关的日程表，各家填上孩子的姓名、年龄后再退给她。这份日程表将在过关的某个环节上焚化。这个过关仪式是由她出资并在她家的娘奶神像前施行的。想来娘奶对她的家应该比较熟悉，也会更重视她代表众多小孩利益的祈求。

拜斗

农历八月十四、十五两天，经常有叫做“拜斗”或“忏斗”的法事。孩子生病的家庭几乎都会做这个法事，但说法却很不相同。在他们的解释中这个“斗”有“南斗”和“北斗”之分，是两个不同的星座。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上供时如果需要指明是哪一个，就要在纸上写出名字。从图片上看，这是两个表情阴沉的老人。北斗是专司寿命的神，他握有一本书，每个人大限来临的时间都写在上面。南斗则管每个人的生计钱财，决定你一生中能赚多少钱。换一句话说，一个管死，一个管

生。拜斗一般在儿童生日那天举行，成年人生了病也做。农历八月中旬通常都是为了家中孩子做的，祈求孩子长命富贵。

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个古时候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小伙子在街上遇到一个老人，名叫管路，是算命先生。他对小伙子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可惜命太短了。"小伙子就问自己能活到多少岁，得到的回答是十九岁。小伙子吓坏了，因为他马上就要十九岁了。他回家大哭，并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很伤心，她叫小伙子再去老人那里问个究竟。小伙子找到那个算命先生，得到的指点是：准备一盘腊肉和一瓶酒，带到某座山的顶上，那儿有两个老人在下棋。把肉和酒放在老人身边，不要说话，耐心地等待这盘棋下完，然后就可以上前请教。小伙子照办了。到了山顶，他果然发现了两个老人在下棋。他一言不发地放下肉和酒，在一旁等着。老人全神贯注地继续下棋，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一旁等候的小伙子。直到棋局终了，他们似乎觉得饿了，就吃了摆在身边的肉和酒。等到他们吃饱喝足，小伙子才上前向他们述说自己的不幸，一边说一边哭，求他们不要让自己死得这样早。下棋的老人听完，取出身边的书，查看小伙子的记录，果然是死期在即，就拿笔在"十九"前面添了一个"九"字，变成了"九十九"。然后他们命令小伙子回家去，找到那个算命先生，警告他不可将天机泄露给凡人。小伙子千恩万谢后回家去，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母亲。那两位老人正是南斗和北斗。

拜斗的供品不是腊肉，而是水牛奶干酪的丸子，类似荷兰奶酪，也用一种芝麻混合蜂蜜的糖果，莲藕，面条，荤菜数盘，七碗豌豆汤，十盅酒，三杯茶，这些都摆放在一张桌子上。桌上还放一只装了半斗米的米斗，顶上装饰花哨艳丽，斗的外面描画着北斗七星的模样，斗内四角安放着如下一些器具：一个厘戥匣子、一把尺、一把剪刀和一个铜镜。用十支筷子绕着米斗作放射状摆放。当然还有一炷香、一对蜡烛和一盏油灯。还有一个木偶代表那个要为之祈福的小孩。

拜斗的时候有一个道士在桌旁念一会儿经，然后便起身到别家去，每家都如此这般地念一会儿经。因为这一天，很多家庭都要做这个法事为孩子祈福。

祈圣

在春季的某个时候，通常是农历四月，书塾的先生要请学生吃饭，并举行祭拜孔夫子的仪式。每个学生都要根据惯例给先生送红包，这些礼金至少应该够酒饭的开销。由于没有一个孔夫子的塑像，就在一张不足盈尺的红纸条上用毛笔写上“万世师表”贴在书斋墙上代替。在这张红纸前面摆一张桌子，上面有香炉和烛台。等一切准备停当，先生点燃三炷香，也点燃蜡烛，然后跪在桌前，两手着地，慢慢地磕头点地三次，然后起身。他的学生们也一个接一个照样磕头。完了以后，供桌上的酒菜转移到其他的桌子上，师生一起同席聚餐。餐前先生还要给每个学生送一柄白纸扇，上面可能有先生题写的古典经籍中的警策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先生还会拿出一些玩具，这些玩具以形状和色彩区分，分别代表秀才、举人和进士三种学位，学生们掷骰子排序来挑选玩具。这些玩具都很吉利，祝愿学生们将一步步获取功名。

一个中国的孩子第一次迈入学堂，他都要带上一对蜡烛、一束香和一些纸钱。在写着孔子的许多荣誉称号的纸条前点燃香烛，焚化纸钱，学生跪拜或鞠躬。这叫做“上学”或“拜圣人”。

谢娘奶

每一个孩子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家里都会举行一个成年仪式。这个仪式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过关非常相近，只是更隆重，更夸张。道理是这样的，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都已经成年。在这个仪式之后，他们就脱离了儿童守护神——娘奶的保护范围，进入成年人的世界。这个仪式通常叫做“谢娘奶”，感谢她十六年来给予的种种庇护。

有些家庭不在孩子十六岁的时候谢娘奶，而是故意推迟一两年或提早一两年。这是因为他们要安排孩子晚一些或在十六岁之前结婚，最好是做过这个仪式不久就结婚。也有些家庭由于非常贫困，或其他什么原因，在孩子十六岁时没有任何庆祝活动。一个人如果在十六岁之后犯了法，就要受处罚了。在十六岁之前犯法的孩子关在监狱里待到满了十六岁才能合法地处以刑罚。

孝顺

孩子满十六岁就算成年了，在法律上脱离了父母的监护。但只要他的父母还活着，中国的传统礼教、现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都要求儿子继续服从父母的管教。无论儿子到了多大岁数，读了多少书，赚了多少钱——除非当了朝廷命官——他都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命令和意愿，不得稍有违拗。如果当了官，他就离开了家庭而为国家服务，则听命于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就不能再管他了，但他仍然要遵从习俗，尊重父母。在私人生活领域，只要父母还在世，一个男人永远不能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无论他挣下多少钱，都不允许自己留着，或在没得到父母许可的情况下花掉。他的薪水都要上交父母，而父母命令他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必跟他商量。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一般情况下父母还是会跟儿子商量，也多少会考虑晚辈的意愿。

女儿嫁出去之后，就不再受自己父母的管束，但如果公婆还在世，就要听公婆的。媳妇之与公婆，地位与奴仆差不多。对公婆的意愿和命令她不能有丝毫违拗、抵制和不顺从，就像未嫁前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公婆虐待媳妇是司空见惯的事。

儿子满十六岁以后，如果父亲去世，他可以全权处理家庭的一切对外事务，除非他的母亲是一个强悍的女人。古训是妇女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项的条件是儿子已满十六岁。夫死从子不可理解为儿子可以欺负、伤害寡母。不孝既不容于社会习俗，也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如果儿子极端不孝，父母可以告到地方官府，让官府来管制、处罚他们，但这种事情很少发生。社会的强烈谴责以及法律对忤逆不孝罪的惩罚，使得任何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人敢对父母不敬不孝。对于不孝的儿子，父母哪怕将他私刑打死，也少见或从来不见官府来追究。有权插手这一类事情的只有母舅。如果父亲或母亲把不孝的儿子送官要求惩处，特别是被冒犯父母要求施以死刑一类的重惩时，母舅就有权参与裁决。可以肯定地说，县官不会在没有听取母舅的证词和意见之

前，仅根据父母的请求就将犯了忤逆罪的儿子鞭打至死。母舅也有义务就忤逆罪到衙门提供证词。

在处理忤逆案件时，知县会向作为原告的父母方说明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刑罚后果，也可能对被告进行训诫。但如果父母方执意要求惩处，县官无权拒绝。判决要根据父母方的诉求，或者在大堂上鞭打，或者戴枷示众。如果惩罚之后儿子仍然不思悔改，其父母可以再告，这种情况下，县官就必须在征求母舅的意见后，下令把被告的儿子拖到衙门前的照壁下鞭打至死。

如果儿子谋杀了父亲或母亲，一旦定罪，惩罚就不仅仅是杀头，而是凌迟处死。他的房子要被夷为平地，还要深挖数尺。左邻右舍也都要连坐判重刑。他的蒙师要判死刑。当地县官要被罢免，该省的总督、巡抚要降官三级。这一切惩处都是要强调弑亲是一种滔天大罪。

对忤逆不孝的惩处以及对弑亲罪的株连处罚都反映了公众对这类行为的态度。

一个中国的孩子从出生的第三天直到成年，一直有迷信习俗相伴随。如果他没有皈依基督，肯定会在他的家里延续这些习俗，用同样的方式来抚育他的孩子。

第六章　疾病习俗



当中国人生了病，经常求助于他们认为对所患疾病有特殊控制能力的男女神祇，在神像前烧香，祈求快快康复。如果病好了，自然归功于神灵保佑，就要置备酒席祭神，花费大小视家庭经济能力以及求神的事项属性而定。如果病人死了，却不会归咎于神灵，只不过将原来计划中的酬神筵席免了。死亡原因简单归结于寿数已尽，而病愈却没有解释为寿数未尽。病死了是因为天意如此，病愈了却是由于掌管疾病的神灵的善意。他们不明白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一样是取决于天意——都在最高主宰的掌握之中。

祛煞祛邪

如果一家人接二连三地得了病，人们经常归因于煞神作祟。他们似乎是认为有一种神秘而有害的力量存在于这个家庭内部，导致了疾病发生。于是就有些人要做一个法事，祈求神灵尽快排除这种邪恶的力量，解救危在旦夕的病人。这个法事要请来几个道士做一天一夜，如果钱多就做三天三夜。要先立起一个祭坛，上面摆放各种神像、烛台香炉以及各种祭神用品，通常还有丰盛的酒菜。道士摇着铃铛念经念咒，绕着祭坛走。这些活动都认为有助于辟邪去煞，让病人康复并从此保持健康。

如果有人平时都很健康却突然患了头晕、眼疼，或手脚不能自如，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中了邪，必须马上采取祛邪的措施。在病人的房间靠窗处摆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三杯酒、一盘五果和香炉烛台等，还要准备大量纸钱。请来一个道士念咒祛邪。据说道士有时会调遣一个无头鬼来协助这项重要工作。香烛点燃，道士手里拿一个铃铛，一边摇一边念咒。还要有一碗清水，他用手指头沾水弹在供桌、法器和病人身上。道士还准备了一沓符纸备用，还有根小木棍，念咒的时候隔一会儿就用木棍抽一下桌面。适当的时候烧纸钱。法事临近结束时，他画了三张符：一张贴在房间门上；一张贴在病人身上，如果是女病人，则贴头顶上；第三张符烧了，纸灰用热水泡了让病人喝下去。有的时候，道士会要求把三张符中的一张贴在病床的床帘上。总之，怎么做都由道士说了算。有时经这么一折腾，真的消除了原本就不重的症状，病人用不着延医买药就康复了。

请将军箭

如果家长得了重病，请医生看过并吃了药也不见好转，那就可以断定是被某种鬼祟纠缠住了，这就要请神灵帮助。他的妻子或子弟中的某个人披头散发，披一件白袍，到某个法力强大的神灵庙里去求助。这人手里拿着点燃的香火，在路上隔不远就跪下来哭一阵，表示情势危急。到了庙门前要先击鼓，此举是向神灵通报有人紧急求助。进入庙里，赶紧在神灵座前点上香烛，跪下陈述请求事项：某某人重病危在旦夕，家中有老有小都要靠他供养等等，恳求神灵发一支令箭救急。那支箭长不到两尺，上面写一个"令"字。它代表神灵的命令，令作祟的鬼怪快快离开受其困扰的病人。令箭带回家中，竖直地插在桌子中央的香炉里，或插在预先准备的架子上。然后每天烧香点烛祭拜，直到病人康复或病故。如果病人康复了，这家人就要准备一桌酒菜，连同那支令箭送到庙里谢神恩。如果令箭没有发挥作用，病人最终还是死了，也要把箭送回庙里，同时送一些对神灵表示敬意的香烛、纸钱，否则可能会惹神灵生气。酒菜则可以免了。

人们认为，人死了，有时鬼魂却仍在世上游荡。当这样的鬼魂遇到他（或她）生前的配偶，就会投附上身，导致她（或他）得重病。这个病因有时可以通过病人自己口中说出的话（或者应该说是鬼魂借病人之口说的话）得到确认。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人就要发愿为鬼魂做一个超度，或是请一个巫师来家中捉拿作祟的鬼魂。如果做了这些都不见效，也要如上述介绍的那样去庙里"请将军箭"。

犯神明

如果某人突然间得了怪病，家里人认为是由于他的某个言行无意中得罪了某位不知名的神灵而遭到惩罚。于是，家属手执三支香，在病人身边急切而恳挚地祈祷，内容大概是"此人究竟得罪了何方神圣，恳求神灵通过他的口明示，我们将马上去庙里谢罪"。经常病人自己会说出（或是被冒犯的神灵借他的口说出）某年某月某日他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什么神灵，他的灵魂已经被拘禁在冥府下界的某处接受惩罚云云。这

样，他的起病原因就可以认定了。马上就要准备一桌酒席，连同香烛纸钱，到该神祇的庙中献祭赔罪，以期得到宽宥，从而使病人康复。

如果这个方法不奏效，有时还得靠占卜。用一个龟甲、三枚古钱占卜，来确定是哪位神祇被冒犯了，要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才能得到宽恕。

这里的人们普遍相信，如果谁侮辱了菩萨神像，就一定会肚子痛，或什么其他部位痛。所以当有迎神活动的时候，街上所有人——包括那些无关的路人，甚至是由于交通被堵塞而满心不高兴的人——都对抬着巡游的神像恭恭敬敬。

经常听到人们说起，某个小孩生了病，是因为冒犯了称为“娘奶”的儿童保护神。或是某家的丈夫或妻子得病，是由于得罪了名声不佳的妓女保护神①。这一类的病例总是以向被冒犯的神灵献祭三牲和香烛纸钱才得到宽宥而好转。

解冤结

如果某甲忽然得了重病，身体某一部位剧烈疼痛，或是他的生意出了毛病，蒙受了巨大损失，此类不幸事件经常归咎于已去世的某乙鬼魂作祟。原因可能是某甲，或是某甲的哪个先辈，在某乙的生前或者死后曾加害于他，现在他认定某甲应该对此负责，进行报复。既然猜测到了是这个原因，某甲的家人就赶紧准备几套纸冥衣，一把微型纸伞，几双小草鞋和一大张纸，同时备下献祭的肉食和香烛纸钱。请来几个道士，反复念解冤结的经咒。这个法事可以在某甲家里做，也可以在庙里做，按惯例焚化那些纸制品，点香烛供酒菜，目的是抚慰某乙的鬼魂，求他离去。如果不这么做，唯恐某乙的冤魂不依不饶，要不停地给某甲一家甚至他的子孙后代制造麻烦，直到他感到心满意足才罢手。有些普通民众自己也会念解冤结的经咒，据说自己家里人念的咒也跟职业道士念的同样有效。佛教的和尚极少或从来没有做这种解冤结的法事。

---

① 译注：即白眉神，其塑像白眉赤眼，骑马持刀。

医神大王

如果某人生疮溃烂，剧烈疼痛，或眼睛红肿，他的家人就必须替他去请医神大王。方法是这样的：据说医神大王耳朵很聋，到了医神庙后，在神像前点上香烛，要先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唤起他的注意：先挠一挠神像的耳朵，然后再对着耳朵大声陈述请求事项，说的时候还要用手在神像身上挠病人发生病痛的部位，这样医神大王就不会因耳背而弄错。做完这些，就可以从神像前的香炉里取一些香灰带回去给病人，这香灰就代表医神大王，因此必须恭敬地对待，用红纸包好，放在香炉里，每天再点上香烛跪拜。如果病人身上的病痛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就是因为医神大王的神功。此人必须在病好后亲自去庙里谢恩。原先请来的香灰要带回去还给神灵，还带上五样或十样素菜，以及香烛纸钱等。这位医神大王是素食主义者，不吃肉。

十保福

如果有人得了重病，吃了药也不见好转。从十家亲戚朋友中各请来一个男人帮助他，作为他的“保福”人。这十家人每家捐出一百文钱，交给病人家属。这笔合凑的钱要用来做一个法事当然远远不够，差额都由主家补足。要买来很多食物准备在庙里办一个酒宴，如鸡鸭鱼肉蛋，还有水果、酒水、糕饼等。先祭过庙里的神灵，求神灵保佑病人康复。还要请几个道士念经以及做各种必要的仪式。结束时，这十个保福朋友和道士们以及其他受邀前来的客人一起享用酒席。家人的代表带回去一个米斗，里面盛了一些米，十双筷子沿斗的四周竖直插着，斗的四角分别盛着一把剪刀、一个铜镜、一把尺、一个厘戥匣子。斗的中央放一盏点亮的油灯，还有三支香、一对蜡烛，都点燃着。最后还有一个小木偶，代表那个需要保护的病人。

此人一回到家，就要赶快从斗中取出一些米，煮粥让病人喝下去。斗内其他东西都不动，就摆放在病人房间里。一定要让油灯和香烛一直燃烧到油尽灯枯，自然熄灭，否则很不吉祥。

夺魂转竹

病人眼看着就要死了，有的人家用“夺魂转竹”作为最后的挽救手段，请几个道士在庙里为他念经。与此同时，病人家中做另外一种法事：取一根约一丈长的竹竿，竿尾部必须仍带有青翠枝叶，用红布条缚一只白公鸡，吊在竹竿末端。另外找一件病人最近穿过的外套，用一把两尺长的木尺穿在肩膀处，在尺子中间系上红布条吊起来像个衣架，再在领口上挂上一个铜镜，仿佛人头，整个儿也吊在竹竿的末端。由一个人扛着竹竿，站在离家不远的某处。一个道士在旁边摇着铃铛，呼唤病人的名字，并反复念招魂的咒语，目的是将病人的魂魄收到挂在竹竿上的衣服中去。白公鸡和铜镜也起着某种重要作用。一会儿之后，有人看到竹竿在持竿人的手中转动了，这是魂魄归来的明确信号。要赶快回到病人家里，把衣服从竿上取下来让病人穿上。如果病人已经无法穿衣了，也要覆盖在他的身上。



图 25　夺魂转竹

这里应该解释一下：人们认为濒危病人的灵魂已经出窍，但还在附近游荡。以上描述的法事就是要促使灵魂投附在病人穿过的衣服上，然后就能把它再传送回躯体内，并且希望它就会留在那里。

烧替身

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常用来对付小孩的头疼脑热等无关紧要的常见小毛病。孩子的父母找一本据说流传了很久的书，该书作者是个有名的法师。那本书上面列了很多日期，每个具体日期下说明小孩出现了什么症

状，要如何治疗等。病童的父母按图索骥，先查找自己孩子发病的日子和时辰，然后看所描述的症状是否相似。如果症状相符，他们就会根据书中的指导来判断是什么邪鬼造成了疾病，用什么办法可以驱鬼。例如：去买一定量的白色和黄色纸钱，准备一张画，画上有一匹马和一个男孩或女孩。这本书上有这样的图片，可以用一张薄纸覆盖在书页上摹写下来，然后焚化。在这本类似家庭医生手册的书上还会详细指导家长在焚化纸片时，脸要朝着东面或是西面、北面、南面，是否还同时要准备菜肴糕饼祭鬼，等等。

家中有人病重，可以做“祭太岁”的法事：用纸剪一个十分粗糙的人形，粘在篾条上作为病人的替身。用纸折一百个金元宝，盛在一个晒谷子用的扁平竹筐里，把纸替身也插在中间。竹筐里还放着一个盘子，盘中盛一块生猪肉，一枚鸭蛋，一点儿鸡血，一个面饼，都是生的。筐里还有三杯酒和香烛，这个筐要放在桌下。桌面上另摆香炉烛台，供上五碗或八碗荤素菜肴。点燃香烛后，道士开始念经念咒。然后病人的家属拿起插着替身的筐子慢慢地往门外走，走的时候要保持替身正面朝外。道士在其身后发出敕令，命令造成疾病的鬼物快快离开。然后道士也跟着走到外面街上。两人站定之后，道士用嘴向那人连同他手中的筐子和插在筐内的替身喷水。然后点火把替身和元宝烧了。最后大家一起把祭过太岁的酒菜吃了。这个法事的目的是让替身带走妨碍病人康复的鬼物。

上刀梯

有的人家请来一班道士为家中病人做法事，念经念咒，还要上刀梯。刀梯是临时扎的，梯子的每一级都是长刀，刀口向上。一个法师赤足逐级攀上去，到达顶部时停下来念一些解除病痛的咒语。上刀梯的目的是吓走作祟的鬼怪，也希望神灵也因此怜悯病人，帮助他迅速恢复健康。这个法事不常做，可能是担心不慎伤了表演人。



图 26　上刀梯

请珠妈

福州人非常害怕家里小孩得水痘[1]，受到广泛崇拜的珠妈女神专门对付这种疾病。小孩患水痘的过程中，家里或多或少要做一些祭神活动。



图 27　珠妈女神

普遍的做法是在病童身上出现水痘后的第三天，家人一定要去包子铺买回十个发酵的生面团。回家后放入蒸笼中蒸，面团迅速膨大数倍，取出来供在珠妈神像前。此举叫做“炊暄”，是请珠妈运用法力，促进水痘变红、灌注痘浆、膨胀凸起，就像蒸笼中的

① 译注：福州话称作“水珠”，所以女神称为“珠妈”。

面团一样暄起来。过两天，同样再买十个面团做一遍。再等两天，再重复做一遍。据说水痘初现后的头七天是病程中最关键也最危险的阶段。

到了第九天，要向珠妈谢恩，感谢她让孩子病情好转，供鸡鸭鱼肉等荤素菜肴。如果到了第九天孩子的病情还不见好转，谢恩就要推迟进行。如果孩子没有熬过来，死了，就不谢了。

在出现水痘后的头七天内，如果下雨打雷，家里要有个人在响起雷声的时候敲鼓或者打锣，雷声持续多久就敲多久。敲鼓的人往往闷着头一直敲，所以还要有一人在旁边提醒他何时可以停下来。此举是以锣鼓声掩盖雷声，以防备雷声震破了水痘。也有人解释说，是预防雷声吓了孩子，孩子在惊慌中可能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导致水痘破裂。还有人认为是因为雷声会导致水痘在发透之前就萎缩干结，锣鼓声可以起到对抗雷声的作用。

到了第十四天，家里人拿来一把黑豆放在铁锅中炒至焦酥，然后供在珠妈神像前。患水痘的孩子也抱来，坐在一个竹篾编的大筛子里。在孩子的头顶上放一小块红布，然后取供过珠妈的黑豆倒在红布上，任由豆子滚落。这个仪式叫做“炒焦”，祈盼水痘尽快结痂脱落。干结后的水痘看上去与黑豆有几分相似，也许这就是该仪式的设计原理。

得知某家孩子患了水痘，亲戚朋友往往会送来慰问的礼品，例如几个甜糕，一两斤白糖或白枣，一捆木薯，或两三斤火腿。这些礼品表达了他们的同情和关心，希望病童尽快脱痂痊愈。送这些礼品的时间是在病童身上发现水痘后的第二周，即病程的脱痂期内。

如果孩子的病如期好转了，就要给送过慰问礼品的亲友回礼，表达谢意。回赠的礼品主要是夹肉面饼——一种中式三明治，数量从一二十个至上百个不等。

通常从发病算起满一个月，孩子就完全康复了。此时，家里要用丰盛的酒宴向珠妈谢恩。贫困的家庭只能用简单的供品表达对神灵庇佑的诚挚感激，谅仁慈的女神也不会介意。

当孩子患了麻疹[①]，家里人一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向麻疹女神——

① 译注：福州方言称为“出瘙”，所以女神称为“瘙妈”。

“瘟妈”求助，求她保佑孩子平安。瘟妈通常没有神像，只有一张写着她的名号的纸条作为代表。孩子患病期间要不时祭拜，孩子病好后更要谢恩。

瘟神五帝

1858年夏季，福州突然遭受霍乱袭击。几天之内，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极大的恐慌。被传染上的人往往在半天内就一命呜呼。霍乱的症状是剧烈的呕吐和腹泻。病情迅猛，病人几乎必死无疑，以至于竟有这样的事情：病人还没死就被连同寿衣棺材一起抬到坟墓边等候下葬。

人们相信瘟疫是由五个瘟神——合称“五帝”——掌握的。把瘟神称为“帝”体现了普通民众的畏惧心理。经常听到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小孩说“五帝要抓你”，意思是“你的肚子要疼了”。供奉五帝的庙宇很多。庙里还有一些其他配神，即五帝的属下。

迎神游行通常在每年的七月份至八月初进行，是各街区自行募捐组织的。目的是祈求五帝保佑，消灭或至少是阻挡往往在夏季迅猛蔓延的瘟疫。为了这个值得赞美的心愿，当地人不惜慷慨解囊支付这一笔估计是相当可观的费用。

抬着五帝出街巡游只在夜间进行，持续到近半夜时分。五帝出街巡游乘坐豪华的八抬大轿，带着“长柄鬼”和“矮八鬼”，还有一大帮人自愿充当旗牌官、喝道、传令等扈从。

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柄鬼和矮八鬼形象，外国人往往根据他们俩的身材和颜色分别叫他们“高白鬼”和“矮黑鬼”。前者约一丈高，身子是一副竹架罩着白色的长袍，有脑袋、手臂和手掌，但没有脚。游行的时候由一个人充作“神脚”钻进长袍，扛着架子走。他的脚从袍裾下露出来，他的头从神像胸腹部的一个窟窿中露出看着走路，这样就不至于在游行时撞上什么而摔倒。矮八鬼约四五尺高，十分臃肿，浑身漆黑。内部同样是一个人扛着竹架子，在帽子顶上开个窟窿往外看。这一对鬼役的形象狰狞可怖，外国人头一次见到时往往大惊失色，恼羞成怒。

游行队伍举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灯笼，灯笼用小蜡烛点亮。有的

灯笼形状像是官员使用的遮阳伞，不停地转动。如果只是作为玩具看待，非常漂亮。有的灯笼的形状像官员仪仗中的长柄大扇子。也有许多大人小孩用竹竿挑着普通的廉价灯笼，有人拿着火把。队伍中还有一些人拼命敲锣打鼓，乐队吹奏各种乐器。抬着五帝神像的轿夫满脸庄严肃穆，轿前有点燃的香烛引导。大人小孩跟着队伍焚香祝祷。



图 28　高白鬼

人们也把其他的神像抬出来游行。各街区的境社庙里供什么神就抬出什么神。为迎神游行捐了钱的人有权要求游行队伍从他家门前经过，人们相信这样能确保他的家庭不会遭到瘟疫袭击。

这种迎神游行除了在街区范围内的街巷逐一穿行之外，经常还与相邻街区的同类游行队伍在大街上会合。于是，锣鼓越敲越欢，激动的叫嚷声震耳欲聋。据说这样就能把一个街区里隐藏的瘟疫驱赶出去，你也赶我也赶，大家都来驱赶，瘟疫就会被彻底从城内城外清除干净。



图 29　矮黑鬼

五帝巡游通常在八月上旬结束，届时，在闽江边焚烧几十条纸船。这种纸船每条长七八米，用竹子扎成骨架，裱上五颜六色的纸，颇为好看。

纸船扎好后先存放在五帝庙里，出海当天，在纸船前点起香烛，和尚或道士念经咒，上供，敲锣打鼓。到天黑，游行队伍提灯笼、执火把，抬着纸船穿街过巷送到闽江边。在焚化纸船之前，长柄鬼和矮八鬼等开始绕着纸船飞跑一阵，最后虔诚地在纸船边并排跪下，直到纸船被点火化为灰烬。

五帝巡游和焚烧纸船等所有活动的意图，都是凭借五帝法力，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瘟疫都集中起来送出海。但是这种“卫生防疫”措施后来被证明并没有达到效果。1858 年夏季出海之后没有多久，当人们还沉

浸在神灵庇护免遭瘟疫的喜悦之中时，霍乱爆发了，恐惧迅速蔓延，喜悦变成了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声称自己曾被神灵附了体，从五帝那儿得到消息：霍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纸船所带的盘缠不足，所以又返回来了；也有人说是因为那些船还太小，不足以承担使命，所以不得不返回卸下一些“货”。根据这些信息，五帝庙的香会又活跃起来，重新募集捐款，再次抬出五帝上街巡游，再次造船送出海，期望这一次能够确保各街区从瘟疫造成的巨大恐惧中解脱出来。

这样一种奇特的卫生防疫措施甚至不能够保住施行者本人，许多迎神游行的积极参与者自己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霍乱。但人们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每年最炎热的月份里，五帝巡游仍然轰轰烈烈地进行，似乎是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做，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会更多。

各阶层的居民似乎都对这种迎神游行很感兴趣，并且身体力行地支持赞助这种活动。持续整整六个星期的迎神活动的花费巨大，但是瘟疫仍然继续肆虐了数周时间。而人们似乎仍然对神灵保持狂热，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花费更多的金钱，制造更多的喧嚣。

赛会还愿

每年的春季与秋季各有两天，市内以及南台的街道上有数千人参加为还愿而进行的迎神赛会。抬着游行的是本地最显赫的两尊神偶——省城隍和东岳泰山。

经常是因为自己或父母生了病，人们对神灵发愿，说如果神灵保佑能够病愈，将在数年之内在迎神赛会上怎么做。在预定迎神赛会的日子到来之前几天，要还愿的人去那个组织游行的庙里报名申请，报上名字以及所求事项，庙祝把这些登记在一个本子里。申请者每人还要付约相当于十美分的钱，得到一张票，上面填写了申请者姓名、所求事项，还有申请日期和一个编号。同时还发两张白色的封条，上面也写着编号。

有些人许了“礼朝拜”的愿。到了游行的日子，带着小板凳早早地来到街上。凳子面上交叉贴着从庙里得到的两张封条，凳子一端钉了一个突起的钉子，钉头上有个眼儿，是准备用来插香火的。这些人都穿着

整洁的短上衣，脚下是草鞋，头发上别着一张黄色的符。有些人的脖子上挂一个搭袋，垂在身子两侧，里面装着备用的线香。他们走在迎神队伍的前面，与神轿的距离可近可远，有时甚至隔了好几里地。他们走几步，就转过身子，面朝神轿将要过来的方向，双手抓着小板凳跪下，通常没有真的双膝着地，只是屈膝做做样子。凳子的一头插着点燃的香火，先将这一头对着自己，然后转过来对着神轿来临的方向。然后站起来，先把凳子举得齐头高，再降到齐腰高，回转身，仍然双手端着凳子，向前走八步或者十步。然后再转过身子对着神轿过来的方向，把刚才做过的整套动作再重复一遍。就这样不断重复地做，直到当天的游行队伍到了近前，无法再继续为止。有时会出现四五个人几乎同时在一处这样跪拜，动作整齐划一，十分吸引路人的眼光。每次迎神游行，像这样上街礼朝拜的人多达数百人。

头发上挂黄色符纸的一类人数量要少一些，他们只是沿着迎神游行将要通过的街道慢慢地走，不需要像那些端小凳子的人那样走几步拜一拜，其中有些人在自己的手腕上挂了锁链。



图 30　礼朝拜

另一类人许了“枷愿”，脖子上戴着木枷参加游行。这种木枷样子跟作为刑具的枷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没有那么重。在庙里登记时给的两张封条贴在枷面上，就像官府给犯人戴的枷上写着判决的封条一样。戴枷游行者中有一类人许的是特别的“花枷愿”，脖子上的木枷比较小，枷上也贴着写了号码的封条，另有皮质的或木头的手铐把两只手铐在前面，一根铜链子绕过脖子连着手铐。也有人不戴枷，而在脖子上挂着锁链，链子连在手铐上。有时，一个游行队伍中像这样带着枷锁行走的人有两三千个。披枷带锁的人承认自己是冒犯神灵的罪人，甘愿接受对自己罪行的处罚。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来解释，这种种做法都是为了解除亲人病痛，为了亲人能够活得更长久。

有时游行队伍中会有几个穿着红罩衫的人，罩衫上写的字说明这些

人是准备杀头的。他们只是慢慢地跟这队伍走。这些穿红衫的人表达了一种程度最高的“斩犯愿”，甘愿为自己挚爱亲人的健康和长寿去承受杀头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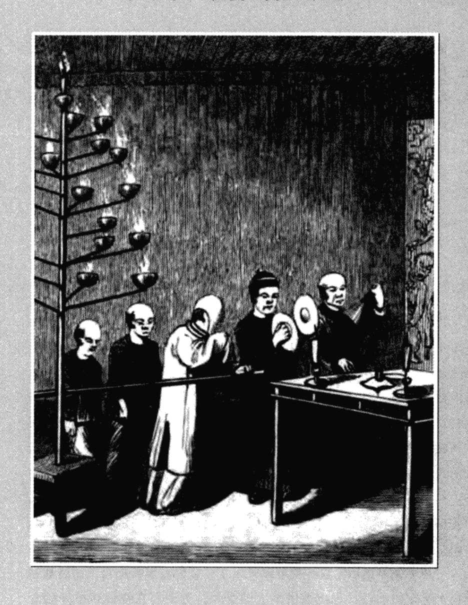


图 31　戴枷还愿

还有一类人许的是“拜香愿”，不用披枷带锁，也没有端着小凳子，仅是手中拈着香火。他们走一段就转身朝着神像跪下磕头，起身后继续走，然后再跪下磕头，如此一直反复进行。

这样的迎神游行过后几天内，这些登记在册并领了票的还愿者应该到家附近的境社庙里去，在境社大王座前奉上香烛，焚化那张票以及从板凳或木枷上揭下来的封条。当初发愿在若干年内年年参与这种活动，最后年限满了，用过的木枷要在露天的地方烧掉，同时给境社庙的大王供上三牲，烧纸钱。人们相信，大王会很好地履行基层官员的职责，在他神秘的世界里向上级神祇如实汇报这些情况。

第七章　丧葬习俗（上）



首先应该说明，以下描述丧葬礼俗主要应用于作为一家之长的已婚成年人的丧事。小孩或未婚年轻人的丧事有所不同。

哭别

家长临终时，最好是一家人都能在场。所有的儿女及其配偶、孙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只要站得下，都围拢在床边。在他咽气的那一刻，所有人迸发出悲声，痛哭流涕。有人解释说，这是用悲恸的哭声为亲人送别。

中国人相信人死之后就陷入一片黑暗，死者不知道该去哪儿，怎么走。因此，马上必须点燃一对蜡烛和若干线香。蜡烛一般放在床边的凳子上。家里人提供的蜡烛光将为死者照亮通往阴间的路。点燃的香不是像平时那样竖直插着，而是平卧在一个盛着灰烬的大碗里，俗话说“活着是人，死了变鬼”，氤氲的香烟为死者的灵魂引路。

搬桥梯

许多人家在尸体料理完毕后，做一种叫做“搬桥梯”的仪式。这个法事由已经出嫁的女儿来负责，雇来一班道士，费用由女婿来支付。如果死者没有已出嫁的女儿，就不做这个法事。女儿的家如果不是太远，这时候都应该赶回来了。要先做准备：在基座上竖插一根约七八尺高的木杆，杆顶插一支蜡烛。木杆各侧面横凿了一些窟窿，都插上两三尺长的横杆。这些横杆沿水平方向伸出，略为上翘。高处的横杆短一些，低处的长一些。最低处离地约三尺多。每根横杆的外端都扎了一只玻璃杯，杯里盛灯油和灯芯。在竖竿离地约三尺高的位置上横插一根五六尺长的摇臂。这就是桥梯了。放在房间的正当中。房间的一角还摆一张供桌，上面点香烛。尸体移到另一角。如果有套间，尸体也可以移到套间里去。

一切准备停当后，仪式就可以开始了。首先点燃桥梯顶上的蜡烛和旁枝上所有的油灯，也点燃供桌上的香烛。道士们在铙钹声中开始念经。死者的已出嫁女儿头上缠着白布，眼睛半闭着，或用白手绢挡在眼睛上，走到供桌前。死者的长子也走上前，握住摇柄轻轻地推着走，带

动整个桥梯转动起来；然后是大媳妇接上去推桥梯；随后是其他的儿子和儿媳，最后是已嫁女儿及其子女们。各人依次推着桥梯转动几圈。这期间，所有人都放声痛哭。哭声、念经声和铙钹声汇合成令人惶惑的喧嚣。再加上大白天在房间里同时点了这么多的蜡烛和油灯，并一起转动，构成一种非常令人难忘的景象。

这个仪式的用意是帮助死者上路，桥梯是想象中桥和梯的结合体，桥能帮助死者过河，梯有助于攀登，这两样器械正是黄泉路上所需要的。



图 32 搬桥梯

烧轿

在为死者“饲饭”之后、穿寿衣之前，一个竹篾和纸做成的轿子模型连同四个“轿夫”放在住宅附近的地面上，在每个“轿夫”面前供上一杯酒，一两个馒头，由一个道士敲着钹念经，然后焚化。这轿子是为死者的亡灵准备的。黄泉路上，乘轿子要比徒步行走惬意多了。似乎是担心亡灵在阴间不容易找到苦力来抬轿子，所以连“轿夫”都准备好了。酒和馒头算是付给“轿夫”的工钱。尽管这报酬是全数先行给付了，但谁也不知道“轿夫”是否会中途毁约。相对于漫漫黄泉路来说，这报酬确实嫌少了一些。有的人家还细心地多配了一个人偶，这个人偶在轿子前面打一把遮阳伞，他也享有一份作为报酬的酒和馒头。

也有人认为轿子其实是为陪送亡灵去阴曹地府的境社庙大王准备的。

穿寿衣

什么时候给死者穿寿衣并没有规定。有钱人家花很多钱为死者准备大殓的寿衣，经常有好几套绫罗绸缎和上好棉布裁制的内外服装。习俗是上身服装比下身多两件，而且都必须是奇数，例如上七下五或上九下七。有些富裕家庭给死人穿的寿衣上身多达二十一件，下身十九件。中等人家通常是上七下五，共十二件。穿好寿衣，还要再用几块布把尸身紧紧地包扎起来，这叫“全殓”。一般要用两匹白布和一匹红布。布都撕成长条，每一条都以一定的方式绕着尸身捆扎，最后打个象征吉祥的结。白布扎里层，红布扎外层。都扎完以后，尸身上下都是这种吉祥的结。红布的两段布头剪下来作为吉祥物，一段交给死者的长子，再由长子撕成数块分给其他兄弟。另一段分给女婿们。

饲饭

搬桥梯仪式结束以后，按照习俗给遗体穿寿衣戴寿帽。先安置在棺木盖子上，接着要给死者“饲饭”。长子跪在尸身旁边，把一杯酒送到死者口边，反复三次。然后端一碗面条，用筷子夹面条送到死者口边，反复三次。再后端一碗米饭，用勺子送到死者口边，也反复三次。如果长子已先于其父亲去世，这个饲饭的工作就由长孙来做。如果死者没有儿子，则由过继的养子来做。饲饭的时候，家中所有晚辈都在一旁放声痛哭。

有些富裕的家庭雇来一个专门传授各种礼俗的人现场指导怎么按规矩饲饭。礼俗要求长子在饲饭的时候要正衣冠，穿鞋子。而在转轿梯的时候，他是披头散发，衣不系带，而且只穿布袜不穿鞋的。

死人不能说话，对子女为他做的各种事情无法表示意见。但中国人根据想象，用掷钱占卜的方法克服了这个困难。在遗体准备装入棺木的时候，取两枚铜钱，用一根几寸长的素色绳子系在一起，放入遗体的袖口里。然后有一人拉着袖子把铜钱甩出袖口，落在地上。人们要观察两枚铜钱的是面朝上还是面朝下，或是一正一反，来判断死者的意见。这两枚铜钱要收好，在有问题要请示死者意见时可以再用。

落棺

死者的子孙和亲朋好友围在棺材边见证尸身入棺。尸身原来头朝内平放在棺盖上，现在要转一个方向，头朝着住宅大门方向放入棺材。所有的子女、孙子女号啕大哭，长子托住死者头部，其他子女也一起帮助平托起尸身，放入棺中。

棺材用优质木料打造，相当厚实。棺内的空间宽敞，如果不是给尸身穿了多层厚厚的寿衣，则会显得太大。棺内铺了一层灰，灰面上铺几层纸。有的人家把草灰和石灰裹成大量的小包，铺在尸身下面以及四周，也有的人家用一捆捆叫做“米纸”的皱纹纸来填塞棺内的空隙。最后在尸身上盖一层布，盖上棺盖，钉上钉子。

做这一切的时候，蜡烛和香一直点燃着。也有的人家用长明灯代替蜡烛。

设灵堂

落棺之后，家里人就马上要在厅堂里设灵。在厅堂里摆放一张灵前桌，桌后是一把椅子，桌子下面有一个踏脚的小凳，凳上放一双死者的鞋。椅子上放一个极为粗糙的布偶，或毋宁说是一个布卷，用绳子勉强扎出一个人形，约一尺高，靠着椅背站着。这是代表死者的偶像。椅子后面靠墙的地方放一个五六尺高、四尺多长、一尺来宽的木头架子，通常用白布蒙上，架子正中挂一幅“寿身”，即死者的画像。这是灵堂里首先吸引目光的地方。

寿身是坐姿的全身像，通常是在死者咽气之后才急招画师来家里画的，要求尽可能画得像死者本人。如果死者做过官，或曾得到过科举功名，画像中就要着朝服顶戴；如果是个平民百姓，就画讲究的长袍马褂。寿身通常色彩俗丽。

灵前桌上放一个碗，碗里插香，这香要持续烧七七四十九天。桌上还摆着一对蜡烛，在三餐供饭等时刻才点上。桌上还有一双筷子，在桌子中央倒扣着一个碗和一个酒杯。每一餐饭后，筷子、碗和酒杯都要洗

过再放回原处。桌上的餐具其实一般不用，供餐饮时有另外的碗筷。灵堂上的布置在四十九天内保持不变，有的人家要保持六十天或一百天，甚至三年。那一对卜卦用的铜钱也放在桌上，或挂在寿身架子上。家里人每遇到问题，想知道死者的意见，就随时取来打一卦。用的时候，要先拿着铜钱在桌上香火的烟气上绕几下，然后出声地说明事由，请亡灵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然后把钱往桌面一掷。如果两枚铜钱停稳后呈一正一反，那就是表示同意，否则就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了，就换一个问题再问，直到得到亡灵的肯定答复为止。

中国人相信亡灵可能在通往阴曹地府的途中迷失方向，阎王会派一个小鬼来做随行鬼，为亡灵领路，并服侍他。因此，家里人也相应地作了安排：在灵前桌的一角添一双筷子和一个小碗，供饭时也给小鬼盛一碗，烧冥钱时也给小鬼烧一些，唯恐招待不周。只希望这个小鬼吃饱了，拿了钱，一路上能忠于职守，好好领路，小心伺候，让去世的亲人满意。

以上描述的各项事务都安排好之后，在灵前桌上摆三碗菜肴。长子在桌前虔诚地跪下，边哭边磕头三下，然后他的兄弟一个个接着这样哭泣跪拜。这个仪式叫“安灵”，安抚亡灵的意思。有钱人家在安灵时还请几个道士来摇铃念经。人们相信安灵仪式之后，死者三魂之一就会留在这个灵堂上的桌椅及寿身的近处。

伴棺

长子夜里要睡在棺材旁边，其他兄弟如果愿意，也都来伴着棺材睡觉，这是孝心的表现。伴棺要一直持续到灵堂上桌椅撤去、棺材抬走以后。白天黑夜，灵堂上都点着更香。这是一种特殊的线香，约小指头粗细，三尺长，能持续燃烧一整夜。香火是为亡灵照明的，保证香火彻夜不熄首先是长子的责任，非常重要。更香是笔直的，不能弯曲，象征死者行走的黄泉路是直路到底，这样不容易迷失方向。尽管说已经安排了一个随行鬼带路，还是让家里人不很放心。长子必须整夜整夜地守在棺材边不能离开，保证香火持续不断。

献汤献饭

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子女要按照以下的习俗来做：

每天清晨，端一盆热水到棺材边，模拟为死者洗手洗脸。同时也奉上茶水，烧一些冥钱。全家人都要在场，放声痛哭。

午餐和晚餐之前要先给死者供饭，一碗米饭和几盘菜肴放在供桌上，点上香烛，烧冥钱，痛哭一番。然后撤去供桌上的饭菜，家里人才开始吃饭。

晚上家人就寝之前，又齐聚棺材边哭一场，然后告诉死者他们都要去睡觉了。这像是向死者道晚安。

儿子们就睡在棺材旁边的稻草堆里陪伴死者。稻草上不铺席子，也不能用枕头。

报亡与吊唁

家长咽气后不久，就要以长子的名义向各家亲戚送“报亡帖”，帖上写着死者“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以及开吊的日期。收到帖子的人家应该送上一份钱，这钱装在黄色或白色的封袋里。如果封袋是白色的，上面贴一个蓝色纸条，纸条上写“祭仪”，落款是“某某人叩首拜”，连同一定数量的冥钱，送到死者家里。祭仪的意思是这钱用来买一些祭奠用品。数量少则两角钱，多则几元，没有定规。

有些亲友会给办丧事的家庭送一对挽联，这些挽联在开吊期间悬挂在厅里。

来家里吊唁的亲友要在寿身前下跪磕头。死者的长子和其他一些家庭成员要陪着来宾一齐磕头。通常是下跪一次，磕头三下。棺材前的屋角挂一个孝帘，白布或麻布做的。家中的女眷都藏身帘后，在来宾下跪磕头时，就发出一阵哀哀的痛哭声。来宾起身准备退到一旁之前，女眷从帘后出来向来宾致谢。如果来宾下跪磕头时，没有帘后的女眷哭声相伴，来宾们会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心里会很不舒服的。根据习俗，身份地位高于死者的人极少会在这个时候来吊唁。如果来了，死

者家人也不会让贵宾下跪磕头，他们只是在寿身前伫立，双手合掌拜几下。

一般说来，亲友们可以在开吊期间的任何时候上门吊唁，直到丧家在大门外贴出“谢吊”的告示，告示上写的是对前来吊唁的亲友表示感谢的话。但大家都明白，这张告示贴出后，就不应该再有外人进入家中吊唁。贫穷人家大约在丧事的第十天谢吊，富裕家庭的吊唁期可以长达四十九天，甚至六十天，直到撤掉灵堂为止。

福州的多数家庭在家长死亡的第六天，在家中做一个法事，目的是向阎王报告消息，同时祈求阎王赦免死者的罪孽。这个法事要请几个道士来做。道士张挂起两张图，一张上画十殿阎王，另一张画道教的三清仙人。在露天处设一张供桌，上面摆八样或十样荤素菜肴，敲打铙钹念经念咒。最后，两个道士坐在棺材边，告诉死者适才已经为他做了哪些事，同时告诉死者其儿女、孙儿女当时都在场。在有钱人的家里，这个法事要持续一整天时间，而且被认为是十分重要也相当有意思的。也有一些家庭不做这个法事，一部分家庭是因为贫穷，做不起；一些家庭是因为从祖辈开始就不做；官员的家庭也不做。这些家庭会简单地请人念经，烧一些冥钱。

烧七王

“烧七王”的仪式在丧事的第七天做第一次，如果经济情况许可，以后每七天重复做一次，一共要做七次。据说如果没有给这阴间七王[1]烧供，他们就很可能抓了亡灵责打。这个仪式的做法是：在露天处摆一张桌子，上面放三杯酒、三碗素菜、一对蜡烛和冥钱若干。香炉则放在桌下的地面上。点燃香烛，死者的儿子们都披麻戴孝跪下，长子逐一地拿起酒杯，把杯中酒泼洒在地面上。然后孝男一齐磕头三下，起身后焚化冥钱，让残余的香继续烧完。把桌面上的食物和蜡烛移到灵前桌上继续供亡灵。整个仪式大约在上午十一点完成，然后再接着进行当天的其他悼亡活动。

---

① 译注：原著没有解释具体是什么鬼神，很可能指阎王“泰山”。

每做一次“七”，总要给棺材加上一道漆。

做七总是以烧七王开始，如果接下来还安排了其他仪式，就要烧“符使纸马”向玉皇大帝“发奏”。这个仪式通常在头一天傍晚时分做：道士点起香烛，击鼓念咒，焚化两个纸马以及象征信使的纸人，还要附上一封有长子署名呈交玉皇大帝的“奏文”。

做七

根据严格的七日成服习俗规定，在每一个做七的日子里，有宾客在场的时候，孝男都披上原色麻衣，孙辈穿黄麻布衣，平常一家人都可以只穿白衣。死者的长子手里拿一根“孝儿杖”，即哭丧棒。这根棒子约四尺长，从头到尾每隔几寸扎一圈白纸条。家里的男男女女的头发上都要缠上麻布条或是白色、蓝色的布条。三年孝服期内（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是两年零三个月）绝对不能穿红色的衣服，也不能穿绸缎。在七七四十九天的丧事期间内，孝男在夜里不能睡在床上。如果来了客人，孝男不许坐在椅子上，只能站着，或坐在地面上。平时要在腰上扎白布带子，帽子、领口和鞋面上都缀有服孝的标志。



图 33　孝男持哭丧棒

丧事的第七天即“头七”的日子，有一些亲友应邀而来。有身份的人家通常雇一个专业的礼生司仪：供上酒菜，烧香，焚化冥钱，长子率兄弟下跪磕头，最后宴请来宾。中上阶级的家庭从头七开始，请和尚来家里为死者做功德。

丧事的第十四天，即“二七”，家人要在灵前桌的前面另设一张供桌，上面放四盘素菜和酒水。这个仪式的目的是恳求佛祖超度亡灵。中国人相信用这种办法可以相对减轻死者灵魂的罪孽。

第二十一天，即“三七”，专门招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亲戚朋友。宾客先向亡灵跪拜志哀。为这些宾客准备的酒宴要先向十殿阎王上供，礼生在这个时候宣读祭文，赞美死者生前行善积德，然后死者的全体子孙从相邻的房间内出来，在众宾客面前跪下，磕头三次，向宾客致谢。

在这一天受邀请的亲友一般都要亲自前来，如果只是派了人做代表，或只是送上一份礼而本人缺席，非常可能会得罪死者的家庭。送来的礼金很可能遭到拒绝。

“四七”和“五七”没有什么特别事项值得描述，通常无非是准备一些酒菜上供并烧纸钱等等。有钱人家很可能也要请和尚来做功德。贫寒人家往往就是准备几样简单的菜肴供亡灵。

丧事的第四十二天，即“六七”，是重要的日子。死者如果有已出嫁的女儿，这一天的仪式由她们负责，招待亲友的午宴花销以及其他费用也由她们承担。无疑女儿们都很重视这个尽孝的机会。女儿会雇来一个礼生宣读祭文。通常还会从自己家中送来蒸熟的米饭、鸡鸭鱼肉和酒水、纸钱香烛，还有茶叶、烟丝、米糕、槟榔子等各种上供和招待宾客的东西。她们自己也会尽可能在这一天回到娘家。给亡灵上供之后，她们的娘家兄弟会派人把大部分的肉食连同其他用品送回去，同时还附上大幅的红布或红绸，一些簪花，十双筷子，十只碗，三盘素菜，一条鱼，一只螃蟹，一只鸡。这一份回礼的含义是把衣服和食物送给他们的姐妹。在丧葬活动的语境中，“衣食”二字的意思就是“吉利”。

出嫁的姐妹如果经济能力许可，这一天还会请来几个和尚在娘家念经，为厄难中的亲人做功德。

如果这一家没有已出嫁的女儿，由儿子们主持的“六七”活动规模就会小得多，也不需要准备送给姐妹的礼品了。但家里人会派人到外面饭馆里买一些米饭用来上供。因为习俗要求这一天上供的米饭不能是自己家里煮的。人们普遍相信，到了这第四十二天，走在黄泉路上的亡魂到了某个地点，这里可以回望家乡，此时他才第一次醒悟到自己已经离开人世了，于是非常伤感，以至于吃不下自己家里做的饭。

第四十九天即“终七”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非常忙碌。主要也是做各种各样的功德活动。死者家庭再次宴请宾客。来宾首先要一个一个

地在死者遗像前下跪磕头，酒菜先供亡灵，家中子女再次放声悲哭。然后请宾客用餐。有些家庭还会做一个特别的仪式，意在宣告做七结束。

有一些家庭把这个仪式放在丧事的第六十天或第一百天再做，但无论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停止每天两次供饭，总要做这个仪式的：供桌上摆放猪肉、羊肉、鸡肉、豆腐等荤素菜肴以及酒、茶、米饭、烟丝、食用油、盐、水、菜刀和砧板、一小捆木柴等。有的人家供品比较简单，只有油、盐、米和木柴。供这些物品意味着从今而后，家里人不再为亡灵每天两顿供饭，死者必须自己动手做饭了。人们想象亡灵能够理解这一层意思。孝子贤孙们认为既然亡灵必须自己办伙食，花销一定会增加不少，所以这一天要焚化大量的纸钱。这个仪式上只点一根蜡烛和一根线香。寡妻及儿女们都跪在灵前桌前面再次放声痛哭，倾泻心中的悲恸。这个仪式之后，日常的供饭不再继续。

女儿出嫁后，如果公婆中的哪一个去世，娘家父母要在开吊的时刻送去一份哀礼，包括一定数量的普通冥钱，代表丝绸布料的纸，“金山”、“银山”——也是纸折的，表面贴着金银颜色的锡纸，香烛和一份用来购买祭祀用品的礼金。在丧事的第二十一天，类似的礼品还要再送一份。在第四十九天，或这天以后，再送去两样食物，叫做“止泪”。用意是女儿经过四十九天的哭泣，流了很多泪水，现在应该停止流泪，吃一些补品。这两样食物都是一般认为最有营养、最为鲜美的肉类。

做功德

前文多次提到做功德，现在一并描述如下：

这项法事由死者家庭出资，而所获功德都归死者。可以请道士来做，也可以请佛家的僧人来做，还可以僧道都请来同时做。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道士和和尚分别在家中不同地方设道场，他们从不混在一起做法事。

有些家庭在整个做七期间做两三次功德，有的家庭逢七都要做，这主要取决于丧家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死者的寿数。有人做了粗略估计，约一半的商人家庭、八成的富裕家庭、三四成的书香门第在办丧事的时候要做功德。

在丧事的第四十九天，差不多肯定要做一场功德的。最常见的如

“上座”、“放水灯”、“破地狱”、“过桥”将在第二十二章中具体描述，这里只需说明，这种为某个特定死者在家里做的功德，其规模与社会集资办的大规模普渡比起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除了做功德，在丧事的头四十九天内还有一些其他的法事作为选择项，由死者家庭根据死者的具体情况选择。这些法事都会放在终七以外的日子进行。

所有这些法事都要请来一班道士念经，通常都要准备上供的酒菜以及香烛、冥钱等祭品，有时还需要准备一瓶鲜花。一般来说，做这些法事的目的都是为下到阴间的亡灵排忧解难。总的原则就是，家里人安排做的法事越多、越频繁，对于亡灵来说就越好些。

做这些花费不菲、相当吸引人的活动之前，总是要挂出一张很大的告示，向公众说明即将推出的是什么活动、死者以及他的儿子的姓名、还有哪些亲友赞助了这项旨在为亡灵赎罪消灾的法事。

有一项法事专门为亡灵救赎“浪费水”的罪孽。死者生前的这种罪行让水神很愤怒，要在阴间对他进行处罚。这要念一种专门的经文才能赎罪。如果子女没有安排为去世的父母念这种经，从而让死者受罚，会被认为很不孝。

还有一种法事雇和尚来做，当佛号被众和尚反复地念诵千遍，就能使亡灵得到超度。由于佛教和尚戒荤，供品必须全素。除此之外，跟其他法事也没有什么很大区别。

已婚妇女的丧事要做一种名叫“血池”的法事，与生育有关。妇女生了女孩后四个月内，或生了男孩后一个月内，其身体被认为是不洁的。这个期间内死亡，将被投入地狱中的血池浸泡。也有人认为凡是曾经生育过的妇女都要受到这种待遇。做这个法事的目的在于免除这个惩罚。处女或从未生育的妇女死亡就不用做。这个仪式可以请道士来做，也可以请和尚做。要念一种专门的经文。非常贫穷的人家也许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而有钱人家的子女在母亲丧事期间，往往要反复做多次这种血池法事，至少要做一次规模较大的，以表达孝心。

鹤辇寄箱

在下午的某个时候，道士和孝男们出去到附近的小山上。在那儿，道士点香烛念一会儿经，然后烧一张发给玉皇大帝的“奏文”，奏明即将举行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很快返回家中。也有的人家不外出，就在自己家里或住宅附近“发奏”。

傍晚，在住宅门前立一根长竹竿，竿顶上挂一只“鹤”——竹篾为骨架，包上棕榈树皮，鹤下面挂一个同样材料做的遮雨棚，棚子下面是一个白纸灯笼，灯笼上写着十七位神灵菩萨的名号。到天黑，灯笼里面点蜡烛，这叫“点十七光灯”。整个装置装上滑轮，可以拉线升起降下。这个灯笼是向各位神灵通报正在筹办的献祭活动，请他们届时赏光驾临。

孝男把象征亡灵的人形剪纸放进一个小小的轿车模型，这个轿车是有轮子的。在轿车前有两根连在车上的竹竿约三四尺高，竿顶上立一只纸鹤作展翅欲飞状，这叫做“鹤辇”。前面放一排纸糊的箱子，箱子里面都装了各种样式的冥衣纸钱。在当地人的想象中，这里金银珠宝应有尽有。还有各种冥衣，有些是纸剪成衣服的形状，也有直接印着服装鞋帽图样的纸，还有一卷一卷的彩色纸，象征成匹的绫罗绸缎布料。

人们经常委托出远门的人带东西给远方的亲友。有些亲戚朋友也借这个难得的机会，送来如上述的各种纸箱，委托亡灵一并带到阴间给他们家里先行去世的亲人，这叫“寄箱”。他们相信亡灵一旦抵达彼岸世界，就会马上转交这些包裹。如果真是如此，这倒不失为一种便宜而又方便的邮寄方式。但从来没有人收到过回条，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这些寄箱由道士贴上对角的封条。还要贴上一张叫做“证”的纸条，上面写着彼岸世界收件人姓名。

一切准备停当后，道士开始念一种特别的经咒，以确保满载的鹤辇能完成使命。家里所有的后辈子孙男男女女一齐跪下，痛哭流涕。道士点火，从离鹤辇最远的箱子烧起，逐步烧到鹤辇。最后，在一片啼哭声中，所有的东西都化为灰烬。

有人解释说，给亡灵送去的这笔钱是供他还债用的。死者生前也许

欠下了什么债，也许有些债务他自己都不清楚，现在到了阴间都要还清。子女在这个时候赶紧送上一大笔款项，以解除他的债务之困，这也是父债子还的意思。

也有人解释说，这笔钱是让亡灵用来还生肖钱。中国人相信每个人根据出生的年份，都属于某一种动物：例如鼠年出生的就属鼠，牛年出生的就属牛，兔年出生的就属兔。人死了，到达阴间，除非给这个畜生献上一大笔钱，否则它就会强附在亡灵身上。至于那个畜生得了这么多钱财用来干什么，则没有人知道。

如果死者生前一直都有奴仆伺候，家里人也会为他准备一男一女的奴仆跟去另一世界伺候他。在灵堂座椅的两侧各放一个竹篾骨架的纸人，一男一女，叫做“金童玉女”，金童手捧烟袋，玉女捧着茶杯、茶碟。如果没有为他准备这样的男女奴仆，这个一辈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在彼岸世界中将不会感到幸福。在鹤辇火化升天时，金童玉女也随之去了另一世界继续服侍他。

三年烧祭

在丧事的第六十天，除了供酒菜之类，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在桌上放一个盛水的大盆，水面上浮着半个空蛋壳，一只竹篾编的鸭子站在水中，人形的剪纸代表亡灵，放在鸭子背上。那半个空蛋壳表示供亡灵使用的小船，鸭子象征着亡灵像鸭子一般顺利渡过了河流。做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一直伴着家人的哭泣声。

人们相信每月的十四和三十这两天是亡灵返回家中的日子，作为子女的当然要有所表示。停止了每日的“供饭”之后，每月的十四日和三十日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在遗像前供上一盘面饼、一盘豆腐和其他几样荤素菜肴以及米饭，摆一个酒杯，点一支香、一对蜡烛。他们没忘记给随行的小鬼也供上一些食物。儿女们追思死者，哀哀哭泣。这个仪式要一直持续做到三年孝服期满，代表亡灵的神主牌移入祭祀祖宗的“公婆龛”为止。

丧事满百日和满周年的时候，都会安排酒菜上供，仍然会有思念的

哭泣，但没有其他特别的习俗仪式。从满周年的这一天起，死者已经出嫁的女儿以及孙儿辈可以解除孝服，但寡妻与儿子、儿媳还要继续服孝直至三年期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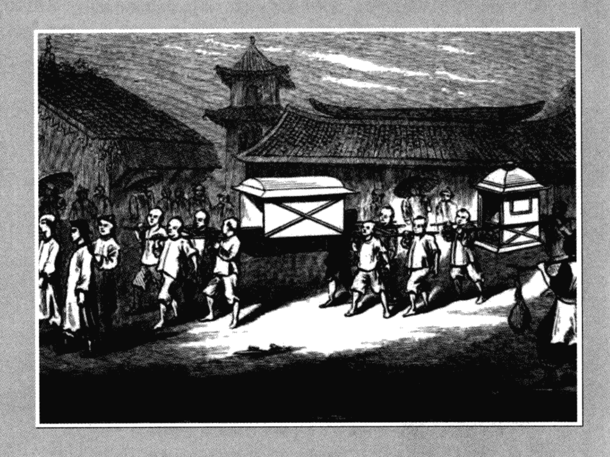
三年丧服期理论上是三年，但实际上在满两年后，寡妻与儿子、儿媳就可以解除重孝，换成轻孝继续服三个月。在最后除孝之前，要在灵前桌上供一些酒菜，焚烧冥钱。全家人都跪下磕头，此时不免还要伤心哭泣。然后各人把身上佩带的服孝标志都取下，投入火中，把亡灵神主牌放进家里的公婆龛，再烧供一番。这时候可以最后撤掉灵堂的布置了。灵前桌、椅子、踏脚凳、寿身架等都搬走，原先一直摆在桌上的碗筷和那两枚占卜的铜钱也都收起来，永不再用。

有些家庭在丧事的第四十九天或第六十天的时候就已经撤去灵堂上的“寿身”架，或把它转过去面向墙壁。桌椅碗筷等仍然保留在厅上。到棺材下葬以后，亡灵神主牌放进了公婆龛，才最后撤去桌椅。无论怎么做，三周年是一定要祭的。

亡灵神主牌放进了公婆龛以后，亡灵的生日要“烧生忌”，去世的忌日要“烧忌辰”，每年都要祭祀。上供的酒菜放在神主牌前，点香烛，烧冥钱。烧忌一般持续到第三代的孙儿辈。一部分家庭要持续到第五代人。根据中国人普遍相信的灵魂轮回说，到了三五代人以后，亡灵早已经转世投胎重新做人，或者已经变成了鸟兽虫鱼了。五代人之后，连神主牌都不再保留。



第八章　丧葬习俗（下）



血葬

很穷的家庭为了节省费用或其他什么理由，不得不在几天内把棺材埋了，叫做“血葬”。人们认为刚死不到几天，尸体中的血液还没干涸就下葬，就好像是一个官员遇到调任，没有做什么告别欢送仪式，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是不很光彩的。这说明这家人穷到了极点，或说明这家人缺乏人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关心这个丧事。血葬也是一种骂人的话，骂对方死了也没人伤心悼念，趁早埋了。

停厝

寻找一块合适的墓地是儿子的责任，除非死者生前自己早已购置了墓地。墓地至少要容得下两个并排的墓穴，如果先去世的是父亲，就埋在左边的墓穴，给寡母预留下右边的墓穴。如果母亲先去世，埋在右边，预留下左边的给父亲。总而言之，父母亲要葬在一处，男左女右。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让父母亲的墓穴隔得太远。

如果墓地一时还没准备好，棺材一直放在家里也很不方便，就会去搭建或者租用一所房子暂存。把棺材送往暂存处的途中，儿子们要一路紧随护送。把棺材移入安置好之后，要在房前祭当地的土地神：在地面上摆三碗菜肴，点香烛，烧冥钱。

然后在棺前上供一桶米饭，若干盘菜肴，还有一种叫做“粿”的糯米粉团[①]，还有两个各写着“百子”、“千孙”的小灯笼。点香烛后，儿子们在棺前磕头。

代表死者的神主牌由长子捧着，乘上轿子带回家中。“百子”、“千孙”两个灯笼挂在轿子上方，尽管是大白天，灯笼里也点上蜡烛，这是吉祥的象征。

出殡

富裕人家和官宦家庭送葬的时候通常雇佣柩车。把棺材移入柩车之

① 译注：即糍粑。

前，要先祭车神。人们认为此举将有助于让亡灵一路上更安全舒适，也会使棺材变轻，抬起来轻松一些。如果没有这么做，也许车神会以某种方式损伤棺材，或会让棺材变得沉重不堪。总之祭了总比不祭好。抬柩车的苦力可以是八个、十六个或三十二个，人数多少要看这家人的富贵程度。柩车上装饰着悼亡的标志，白布条交错编织，打成结。

中等人家的出殡游行通常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对白色的大灯笼，跟着是一班吹鼓手，他们在路上一阵一阵地吹打。接着是四个人抬的一个轿阁，叫做“寿身塔”，里面放着死者遗像和神主牌，通常还有点燃的香火。寿身塔后面跟着一两个人，不时地在沿途街上撒纸钱。然后是送葬亲友的队伍，通常还有一个乐班跟着。接着是棺材，抬棺材的人都穿着丧家提供的白衣。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披麻戴孝的孝子贤孙等，一律步行，一路啼哭。再后面是一串抬着女眷的轿子，一路上从轿内传出的哭声不断。最后是挑着祭墓用品的挑夫。



图 34　出殡

送葬队伍沿街散放的冥钱是讨好路上野鬼的“买路钱”，怕他们来捣乱，让亡灵不安。野鬼收了钱，就会让灵柩顺利通过。这种冥钱一般是白色或黄色的圆纸片，直径两三寸，中间有孔。也有人使用的买路钱是长方形的，上面扎了许多洞。纸面上洞眼多少代表这张冥钱的票面价值大小。

如果死者是一个高级官员，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巨大的人形偶像，一个是文官形象，一个是武官形象。每一个都有一两丈高，躯体有四五尺粗细。这两个偶像代表清道神，由他们开道，足以让路上的孤魂野鬼吓得四处逃散。也有人认为，由于死者是高官，生前上路都有旗牌官开道，所以死后在通往墓地的路上仍然享有这种哀荣，平民百姓的送葬队伍从来没有这种排场。这两个偶像都是竹篾做骨架，外面裱红纸，所以尽管大，但重量却很轻，躺平了由两个人抬着走，到了墓地后焚化。

排祭

出殡的当天，死者的亲戚朋友可以集资举办大规模的祭礼，名称叫"排祭"，又分为"半路祭"和"家堂祭"两种。1850 年夏季，福州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半路祭，迎接前两广总督林则徐的灵柩回乡。林在广东查禁鸦片而声名大噪，殁于围剿长毛叛军的任上，其时他已经失宠于北京的朝廷。这一天南台岛的街道两侧排了大量的祭桌，祭品之丰富大大地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排祭。

在死者家中举行的排祭叫家堂祭，大概是这样的：

在死者家中适当的厅堂上设几张桌子，上面摆放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和盘子，盛着荤素菜肴。另外还有十六只碟子，四碟冷荤，四碟蜜饯，四碟时令水果，四碟瓜子。桌上还有烧烤或水煮的全猪、全鸡、全鸭、全鹅、全羊，至少是其中的两三种。还有一桶米饭，五碗颜色不同的丸子，五碗不同的米糕，虎、狮、象、牛、豹五种动物形状的面饼，两只纸鹿和两只纸鹤。有的时候还有五种动物形象的灯笼放在地面上。祭品还包括几种不同的冥钱。儿女亲家在这个场合要送来一份冥衣纸钱和三尺高的"金山银山"。

这一切都排放停当后，主祭在灵位前下跪，旁人传几样祭品到他手中，再由他呈献到灵前桌上。然后他退下，换另一个人跪下，同样是接过祭品，呈上桌。如此继续下去。主祭者退下时，灵前桌上的祭品也随之撤走，放回原先的供桌上去。

在出殡队伍经过的路旁设的半路祭做法与以上描述的家堂祭差不

多。在这些设祭的地方，出殡队伍暂时停下，灵柩放在靠近供桌的地方。主祭者跪在灵柩前献祭。亲戚朋友给予死者这样的礼遇让其家属感到十分宽慰。

圹头祭

在算命先生确定的时刻，棺材在一片啼哭声中降入墓圹。一放稳，孝男们马上从孝袍口袋中抓出事先准备好的泥土，扬手洒在棺材上面，最好要均匀地洒满棺材表面。然后工匠很快地铲土把墓圹填满。最后，长子把孝儿杖竖直地插在新坟上。

接着是圹头祭，做法如下：

满满一桶的米饭，几样菜肴摆放在靠近坟头的地方，祭品中还包括两桶搓成小圆球状的糍粑，福州方言叫做“粿”。点起香烛，烧冥钱。结束的时候，所有人包括死者子孙、送葬亲友以及掘墓的工匠一齐分享了粿。在福州方言中粿和“时”同音，在这种时刻吃粿表达了一种“时来运转”祝愿。米饭和菜肴从来都是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去。

人们相信坟墓所在的山冈都有土地神在保护着辖境范围内的坟墓。死者的家人亲友都要对土地神表示敬意，否则埋入地下的棺材不会安宁。所以在圹头祭之前或之后，要在地面上摆三碗菜肴和酒水香烛祭土地神，也要烧冥钱。

下界爷

通常在祭土地神的时候也要祭“下界”麻风患者或乞丐的鬼魂，他们没有后人祭祀，饥寒交迫。祭“下界爷”主要用非常粗糙的廉价冥衣纸钱，还有几盘这些鬼魂特别喜欢吃的一种米糕，福州方言叫做“糯”。有时还有一点儿米饭、面条、烤面饼、豆腐、青菜汤，几乎从来不供荤菜。人们普遍相信，施舍给他们的那一点儿简陋祭品之后，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就不会再来打扰在墓地上的祭奠活动。

人们相信下界的鬼魂在人世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者会妨害人的健康，或者造成商业事务上的麻烦。人们对之心存畏惧，宁可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讨好他们。福州人经常祭这些下界爷，做法跟上面描述的都差

不多。商人在自己店铺前的街边祭，一般居民在住宅门前祭。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或生意上有什么举措，如果担心会遇到麻烦，就在天黑的时候到门前给下界爷们烧些冥衣冥钱，供上一些“糈”。供下界爷不用供桌，祭品都是直接摆在地面上。

点主

在进行圹头祭的时候，亡灵的神主牌安放在墓碑前面。子孙们跪在墓前，长子跪着说一些祝祷辞，意思大概是“骨肉埋入土，魂入神主牌”。从此这个牌子就要特别小心呵护了。携带神主牌回家叫做“回主”，长子捧着神主牌坐在轿中，也有的人把神主牌单独安置在敞开式的神轿上抬回去。穷人家回主经常把神主牌放在空饭桶里挑回去。通常还会安排一个人从墓地所在的山上挑两小桶溪水回家。因为是从有“龙脉”的山上取得的，这水叫做“龙水”，很吉祥。

神主牌回到家中，要先“点主”，才能放进供奉祖宗的公婆龛内。这里要解释几句：原先制作神主牌的时候，“主”字缺省一笔，写成“王”字。现在要加上这一点。如果可能，最好请现任的朝廷命官用朱笔来点这一笔，请来的官员级别越高，对于死者的子孙就越有福。在点主仪式上，长子双手捧神主牌跪在执笔点主的人面前。

也有人说，请朝廷命官来，是给神主牌上端的龙头“点睛”。但无论点什么，一般的家庭不可能都有这种福分，通常就是自己家里人用普通的毛笔加了这个重要的点，也不需要为此举行什么特别的仪式。点了主的神主牌被认为已经附上了死者的三魂之一，放入公婆龛，接受三五代子孙的供奉。

点主之后，孝男们以丰盛的筵席招待参加送葬的亲友。悼念的忧伤此刻要让位于碌碌饥肠的迫切要求。

丧服

寡妻要服三年重孝，绝对不能穿红色衣服。三年孝服期满以后，别人都恢复了选择服饰的自由，但对她仍有限制。如果她是中上阶层的小脚女人，更是如此。同一阶层的妇女在社交场合一般都穿红裙子，但寡

妇只能穿蓝色、绿色或者黑色的。下层阶级的大脚女人在丧服期满后，在发髻上加一个饰物，表明自己的寡妇身份。当然，如果寡妇再嫁了，就去掉这个标志。在整个吊唁期间，寡妇的悲伤要表现得比其他人都更突出。

习俗没有要求丧妻的男人服重孝。在开吊期间，鳏夫不穿麻衣，也不要求大声嚎哭，甚至不哭也可以。在吊唁期内，他穿白衣，戴白帽，腰间扎一根白带子。其他时候，他可以照样穿绸缎，只要颜色不过于鲜艳就行。白带要扎一年。如果他在这一年内再婚，也许新婚的几天内可以不扎，但几天后仍要再扎上，直到一年期满。一年的哀悼期还没满就急着再婚的男人也会遭到街坊邻居的耻笑。

衣食

家中父母去世，而且也没有仍然在世的祖父母，子女们会按照习俗准备一些约两尺长一尺宽的白布，缀上一小块红纸，来吊唁的亲友每人送一块，这叫“哭丧布”。这块布的用意是给宾客在哭泣时遮掩脸部以及擦眼泪用的。女宾还另外得到两朵红色的簪花。白色表示悲哀，红色象征喜庆。白布上缀的红纸片以及妇女的红簪花都是表示哀悼后的衣食吉祥。客人总是把这些衣食的象征物带回家去。

有的房子住两家人，厅堂是公用的。其中一家办丧事，棺材就放在厅堂里，还在厅堂里做各种习俗要求的悼亡仪式。办丧事的家庭要买一些红簪花和一副红漆筷送给邻居，富裕人家有的还送一块红色布料，以避免给邻居带来厄运。

丧事是不吉利的事情，靠近棺材更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主人给受到影响的亲友、邻居家庭送上一些红色的礼品以抵消不好的影响，确保他们继续享有足够的衣食。

寿衣铺

有些店铺出售现成的寿衣。这些出售给死人穿用的寿帽寿鞋通常是纸糊的，或用非常低劣的绸缎草草缝制。乍一看去，也还相当光鲜，一寸厚的靴底经漂白处理，白得耀眼。上衣、裤子和裙子等也可能就是用

糨糊粘出来的，顶多是用非常粗大的针脚勉强搭在一起的。来买这些殡葬用品的大概都是经济窘迫的人，他们无力支付大笔费用置办习俗要求的那么多寿衣，又不愿意失面子，或被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认为不孝。看来习俗对穷人自尊心的折磨，在东西方都一样残酷无情。为了不受嘲笑、不被指责，没有钱的子女只能让去世的父母戴着纸帽子，穿纸鞋，穿着多层低劣的寿衣下葬。

顺便说明，寿衣上不能有金属纽扣，只能用绳结。

服中生子

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服丧期内，添养小孩是违法行为。因为“服中生子”说明他没有全心全意地悼念去世的父母，犯了不孝的罪。

如果下层的平民百姓违反了这条法律规定，通常官府也不会追究。但是如果违法者是官员、乡绅，或是已经取得功名，帽子上多了个扣子作为标记的读书人，那肯定会因不孝的罪名而受到罚俸、降级甚至责打等处分，除非他设法贿赂了有司。

棺材

几年前，有个读书人对一个外国朋友谈到他刚得到一笔钱，正考虑如何投资使用，其中一种想法就是为他年迈的养母买一副寿板——做一个棺材要用的四块厚木板。他是这样想的：如果等到养母去世的时候再作打算，届时他可能凑不齐这样一笔钱。而且，如果现在就买了寿板送给她，养母再喜欢不过了。因为这是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可以证明她的养子会在她归天的时候隆重办理丧事。但让他犹豫不决的是，买来寿板就要有地方存放，要防备火灾，如果搬家，还要花额外的运输费搬运费。

五六年前，福州有个贫穷的老寡妇由于偶然的原因得到了十五块银元。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她决定买一副金耳环。这样，她既可以在有生之年享用，又可以随时变现，保证在她去世的时候有钱买棺材办丧事。结果证明，她的这一投资计划果然圆满实现了目标。

这两个实例可以形象地说明人们对棺材和自己后事的关注程度。

当家中长者到了七八十岁高龄，如果家庭经济状况尚可，人们常会为他预先买好衣料和寿板，然后着手制作寿衣和棺材。制作好的棺材上搭一块红布讨吉利。老人做寿的时候门窗上披红挂彩，① 空棺材上贴一大张红纸，上面写着“天长地久”四个大字。

棺材内部的所有缝隙先贴上布条，再抹上油灰都填平补好，使其有很好的密闭功能。讲究的还先在内部上油漆，这项费用由女婿承担。尸体落棺后，表面要上很多道油漆。油漆里掺了陶瓷碎片碾成的粉屑，形成一层坚硬的壳。富裕人家一般是每个“七”的最后一天加上一道漆，一共上七道。一副用上等木料制作的棺材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可以保证尸体放上几年不埋，也不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渗漏现象。

白鸡

任何盛了尸体的棺材都不准从城外抬进城内，任何人的尸体都不准埋在城内。古闽越国的国王埋在城内北门附近，但现在无论多高级别的官员，多么有钱有势的人物，死了一律要抬出城外埋葬，尽管城内还有许多山丘空地。

如果人死在异地他乡，尸骨运送回家乡，家里人要到离家有一段路的地方去迎候。福州这儿有个特别的风俗：去接灵的人带上一只白色的公鸡，鸡的两脚绑在一起，再让它趴在棺材上。一路上在家属的哭丧声中，白鸡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也有的时候，白鸡放在死者寡妻的轿顶上。如果死者是一个朝廷命官，白鸡会单独乘坐一顶四抬或八抬的大轿子。在这个地方，棺材或柩车顶上趴一只白公鸡的景象并不是难得一见的。

有的人家不用活鸡，而是放一个竹篾骨架的纸糊的假鸡，大小和颜色跟真鸡差不多。真鸡往往都能在一路上保持固定的姿势和位置，而假鸡经不起颠簸，往往前倾后覆、东倒西歪，有的甚至散了架。

---

① 原注：经常选择在闰年，亲戚朋友和附近的邻居都请来参加寿宴。农历闰年有十三个月，比平年多出一个月，选择在闰年庆贺是祝愿老人能活得超过一般人的寿限。

当地人解释说，在接到棺材的那一刻，死者的三魂之一就会附在白鸡身上，再随着白鸡一道回家。有些死在外地的人没有把尸骨运回来，而是送了一封信或送几件死者穿过的衣服或其他遗物回家。尽管是这样，家里人也是一样要带着白鸡去接，也一样能保证把亡灵接回家。

在接灵回家的路上，每遇拐角处，队伍中就有人高声叫死者的名字，提醒他跟上。有的接灵队伍带了两个道士，一路上敲钹，让亡灵循着这种特别的声响走。这似乎又说明死者的魂并没有附在白鸡上，而只是跟着大伙儿一齐走，白鸡的作用应该只是陪伴而不是负载亡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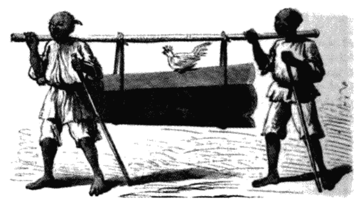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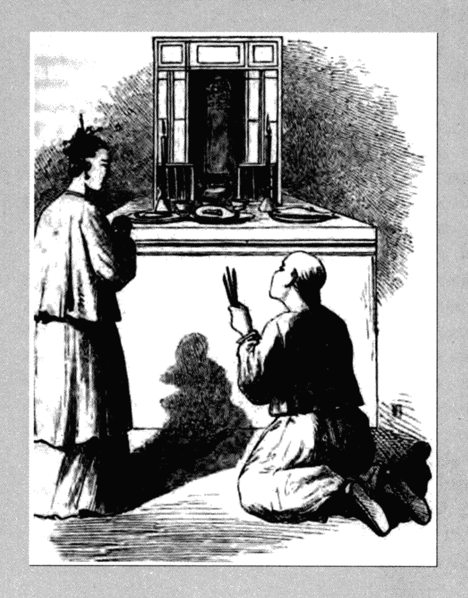


图 35　棺材与白鸡

承担过负载或者陪伴亡灵工作的白鸡从此不用担心被宰杀食用的命运了，它会得到细心喂养直至终其天年。总的说来，这里的人很少吃白鸡，很多人甚至不喂养白鸡。纯白羽毛的鸡与其他颜色的同类具有完全不同的功用。有人认为就因为白色是丧葬的标志色，也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白鸡有灵性。

中国人没有办法解释这项习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们特别喜欢说："老祖宗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跟着做。"好像这就已经是完全充分的理由了。他们也承认，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说明这项习俗。他们似乎没有兴趣来探究一项迷信习俗的源起，也不想探讨这些活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他们甚至也认为有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荒谬的，但他们还是会非常认真、十分虔诚地按照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去做。

第九章　祭祖习俗



神主牌

起源

关于神主牌的来历至少有两种说法。一个说在公元前350年周朝的时候，晋国公子在逃亡时差点儿饿死，他的一个随从人员从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给他吃，而自己却由于腿伤走不动，后来在树林里被烧死。公子后来找到他的尸体，立了一个神主牌，每天烧香纪念他。[1]

另一个故事出自非常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说是汉代的时候，有个叫做丁兰的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其妻对雕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雕像的手指，而雕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雕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便将妻子休了。[2]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的说法：丁妻也很孝敬公婆的雕像。有个邻居女人来找丁妻借什么东西。丁妻如平时所做的那样，家中大小事情均要打卦问问已去世的婆婆，结果是不同意。邻居女人一气之下，用锥子扎伤婆婆的木雕偶像。丁兰回家后看见木雕偶像流泪，得知实情后，丁兰不仅痛打了邻居女人，而且还将她告到官里。县令嘉许丁兰的孝顺，将他的事迹禀报皇帝。皇帝下令赐给他一个牌匾挂在门上。还有另外一种传说：丁兰小时候非常不听话，但后来变成了孝子。他在地里劳动的时候，母亲给他送点心，不小心绊在树根上摔死了。丁兰非常伤心，把这截树根做成父母亲的雕像留作纪念。

如果这就是神主牌的起源，无疑丁兰在不经意间就成了不朽的历史人物——这是许多人一辈子努力追求都没能实现的目标——他开创了一种亿万人追随模仿的习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作为去世父母和祖先

① 译注：这里说的是介子推“割股啖君”的故事，但与《东周列国志》上的内容有出入。

② 译注：这一则说的是丁兰“刻木事亲”的故事。

的标志物加以崇拜。

现在也许无法弄清是秦公子、丁兰或其他哪位历史名人开创了这项用木头牌子代表祖宗的习俗。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习俗渊源久远，已经牢牢地在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华帝国生了根。

形制

无论最初的代表祖先的标志物像什么样子，如今看到的神主牌跟人形毫无相似之处，各地的神主牌造型也不尽相同。在福州人家里见到的神主牌高度大概都在七八寸到一尺半之间，约三寸宽。最高级的用檀香木制作，雕画装饰，一个要值几块银元。而最便宜就用普通木头做，两三角钱一个。每个神主牌都有三块构件，一块是基座，其他两块插在基座上。基座上有一个榫槽，牌体是前后叠在一起的两块板，底下有榫头，松松地插在基座榫槽里，后面的一块比前面的一块高两三寸，高出的部分是向前突出的牌额。前板的顶部嵌入牌额底下的槽中固定住。

放在家族祠堂里的神主牌和设庙供奉的古代圣贤人物的神主牌尺寸要大得多，通常只有两块木构件，即基座上只插一块木板，而且只用普通的木料来做。

牌额上刻龙头，前牌的中间写字，两边刻龙身的纹样，基座正面也刻着瑞兽。前牌打磨得很精细，上了漆，正中从上到下有一行字，某某朝代，什么官衔，什么姓名，通常这些字样是凸雕，左侧下方用小字写立牌儿子的名字。如果是为母亲立的神主牌，则写上她娘家姓氏和丈夫的姓氏。牌上写字的这一部分通常贴了金箔，其他部分保留木头本色，也有的上漆。有的人家用黑笔在两块板对夹的某一面上，记载牌主的生辰忌辰以及墓地在何处等信息。

家中供奉的每个神主牌只代表一个亡灵。夫妇的神主牌通常模样相似，尽管可能尺寸大小不同，区别往往就在上面写的字。一个亡灵只能立一个神主牌，通常归其长子所有，也只供在长子家中。父亲去世，所有祖宗神主牌都由长子继承，将来再由长子的长子继承。如果长子已经成年娶妻却没有儿子，就从他的兄弟或其他亲属那里过继一个。总之，要让祖宗的神主牌一直保留在长房。

女儿们不能持有父母的神主牌。出嫁后，她们必须供奉夫家的祖宗。死了，她们本人的神主牌属于自己的长子，也不会回到娘家兄弟这里来。

如果兄弟生活在一起，就一起祭拜大哥所立的神主牌。如果兄弟分了家自立门户，可以另设一种神主牌，这种神主牌在许多方面与上文描述的不同。这种神主牌叫“总套”，是大约一尺见方的一块板装在一个几寸高的架子上，通常漆成黑色或红色。正面的正中间从上到下有一行字，写着“某氏历代祖宗”。如果立牌者愿意，在这行字的右边还可以写上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等往溯三五代男性直系亲属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写在最右边。左边依次写女性直系亲属的娘家姓氏，母亲写在最左边，然后是祖母、曾祖母。总之，在这个总套上，姓名越靠近中间位置的祖宗辈分越高。这是集中了全部先辈的集体神主牌。设这个总套者本人死了之后，他的长子继承这块牌子，同时获得为父母立单独的神主牌的专属权利。其他儿子另立总套，把亡父名字列在最右边。



图 36　神主牌

公婆龛

单人的神主牌通常只供奉三五代人。在此期间，放在一个可移动的神龛内小心呵护。这种供奉祖宗的神龛叫公婆龛，造型像一座房子，只有几尺见方。如果家里没有购置这种神龛，也可以放在架子上或桌面上。公婆龛通常放在内庭某个方便祭祀活动的地方，所有受供奉的祖宗神主牌都放在里面。每一代人都要增加两个神主牌。三五代之后，就可以取出来烧掉，或埋在坟墓边上，腾出空间接纳新增的牌子。

不论是哪一类的神主牌，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供。早晨点两只蜡烛、三支香。蜡烛烧到一半时熄掉，香烧完。傍晚再把蜡烛点上，另点三支新香。香插在龛前正中的香炉里，烛台放在左右两边。



图 37　公婆龛

家中任何人的生日，或是准备某个子女的订婚婚书，以及正月二十九的晚上都要点蜡烛烧香。如果是生日，烧香的同时供三碗长寿面，正月二十九晚上供几碗甜糯米粥。这种粥中掺进了红枣、花生、桂圆等，看上去黑糊糊脏兮兮的。这种粥代表子孙的孝敬心。

遇有喜庆的事情，或是在哪位祖宗的忌日，就不仅仅是点香烛这么简单了，通常要供上鸡鸭鱼肉等酒菜。除夕夜和正月初四，除了酒菜，还要供米饭。清明节除了一般的菜肴，还要供一种绿色的甜糕，这种糕是糯米粉团调绿色的蔬菜汁做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以及腊月的一些节日都要供酒菜。在农历九月初九供一种特别的米糕，十一月冬至节供汤圆，表达子孙的孝心。任何这种场合，家中的成年男子都要在祖宗牌位前下跪磕头，烧一些代表金银财宝的纸片。中元节还特别要烧冥衣、烧纸房子以及纸做的其他各种家用物品。同时烧一张符纸，靠着这张符纸的神功，所有这些纸制品在焚化的那一刻，都会变成真的衣服鞋帽、真的房子和家具，供另一世界中的祖宗享用。

在为某一位祖宗烧忌辰的时候，家里人往往乘机向亡灵提一些健康或事务方面的问题，然后用“珓杯”占卜，来获取答案。珓杯有两块，一面平一面凸，往地面一扔，就能知道亡灵赞同不赞同。如果是不赞同，就换一种方式再问，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

祠堂

规模

祠堂可以分为总祠和支祠两类。前者是所有族人一起供奉本族所有祖先的，后者是其分支，属于血缘关系较为密切的某一支族人。总是由于家族发展得过于庞大，其中的某个富裕家庭才出资设立支祠。这个家庭仍然保有在总祠中的一席之地，而支祠则为他们专有。在福州地区，支祠的数量没有总祠多。

也有许多人没有表现出对公共祠堂的特别兴趣，他们一般只在自己家里供祖宗的牌位。这些人主要是从外地迁移到这里不久的居民，家族还没有繁衍起来，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祠堂。

祠堂在规模、设计和建造、维持费用上有很大区别。最小的祠堂大约长十几米、宽七八米，内部只能隔出两三个小间。一般的祠堂要比这大十倍，内部可以分割出许多不同用途的房间。规模大小不同，建设经营费用当然也有很大区别。建一个最简单的小祠堂也许只要几百元钱，而大祠堂则要耗资数万。

进主

一个祠堂建好之后，权利所有人会订出一个章程，规定什么样的族人或要给基金会捐多少钱，才能“进主”——把神主牌放进祠堂。例如，获过举人以上科考功名的、当官几品以上的可以免费进主，等等。这个章程订得非常具体，而且将被严格执行，否则祠堂内设计用来安放神主牌的有限空间将在几代人之后，就变得拥挤不堪。根据章程规定，本族人即使家中没有神主放入本族祠堂，也可以参加祠堂里的各种祭祀活动。

如果要进主祠堂的是个总督、巡抚或学政一类的大官，往往会声称得到皇帝的批准。其实本没有这个必要，但大官的家庭会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得到这样的圣旨，以光宗耀祖。每有这样“奉旨进主”的神主牌

进入本族祠堂，迎送游行总是非常隆重热闹。

如果丈夫的神主牌进入了祠堂，正妻也自然地获此资格。

放在祠堂里的神主牌比家里供奉的神主牌大两三倍。它们都放在分成多级的大神龛里，位置有高有低。

祭祀

祠堂建立起来后，要建起一笔永久性的基金，用基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年内各项祭祀活动的费用。这笔基金通常包括可供出租的田地、房屋、店面等。除非族内长老们一致同意，这些资产是不能让售的。族内地位比较高的几个家庭轮流经营祠堂事务，每家轮值一年。除非另有协议规定，通常一年内族产的经营收入归轮值者所有，常规祭祀活动的所有花费也由他负责提供。如果有修缮祠堂等大笔支出，再由大家商议公摊。祠堂的正常年度支出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富裕家族的祠堂通常有专人住在祠堂内负责日常清扫维护。此人必须记住所有神主的忌日，按时在该牌位前烧香烧冥钱，有的还需要置办酒菜上供。除了烧忌日，最初建立祠堂的人还会定下一些特别的日子必须祭祀，后代子孙就有义务遵循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则由族内长者商议哪些日子需要祭祀，以及如何祭祀。

福州地区的祠堂一年中通常要祭五六次：

1. 正月初三或初四开祠堂，烧新春头炷香。

2. 正月初四或初五，族人团拜。各家的代表在祠堂大厅里祖宗牌位前站成一圈，面向神龛，在号令下双手合掌鞠躬，然后就在祠堂内饮宴。

3. 正月十一至十五的晚上“伴灵”。祠堂内灯火通明，族内每个成年男人在祖宗牌位前点两根大蜡烛，当年轮值祠堂事务者的蜡烛放在正中间，还要烧大量冥钱。祭过祖宗之后，在祠堂内饮宴。

4. 农历二月的某个日子春祭，供荤素菜肴等，也比较隆重。

5. 农历七月中旬的某个日子，供荤素菜肴，供品中一定要包括两只鸭子和一个西瓜。烧冥钱冥衣。

6. 农历八月的某个日子秋祭。这也是比较隆重的祭祀，各家代表

一起参加饮宴。有些祠堂还有这样的传统：祭祀用过的猪肉每家分一块带回去，据说吃了这块猪肉有助于生男孩。如果哪一家子弟进了学，就可以多得到一斤猪肉，据说这有助于他们科考上榜。

有些祠堂在一年的晚些时候还有一次冬祭。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祠堂里祭祖宗，习俗做法都是比较明确固定的，不像祭鬼神那样五花八门。

参观祠堂秋祭

一个读书人朋友邀请我去参观了本城最大的祠堂之一。这个朋友本人也是这个祠堂的宗族成员。他本人充当了导游，相当坦诚地回答了许多我提出的问题。那一天正是秋祭的日子，所以我可以观察到许多祭典的准备工作。事先已经说好，我要在祭祀仪式开始之前离开那儿。

我们于上午十一点到达那里，祠堂的大门已经打开，没人阻拦我们进入。我看到桌子和其他家具已经摆好，但时间还早，上供的祭品还没端上来。这个祠堂五十八步宽，进深大约是宽度的三倍，里面有一座假山。还有一个大约十五米长、八米宽的人工池塘，池塘的四周都砌石头。天井地面铺着打磨过的花岗石板。建筑物内隔成很多个厅，主厅居于正中，祭祀仪式也都在正厅举行。主厅里有一个很大的神龛，高出地面三尺多，龛内分成七排放置神主牌，前低后高。最后最高的一排正中放一个四五尺见方的神主牌，这是代表全宗族祖先的“总套”。前面各排中共有九个特别大的金漆神主牌，每个都代表一对夫妇。在靠前的一排上有一个小架子，上面放着两个布卷，这是两个曾担任过朝廷命官的先人的任命圣旨。在龛前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形状也很特别，长约八九尺，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桌上放一对很大的烛台，一个大香炉和一对大花瓶。这张桌子的两侧各有一张小桌，是准备在祭祀时放置全猪全羊的。猪羊的毛已刮净，内脏也已取出，但仍是生的。生猪摆成下跪的姿势，猪头抬高固定在桩子上。羊用架子固定成站立的姿势。准备了两块布，准备在祭祀的时候披在猪羊身上。大厅两侧各放置了两三张桌子，上面各放一对烛台，还有一些祭典要用的形状古怪的东西，但没有

香炉。在离神龛七八米远的大厅正中，横放着一个香案，上面除了一个香炉，什么也没有。这是祭典的时候族长站立的地方，其他参加祭典的人都要站在他身后七八米远的地方。这一段空间里放一个铁制焚化炉。在大厅两侧的墙上挂两幅很大的祖先画像。在墙上接近屋顶的地方，挂十四块有关科举及第的匾额。还有一块匾上写着十四位中了举人的族人名字。邻接的厅内，墙上还贴有一个三十多张本族童生进学的告示。厅前部有一个显著的地方放着一组备用的神主牌，用布蒙着。



图 38　香炉

邻接的厅堂是第二厅，里面有一个小神龛。龛里一共只有五六个神主牌，都是属于作为妾的妇女。她们生了做官的或学业有成的儿子，所以获得这样的荣誉。

还有一个厅是节孝堂，里面只供奉一个孤零零的神主牌，专门纪念本族的一个寡妇。这个妇女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丈夫去世，留下一个仅四个月大的婴儿。据说她的家庭非常贫困，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她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举人。她和丈夫的神主牌已经放进了正厅的神龛，这里专门再立一个牌以表彰她的事迹。

有一个厅里放着一个本地财神的偶像，一尺多高。

还有一个厅里供奉魁星，神像高度不足两尺，周围还有几尊更小一些配神神像。神像座前供桌上有几盘供品，点着香烛。本族读书子弟的家庭每月初一、十五都来烧香，祠堂祭祖的时候也都在这儿上供，希望魁星保佑子弟及第登科。遇有子弟进学、中举等喜事，在这里举行谢神仪式。

除了以上介绍的各厅堂，祠堂内还有一些房间专用于接待来访官员，以及用来读书和娱乐的厅室。

这座祠堂建于七十年前，创建者就是我这位中国朋友的曾祖父。购地、建筑费以及设立基金共花费了三十万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祭祀活动每年花费三百元左右。咸丰二年是我的朋友轮值，这一年作为基金

的耕地出租收入为一千一百二十担稻谷，他留了六百担作为祠堂花销以及自己的祖产收入，其余部分分配给其他家庭。这座祠堂由家族的一个男性奴仆照料，他已经结了婚，就住在祠堂里。

那一天祭祀的情况是那位朋友后来告诉我的：献祭给祖宗的有一只重一百斤的全猪，一只羊，五种绿叶蔬菜，每种蔬菜用两捆，五种水果，五种米和豆，五种不同形态的豆腐，盐，红糟，干牛肉，一块生猪肉，一些猪毛和猪血，以上这些食物都是生的；还有十杯茶，十杯酒，十碗煮熟的荤素菜肴。年复一年，秋祭的供品都差不多。

请了一个作为司仪的职业礼生。主祭人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他是所有族人的共同祖先的长房嫡传，即长子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根据中国的宗法制度，他就是本族的族长。在礼生的指导下，这个小孩下跪，所有人就跟着都跪下；他磕头，所有人都跟着磕头；他起身，所有的人才能起身。在跪地未起的时候，族长依次接过礼生递给他的三杯酒，仍然跪着，双手举起酒杯，仿佛向神主牌敬酒，然后把酒泼在一个底部铺着稻草的容器里。这些酒杯被重新注上酒放回桌面上去。然后依次递给他三碗菜，他也捧起做敬献状，然后放回桌面上去。到了适当的时候，礼生也跪下，以唱歌般的调子念一道献给祖宗的祭文。所有人跪着磕头三次，在焚化炉里烧几捆质地粗劣的绸缎。最后敲大鼓，所有人随礼生号令起身，离开大厅。

在祭祀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下跪五次，每次磕头三下。没有哭泣，也没有微笑，除了礼生的号令，没人发出一点声音，一切井然有序，安详、严肃而且虔诚。参加祭祀的全是各家的男人，妇女是不能在这样庄严的重大祭典场合露面的。

祭祀活动最后以饮宴结束。献祭过的菜肴端上来，各个家庭的代表登席，享用献给祖宗的酒菜。宴罢归家，每个人都带上一块献祭全猪的生猪肉。

以上描述的只是一个祠堂、一次祭典的情况，我只能说有一小部分的祠堂是这样的，其他祠堂里的做法肯定会有很多不同之处。

第十章 宗 教



中国的僧侣有三类。此处僧侣指以从事宗教崇拜活动为职业的人。

佛教

寺院

佛教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在公元初年从印度传入的。一般说来，在中国，佛教比道教更受欢迎。福州有几百个和尚，他们住在城内外的各个寺院里。寺院是和尚的修道场所，里面有厨房、餐厅、僧舍和图书室。福州城内外大约有三十所这样的寺院。其中许多修缮完好。另有一些民俗小庙也由和尚住持管理。

三个最大的寺院都各有方丈主持。方丈对本寺院的和尚有极大的权威和影响力。方丈并不总是表情严肃的老年人。福州城东面的鼓山涌泉寺有近两百个和尚。几年前的一个方丈只有三十多岁，他神态安详、稳重，善解人意。在寺院中修行过的和尚都由方丈签发一个度牒证明身份，有了这个度牒，可以在全国各个寺院里挂单，得到免费接待。

大寺院一般都拥有田产或其他资产，每年靠收租维持费用，尽管可能有所不足。补充不足的一个手段就是向前来寺院的游客和香客乞讨，也有来自官员、士人以及普通民众的捐献，捐献者中有人是为了还愿，有人是为了积德。

本地大寺院的和尚成群结队地上街为寺院乞讨化缘，或者客气点说，去接受居民的捐赠。有时三四十个表情严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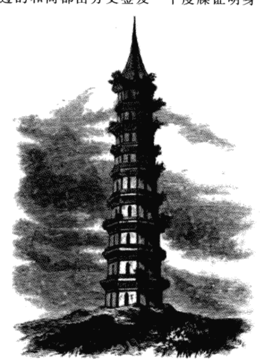


图 39　塔

和尚排成队，一个跟着一个走在大街上，穿着袈裟，光着头，缓慢而有节奏地敲着手里的铙钹。有时一齐念佛号，多数时候默默不语。路人或街边的店家会拿一些钱或粮食、灯油给他们，和尚队伍的后面跟着一个人负责接受这样的捐赠。

和尚

和尚的服装在颜色和款式方面与普通民众有很大不同。和尚的外套有很宽的领子。在做法事的时候，他们穿黄色的棉布或绸布袈裟，平时穿土灰色或白色的袍子。

他们把头发全部剃光，每月要剃两三次，头顶总是光溜溜的，因此有时被人骂为“秃驴”。正式受过戒的和尚头顶上都用火烙出一些点状瘢痕，这些地方永远不再长头发，这叫“烧戒”。这些头皮上的点儿是他们身份的标记。只有方丈有权为和尚烧戒。

和尚是独身禁欲的。出家的含义就是离开家庭，不再住在家里。他们脱离了家庭，不再服从父母，不结婚，不认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所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排斥、摒弃普通人的情感，他们完全无视人伦和责任，完全放弃这个世界上的荣誉、快乐、激情和欲望。他们这种出世的态度很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僧侣。

和尚宣称不再效忠于皇帝，但服从于地方官府。管理和尚的官员叫“僧正”，是直接由朝廷任命的，福州的僧正住在市区东南部，据说他本人也曾经是个和尚。实际上，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僧正基本上管不着和尚。和尚真正的管理者是各寺院的住持。

和尚日常要做各种事情，在寺里主要是念经做功课。佛教的经文中有大量的词语是用汉字音译佛经原典，没有把词语意义翻译过来。念经的重复次数很重要，每个和尚都用一串念珠来做精确统计。经常有一些和尚被请到城乡各处的居民家中做法事，但做完就回到寺院里。也有些和尚负责管理各种民间信仰的庙宇。

在市区东面有一个大寺院，那儿有一口大钟，据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白天黑夜不间断地、有规律地敲响。敲钟不是用机械装置，而是靠人工拉动悬挂钟槌的绳索。其实，由于偶尔疏忽，钟声也曾停过一时

半刻，只不过负责敲钟的和尚不承认而已。

鼓山涌泉寺早晨天还没亮就开始做早课，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做晚课。做功课的时候寺内所有的僧人都要参加，每次持续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早晚课都在供奉三宝的宏大殿堂内举行。殿内的祭台装饰得俗艳华丽，祭台前放许多低矮的凳子和蒲团供和尚跪拜。功课内容主要是吟诵佛典经咒，用大小铃铛、木铎伴奏，时不时地敲一下铁磬。念经的声调单调无变化，但有时唱起梵呗，悠扬悦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仪式到了一定阶段时，开始“行香”。和尚们都离开原位，列队在殿中来回穿行。领头的一个手中敲铜铃，所有和尚严肃地诵经，声调缓慢、整齐、虔敬。有些和尚在行进中途朝佛像跪下磕头。一会儿之后，诵经声逐渐急促高亢起来，脚步加快，进入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整个过程中念“阿弥陀佛”的次数最多，这个宗教认为反复念佛号是很重要的功德。

和尚以及寺院里雇来做粗重活儿的役夫都完全吃素，不沾荤腥，吃任何肉类乃至鱼虾都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普通民众相信，有很多和尚私下里也偷偷吃肉。在有方丈、住持管理的大寺院里偷腥情况较少发生。而大多数游僧，普通民众称之为“野和尚”，几乎都会私下里吃肉。

有一种观点认为水和蔬菜中也充满生物。有人拿这种观点与和尚们辩论，说他们实际上还是免不了杀生。和尚们愤怒地抵制这种说法。

和尚断绝世间尘缘的生活方式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显得有悖伦理，因此普通民众一般都讨厌他们。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非常需要请他们来主持各种法事。和尚们也总是来者不拒，随时准备到居民家中提供服务。请和尚做法事要付一些费用，而且在法事持续期间东家要为他们提供食宿。请和尚来家里，通常无非是为新近去世的或得了重病的亲人做功德，或者是为下界孤魂野鬼做超度。

有人说和尚买小男孩来作为小和尚加以训练，这种情况至少在福州地区非常少见。有些人由于亲人去世或事业失败，对人生心灰意懒，他们没有去自杀，而是选择出家当和尚。寺院非常欢迎他们，把他们的头发剃光，指导他们学习佛法，教他们做各种佛教的仪式。这样的人一般

不会再还俗。也听说一些人是犯了罪，才遁入寺院，剃了头，换了装，以逃避缉捕。可能只有那些犯了重罪，按法律将遭到严惩的人才会这样做。一般说来，犯人一旦出家当了和尚，官府就不会再继续追究。

经常在一些大寺院里，会有一个或几个和尚自愿进入一个小室苦修，断绝和外部世界的来往，终日坐禅，冥思佛理，这样持续几个月或几年。每天有人负责把简单的食物通过门窗上的小洞递进去给他。他们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佛理中，一心希望死后成佛。这样的志愿者总是给寺院带来声誉，而且对其本人也是一项很大的功德。



图 40　和尚

火化

和尚死后的尸体很快就送去火化，而不是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实行土葬。十年前我在访问市区东边的一个大寺院时曾经目睹过一个老和尚的火化过程。尸体以坐姿放入棺材。棺材是没有刨光的松木板做的，三四尺高，上小下大，顶面一尺多见方，底部约三尺见方。棺材由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杠子抬到离寺院数百米远的火葬地点。后面跟着一队穿黄色袈裟的和尚边走边念经。在火葬地点有一个砖土砌成的焚化炉，棺材放进去后，在棺材的四周和顶上堆木柴，然后点火。和尚们在火堆前站成一排念经，约半个小时后，火化就完成了。骨灰和未烧尽的骨头捡出来，放入一个陶罐封好，放入一个专门存放和尚骨灰的建筑物内。

三宝

在任何一个佛教寺院的大殿里总能看到三尊大佛像并排坐着，它们代表释迦牟尼的三个化身，分别叫做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每年有

三个日子是释迦牟尼的纪念日：农历二月初八是他出家的日子，此时他还未成佛；四月初八据说是他的诞生日；十二月是他的成佛或涅槃的日子。这三个日子里对他的崇拜仪式特别盛大，和尚们念经、拜忏，行香一圈又一圈，来回往复。



图 41　三宝

道教

道人

如果从道人和宫观的数量来看，福州地区的道教规模远不如佛教。大约只有四座或五座宫观，拢共也不过十三四个道人。外国人对这些道人的情况懂得很少，他们似乎远不如佛教的僧侣愿意与外界接触。他们也不太愿意与外人讨论他们的宗教观点和仪式。除了参加某些大型的、特殊的法会，他们一般都在道观内部做他们的法事。在许多方面他们都与和尚相似：都是不结婚，断绝与世俗的关系，不认皇帝、父母、朋友等等。他们的服装与一般百姓不同。但他们不吃素，可以吃动物性食物。

一般民众认为道教崇拜的对象有部分与佛教相同，但其实佛道相同的崇拜对象数量非常少。道教有许多法事的做法与佛教的同类法事相似，但道士与和尚从不合作，尽管有时在同一场所里各自做自己的法事。

道人不把头发剃光，也不像普通百姓那样留下一绺长发梳辫子，他们保留明朝的发式，留长发在头顶上束起来。有些道士不修剪，有些则是像普通百姓那样把边缘的头发刮掉。束在头顶的长发不是编成辫子，

而是挽成一个形状特别的发髻。所以只要看看男人的头顶，就能分辨谁是和尚，谁是道人，谁是一般老百姓。

俗道士

以上的描写适用于本地方言所说的“道人”，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道教僧侣。而本地方言称作“道士”（音如“道待”）的是另外一类俗道士，虽也属于道教，但与前一类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就与佛教的和尚更不相同。

这一类道士只在做法事的时候披道袍，平时服装与普通人一样。他们过世俗生活，跟一般人一样结婚，有家庭。他们的头发与普通人一样，平时也在脑后垂一条辫子。只在做法事的时候把辫子盘在头顶，用一支木簪别住。

他们的食物荤素不拘。没有任何规章约束他们家庭成员的谋生方式。一般来说，家中男孩子就跟父亲学做道士，女孩子经常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儿等补贴家用。看起来，这一类的俗道士无非是一种职业，就像郎中、算命、吹鼓手一样。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做法事获取的报酬。请他们做法事总是要附带提供食宿。一组道士中总有一个为首的师傅，分配报酬时，师傅要分双份。

这一类的道士数量相当多，可能比佛教的和尚还要多出几倍，他们得到雇用的机会也比和尚多。一年四季，各种场合，出于各种目的，都会有人需要请道士来做各种各样的迷信仪式。他们的丰收季节在农历七月，福州谚语说，“七月起，道士不用买米”，这段时间内他们都很忙，接连不断地去各处做法事。在各神灵的诞日，在各传统节日，他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到了一家就赶紧摇铃念咒，几分钟后就收拾东西赶往下一家。

这两类道士都归一个专门的官员——道正管辖，道正原来也是个道士，被朝廷指定为官。如果官方在某些场合需要道士协助，如救日食月食、祈雨等，就由道正负责安排。道士如果犯法，一样由当地州县衙门审理，道正基本上管不着。

三清

道观里都有三尊并排而坐的神像，叫“三清”，其中一尊叫“老子”，他是道教的创始人，有人解释说三尊神都是老子的化身。民间很少人知道这个神，也没什么人崇拜他。两类道士都供奉三清，俗道士去百姓家中做法事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张三清神像挂起来。道人每天在宫观里的三清神像前焚香点烛。


图 42　三清（左）


图 43　三清（中）


图 44　三清（右）

儒教

“礼生”有两类，一类受官府雇用，一类提供民间服务。他们都是儒教的僧侣。

从知县到总督的各级官员都配有一个礼生，礼生每月有一份财政支付的菲薄报酬。礼生可以穿秀才的服装，帽顶上可以钉一个金色的扣子。官员对他们总是很客气。他们的职责是指导官员施行一年之中各项官方的祭祀礼仪活动。例如春秋祭天地、祭社神、祭文武圣人等。在这些仪式上，官员都由礼生陪同。礼生的职责包括吟诵祭文祷辞，告诉官员何时跪下磕头、何时起身等等。根据法律和惯例，当官员代表皇帝给天上、地下真实的虚幻的各种对象烧香上供的时候，尽管有些官员自己可能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但也不能自行其是，必须亦步亦趋地听候礼生的指挥。礼生懂得各种正式场合的仪礼，他们会根据官员的品级身份和崇拜对象的性质来理解仪礼的要求，作出安排。他们和官员一样都是儒

教的信仰者。

另一类礼生不领官府的报酬，普通百姓雇用他们去帮助主持丧葬仪式。东家除了提供餐饮，还要给一份慷慨的小费。法律并没有规定丧事一定要礼生主持，但有钱的士绅家庭通常会这么做，使仪礼更加符合规范。例如给去世的亲人上供，如果有个礼生在一旁告诉他何时下跪、何时起身，总比自己估摸着做要踏实一些。礼生的职责包括在仪式的适当阶段宣读祭文，指导东家怎样给送礼的亲友回礼等等。重视礼仪的人家在办理丧事的时候会觉得礼生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图 45　礼生

作为礼生，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无关紧要，主要是他们能彬彬有礼地待人接物，熟悉人情世故，清楚地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这样就足以建立起良好的职业声誉。

儒教是宗教、道德和哲学的综合体，其教义体现在古代圣贤留下的经典著作中。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儒教信徒，如果看他们本人及其家人的崇拜活动，其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孔子本人承认他不太懂得神是怎么回事。在他看来，神超出了一般凡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他并没有教导人们应该敬爱、崇拜哪个神。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责任应该是爱家庭、爱朋友、爱国家。他把对父母的孝顺放在各种善行、德行之上。服从尊长的原则贯穿他的所有著述，儿女服从父母，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君主，他认为这是构成理想社会、理想政府的最重要基础。他对弟子的教导以及他的弟子对其著述的讨论都体现了这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都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

中国的古代经典对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说了很多。这些理论都很漂亮，但中国的读书人总是疏忽了或根本忘了把它们付诸实践。在人人都赞美这些圣贤的今天，却很少人——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人，努力按照古代圣贤的教导去做。

尼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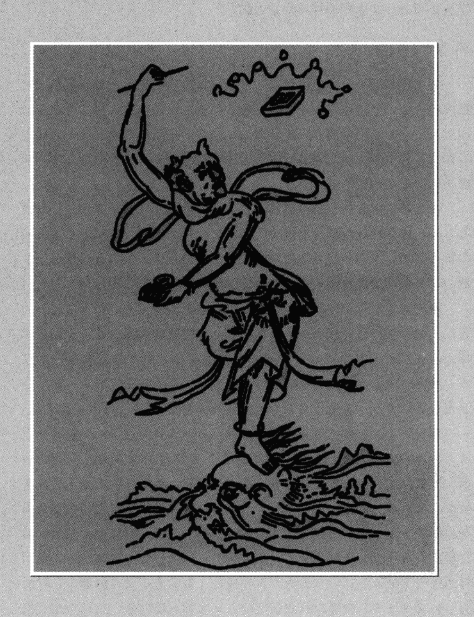
福州地区的道教和儒教都没有女性僧侣，现在也完全没有佛教的尼姑。三十多年前，还有不少佛教的女尼住在尼姑庵里，后因某些尼姑的放荡行为被布政司衙门取缔了。约三十年前，布政使偶然在夜间经过市内的某个尼姑庵，发现里面还有灯光，而且有男人进出。经过仔细询问，掌握了尼姑行为放荡的证据，决心关闭所有尼姑庵，迫使所有尼姑还俗嫁人或离开本地。许多尼姑很高兴就此结束独身生活嫁了人，同时也有一批王老五因此成了家。



图 46　尼姑

剃光头的尼姑偶尔可以在街上看见，她们只是路过此地前往邻近府县。当年布政司的扫荡风暴至今还可以感受到，原先的尼姑庵被改作他用，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建立任何尼姑庵，也没有任何女子在此地出家。

第十一章　民俗信仰（上）



几乎所有的男女神祇都有个生日。在神诞日，庙里都会有特别的庆贺仪式。有些神诞庆贺活动要花费很多钱，搞得十分隆重。根据皇帝的命令，春、秋两季都有特定的祭神日子，还有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政府官员必须去一些主要的神庙烧香上供。

城隍

省主城隍就是这里地位最高的神祇。城隍庙是城内所有庙宇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坐落在布政司衙门附近。理论上，每一个省城、每一个府城以及每一个县城都要有一座城隍庙。福州的城隍庙里供三尊非常相似的神像，其中最大的一尊掌管全省范围的灵魂世界，其他两尊分管福州府下辖的闽县和侯官县。

三尊神像中有一尊是可以移动的。在大旱之年，如果连着三个月没有下雨，这尊神像的脖子上被套上铁链，抬出去游街，游到玉皇大帝庙去祈求降雨。人们相信城隍兼管阴、阳两界的事务，负责褒善惩恶。他把一切事情都向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皇大帝汇报。

城隍固定地每年三次被抬出去巡游。春季的清明节，抬到西门外的西坛，做一个叫做“清明放鬼”的仪式，让阴间的鬼魂在这一天回老家探望。在农历七月十五，再次将城隍抬到西坛，做“中元点鬼”的仪式。城隍对放回人世间的鬼魂负有监管责任，所以在中元节点一次名是非常重要的事务。农历十月初一，他再次被抬着巡游过城内主要大街，来到西坛，这次要做“下元收鬼”仪式：放回人世间过了一个长假的鬼魂，在这一天要收回到阴曹地府去。这一天晚些时候，城隍被抬回城内，停歇在某处民房里而不是马上送回城隍庙。由于他的重要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回家睡觉。第二天一早，他再被抬出去，出南门巡游南台的所有主要街道，直到天黑才回来。这两天之内，城隍巡游了很长的路程。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数千人为了还愿，毕恭毕敬地跟着游行。他们有的是为了事业发达，有的为了科考成功，有的为了父母的健康，有的为了替父母增寿，发愿以自我折磨的方式参加城隍巡游。这种做法在福州十分流行。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是中国人的神谱中的最高神，也有人说他是道教的主神。他是天上地下、水中陆地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的创造者和最高统治者。普通民众都相信，他通过听取各下级神祇的汇报，了解每一个人善恶言行，并相应地作出奖惩。

玉皇大帝的生日在正月初九，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他的身世来历却是一个谜团。有些本地学者认为他是汉代张鲁的后裔，但另有一些学者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可能知道他的年纪，也不可能知道他是何时降临人间。有人甚至大胆主张中国的玉皇大帝就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

在发生旱灾的时候，高级官员来到玉皇大帝庙烧香祈雨。一些神偶也被抬到玉皇大帝庙来，求玉皇大帝降雨救灾。如果后来果然下了雨，官员们就会回到庙里祭神谢恩。

比照中国的传统制度，只有高级官员才有资格朝见皇帝，低级官员根本不可能接近皇帝。所以严格地说，也只有相当级别的神祇才有资格直接朝拜玉皇大帝，但是实际上，在玉皇大帝的生日以及其他的喜庆日子里，任何低级小神都来凑热闹。各阶层的百姓也经常在自己家里露天的地方烧香点烛祭玉皇大帝。

祭拜玉皇大帝的正式礼仪是三跪九叩首。但人们在自己家里祭拜的时候多少有点儿变通随意，往往不是非常注意礼仪规范。普通百姓的家中也不设玉皇大帝的神像。

东岳泰山

在中国东南部，信仰“东岳泰山”的民众很多，他被认为是玄天上帝的孙子，阴间的统治者，其权威可能仅次于玉皇大帝。东岳泰山的庙宇坐落在城东门外约五里地的地方。

根据一些描绘阴曹地府的书籍所言，“泰山”是第七殿阎王，专管好人坏人死后的灵魂。也有的时候，他被认为是掌握生死大权的神。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迎泰山”，他的神像被放进八抬大轿巡游福州城内的主要大街，第二天出南门巡游南台地区。大量市民在这两天



穿节日盛装上街向他膜拜，感谢他在种种祈求事项中满足了他们的心愿。这样的日子里，街上非常热闹，人们普遍地感到兴奋。三月二十八是泰山诞辰，许多家庭庆祝这个日子。有人上大供，用全猪、全羊和鸡、鸭、鹅来祭供，有些人用猪头、羊头代替全猪全羊。还有丰盛的菜肴、许多香烛、冥钱等等。

驻扎在福州的满族八旗人也一样供奉泰山。每年的迎泰山巡游，旗人也都参与其中，引人注目。似乎满族人已经把泰山当作是他们自己的神灵了。本地的其他民间神鬼及其迎神活动都没有引起旗人这么大的兴趣，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捐款资助和积极参与。

在泰山诞日前的几天内，旗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些妇人要到泰山庙里伺候"泰山娘娘"。她们就住在泰山庙的客房里，晚上服侍泰山娘娘上床，把娘娘的偶像和泰山的偶像一起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在早晨，她们送汤水给娘娘盥洗。白天不时地给娘娘敬茶、敬烟，供各种点心，就像女奴伺候最高贵的女主人一样。这已经变成了福州旗人的一项新习俗。

这座泰山庙规模很大，分出许多偏殿，供奉各种各样的属神。整座庙宇维护保养得非常好。

几年前，泰山庙里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主神神像的脑袋突然从肩膀上掉下来，像被砍头了似的。后来经仔细观察，发现是白蚂蚁蛀空了内部支撑的木料所致。人们赶紧把其余的神像都转移到庙的后部，把身首两处的神像就地掩埋了，堆成一个高高的坟包。这个事件给香头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修理庙宇以及埋葬神像为由，广向信徒们募集捐款。尽管这个泰山神既无力保住自己的脑袋，也不能防御白蚂蚁吞吃自己的身子，但还是拥有众多虔诚的信众，很快就募到了一笔总数可观的善款。那段时间内，去庙里观看丢了脑袋的泰山神像的人络绎不绝，即使在工匠掩埋神像的施工期间也是如此。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又简称"玄帝"，他既是北方之神，又是水域的统治者。尽管严格地说，他不是火神，但人们相信他能消除火灾，所以香火也很

旺。人们供奉他，求他保佑免遭火灾。玄帝神像很多，其典型特征就是神像脚边有一只龟和一条蛇。其庙宇的大门口过道两侧有“雷”、“电”两个属神的塑像，玄帝神像背后还有“风”、“雨”两个属神塑像。人们认为玄天上帝是素食主义者，献祭时不供荤菜。

火神

火神这名字就让人觉得可怕。许多街区在每年的农历四月祭火神，以祈求免遭火灾。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灾，他们的木头房子容易被点燃，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流氓赶来火场抢夺财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很多亲友在现场苦苦守着，否则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被这些趁火打劫的“火鹞”抢走。

火场周围幸而未被殃及的人家往往要请道士到火神庙去做场法事，感谢火神保佑他们免遭火灾之祸。有的就请道士在火场废墟上做法事，还要祭上各种酒菜。在这种法事上不能点通常用的红色蜡烛，只能用黄色、绿色或者白色的，因为红色是火的颜色，而做这些法事的目的在于避火防火。

观音佛

观音佛是佛教的慈悲女神，她拥有许多称号，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特别在已婚妇女中间，这尊女神得到高度的崇拜。她有时以男性形象出现，据说，观音佛是半男半女的。有些观音佛像是精细的白瓷做的，有些是铜铸的，也有粗糙的泥塑。有的时候人们供奉的只是写着她的名号的一张纸，而不是塑像，但据说效果也一样好。

已婚妇女在家里供奉观音，无一例外。她也是保育女神，没有孩子的妇女到各处的观音庙里求她赐给一个男孩。

除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每年还有三个日子是专门祭观音佛的。农历二月十九是她的生日，六月十九是观音成佛的日子，九月十九是她第一次脖子上挂上高贵的珍珠项链的日子，也有人说是她的忌辰。这三个日子都被善男信女们当作是“观音诞”来庆贺纪念。信徒们在这些日子里都吃素，也在家里和观音庙里的神像座前供素菜。

妈祖

妈祖是航运女神，在多少与内河或海上运输有关的家庭中拥有广泛的信众。妈祖庙很多，宁波商人在南台捐建的那一座最大最豪华。来自其他府县或外省的商人往往会在这里建会馆，作为同乡聚会的场所。几乎所有的商帮会馆里都供奉妈祖神像作为保护神。传说这位女神是宋代兴化府一个船夫家庭的女儿。有一天，当她在家中织布的时候，不知不觉趴在织机上睡着了。她梦见海上起了风暴，她父亲和两个兄弟都在各自的小船上挣扎，万分危急。她挺身而上，用嘴咬住她父亲的小船，两手还分别抓住两个兄弟的船，把他们都拖向岸边。正在此时，她听到母亲在叫她。她是个孝顺的女儿，本能地张口应答了一声，却忘了父亲的小船还叼在嘴上……马上被惊醒过来。这是一场梦，但也不完全是一场梦。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她的家人真的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她父亲的那条船沉没了，她两个兄弟的船却获救了。女孩儿因此知道自己就是两个兄弟的救星，而因张口应答母亲的呼唤，使她未能救回自己的父亲。



图 47　妈祖

由于这个梦，这个女孩儿成了整个中华帝国香火最旺的神灵之一。在她去世以后，多次得到皇帝的追谥，赐她许多非常响亮的头衔，诸如“天后”、“天妃娘娘”、“天上圣母”等等。她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圣母”的称呼容易使人联想到罗马教会对耶稣基督之母玛丽亚的尊崇。

内河航行或出海的船夫们经常从香火旺盛的妈祖庙取一撮香灰，装入小红布袋，挂在船舱里。或把这一撮香灰放进船上供的妈祖神像的座前香炉内。当在海上遇到风暴，眼看生还无望时，所有人都拈香跪在神像前苦苦地呼叫妈祖救命。如果后来果然转危为安，他们上岸后一定要

特别隆重地祭妈祖谢恩，除了酒菜上供，有的还要安排演戏。船夫们十分肯定地说，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有时可以看见妈祖化身为一团火球在桅杆上方升起或降下。如果火球升起，说明妈祖离去，他们肯定凶多吉少；如果火球下降，是个好兆头，说明他们将会得救。内河或湖上的船夫每遇到突起的大风，眼看就有倾覆的危险时，就一齐哭喊："妈祖婆婆！妈祖婆婆！……"

妈祖女神有两个主要的助手，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在妈祖庙里，他们总是一左一右地站在她的身后。在福州，近几年来这个"千里眼"被认为不仅是个好水手，而且还是治疗疟疾的好医生，从而大受推崇。在水门附近，建了一座专门供奉这个"医生"的庙。得了疟疾的病人到这个庙里烧香，然后再从香炉里取一些香灰带回去，在自己家里把香灰当作神像来供奉。病好之后，要到庙里来谢神，供品中必须包括一种薄煎饼。这位"千里眼"大夫似乎特别喜欢吃这种煎饼。

临水奶

临水奶：一般人都称为"娘奶"[1]，是福州人祭拜最频繁的神祇。她是唐朝人，住在福州南郊。

人们崇拜娘奶，部分原因在于她是个技艺高超的接生婆。已婚的妇女每年在正月十五庆贺她的生日，设供桌，祭上荤素菜肴，点香烛烧冥钱。既是为她先前给予的保佑谢恩，也是对今后继续得到保佑的祈盼。娘奶也是一个儿童保护神，十六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她特别保护的对象。孩子生了病，家长经常要请道士来家里或娘奶庙做一个"过关"的法事。娘奶的神像一种是坐像，一种是立像。她的立像是一手握剑，一手执号角：用剑驱魔逐鬼，吹响号角集结天兵天将。

供娘奶可以用任何肉类，但鸭子除外。这有一个传说：有一年闹大旱，娘奶站在闽江水面上施法祈雨。她的脚下是一块草席托着。有一个恶鬼叫"长柄鬼"要害她，从水下拖那张草席。不用说，如果席子被拖

① 译注：福州方言称母亲为"娘奶"。

入江底，娘奶沉没，不论对她本人还是对所有的妇女儿童将是多么大的悲剧！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水面上游来了四只鸭子。它们勇敢地冲上去，各咬住草席的一角往上拉，才避免了这一场悲剧的发生。为了纪念这一次脱险，这位女神从闽江河底升起一块河洲，命名为“鸭母洲”。娘奶发愿绝不再吃鸭肉，但没说也不吃鸭蛋。

这位助产女神兼儿童保护神日理万机，需要一大批女助手协助她工作。在供奉娘奶的庙里，她的主要助手“三十六婆官”的神像排在她的左右两侧，其中有些婆官的手上还抱着小娃娃。这三十六婆官都是她的高级助手，另外还有次级助手七十二人。

三皇

三皇指天、地、人三个皇帝。天皇伏羲氏是八卦的发明者，也是最早的外科医生。地皇神农氏是农业的创始人，在他之前，人类只能靠挖草根、采果子维持生命。人皇是黄帝，是织布做衣服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人类只能靠树叶遮羞御寒。没人知道这三人生于何时。三皇总是合在一起供奉的，信众很多。鞋匠、帽匠、医生、泥瓦匠、石匠、裁缝、算命者、锡箔匠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商人和工匠都把三皇作为自己的行业保护神。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周年祭祀的日子，除了供酒菜，还要请戏班演戏酬神。

关帝

关帝是中国的战神。他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武艺高超的将军，又特别忠义。历代皇帝给他追加了许多荣誉称号，其中最响亮的一个称号是“武圣”。这个称号表明，他在军事方面的地位与孔夫子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样至高无上。现在他成了满洲旗人的保护神。当今皇帝的祖父道光皇帝在他一系列的荣誉称号之上，又添了一个“喜圣”的称号。许多百姓在家中供奉关帝，人们认为他使男人更勇敢地去争取成功。



图 48　关帝

王天君

在城南一座小山[1]上的玉皇大帝庙里，有一尊很大的王天君神像。他有三只眼睛，多出来的一只眼睛长在脑门上。留一部赤红色的长须，手中拿着一根鞭。

崇拜这个红胡子三只眼神灵的人各式各样，包括生病的、穷苦的、当官的、做生意的，还有一部分妇女。人们向他寻求保护，寻求科场上或生意上的成功，据说求他解除病痛最灵验不过了。

文昌帝君

所有的读书人都崇拜文学之神——文昌帝君。他能赋予崇拜者写诗作文的能力，而且助人获得各级科举考试的成功。中国人认为有两颗星星掌握着人间有关文字笔墨的事务，一颗是魁星，二十八宿的第十五颗星，就是这个“文学之神”。他的神像是一个端坐的美男子。另一颗星的形象也是一个男人，但面容丑陋，头上长着两个犄角，以金鸡独立的姿势踏在一条大鱼的头上。一手拿着笔高举过头，另一手拿着一顶魁元帽。他的神像总是放在魁星像的前面，尽管他不能算是魁星的属下。

图 49　魁星

据说此地有三四十座魁星庙，大型的宗祠里往往都设有专门的厅堂供奉魁星。族人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也都给魁星烧香上供，平时也有人来烧香。官府办的各个书院、贡院里也都供奉魁星，每月的初一、十五按惯例烧香。除了作为文学之神，魁星也是善恶品行的判断者，掌握着雷霆电火和瘟疫。

① 译注：即南门附近的于山，又称“九仙山”。

田元帅

田元帅据说是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儿子，他是戏剧、拳术、音乐之神。艺人们都供奉田元帅，以期得到他的帮助，扮演好角色，获得演艺事业的成功。不论是为健身娱乐而练武的人，还是靠传授武术为生的职业拳师，也都供奉他，以保证在演练时不出现闪失，伤了自己或他人。在元帅庙里，通常还立了四个他的助手的塑像，一个弹琵琶，一个吹笛子，还有两个做着打拳的姿态。

据说元帅本人在文学和武艺上都很有成就。因此，他的神像造型有的像个读书人模样，穿普通的平民装束；有的造型却是半文半武——半边身子是文人装束，另外半边却套着铠甲，头盔上有两根长长的雉鸡翎毛向后翘起。

财神和土地公

凡商人、店主、税吏、戏子、衙门师爷等都供奉财神，希冀在他们的保佑下发财致富。所有的商铺里都有财神的画像或塑像，定时烧香上供。土地公既是财神也是宅神，多半在居民家中供奉。

鲁班

鲁班原是古代山东的鲁国人，他以灵巧地使用各种机械著称，并发明创造了凿子和锯，从而得到人们的纪念。他现在成了一个行业神，盖房子的、打家具的、造船的、制伞的以及所有靠凿子和锯子工作的匠人都供奉他。各行业都有自定的专门日子，每年在鲁班庙里祭祀，祈求这个祖师爷让他们提高职业技艺，并利用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喝酒唱戏，切磋技艺，商议一些与行规、工钱等有关的事情。

猪一使

猪一使是猪神，其形象衣着普通，手里拿一根赶猪的竿子，站着，据说还耳背。关于这位神灵的来历，有各种传说。有人说他原先是城里的一个屠户，也有人说他原是牧猪人，由于他的猪突然都死光了，他也

急死了。以下是关于他的故事：

他在城里摆一个卖肉的摊子。有一天，一个秀才买了一小块肉，说是忘了带钱，要赊账。猪一使当时同意了，但秀才刚走，他就开始后悔，于是悄悄地到秀才家里，把已经放在锅里煮的那一块肉又偷回来了。这让秀才记恨在心。后来这个秀才科举一路顺利，当了朝廷的大官。有一次，这个官员因公事回到家乡。当他的轿子经过猪一使的卖肉摊子时，见猪一使正在眉飞色舞地跟周围的人说起当年秀才赊肉的故事，手中的屠刀正好指向这个官员的轿子，好像在威胁他。官员回衙后立即给皇帝如此这般地奏了一本，说这个屠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威胁朝廷命官，请求批准把他斩首以儆效尤。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于是猪一使给杀了头。猪一使死后不久就变成了乡人崇拜供奉的猪神。

养猪户给猪一使烧香上供并不是为了得到养猪方面的协助，而是请他帮助找回丢失的猪。谁家的猪丢了，就到猪一使的庙里烧香。由于猪一使耳朵聋，要先摸摸他的耳朵，拍拍他的背，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才大声说明情况，求他帮忙。如果丢失的猪后来真的找到了，就要回到庙里来上供谢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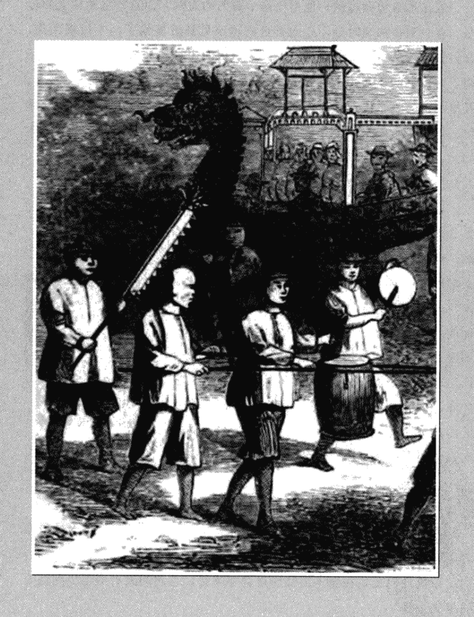
赌钱鬼

赌钱鬼是赌徒之神。他的形象是一个形容枯槁、衣裳褴褛的男人，辫子盘在头上，头发里还插了一张纸牌。由于这一副典型的容貌特征，赌钱鬼这个词也用于称呼那些痴迷的赌徒。据说赌钱鬼原来真是这么一个狂热的赌徒，后来输光了家产，死于贫困。那些沉溺于花会彩票赌博的人特别崇拜他，在他的神像前烧香磕头，抽签卜卦。有些更为痴迷的赌徒甚至把神像请回家里供奉，不时地祭一些烟丝和米糕。他们点上香烛，然后躺在赌钱鬼神像前睡觉祈梦。详出梦中神谕后，还要许个如何谢神的愿。

有些赌徒把一副三十七名花会的竹牌小心地摊放在赌钱鬼神像前求神谕。这三十七根竹筹上各写有一个汉字。花会赌博每次将从这三十七个字中随机选出中奖的幸运字。赌徒押对了就能获得三十倍于赌注的奖

金。求神谕者晚上睡觉前放好竹筹，加上罩子，点香烛祭赌钱鬼。第二天一早起来，打开罩子仔细观察，看哪一根竹筹像是被动过，就认为是神谕，把赌注全押在这一个字上。

第十二章　民俗信仰（下）



五显公

农历八月十七是小偷的保护神——五显公的神诞日。

五显本身曾做过贼。他不仅是个聪明的盗贼，而且非常孝顺他的母亲。有一天在拂晓时分，心地善良的母亲见到五显偷了一个饭锅回家，就狠狠地骂他一顿，说他不该偷人家做饭的用具。母亲声称，如果五显用卖这口锅的钱来买米，她决不沾口。母亲要五显马上把锅送还人家。五显觉得为难，说：现在天已经大亮，如果去还锅，肯定会被人发现抓住。母亲说，如果他去还锅，老天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后来事情果然如此，当五显回到夜里偷锅的地方时，天突然暗下来，四周漆黑一片。五显抓住机会把锅放回原处，又飞快地跑回家向母亲复命。

近十多年来，供奉五显公的信众与年俱增。在八月十七给五显公烧香上供的早已不限于盗贼，也有病人求康复，出门人求旅途平安，商人求生意兴隆发达。求发财的人最多。有的时候，人们在他的称号前再加上“半天”两个字，称他“半天五显公”。人们相信他住在半空中，不愿下到人世间，所以没有为他在地面上塑神像建庙宇。福州城内外都没有专门供奉五显公的庙，也没见到他的神像。祭五显公通常在露天的地方进行。每年的八月十七，有很多人到南台大庙山献祭，场面十分火暴。



图 50　五显公

药王祖师和医官大王

药王祖师是医药之神，据说他生前是个医术精湛的大夫。他的供奉者主要是开药店的商人及其伙计。农历三月初三是他的神诞日，各药店的店东伙计们聚集在药王祖师庙里烧香献祭。看病的大夫则很少到这个庙里来烧香。

医官大王是外科医神，据说他本是外国人，从琉球岛来到中土行医。根据中国传统医学的观念，外科医生专治身体表面的疾病，如疼

痛、溃疡、肿瘤等。他在世的时候耳背，尽管死后已经成了仙，人们认为他仍是很聋。所以向他祈祷时一定要点燃香烛让他看见，说话要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

越王

越王庙坐落在城郊大庙山，供奉汉代闽越国的国王。在发生旱灾的时候，人们来这个庙里烧香祈雨。越王庙规模很大，维护完好，里面有一口井很有名，叫龙井。据说天旱的时候，把虎骨投入井中，不出三天就会下雨。因为常言说"龙虎相争"，龙和虎一相遇就要斗起来。虎骨投入井中只是为了刺激龙。龙一腾挪，立刻云生雨至。一开始下雨就要赶快把虎骨捞上来。

越王庙中的神像摆放很特别，越王在右边，娘娘在左边，与中国传统的男左女右、男尊女卑观念相反。有一则这样的传说：有一天，越王对娘娘夸口说，只要把他的鞋子投入井中，井底的龙就会浮到水面上来。娘娘认为那不可能。娘娘说，把她的耳坠投入井中，才能把龙引上来。于是越王与娘娘打赌，看谁的办法灵。如果越王输了，他就把左边的尊位让给娘娘坐。结果是，越王的鞋扔下去，没有任何动静；娘娘摘下一只耳坠扔下去，果然有条龙蹿上水面抢那耳坠。原来，龙不仅特别讨厌老虎，还特别喜欢珍珠。娘娘的耳坠上镶了珍珠，龙见了珍珠就马上来抢。总之，越王打赌输了，他愿赌服输，把左边的尊位让给了娘娘。后来人们为越王和娘娘建庙，也同样让他屈居右边。

五帝

五帝崇拜及其相关的迎神游行，构成了最荒诞奇特的偶像崇拜。关于五帝的来历，普通民众一无所知，知识阶层也所知甚少。在周朝（公元前 1122—前 256 年）官方就有驱逐疫鬼的迎神游行活动。后来官方的此类活动停止了，却在民间流传下来。孔夫子的书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乡亲们迎神驱疫，孔子穿上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1] 关于中

[1] 译注：《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於阼阶。"

国古代经典中记载的“傩”与福州近代的迎五帝是否一回事，学者们的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的目的都是驱逐瘟疫。

关于五帝代表什么，各种说法最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有人解释说代表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的自然元素，又说也代表黄、绿、红、黑、白“五色”，有人认为还可以代表东、西、南、北、中的“五方”。下面这张表说明这些“五”之间的对应关系：

五帝姓氏	五色	五行	五方
张	黄	土	中
钟	绿	木	东
刘	白	金	西
史	红	火	南
赵	黑	水	北

这张对应表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道士向我提供的，也许可以代表比较普遍的意见。五帝在表中的顺序也表示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为首的是张帝，其形象是个三只眼、红胡子的人，多出的一只眼长在额头上，表情快活。他的脸是金色的。根据理论，五帝的脸就应该是各自的代表色。但事实上，也并不总是如此。其余四位的形象都丑陋不堪，令人厌恶。一个口吻突出像猪，一个长个硕大无比的鼻子，一个眼皮翻红像个猴子，一个长个四角形的嘴，中间凸起像鸡喙。不同的庙里塑出的五帝形象不完全相同，似乎工匠们在造型和用色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

供奉五帝的庙宇表面上都是为武圣关帝建造的。在庙门口或门外立一个刻着关帝名号的牌位。据说是这么回事：十几年前，一个高级官员乘轿子经过城里的大街时正遇上迎五帝的游行队伍。游行者非但没有给官员的轿子让路，反而要求官员的轿子后退，或先避到路边让五帝神轿通过。这个官员勃然大怒，命令卫兵把为首的香头抓起来鞭打，驱散游行队伍。在讯问之后，官员发现五帝是没有得到过官方批准的邪神，于是下令禁止，要求百姓自行捣毁所有五帝神像。在这种情况下，五帝的信众们赶紧采取应对措施，在五帝庙门口竖起关帝的牌位，同时把关帝神像请入庙中，改称为关帝庙作为伪装。满清朝廷崇尚战神关帝，没有哪位官员敢对关帝庙横加干涉。

尽管五帝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众，但仍然是邪神。只有得到皇帝加封认可的神祇才能算是正神。一旦被朝廷认可，任何官民都不敢随意对之加以处置，除非其庙祝或赞助者确实犯了法。

1859 年秋季，咸丰皇帝根据原闽浙总督王懿德所请，终于加封五帝为“侯爵”。

迎五帝与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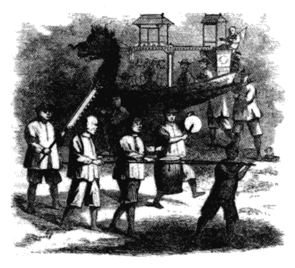
农历五六月间，迎五帝游行特别盛行。有时一个游行队伍从头到尾要走一两个小时。普通人遇到迎神游行要下轿下马避让。神像乘坐的轿子那么大，抬轿者那么傲慢无礼，横冲直撞，其他轿子想穿越根本也是不可能的。神轿经过之处，普通民众以最恭敬的姿态向轿中的神偶致敬。人们相信对神轿的任何不敬行为都将立即招致腹绞痛、痢疾或其他什么既痛苦又危险的病症。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受尊敬的人士也会为父母的健康参与这种迎神游行活动。

福州地区有无数为组织迎五帝巡游而成立的香会，这些香会多半依附于某个五帝庙，每年募集足够的资金购买纸船，抬着纸船游行，然后把从大街小巷中捉来的疫鬼都装在船中送出海。

每年最热的季节里，总有一些人患了这样那样的传染病，此时正是募集捐款的高峰期。筹款的人成群结队，沿街敲锣打鼓摇旗帜，向每个店铺募捐。他们也去庙周围的居民区，尤其是本香会成员的住宅收集捐款。民众捐赠香烛、纸钱、冥衣、盐、米等也一概欢迎。

纸船约两丈多长，用竹条和细薄的木片作为骨架，外面裱上纸，重量越轻越好。船舱里分出很多隔间，用来装载不同的“货物”和“乘客”。装载的货物几乎包括所有的居家用品，柴米油盐都有，还有各种折纸的或纸糊的桌、椅、碗、盘等，还有代表水手的小人偶。每条船用八个或十六个人抬着游行。

在制作纸船的场所还要用纸扎出五帝的神像，准备也放入船中送出海。神像扎好后，每个神像放入一个神轿，用八个人抬着游行，一队人马敲锣打鼓，还有高白鬼和矮黑鬼在轿子前后跟着，一路招摇地送回庙


图 51　送“出海”的纸船

里。这些纸扎的神像重量都很轻，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举起来。

在适当的时候，原先安放在各个庙里的木雕五帝神像要抬出来巡游大街小巷。每个神像乘坐一个八抬大轿，一大帮扈从前呼后拥，其中有充当卫士的、捧香烛的，还有不时发出阴沉绵长呼叫声的喝道者。五帝的扈从包括一批“塔骨”，它们是各种高大的附属神偶像，用竹篾做架子，外面套上彩衣，一个人作为“神脚”钻在里面扛着。迎五帝巡游通常在傍晚进行。结束时，神像都返回庙中，各人回家休息。

出海游行很有表演性。有钱的大庙组织的出海游行往往引来众多男女老少在路边翘首观看。在晚上，纸船上点起无数的蜡烛和长明灯，队伍中有各种塔骨神像，还有化妆的扈从卫士，金鼓齐鸣。许多信众为还愿谢恩也都参加游行。


图 52　挑福桶

游行队伍中往往有一个衣着光鲜的人挑着一担“福桶”。桶内装着猪血、牛血、鸡血和畜禽毛等秽物。以前总是雇佣一个乞丐来挑福桶，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一桩功德特别大的善事，改为良家的志愿者来挑。这样的志愿者都是为了父母健康问题或是要向五帝谢恩，或是有所请求。桶里盛的秽物有辟邪祛魅的功效，准备在纸船焚化后倒入江中。

在游行队伍中往往还有一个穿戴整齐的人挑着一担刑具，与县衙门里审犯人用的刑

具差不多，有枷、皮掌、夹棍、拶指等，似乎能说明阴阳两界折磨犯人的手段也差不多。带着这些刑具游行是向作祟的邪鬼发出警告，让他们知道在另一世界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酷刑。



图 53　挑刑具

通常在游行纸船的前面走着一帮孩子，他们充当将随五帝出海的船上水手，叫“水手班”。这些孩子中有两人扛着一尺多长的蜡做的船锚，一个扛着橹，一个拿着罗盘，其余带乐器参加游行并演奏。他们身穿统一的黑色或草绿色的衣裤，扎红色或蓝色的腰带，头发挽起在脑后打一个结，带一个斗笠。他们在行进中有时唱一首赞颂五帝的歌。水手班是由喜欢文体活动的人士出资赞助组织的。主事者挑选十几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请音乐教师训练他们一两个月，学各种锣鼓等乐器，配合奏乐。这些孩子可以得到免费的膳食和服装，但没有报酬，他们做这些事主要是为了享受在游行队伍中受万人瞩目的感觉。这个水手班不专属于某个庙，常常在一个迎神季节里多次出演。

游行队伍到了江边，纸船将在这里“下水出海”，说得直白些，也就是点一把火烧掉。把纸船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后，所有随行的塔骨偶像绕着船飞快地奔跑几圈，然后一齐面向纸船跪下。在一片锣鼓声中，纸船被点燃化为灰烬，“出海”了。

塔骨及其他

迎神游行中还有一些配角值得在这里一并描述。

在迎五帝或迎泰山、迎城隍的游行中，总有这样一些偶像成对地或四个一组地出现。

1. 长柄鬼和矮八鬼：长柄鬼据说是阴曹地府的警察，在迎神游行队伍中出现的形象个头有一丈多高，身材细长。头、脸和手是纸板做的，身子是竹子扎架，罩上白布，头上戴一顶两三尺长的方帽子，帽子上经常缠一条红布带，腰上扎一根浅蓝色的布带。一手拿着一柄大扇

子，另一手上拿一牌子，上面写着“奖善罚恶”。他的脸很长，披头散发，双眼暴突，吐出猩红的舌头。这个神像由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钻在里面充当神脚扛着走，白袍子垂下来遮到膝盖位置，可以看到走动的双脚。神像的上腹部开一个透气孔，里面的人从空中伸出头来看路。他走起来步子很大，但动作很慢，大摇大摆地。在游行队伍中，长柄鬼的前面总是有两个人拿着长柄大灯笼的人，还有两个小孩敲锣，经常还会有几个吹鼓手。灯笼上写着阴曹地府某某官员的头衔。通常还会有一两个人跟着这个长柄鬼，因为钻在里面的那个人有时候需要协助。

矮八鬼的身材又矮又肥，黑脸黑衣，总戴一顶很大的黑帽子，上面系一条红布。张开口，伸出猩红的舌头，还不时地左右打转，令人恶心。他的步态十分下流，踉踉跄跄地从街的一边蹦到另一边。有时还转过身来朝后面看，摇头晃脑，转着舌头。这个神像也是用纸板做头，用竹篾做身架，总是挑一个矮壮的小伙子钻在里面，从神像的额顶开孔看路。

庙里也都有长柄鬼和矮八鬼的泥塑神像，模样跟以上描述的都差不多，只是尺寸大小和站立的姿势略有不同。

2. **牛头马面和鸡头鸭将：**这四个也都是五帝的助手，通常同时出现。神像约八尺到一丈高，游行时也是人钻在内部扛着慢慢走。除了身材高大，他们的外貌倒没有什么特别吓人之处，无非是头部是个畜生形状，服装通常是白色或淡蓝色。


图 54　马面


图 55　牛头

3. 枷锁二将：这是两个高大的人形，一个手上拿着木枷，另一个拿着镣铐。他们面部表情严酷，似乎只等五帝下令，随时准备把枷锁、镣铐往人身上套。

4. 单角鬼和双角鬼：这两个鬼卒形貌丑恶，一个脑门上凸出一个大角，另一个是双角，左右各一个。单角鬼一手执狼牙棒，另一手拿着一个叶子形状的东西。双角鬼一手拿槌，另一手拿锁链。这两个也都是五帝的扈从。

5. 行化二将：两位据说在祛瘟疫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个一手拿葫芦，另一手执芭蕉叶，把瘴疫之气扫入葫芦封起来。另一个一手执驱魔的大木剑，另一手拿扫帚，扫除所有邪祟。

还有两组以人的形象出现的偶像较少参加迎神游行。一组是四季将——人扮的春、夏、秋、冬四季，他们的扮演者脸上分别涂成绿、红、白、黑的颜色。另一组是五方鬼，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从庙里的塑像或壁画上看，五方鬼也是狰狞可怖到极点的形象，在迎神队伍中用人来扮演，看上去多少要温和一些，但也够丑陋的。他们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一道，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恶心感觉。

参考以上的描述，读者毋需很强的想象力，就能自己勾勒出一幅怪诞诡异的迎五帝游行的景象。

最保守地估计，福州一地至少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与五帝庙有关的香会组织，每年举办迎五帝游行并送一两条船到闽江边焚烧。整个盛夏城里城外此类游行活动几乎无日不有。游行队伍常常把主要大街挤得水泄不通，长达几个小时。乘轿出行者即使与游行队伍同方向，也得走走停停，让人火冒三丈，而逆行几乎是不可能的。

受崇拜的动物

以下介绍在这个城市里被当作神灵崇拜的几种动物。

猴子

猴子神像如一个人坐着，但长着一张猴脸。神像有木雕的，也有泥

塑的，有的庙只是在墙上画张像，有的庙里甚至只贴一张纸条，写着猴神的名号——"圣王爷"。有好几个很大的庙专门供奉这个猴子，而更常见到的是一个神龛放置在树洞里，或是街头巷尾的墙上，龛内放着大圣神像或牌位。这样的神龛加上小庙在城内城外总有近百个。献祭形式包括烧香点烛，有时也供上荤素菜肴和时令水果。在唐代，三藏和尚受皇帝派遣到印度取经，有只猴子在这个取经过程中提供了某种服务，封为"齐天大圣"，将它神化了，就开始受到民众崇拜。圣王的诞辰在农历二月二十三，这一天社会各阶层都来隆重地祭拜猴子殿下。人们总是想象各种疾病和学业上、生意上的坎坷是妖怪鬼魅作祟的结果。神猴能镇各种妖魔鬼怪，也就能直接或间接地保佑了人们所祈求的健康以及各种福祉。

狐狸

总督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崇拜狐狸。在总督衙门的阁楼上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供奉"狐仙爷"。新到任的总督一定要到这房间来拜狐狸，点三支香，敬三杯酒，跪下磕头。人们相信狐仙爷有控制官府大印的魔力。如果不祭狐仙爷，衙门里的大印会莫名其妙地丢失，或者更糟，衙门也许会突然失火，伤及官员本人。福州有很多关于衙门里的狐仙爷的精彩故事传说。狐仙爷没有塑像，也没有图画描摹的具体形象。人们相信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幻作人形，或附着在男人或女人身体里。某些疾病被认为是由于狐狸作祟而引起的，因此病人及其亲友要烧香恳求它不要调戏、捉弄或伤害病人。商人也非常害怕狐狸以隐秘的方式在生意上捣乱。

老虎

崇拜老虎的人有两类，目的也不相同。对赌徒来说，老虎是赌神。其形象是一只有翅膀的老虎，以单后肢站立，嘴里叼着或前爪捧着一枚大铜钱。这个神像可以是木雕和泥塑的，或者是一张画像。也有的只是用一张纸上写着"抢钱虎爷"，挂在赌台下的两堆冥钱中间，或者放在赌场内的一张供桌上，经常点燃香烛供奉。每月的初二和十六，供上荤

素菜肴。经营赌业的人都供奉抢钱虎爷，有些赌场把画着抢钱虎爷的牌子挂在大门上方作为行业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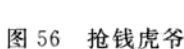


图 56　抢钱虎爷



图 57　虎婆奶

另一类崇拜老虎的人是年幼孩子的母亲。有一位保护孩子的女神香火极旺，女神的坐骑就是一只蜷伏的老虎，所以她就被称为“虎婆奶”。据说这只老虎有神力，可以对付害儿童患病的鬼魅。比如说，孩子患了水痘很危险，家里人就去庙里或家中的虎婆奶神像前烧香，向女神和老虎祈求保佑，许诺孩子病好了要如何谢恩等等。谢恩的供奉包括烧纸钱，上供酒菜果品，还要供一条未煮过的猪尾巴，据说老虎特别喜欢吃那玩意儿。

狗

有些妇女本人出生在白天的某个属于狗的时辰，在婚后生孩子之前，挂上一张“张仙打弹”的图片，点烛烧香膜拜。这张图片画一个张仙人拉弓瞄准半空中的一条狗，仙人周围有几个小孩子。一位当地的读书人给我做了解释：图画中天狗威胁孩子的生命，孩子们围绕着张仙，得到张仙的保护，否则就会被天狗吃掉。母亲们为孩子的平安而供奉这张图画。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二十三，要用香烛纸钱以及挂面

和七个汤圆祭这位张仙。汤圆象征张仙射天狗的弹丸。举行其他家祭的日子里，也要在张仙打弹图画前烧香。


图 58　张仙射天狗

据说作为音乐、戏剧和武术之神的田元帅生前有一只爱犬，后来与他一道成仙，变成狗头人身，跟随在元帅左右，也广受信众崇拜。当元帅以戎装出现在雕塑或画像中时，一足踏在狗的背上。在别的元帅图画中，这灵犬有时又以狗头人身的形象出现，拿着一面旗子。

其他

龙被认为是雨水的提供者。在发生旱灾的时候，人们就来祈求龙赐予这种必要的自然元素。城东门附近有座庙专门供奉这种神奇的动物。根据皇帝的命令，每年的春秋两季都有官员来龙王庙里烧香，祈求风调雨顺。

在城内的巡抚衙门附近有座庙，里面供奉与某位女神在一起的一只白公鸡。有人说那位女神是康熙年间某一任福建巡抚的女儿。巡抚在一次叛乱中被杀。这位千金小姐养了一只白色的公鸡，平时珍爱有加，鸡也与她不离不弃。听到她父亲被杀的消息，小姐投井自尽，白鸡也跃入井中殉主。后来皇帝降旨建祠供奉这位殉节的小姐，这只忠义的白鸡也一并塑像供奉。这位女神也列为当地官员每年春秋两季设祭的对象，普通民众很少来这里烧香。官员祭女神的时候，总也要为这只白鸡烧一炷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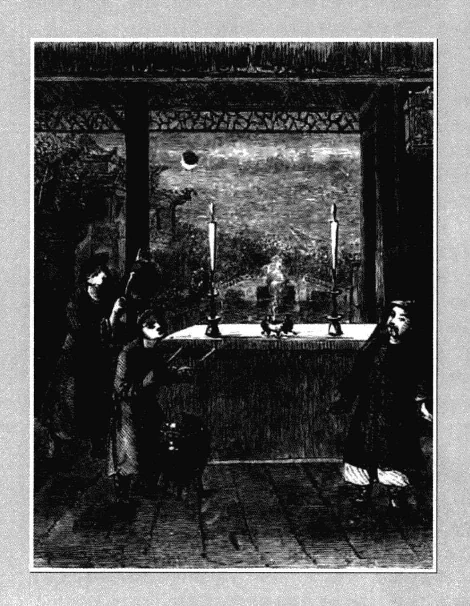
在塑像或图画中，黑猴和白兔都是兽首人身的形象，他们被认为是

妓女保护神的奴仆。但不清楚这个神祇是如何把他们收入门下的。

一些影响很大的神灵如佛教的三宝和道教的三清，女神珠妈和瘟妈等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了。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受到民众崇拜的东西，一一道来难免枯燥乏味。中国人崇拜天上的、地下的、有形的、无形的、现实的、想象的各种各样的神灵。但有一点必须强调，他们崇拜的追求目标都是自私的、世俗的、肉体的，因此，这些崇拜都不能让崇拜者变得更纯洁、更真诚、更诚实、更高尚。



第十三章　官场（上）



主要官员

总督握有福建和浙江两省军政大权，对海盗、叛乱、通敌者可以先斩后奏。还有权褫夺知府及知府以下任何官员的职位。

巡抚管一个省，名义上与总督一样兼管军政，督抚之间互相监督。

布政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他管全省各县所有上交财政的钱。发放本省所有文武官员的薪水津贴、士兵的粮饷，修缮城墙和所有公共事务的开支。在皇帝的生卒日，他领衔在皇帝庙举行包括督抚在内的全体官员的跪拜仪式。在皇帝崩驾的时候，他身着孝服，如丧考妣，有时被称为“皇子”。在庆祝皇帝生日的时候他身着朝服，向皇帝“老子”的牌位磕头祝寿。

按察使主管全省的刑案。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直接改判各州府的刑案。

盐法道的道员掌管全省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他有权把食盐制作销售的特许经营权发包给商人，定时收取盐税。这样，他只需轻松地对付私盐贩子。任何接受承包盐税的商人都必须把前一个承包者拖欠的税款补齐。这样做虽然有失公平，但却使道员摆脱了责任。由于吏员差役中饱私囊，私盐泛滥，承包盐税的商人总是亏空。但只要一月的税款不齐，盐法道总是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承包商，有时把他们关进大狱，严刑拷打。

储粮道的道员管全省的土地税征收。土地税以粮食形式收入官仓，再提供给本省驻防的军队。

知府管一个府，府是比省低一级的行政区。知府是科考童试的主考官，也是每年春祭的主持人。侨居在这里的外国人主要与知府打交道。

海防同知管一个府的海洋事务，进港的外国商船受其管辖，也负责征收外贸关税。这些事务上他须向满族将军报告。

闽县、侯官两个知县各管自己辖域内的民政事务。许多事情都要先经过县衙门处理才转到更高级别的衙门。知县遇有重大事项须向知府请

示。知县主持初级的科考，但通过了童试成为生员的读书人不再受知县管辖。

学政是从北京派遣来的钦差大臣，一任三年。他负责全省的科举童试，并负责管理全省的生员。

满族将军管辖驻扎在本市的满族人并掌管福州城防。全市七个城门在天黑关闭之后，城门的钥匙都由他来保管。据说如果由于他的疏忽，夜间城门被非法开启，朝廷就要杀他的头。其实在向守城官兵行贿之后，夜间用吊篮进出城的大有人在。旗营官兵都归满族将军管辖，另外还有两三营的汉族绿营军队也归他指挥，每营1250人。满族将军要参加每年春秋两次的祭孔活动，本省的重要军政事务也都要与他会商。商业贸易税也由他负责征收再交给布政使司。他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视汉族官员和百姓。他是少数几个可以秘密向皇帝呈交奏折、汇报本地动向的官员之一。作为满族人，他会特别关心满族朝廷的利益，特别忠诚于他的满族主子。



图59　穿朝服的官员和夫人

副都统也总是满族人担任，级别仅次于将军。在驻守本地的旗人事务上他有发言权。人们都认为他是朝廷派来监督将军的。副都统是油水最少的官职之一，但也是满族将军这个肥缺的候补人选。

仪仗

总督、巡抚、将军和学政外出可以乘坐八抬大轿，另外加四个人扶轿。副都统、绿营水师提督、绿营将军也可以享受这种规格，但他们多选择只用四人抬轿、四人扶轿。下级武官外出通常是骑马，如果乘轿，总兵和副将乘四抬轿，不用扶轿。文官系统中布政使、按察使、盐法

道、储粮道乘四抬轿，四人扶轿。知府、海防、知县乘四抬轿，不用扶轿。级别更低的官员乘两抬或三抬的轿子。官员外出的仪仗排场有严格的规矩，如果谁逾越了规矩，会受到上司的严厉训斥和处分。但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发生过，没人敢这样做。

官员的级别高低可以从他们的凉伞颜色和层数看得出来，或者可以从他们帽子的颜色和帽顶上的珠子来判断。有些凉伞是鲜红色的并有三层，有的只有两层，有的颜色是暗色的，有的伞没有任何装饰。本城有五六个高级官员每进出自己的衙门或其他官员的衙门，都鸣三响礼炮。八个最高级的官员上街时，轿前有一两个前导，肩上挑一个杆子，一头挂锣，一头挂旗，不时地连敲三响。轿子进衙门的时候连续敲一阵子紧锣。

当高级官员的轿子穿过街道，所有人都要让到路边。行人要停下脚步，平民要把轿子放在地面上，骑马的要下马，挑担的也要放下担子，表示对官员的尊敬。听到高官经过的锣声，沿街商铺摆在路边的广告招牌都要马上收进去，否则，就像看到官员来了还坐着不动一样，是侮慢官员的行为。四品以下的官员经过时路人可以不必惊惶避让。但如果是高级官员经过，其开道皂隶会毫不留情地鞭打没有及时避让的路人。



图 60　拿皮鞭开道的衙役

高官外出时仪仗跟班浩浩荡荡，小官的随行人员可能只有六七人。总督的仪仗是这样的：两人挑开道锣和旗。十人或更多执红色的长柄牌子，上面写“肃静”、“回避”以及官衔称号等。两人骑马。一人执官扇，一人打凉伞。两人抬衣

箱，箱里是准备替换的服装。八个皂役执鞭喝道。四人各手提插了香火的香炉。四人佩剑护卫。有两人的职责是随时准备接受拦轿喊冤的状子。四人扶轿。四人骑马执长柄的旗子。十六个兵勇执刀戟斧钺链等跟随轿后。这些人员还可以随总督本人的喜好加以增减。

图 61　拿官扇

知县外出时的仪仗如下：两人前导各拖一根五六尺长劈成两半的竹筒。两个皂役执皮鞭喝道。两个执铁链，似乎准备随时把什么人套上带走。轿子后面跟一两个骑在马上的翻译。少不了还有一个步行的侍役，一手拿他的旱烟袋，一手拿他的拜帖盒。

随官员出行的这些扈从人员身上的制服并不怎么整洁，经常脏兮兮、皱巴巴的。皂役通常穿灰色的袍子，头戴黑色或红色的高帽，帽子里面是竹篾撑着。下级官员通常带着两个戴红帽子的、两个戴黑帽子皂役外出。他们两个一排，手里拿皮鞭，打人时下手无情。兵勇的前胸和后背各贴一块圆形的布，白色的或红色的，上面写一个黑字，标明隶属营队的番号。总督衙门的刽子手有时也走在长官的仪仗队中，他的服装是红色的仿明朝款式，腰系一条围裙，拿一柄式样很特别的大刀，头上

图 62　打凉伞

带两支雉鸡翎毛。[①]



图 63　拖着竹片开道的衙役



图 64　刽子手

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和初八、十八、二十八是本市所有文官和候补官晋谒总督和巡抚的日子。他们先到总督衙门递上拜帖，如果总督想召见其中某人，就传话让他进去，其他人可以离去，再到巡抚衙门投拜帖。见过总督大人的官员出来后，也要再到巡抚衙门去投拜帖。所以，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市内主要大街上穿梭往来都是这些官员和他们的扈从人员。

逢三逢八也是各衙门接收诉状的规定日子。其他日子里官府衙门不对外开放。如果谁有紧急的事情马上就要投递诉状，只能设法贿赂衙门的胥吏，让他们代为传递。不给钱就没人会为你递状子。

还有另外的六天上午，是所有下级官员和候补官员晋谒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储粮道的规定时间，做法与他们晋见总督、巡抚差不多。如果该去没有去，会让上司很不高兴。如果要保住乌纱帽，甚至还想得到提拔，这种向上级官员表示敬意的常规拜谒是非去不可的。

有五六个高官衙门的门外，建有一个八角形的鼓亭，衙门的乐班每天在亭内定时为长官奏乐。每天早晨长官起床盥洗和午餐的时候，他的

① 原注：想要当刽子手的人要经常练习。取一个大萝卜，在上面画一圈黑线，练习一刀就能照黑线劈成两半。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入选等待机会上场一试身手。

仆人就敲木鱼，衙门内多处悬挂木鱼，一个接一个地敲响，一直传到大门外，鼓亭里的乐班就开始奏乐。官员三餐吃饭和晚上准备就寝时也同样奏乐。这样的乐班由六人或八人组成，乐师薪水由省财政开支。这是朝廷给予这些高官的一项福利待遇，好让他们每天心情愉快地为皇帝服务。乐班有时也参加某些公众庆典活动。

官府事务

这里的官府办事收费没有一定的标准，官员们总是尽可能地多要钱。官员们都有一份朝廷给的俸禄，自乾隆朝开始，朝廷又给每个官员加一份额外的津贴，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行贿受贿现象。但结果不如预期。

过堂的犯人如果被认定有罪，或被认为招供不老实，或对法庭不尊重，那就要用竹板打屁股。审案的官员只需抓起面前的竹签往地上一扔，就完成了下令。一根竹签打五下。皂役得令，就把犯人按倒在地面上开打。有些犯人贿赂了皂役，就打得轻一些，自己装模作样地大呼小叫喊痛。某些有钱有关系的犯人甚至可以找一个人来替他挨打。知县坐在大堂上，离打犯人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受了贿赂的吏员差役故意在这时来往穿梭，挡住知县的视线，使他看不清到底是怎么打的。当然要做到这一步，犯案者肯定要花一大笔钱。

衙门签发的任何文书，证明其真实性的不是官员的个人签名，而是盖他的官印。官员上任的时候都会接收到一颗官印，一定要妥善保管。如果遗失或被火烧毁，他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没有被革职都已经是万幸。

传送官府文书的信使通常被称为“千里马”。由于缺乏铁路交通，也没有电报，遇紧急情况——如出现了叛乱或军队缺了粮饷等——也只能靠信使拼命赶路。千里马的灯笼上插着鸡毛，表示他携带的信息十万火急，必须得到沿途驿站的全力协助。文书打成包裹缚在肩头，一路上换用各种交通手段，有时骑马，有时乘船，有时撒开腿跑，哪一种方法快就用哪一种。在某些地方，这种信使一天可以赶八百里路，相当于二

百英里。

一般说来，即使是谋杀案，官府也是不告不理的。发生了盗窃案，如果失主没有投递正式的诉状，官府也不会派人去抓贼。衙门的胥吏差役经常欺压无辜百姓。以下是一个例子：

一具乞丐尸体在夜间被秘密地移放在有钱人某甲的房子门前，以此来讹诈他。早晨，一个自称是死者家属的流氓某乙上门来闹，威胁要报官指控某甲是谋杀犯。某乙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但最终还是同意私了。反正“人死了不能复活，就算抓住了杀人犯也不能让死者活过来”，因此，他愿意听听某甲想怎么办。如果某甲是无辜的，并且看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拒绝私了，某乙就会叫来一伙与他合谋的官府差役。差役装作公事公办的样子前来搜证，把某甲家闹得鸡犬不宁。到了这一步，某甲就明白了必须趁早拿出一笔钱了结此事，否则会越闹越大，真吃了官司就更难收拾。

这样的流氓成群结伙，他们与官吏差役互相勾结，胆大妄为。普通民众对他们深恶痛绝。

每一个城市街区设一个保正。作为最基层的官员，他们在维持社会安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保正也是知县与百姓之间上传下达的中介，是知县伸向基层的感觉器官，也是常驻在街区的警察力量。保正的责任是平息邻里纠纷，维护治安，任何发生在本境而他自己无法解决的治安问题，都要及时向县衙门报告。如果保正没有履行好职责，发生了问题，他会被严厉鞭打，枷号一两个月，或被撤职。如果干得好，可以一直干下去，没有任期限制。他死了之后，还可以由他的儿子接着干。

房屋交易必须在过户五年内报官，土地交易必须在三年内报官，纳税后得到官方认证。过户的房契、地契经过县衙门审核转给布政使司衙门，加盖后者的红色印章认证，并附上一张相关的说明文字。契税标准一般为交易额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经过认证的房契、地契叫做红契，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叫黑契。同样的房地产，拥有红契的价值高于只有黑契的。

官府要求商铺在附近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火警的时候，要迅速关上店门以避免受到哄抢，这叫“白市”。待到官方平息了骚乱，再重新开门。

官府要求店家采取自保措施，以免自己承担治安不靖的责任。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火灾，烧毁了房屋和公共建筑，同样是地方官员的责任，很可能会受到降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十二年前的一天早晨，南门附近的文庙就在官员敬香之后烧起来了。本市的官员非常紧张，唯恐朝廷知道了要受到处分。后来总算大家都平安无事。一个好的官员应该要确保一方平安无事。如果发生了事故，就要被问责。

三种本地产的水果：福橘、橄榄和佛手，每年必须向北京上贡。福橘最迟要在正月初一清晨之前运抵北京，用于皇帝祭天仪式。福橘一成熟，就要精心挑选出一批，装在木桶里，派挑夫送到北京去，由一文一武两个官员押运。哪怕大批的橘子都在途中腐烂也没关系，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只要桶中完好的橘子还够装满一个果盘，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以致皇帝在正月初一早晨祭天时没有橘子可用，不仅押运的官员要因动作缓慢受到惩处，而且在福建的负责大员也要因此受到牵连，受到罚俸等处分。在福州，这种红色的皱皮橘子被认为是新年吉祥的象征，北京的朝廷也这么认为。橄榄和佛手在成熟的季节也是这样运往北京。佛手气味芬芳，却不能直接食用。

救日月食

在发生日食或月食的时候，“救日”或“救月”也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之一。

皇历上从不标注将发生日食或月食的时间。北京的御用天文学家在发生日食、月食之前把这些天文现象的准确日期和时间通知礼部，再由礼部通知各省的总督巡抚。各省督抚再通知属下文武官员做好准备。府县长官在发生日食或月食的当天或前一天贴出告示，告诉公众。中国公众一般都不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特殊的天文现象，认为是太阳、月亮遇到了某种灾难。福州人最普遍的看法是日月被某个巨大的妖怪吞吃了。所有人都感到惊愕，许多人觉得恐惧。官员和一些普通百姓都卷入了一项旨在拯救太阳或月亮的行动。

官员们作为正统美德的代表，必须表现得特别英勇。官员或民众都没有觉得遥远的天文距离会妨碍他们的努力，没有觉得从他们的位置到

需要拯救的目标之间存在什么障碍，或即使知道存在某些障碍，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实施行动的决心。

道士被召到衙门里来设香堂，堂上或庭前摆香案，放一个香炉，点一对红色大蜡烛。日食或月食开始的时候，官员身穿朝服进入香堂，点香，插进香炉，然后在香案前跪下，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起身后，旁边的人开始用力敲锣打鼓。锣鼓声喧天，道士开始围着香案慢慢绕行，同时口念经咒，直到这个天文现象自然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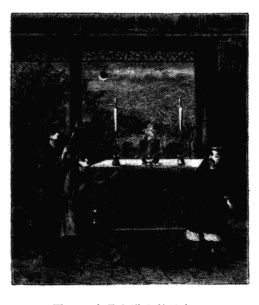


图 65　官员和道士救日食

在朝廷的大事年表中，没有任何一次旨在拯救太阳或月亮的壮举不是以大获全胜收场。普通民众肯定也相信点香烛敲锣鼓以及道士念经咒的确成功地赶走了可怕的妖怪，把太阳、月亮救回来了。他们明明看到太阳或月亮被怪物咬去一块或完全吞下去了，但现在又完好如初，看不出留下了什么后遗症。这个愉快的结局让所有参与拯救努力的人感到心满意足。

大多数处在社会下层的百姓将拯救日月的事情留给官员们去操心。也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敲打竹簸箕，这也能发出很大的噪音。有人十分肯定这种声音能穿过云层直达天庭！江面上的水手在这种时候也总是在船上拼命敲锣，做出自己的贡献。

毫无疑问，大多数官员都知道发生日食月食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至少，他们懂得自己是无能为力干预这种现象的。但他们还是必须按照老规矩来行事，他们的上司也要求他们这么做。朝廷的御用天文学家从耶稣会传教士那儿学会天文观测已经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他们当然知道“妖怪吃月亮”是无稽之谈，敲锣打鼓无济于事。但皇帝和朝廷坚持要守住老规矩，尽管其荒谬是再显然不过的。

民众对天文现象的无知和迷信有时也能满足中国皇帝的虚荣心。戴维斯在他的《中国历史》一书中说到，宋朝有一次推算出的日食结果没有如期发生，“群臣恭贺皇帝大德蒙上天恩宠”。卫三畏在《中国总论》[①] 中也提到：“由于云层蔽日，看不清日食发生，群臣喜悦地祝贺皇帝说，由于圣上德行感动了上苍，所以让他们免受目睹日食之苦。”

邸报

在有高官驻节的城市里，会设一个书房负责编制每天的“邸报”。报告谁得到提升，谁受到处分，谁新到任，谁刚刚离任等等。这些内容既无趣味，也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关心官场信息的人才会去看。这份邸报送呈各位高级官员、本地乡绅和其他订户。说是邸报，但并不大量印刷在街上销售，只有手抄本送给特定的订户，每月订费相当于几个先令。除了这个本地邸报，还有一种北京的邸报，总要等到有人从北京来到本地时带来稿本，在本地手抄出来送交订户。所以登载的通常都是老早以前的旧闻了。这里没有一般民众可以读到的日报、周刊之类新闻出版物。要了解时事、了解外地的情况一般只能依靠私人书信，或从外地来的客人口中打听。信件的传送非常缓慢、不安全，还非常贵。因此分隔两地的亲人、朋友之间除非有要紧的事情需要商量，很少互通音讯。

如果地方官府有什么事必须告知民众，会写成布告张贴在市区主要大街上和乡村村口。有关的民众自己去看，了解官府要他们干什么事或不要干什么事。街头这些官府文告加上招贴、广告等就构成了中国式的“报纸”。这种报纸不需要掏钱买，贴在墙上免费阅读。

处分

外省任上的高级官员由于渎职或受政敌陷害而受到弹劾，要被戴上枷锁解送京城问罪。他的同僚奉命捉拿他，必要时会使用暴力，但这样

---

① 卫三畏：《中国总论》，1847 年美国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

的情况极少发生。受到弹劾的官员经常会先得到消息，赶紧辞了官，自己在脖子上戴一个轻便的木枷或者纸板枷，手腕上系一条小铁链，星夜登程赴京，自己去投案，只求皇帝恩典尽快审理。在中国，一个落马的官员是不可能逃脱的，也无法抗拒。经验表明，如果确实清白无辜，洗清自己的罪名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主动挂链上京，到北京接受审判。他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北京已经发出逮捕令，就说明在朝廷里还有人脉关系。在这种时候，他必须大量花钱送礼，得到京城高官朋友的帮助。

有些官员由于严重渎职或贪赃枉法而获罪。高官们经常由于受贿或出于自保的谨慎考虑不去揭发同僚犯罪，互相包庇。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被判死刑并抄没全部财产。如果是御前大臣、六部尚书、总督等最高级的官员犯了死罪，皇帝有时派人送一条白绫给他，这是命令他悬梁自尽。如果犹豫太久或拒绝自杀，也要很快遭到杀头之苦。上吊总算比杀头有尊严，还能留个全尸，皇帝让他们自杀已经是皇恩浩荡，他们应该谢恩遵旨。下级官员从来不可能得到皇帝赏白绫赐死的恩荣，犯了死罪就杀头，除非自己先设法自杀。官员以吞金方式自杀颇为流行。

如果一个地方官员拖欠了很大一部分应该由他负责征收的税款，其上司有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来充抵。不是抄他的衙门，而是背着他派人去他在外省的老家查抄。如果抄出了大批财产，那结果自然是判定他贪污自肥，把搜刮来的钱财运到老家去了，马上逮捕治罪。如果查抄的结果证明他确实如自己声称的那样两袖清风，负责抄检的官员为他向上司说了好话，那他一般就会得到宽恕。中国的官员总是把捞到的钱财运回老家置地盖豪宅，让他的父母和家人过上豪华奢侈的生活，所以抄检家产首先要抄老家。

一个官员没有履行好职责，或犯了某些过错，常常会受到罚俸一个月或一年的处分。由于俸禄只是官员各种明里暗里的收入中很小一部分，所以一段时间内停发俸禄在经济方面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个人为官记录和今后升官发财的前景。

如果过错性质严重，仅是罚俸不够，更严厉的处分是罢免他的官衔但留任原职。在这个期间，他的官帽上表示品级的珠子和翎毛必须取下来，直至取消处分恢复名誉为止。这样的处分通常都是暂时的，不会很

长久。例如知县没有把应收的税按时收齐上交，用这样的处分敦促他尽快把税金收上来。

被罢免留任的官员如果无法在一段时间内撤销处分，或者因为过错的性质太严重，处分必须升级，就会将他削职为民，同时命令他尽快到北京去接受朝廷的裁决。

告假

奔丧丁忧

所有文官在父母去世时必须马上递交辞呈回老家奔丧，并丁忧三年。他不必等候回复就可以径直离去，因为这样的请求没有不照准的。父母去世而没有辞职奔丧回家参加葬礼，是中国的法律和习俗都不能原谅的罪过。他空出的职务将由长官暂时代理直到作出新的人事安排。三品以上武官同样可以辞官丁忧三年，但下级武官只能短期请假奔丧。官员像这样突然离职必然在行政系统中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但相对于奔丧丁忧的传统道德来说，这种代价不算什么。孔子本人也曾在母亲去世的时候辞官三年。家住北方而本人在南方做官的人要履行这样的孝子责任也是又花钱又劳累的事情，但为了尽孝，这些都不值一提。一个中国官员如果疏于为父母尽孝，就无法在官场上和百姓面前站住脚跟。

告假养亲

如果为官在外多年，无法在家陪伴父母，得知父亲或母亲病危，可以向皇帝申请暂时离职回家侍奉父母一两年，这叫告假养亲。相反，如果没有这么做，则会被认为缺乏孝心，这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如果皇帝没有认真对待这样的离职申请，等于是教人不必爱自己的父母，而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臣民也不必爱戴作为全体臣民的父亲兼母亲的皇帝本人。因此，如果陈情属实，国家的政治状况也允许这样一个具有孝顺美德的官员暂时离职，申请一般都会照准。而该官员也会因此获得嘉许，成为其他人的道德楷模。

有的官员在父母年老之后，向朝廷上表请求辞官回家为父母养老送终。他的陈述理由包括自己游宦多年，父母已经风烛残年等等。朝廷一般会先指令其老家的行政长官调查核实情况。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该官员确实只想回家陪伴年迈父母，而不是因为在任上捞了一大笔钱财要回家享福。除非国家正好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令他忠孝不能两全，辞官申请通常会照准。即使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该官员也总是会得到嘉奖慰留。

告病假

官员生了病，可以告病假，申请离职休养或者辞官退休。如果病情危急，皇帝会批准他们辞官。有时是批准他们留职养病一段时间，希望他们病愈后继续服务。生病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很多官员其实并不是真的病得很重，只是希望借此机会退出，远离官场风险，带着财产和荣誉衔头回乡去过惬意的乡绅生活。有一种说法，谁要是假装生病骗得退休，回乡后就会真的得重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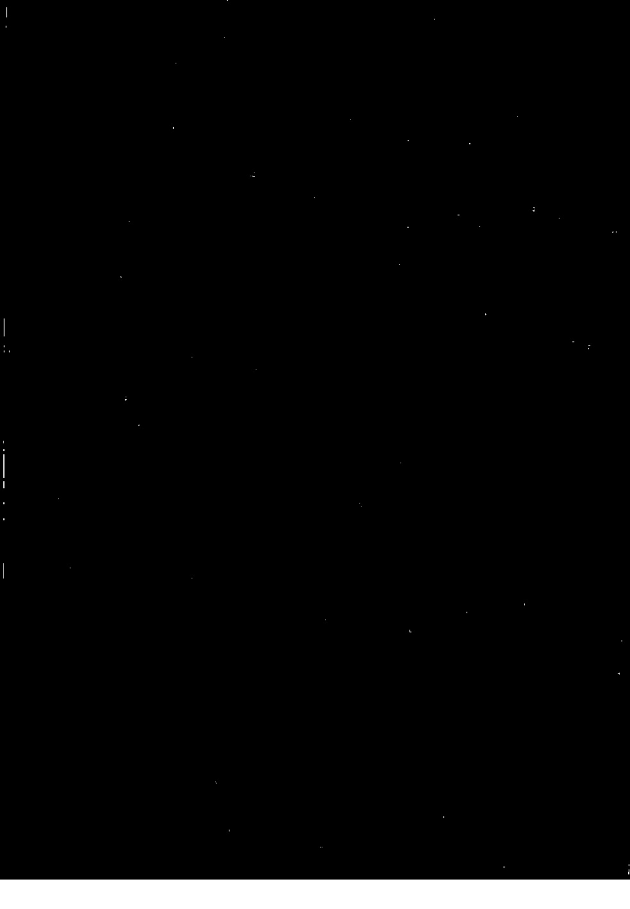
有的官员以长期操劳过度为理由告假养病，实际上往往是希望从此告别官场。高级官员提出此类申请必须得到北京朝廷的批准，低级官员的离职请求要得到省一级官员的批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擅离职守，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年纪很大的官员可以年老力衰为由告老还乡。皇帝一般都不愿让经验丰富的老臣离开，总是反复慰留，不肯批准，除非他们能够让皇帝和掌握大权的重臣相信自己确实衰老不堪，既聋又瞎。但这种努力也不能过分，如果惹得皇帝不快，找个理由把他剥夺了顶戴花翎赶回家去，则就完全事与愿违了。

搜刮了一笔财产的官员往往就急着退休，因为他们感到现任职务既无聊又没有油水，如果继续留任，说不定哪一天就因疏忽犯错或失职受到降级罚款等处分，或是负责征收的税收不上来要自己去赔。如果现在退了休，就可以保住已经到手的财产和头衔荣誉，可以有把握把财产传给子孙，并利用自己退休官员的身份和影响，舒舒服服地在本乡本土做乡绅。但是除非他们大量行贿，朝里有人帮着说话，否则申请很难得到批准。

回避

如果新委任的职位管辖范围内有自己的长辈或同辈密友在做官，必须马上提出辞呈。比如说，如果某甲被派往某个省份当巡抚，他的父亲或兄长已经在该省当知府、知县或其他任何属于巡抚管辖范围内的下级职位，某甲必须马上递交辞呈。总的原则就是：家庭中的尊长不能在官场上成为下属，儿子不能成为父亲的长官，弟弟不能成为兄长的长官，侄子不能成为叔伯的长官。同样的原则也类推到亲密的朋友关系，同辈的亲密朋友不能在同一省做等级不同的官。家庭中长幼有序，不能在官场上颠倒过来。平等的朋友也不能变成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这是传统伦理的要求。皇帝出于规范吏治的考虑，也不希望有亲属、朋友关系的人同时担任相关的官职，尽可能防范他们相互庇护，朋比为奸。



第十四章　官场（下）



褒奖

万民伞

中国的官员受到百姓欢迎的不多，得到辖区内百姓的尊敬、爱戴的就更少。官员多半只想捞钱，不好好处理政务，判案子的时候看哪一方送的礼多就判谁有理。但也有极少数官员例外，某些官员清廉公正，努力造福一方，得到普遍的好评。正由于清官难得，所以得到百姓格外的景仰。当这样的官员死于任上，被视为公众的悲哀。如果这样的官员任职期满，调往他处，被认为是当地民众的重大损失。

有一种传统，当一个这样的好官离任时，当地的乡绅富人捐钱制作一柄凉伞送给他。这凉伞是以当地民众的名义送的，叫做“万民伞”。通常是红色绸缎制作的，有三层皱褶，外面用金线绣主要捐献者的名字。这伞代表了百姓的拥戴和赞誉，收下它的官员及其家属都很高兴。在官员踏上转任旅途的那一天，这柄万民伞将作为他的出行仪仗的一部分。很多民众会自发地跟着队伍送一程。

以同样的理由，有时民众还会在该官员离任前献上一件大红缎子的官服，叫做“万民袍”。袍子外面也绣有主要捐资者姓名。万民袍套在一个塔状的架子上沿街展示，配上金鼓吹吹打打地送到官邸。这是比万民伞更难得的献礼，是来自黎民百姓的最高赞誉。

翎毛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高级别的官衔和荣誉，而他的父亲却没有，这有违中国的孝道原则。根据中国的法律，他必须请求皇帝给他的父母加封一个更高一级的头衔。例如他本人三品，他的父亲就应该是二品，母亲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诰命夫人的头衔，无论他们是否还在世。

官员因政绩卓著或者军功得到奖赏，最普遍而且也是最有价值的标志就是得到一根孔雀的翎毛。各种不同的翎毛代表不同的荣誉品级，有“花翎”、“绿翎”、“单眼翎”、“双眼翎”、“三眼翎”等等。获得者把这

些孔雀翎毛都当作宝贝，在正式场合戴起来。看看官员帽子上的翎毛是什么颜色的，有几个“眼”，就可以知道皇帝曾经授予他什么样的荣誉。激励一个士兵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动机，就是获得一根皇帝赏赐的孔雀翎毛。

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欠某个亲属的恩情，请求皇帝批准把自己获得的某个荣誉头衔转给这位恩人作为报答。例如这个官员很小就父母双亡，某个远房亲戚把他养大，并提供他读书，培养他成为一个高级官员。皇帝一般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往往会赐给这位有恩于他的大臣的亲属一种级别较低的荣誉头衔以表彰他的美德。这种头衔也是法律承认的。这种做法有力地鼓励了比较富裕的人更积极地扶植家族中的贫困子弟读书。

输捐

最近两三朝的皇帝越来越频繁地、也越来越不受欢迎地下诏要求百姓为朝廷输捐。北京时不时地向地方官员下令，要他们尽力动员民众向国库捐款。地方官员接到命令就用尽手段来“说服”辖境内的有钱人掏钱向朝廷效忠。有些“说服”手段是强迫性的，包括威胁、囚禁、捆打。也有软的手段：给输捐者提供各种或实或虚的官职，许诺赏一个可以在帽子上缀扣子、戴翎毛的衔头等等。地方官员要是能从民间挤出一笔数量可观的捐款，将被记为功劳，可以指望得到某种形式的奖励。

目前中国的官僚群体中，有很多人的官职是用钱行贿或向国库输捐购买来的。要花钱买官也少不了要向负责办理的官员行贿送礼，所以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几年前，这里有个普遍的传闻，说是福州所有文官的官位都是买来的。处理好政府事务需要很高的天分，有些人的天分表现在做生意方面，读书写文章却十分笨拙，除非拿出钱来运作，否则很难在官场阶梯中往上爬。贫寒的读书人没有钱行贿送礼，哪怕满腹经纶，也没有什么机会当上大官。

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秀才或举人学衔的读书人如果能向国库捐一笔钱，往往能马上得到一官半职。同样级别的官职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学衔的人，学衔高就可以少付一些。有些人非常有钱却不会读书，没有

取得任何学衔也想弄个官来当，就要付出很大一笔钱才行。花钱买官者往往优先补到实缺，比正途科考出身的或按年功提拔的要快得多。

有才能的读书人靠自己努力通过科举考取了进士，就不用担心当不上官。殿试上了榜的进士都可以进入最高学术机构北京翰林院，或马上派遣到外省当官，用不着花什么钱行贿打点。殿试没有入选的进士也都能马上得到委派，到外省当知县，靠抽签决定去哪个县。他到了当地，该县原任知县就要让位给他，或者由上级官员马上给他另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为新科进士让出衙门的原任官员也不用等很长时间就会得到另外一项任命。

衙门规矩

每一个当官的都经常收受下属的贵重礼品。

本地的习惯是，新官刚上任，所有的下属官吏都要来送一份见面礼。各位官吏送的礼厚薄必须与其职位的油水大小成比例，否则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这份见面礼也就是讨好上司的贿赂，有的一出手就是好几百元现大洋。不难想象，一个新上任的总督或巡抚，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就可以从全省各地众多的下属官员手中捞进一大笔礼金。级别低的官员收入的见面礼当然就少多了，但也仍然可观。

大爷

新上任的主官尽管随身带来自己的亲信幕僚，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衙门里下级吏员的影响和控制。新官通常完全不懂当地的风俗和方言，衙门里几十号、上百号人，他们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两眼一抹黑。

任何一个衙门里都有一大批“大爷”，主官必须经常与他们打交道。有些大爷充当翻译。主官通常都是外省人，与当地人说话要靠翻译。例如审案子，犯人来自某个偏远地区，只会说那个地区的方言，这就需要一个大爷在官员和犯人之间做翻译。

如果大爷由于某种原因想照顾犯人，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只需根据

平时对主官喜恶的观察，把犯人的供词稍加润色投其所好。如果大爷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错译、漏译、添油加醋，故意捣乱。主官要想把事情办好，必须依靠大爷的服务；百姓要与官员打交道，也必须与大爷搞好关系。这里不需很多想象力就可以看出主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大爷的左右。

另一些大爷掌管衙门的门禁。任何想见到官员的来访者都必须先通过"门政大爷"递拜帖通报。给门政大爷送上一个"门包"必不可少。如果是紧急事情想马上见到官员，有时大爷会要求一个很大的门包，否则不肯通报。遇有新官上任，总会有大批属下来拜见，那就是门政大爷丰收的季节。下属官吏必须来拜见新长官，否则会被认为不敬，但要见到长官，必须先按规矩给门政大爷送礼。

几年前，这里有个新上任的高官，所有的下属官吏都来拜见过了，但有一人过了好久才见到，此人正巧还是他的远亲。此人见长官很不高兴，才说起他其实来过好多次，但都被门政大爷挡在外面，要他拿出几百两银子的门包。他觉得这要求太过分了，就没有答应。这一次，门政大爷照样挡道要钱，他是硬挤进来的。长官听说是这么回事，把怒气转到敲诈勒索的门政大爷身上，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赶走了。幸好这位下属官员与长官沾亲带故，否则这样的抱怨长官既听不进去，更会惹翻衙门里的其他吏员。

在长官的生日以及年中的几个大节日，下属都要给长官送礼。每次都要先向门政大爷行贿，否则礼品和拜帖就送不进去。下级官员获得某个职务的委任，要在指定的时间来长官衙门叩谢并领取委任状，没有委任状就无法去上任。来到长官衙门肯定要按规矩给门政大爷送礼，否则误了与长官约定的时间，也许长官一气之下就把委任状给了别人。

师爷

在官员的随从人员中有一类人是作为他的顾问，尊称"师爷"。每一个文官都至少有一个被当作左膀右臂的师爷。师爷通常都在衙门中干了很多年头了，知道前任官员是怎么处理事务的，娴熟律法，又精通当地的风土人情。新上任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富有经验的师爷处理公

务，对师爷言听计从。师爷通常都能得到长官的礼遇，跟长官同桌吃饭，待如宾客。

官员聘请师爷的一般做法是这样的：他用红纸写一封聘书给挑中的人选，说明想要聘请他在衙门里做什么事，例如主管哪个吏房的事务等，为期一年，报酬多少，按月付还是按季付等条件，最后以“愚弟某某”落款。附上一二十元礼金，派人送交对方。受聘人如果满意聘书上开列的条件，收下聘书和礼金，就算应聘了。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聘任，或者不满意某项待遇，就把聘书和礼金退回去。如果官员接到退回的聘书，可以提高聘书上的待遇条件再试一次，或者另选符合条件的其他人。

六房经承

在省一级的衙门里设了与北京朝廷六部对应的办事机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房主管文官考核和升降，户房主管户口、税收和俸饷，礼房主管典礼、教育和贡举，兵房主管军事、武器，刑房主管法律、刑罚，工房主管土木建筑和水利等。每一房都由熟悉该部门事务的“经承”负责。各房经承都领一份很不错的财政薪水。干过六年经承没有过错的，可以上报朝廷后获得六品顶戴。掌印主官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以及重要事务的决策上，都十分依赖这些经承。他们显然在行政上比主官更有经验，更善于做出符合法律的决策。他们聪明过人，笔头子快，他们写出的行政报告都要先送主官审阅批改，然后以主官的名义签发，加盖他的官印呈报北京朝廷。这些经承如果与主官的师爷相处得来，一切政务都会处理得自然流畅。如果他们与师爷之间有摩擦，经常就会造成很多麻烦。

捕快

每个州县衙门都有一班捕快负责捉拿罪犯。他们遭到百姓的普遍痛恨，避之唯恐不及。社会上的体面人都不愿意跟他们有什么瓜葛。这些人心黑手辣，对被控罪的人百般折磨，从落入他们手中的有钱人身上榨取出大笔的钱来。他们在疑犯家里乱打乱砸，逼迫家属给钱，或请他们

喝酒、抽鸦片。他们这些敲诈勒索的行径是法律不允许的，但这种现状似乎无法改变。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县官催捕快捉拿某人，可是捕快找不到他，于是他们就把罪犯的近亲属抓起来折磨、审讯，逼交代罪犯的藏身之处。这种极为残酷、极不公正的手段如果不是中国法律允许的，也已经是成为惯例了。这种做法基于一个推定，认为亲属一定协助窝藏罪犯，或知道罪犯藏身之处。等到抓住了正犯，无辜受连累的亲属还要向捕快和监狱的看守交钱才能被释放。而正犯本人由于给捕快带来额外的麻烦，被抓住以后会受到更为严酷的刑罚折磨。

福州这一带，官府捉贼起赃有一套特别的做法，似乎可以称作“以贼捉贼”。有一批人与官府捕快有特定的关系，平时就像一般老百姓一样生活，专门关注贼情。据说这些人在被官府收编之前都曾因盗窃被捕，但没有受到惩处，而是与捕快做了交易，答应协助破案起赃。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地的贼首，去哪家偷，赃物藏在哪里，就是他们指挥的。当失窃案件发生后，捕快们到事主家中，装模作样地勘察一番，做出一副尽力破案的样子。至于失窃的财物，除非事主奉上厚厚的红包，否则十有八九再也见不着了。事情过后，差役与盗贼以某种比例瓜分了赃物。

如果事主不肯善罢甘休，不断地向负有责任的知县申诉，知县也只好履行职责，逼迫捕快尽快破案起赃。在这种情况下，捕快通常最终会交出一两个承认作案的盗贼，并起回部分赃物。盗贼受到鞭打，枷号一两个月，然后悄悄放了。普通百姓完全不信任这些官府差役，都说他们与盗贼共同隐藏了赃物，等风声平静之后偷偷拿到那些没有合法注册的当铺里去销赃。衙门差役与盗贼分享盗窃红利，使得捉贼找回失窃财物变得非常困难。

隶属于军队系统的民壮乡勇也执行捕盗任务。士兵夜间在街道上巡逻，只要稍加用心，也都知道本地有哪些人是惯偷。理论上，乡勇发现盗贼夜间出动，可以尾随盯住，盗贼进入房屋行窃时就在外面守候，待他带着赃物出来时上前按住。财物还给事主，盗贼送交官府。但在实践中，乡勇按住盗贼后，却往往要求分赃，而且总是要拿走大头。

一个人要是做过贼，并且与捕快分过赃，他在本地就不可能再过正常的普通人生活了，必须不断地一直偷下去，并一直与捕快分享盗窃来的财物。如果捕快在街上看到他带着什么值钱的东西，都会上前要求分一份。如果看到他穿一件体面的衣服，也会当街把衣服扒走。如果他敢呼救，就狠狠地揍他一顿，并威胁把他抓起来关牢房。做贼被抓一次，就永远只能是贼。

刑罚

轻刑

戴枷：枷是一块三尺见方的木板，中间有个孔，套在犯人的脖子上。戴上枷，双手就够不到嘴上。通常给犯人白天戴上，夜里取下。戴枷人犯的是什么罪，要戴多长时间，都写在枷的面上。戴枷犯人白天就站在路边示众，通常就选在他犯罪的地点。晚上由当地保正带回去关押，第二天早晨再带出来示众。犯人除非有朋友喂他喝水吃东西，否则就要向路人哀求怜悯。戴枷刑期一般是一至三个月。

打：分成打脸颊和打屁股两种。打脸颊用长约一尺、阔两寸多的“皮掌”。掌嘴的时候犯人跪在地上，衙役一手揪住他的头发让他躲闪不了，另一手挥舞皮掌抽打他的脸颊。县官命令打几下就打几下。

打屁股的时候令犯人面朝下躺在地面上，衣服扒开，裸露出屁股，用竹板打。竹板有大小之分，大板五尺长、两寸阔，合法责打的上限是四十下。小板三尺长、一寸阔，责打不限次数，由主审的县官决定。女犯挨竹板时只剥去外衣，跪着，打腿部。在军事衙门，打屁股不用竹板而用木棍，和衣打。

用皮掌或竹板抽打往往造成极大的痛楚，法律规定的限打次数经常被大大超过。责打造成的伤害大小主要还不在于打几下，而是衙役用多大的力气打。如果给衙役塞了贿赂，他可以假装用力其实打得较轻。责打既是一种逼供的手段，也是一种相对较轻的处罚。

拶指：这种刑通常是用来逼取口供。受刑者跪下或站着，头发被牢

牢缠在立柱上，在两手的每个指缝间夹进小木棍，拉动小木棍上的绳子收紧，就造成剧痛。绳子收得越紧就越痛。这种酷刑通常用于逼供，受刑人熬不过了，审讯人要他怎么招就怎么招。

夹棍：这也是一种逼供的酷刑。受刑人跪在地上，用三根木棍夹住两个脚踝。棍子的另一端扎绳子，当绳子收紧，棍子夹在脚踝两边就会造成很大的痛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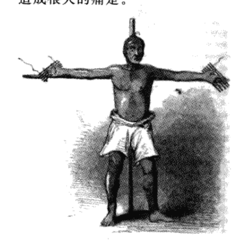


图 66　拶指

图 67　夹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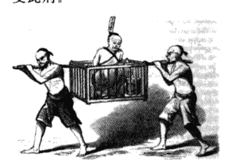
关监狱：除非是有钱人能够收买狱卒，关监狱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可怕折磨。粗劣的食物还不足以果腹，还有种种骇人听闻的非法酷刑。

重刑

杀头：犯人装在一个囚笼里抬到刑场。罪名写在纸上，纸贴在竹片上，竹片插在他的头发里。囚笼里还有一个木桶，准备装他的脑袋，挂到城墙上或街旁的杆子上，以警诫公众。

杀头有两种方式，在酷烈程度上有区别。一种方式是让犯人跪下，双手绑在身后，低下头，然后一刀砍下脑袋。另一种是凌迟，民间叫“细割”，在最终砍下脑袋之前，先在他的身上其他部位割几刀，眼上割一刀，两颊各割一刀。然后在胳膊上、胸脯上一刀一刀地割，刀过处，皮肉掀开，耷拉下来。最后先用刀插进腹部，再砍下头来。细割是死刑中最惨的一种。妇女犯了通奸罪通常就要判处细割而死。弑亲犯也要遭

受此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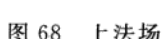


图 68 上法场



图 69 杀头

绞死：绞死被认为是死刑中最轻的一种，因为至少还保留了完整的尸体。犯人受刑时跪着，双手绑在身后，或是双臂张开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头上的辫子紧紧缠在立柱上，脸朝外。立柱在齐脖子高的地方有个孔，绕过犯人脖子的绳索两头都穿过这个孔。拉紧绳索就完成了绞杀。刽子手经常在犯人快要断气的时候松一松绳索，让他喘最后一口气，然后让他再次经历绞杀的痛苦。

流放边疆：重罪犯人如果没有处死，就是流放边疆。政府高官如果惹得皇帝不快，或是受到政敌的陷害，也遣送到北方省份以外的附庸国区域去充军，同时将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罚没充公。对那些因名声显赫而遭致嫉恨诬陷的大臣来说，流放边疆是个值得庆幸的暂时处置。等到朝廷需要他们的时候，或是权重一时的政敌垮台之后，将被召回重新得到重用。

流三千里：情节较轻的杀人罪、盗贼或犯了重罪却又有从轻处分情节的犯人，还有那些花重金逃脱了死罪的犯人，有时被押送流放到边远省份，置于当地官府的监督之下。流放犯在那边可以自己谋生。流放有一定期限，期满回乡。也有人不愿回乡，在征得当地官府同意后可以继续留在流放地生活。

流一千里：流放到其他省份，为期三年，这是流刑中较轻的一类。判这种轻刑的罪行通常是赌博、斗殴、偷盗或情节显著轻微的杀人。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刑可以用一笔罚金来折抵。有时在福州街头可以看到外省来的流放犯，他们身上的服刑标记有时是一根几尺长的铁棒，

有时是一块十多斤重的石锁，用链子拴在脖子上。他们总是把铁棒或石锁放在肩膀上，用手扶住。周围没人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开锁链，把负重放在一边。根据法律规定，铁棒或石锁应该有一定的分量使他们步履不便，白天时间他们都应带着这些标记在当地衙门附近示众，以警诫过往百姓。

有时皇帝突然下诏，宣布全国的刑罚都减轻一等，例如，充军边疆改为流三千里，流三千里改为流一千里。这通常发生在太子登基、皇帝大婚，或皇帝生了第一个男孩的皇家喜庆时候。皇帝做事完全随心所欲，没有一定的规律。有时可以大赦，有时可以部分减免罪刑，可以减轻一等，也可以减轻三等，或者宣布特别赦免某一类的罪人，或者宣布免征某些税种。这些赦免都宣称是体恤民情，表现为民父母的爱心。

法外酷刑

狱卒为了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县官为了逼供，有时对犯人施以超越法律许可范围的各种残酷刑罚。各省的这类非法酷刑运用起来可能各有特色。以下描述的各种刑具不一定在全国都通用。



图 70 酷刑



图 71 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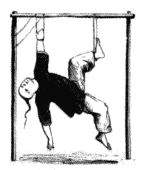


图 72 酷刑

睡床：犯人被放在一张硬木板床上，面朝上平躺。床板上有插槽，插上小块木枷把他的脖子、两只手腕、两个脚踝都紧扣在床板上，让他整个身体一动也不能动地过夜。狱卒经常用这种酷刑折磨有钱的犯人，逼他们拿出钱来。没有人在这样的床上躺过一夜之后还有勇气跟狱卒讨价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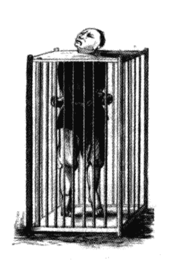
画眉架：画眉是一种观赏鸟，用一根不长的细绳拴在架子上，画眉

不断扑腾，飞出去受到绳子的限制又飞回架子上来。这个名称颇能体现受到这种刑具折磨的人一刻不歇的剧烈痛苦。刑具是这样的：一根立柱上固定着高低两根横杆，犯人跪在低杆上，背向立柱，双臂张开绑在高的横杆上，小腿上加压一根几尺长的木棍，两头用绳子缚在他跪着的横杆上。收紧绳索，跪着的膝盖剧烈疼痛，加上小腿上的木棍挤压的疼痛，令人难以忍受。县官经常用这个刑具来逼供。

猴抱桃：这个名称得自受刑人的姿态像只猴子抱着什么东西。把犯人的一只胳膊跨过一根离地三尺的横杆，另一只胳膊绕过胯下，两手的拇指在膝盖下方绑在一起，整个身体离地，体重全部加在一侧腋下的横杆上。即使让犯人坐在地上，这样扭曲的姿势也会让他在很短时间内疼痛难忍。这种酷刑也常用于逼供。


图 73　猴抱桃

站笼：受刑人站在一个木笼子里，笼子顶部有一个卡在脖子上的洞，头部露在外面。笼子的高度迫使他必须一直踮起脚尖。时间一长，足部酸痛支撑不住，只能暂时抬起脚，全身重量靠脖颈吊在笼子上。听说在道光年间，福州有个有名的强盗被判处在站笼里一直站到死。


图 74　站笼

烟熏：用一端有节的大竹筒或用一只木桶倒扣在受刑人的头上，遮过下巴。然后在竹筒下方点香，香烟升入竹筒内，又不能从上方散出，渐集渐浓。受刑人如何痛苦万状就不用说了。这种刑罚不常用。

铁线衫：福州以前用过这种刑具，现在在北京偶尔还会用。用细铁丝编成一件渔网状的上衣，受刑人赤裸地套上这件铁线衫，收紧绳索，铁线衫勒进皮肉，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刀贴着铁线衫把凸出来的皮肉一块

块削下来。这居然是一种执法的手段！

汤蛇：用锡管盘成蛇上树的卷曲状，套在受刑人张开的胳膊上，一只胳膊套一个，蛇头在肩膀处翘起，口张开。有的时候，受刑人的赤裸上身也套上一根这样的“汤蛇”。行刑时将沸水从蛇口中灌进去，沸水沿着锡管流过，皮肉受烫，造成剧烈疼痛。据说这种酷刑现在南方地区已经很少用了，北京的大狱里有时还在使用。这也是非法的酷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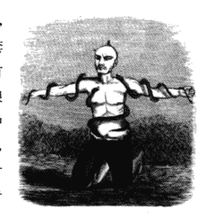


图 75　上汤蛇

钩鞭：在一根麻绳鞭子上装上许多细小的钩子，鞭子抽在受刑者身上，钩子就钩进他的皮肉，如果不招，就用力抽起鞭子，再来第二鞭。这种刑具现在也很少见了。

跪链：受刑者的双手绑在身后，跪在一条铁链上，如果他垂下头就用藤条鞭打。赤裸的膝盖跪在一条铁链上即使不用绑手，不用鞭打，也很难忍受。常有顽固的犯人像这样跪着被抽打几百鞭。有的时候不是跪在铁链上，而是跪在碎陶片上。

违法犯罪

赌博

开赌场，聚赌，制作纸牌、骰子、骨牌等赌具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但都公然进行。大桥附近和南门附近的一些街巷几乎每家都是赌馆。在南台有一个街区，大多数居民都在从事赌具生产，另一个街区有一块公共绿地，几乎每天都有几张席子铺在地面上，摆着纸牌、骰子等赌具，一伙人围在那里违法赌钱。

由于彩票花会经常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官方禁止。官府十分注意防范，但只有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才能奏效。几年前，一个彩票花会的档主被总督抓住杀了头，这一断然措施把其他档主吓坏了。

开赌场、聚赌、制作赌具等违法行为得到基层官吏的暗中纵容。为首者向这些基层官员以及官府的密探、捕快行贿，让他们假装看不见。高级官员可能不知道这些违法行为事实上已泛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也许他们其实知道，但基层的保甲街区能够容忍，没有人来检举投诉，他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衙门里的吏员衙役都已经被人买通，知县想去抓人也力不从心。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除非官员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要扫除赌场和彩票花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勉强去执法，倒不如妥协，顺其自然。

妓院

开妓院也是违法的，但在一些街区长期容忍了妓院的存在。官员似乎不太可能对这些妓院一无所知，但没见他们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去扫荡妓院，逮捕老鸨。没有一个当地人出于大义站出来控告这种违法行为，既然没有人告状，官府也就懒得去管这种事情。当地的保正、捕房差役、密探都得了好处就装聋作哑，如果有人想投诉，他们也尽量掩盖事实。南台有条街充斥着大小妓院，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发生过两次火灾。在最近的一次火灾发生时，一些官员照例带着护兵到现场察看火情，却没有表示要组织灭火。有人听到一个在场的官员表示，他希望这块地方烧个精光。

私当

经营未经官府注册的当铺是违法的。经过注册取得营业许可的当铺对贷出的钱收取月息，据说目前的利率是小额贷款月息 3%，数额大的贷款月息 2.4%，最低的月息是 1.6%。新开当铺首次注册时从官府得到一小笔流动资金，每年付息。非法的当铺收取的贷款月息要比合法当铺高出三倍左右，这些额外的收入很大一部分要用来给当地保正和衙门差役行贿。这些当铺愿意接受合法当铺不收的质押品。同样的质押品在非法当铺里的估价也要比合法当铺高很多。这些非法当铺多半是以寡妇、孤儿、流犯的名义开办的。许多官府的吏员差役在这些当铺中都有一定利益。据说官员也都知道存在许多这样的非法当铺，但既然是上述

的这样一些人开的，他们也不想多管。非法当铺的最大主顾是小偷、强盗和流浪汉。

私盐

制作、贩卖私盐是违法的。食盐由官府垄断经营，任何不是在指定场所生产、销售的食盐都要被没收。对普通民众销售用于腌渍的盐卤也是非法的，因为盐卤中含盐，经过蒸发就变成盐。如果允许销售盐卤，就会成为逃漏盐税的大黑洞，使官府的盐税收入减少。含有腌渍食品的盐卤可以随食品合法销售，但盐田主也同时暗中纵容销售非法的盐卤。购买者可以自己使用，但不能公开地转手牟利。逃避官府对生产销售环节的监视，制作、贩卖私盐的获利比任何其他违法生意都高。由于官府的吏员差役收受贿赂，甚至直接参与，贩卖私盐行为屡禁不止。官盐也经常被盗卖给私商。有时就是那些专门负责侦讯私盐买卖的人在这种非法勾当中卷入得最深，他们很容易地在向上司汇报时掩盖事实真相。

伪币

有些技艺高超的罪犯可以伪造钱票。如果被抓住，这是一项大罪。钱庄老板知道这些人，捕房也知道，但没有把他们抓起来问罪。相反，大钱庄与他们私下里达成协议，每月或每季付给他们一笔钱，条件是要他们不去伪造这些大钱庄的票据，也不把他们的技艺传授给别人。据说这么一来，大大减少了这些钱庄因伪造钱票造成的损失。捕房差役则是从他们知道的伪造钱票者那里收保护费，交了保护费的骗子如果被抓住，也可以从轻发落，顶多打一顿板子，上枷一两个月，就放他们回去重操旧业。十多年前，福州有个人在伪造钱票方面技艺高超，他造出的钱票有时连出票的钱庄也难辨真伪。此人恶名昭著，许多家大钱庄都给他送礼，请他手下留情，并请他帮助防范其他的伪造者。多年来他一直享受这些大钱庄的定时津贴，如果此人现在还活着，肯定仍然继续享受这种优待。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贼捉贼”的例子。

有一批人在制造假钱币和掺假的银锭。如果官府抓住他们，将处以严厉的惩罚。但衙门捕房和当地保正得了好处，非但不会去检举抓捕，

而且还为这些不法勾当提供保护，如有差役前来抓捕就及时通风报信。这些人作假的技术十分高明，例如在外国银元上钻孔掏空，注入其他便宜的重金属，然后用银封堵孔眼，从外表上很难看出真伪。或者在其他金属坯子外面包上纯银制作假的银锭、银手镯、银耳环等。日常使用的铜钱也有假的。假铜钱通常小一些、薄一些，而且铜质不纯。以上这些制假手段都需要开炉熔化金属、锤打，附近的街坊邻居不可能长期被蒙在鼓里，但他们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很少或从不干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邻居是个贼，只要没偷到自己家，就没人去管。

第十五章　国　教



官方祭祀

通常都只说中国人有儒、道、佛三教，其实还有第四种宗教，可以适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国教，因为它与本朝的行政系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宗教包括许多项官员必须做的偶像崇拜迷信活动。此类活动有些是法律规定必须做的，还有一些是官员任职的地方风俗要求做的，有些是皇帝直接下令做的。

高级官员要参与春祭和秋祭，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要给某些神祇烧香。

春、秋两次祭祀文武圣人——孔子和关帝，各级主官都要亲自到文庙和关帝庙献祭，祭品包括全牛、全羊、全猪以及各种酒菜果品，用最好的香和大蜡烛。

福州的高级官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还要前往城内的乌石山和城外的大庙山祭天地，祭山神河神。他们还要主持崇拜风云雷电神的祭礼。在每年春季开犁播种的时候，到南门外的一个庙里祭五谷社稷神。

以上罗列的春、秋祭礼，在任的总督、巡抚、满族将军都必须亲力亲为，不能随便找他人代办。皇帝本人要在北京履行这些祭礼，外省的臣子也都有责任代表皇帝认真严肃地做好这些事。

一些官员必须在每月初一、十五的早晨到文庙和关帝庙烧香祭拜。整个仪式过程很简短，但日期不能误。

知府率属下官员和本城士绅游行迎春，海防同知率队到郊外迎春，守备主持秋季阅兵游行，都包括很多迷信活动。

除了以上说的神坛和神庙，朝廷也要求官员在春、秋两季或初一、十五去一些地方性的神庙烧香献祭。其中包括妈祖庙、娘奶庙、城隍庙。在这些庙里不祭全牛，但要祭全羊、全猪和各色酒菜果品。还有许多得到皇帝敕封的地方小庙也要祭，但主官很少亲往，通常只是派人送去香烛、酒菜等祭品。

官方祭祀活动的花费有些由省财政拨付，有的是靠当地民众题捐，有些是香会自筹的。有的庙常年得到固定的官府财政拨款，有些庙只是

在操办官方祭祀活动时得到一些补贴。

皇帝生日或去世的日子，全体大小官员都要到皇帝庙行最高等级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得到官方祭祀的各主要庙宇也都要举行相应的庆祝或哀悼仪式，就像是庙中供奉的神祇也参与其中一样。

总督作为一方的军队统帅，每次派出军队作战，都要先祭军旗。祭旗仪式经常在南门附近的演兵场公开举行，有时在总督衙门的操场举行。日期和时辰通常是算命先生择定的，大约总是在清晨或稍晚一些。主要的文武官员都要出席。派遣出征的官兵不仅要出席，而且要参与这个祭旗仪式。在场地中央放一张供桌，上面摆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几杯酒。时间一到，点起蜡烛，一个军官手执军旗在桌前跪下。总督或领军出征的指挥官主祭，他从礼生手中接过三支点燃的香，郑重其事地插在两根蜡烛之间的香炉里。然后跪下磕三个头。在场全体官兵也都随长官下跪磕头。礼生把桌上的酒杯递给主祭，他把酒泼在地面上。再递给他一杯，这一杯往军旗上泼。此时礼生大吼："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有跪在场上的官兵同时大吼一声跳起身，然后列队出发。



图 76　军旗

在发生日食或月食的时候，官员必须按惯例做迷信仪式救日或救月。

新到任的官员，不论是总督还是知县，首先要做三个迷信仪式：祭官印、祭门神、祭狐仙，然后才开始履行公务。在一些主要的文官衙门里，都有一座二层的小楼，专门用于供奉狐仙。

关于中国官员必须经常做的各种迷信活动，上面已经罗列得够多了，我们不应该由此就得出结论说这些官员是真的这么迷信。许多官员有足够的智慧，知道此类迷信活动是荒谬可笑、毫无用处的。也许绝大多数官员会真心诚意地祭拜孔子，但其他职务要求的祭拜活动，他们虽也郑重其事地做，但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如果是平民之身，凭着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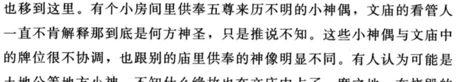
本意，他们很可能会拒绝或避免做这些事情。大多数平民百姓远不如这些官员有智慧，他们认为这些法律规定的或者习俗上要求的崇拜活动都要照做不误。无论如何，做官就要服从皇帝的旨意，皇帝要求官员做的事就要去做，无论你认为这些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合理的还是荒谬的。

文庙

福州城里有三座文庙，最大的一座是十年前重建的，属于福州府。其他两座比较小，分属于在市区接壤的闽县和侯官县。

1851 年的一天上午，旧的府属文庙在准备举行秋祭的时候，突然起火烧毁了。官府仅过了两个月就拟出了重建计划，要在原址旁边建一座同样规模的新文庙。重建经费来自本市以及附近地区官员、乡绅、士人的捐款。筹集捐款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为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建庙是一件大功德，人人都慷慨解囊。新文庙在 1854 年夏季落成，共花费制钱七千四百万文，按当时的兑换率，相当于五万三千两银元。泥瓦部分约占百分二十，木工和油漆部分约占百分六十，石料部分占百分二十。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建造这样一座大庙，花费肯定要大好几倍。庙里有几十根大小高低不一的花岗岩石柱，其中有些非常高大，如果在西方建造，仅仅是这一项就要耗费很大一笔钱。这座庙非常值得外来的旅游者看一看。整座庙长一百零四米，宽三十二米，分成三个部分。大成殿进深二十三米，供一个孔子牌位。牌子约六尺长、一尺宽，红漆金字，上面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殿内还设有另外十六个较小的牌位，属于其他著名的古代儒家学者。包括“亚圣”孟子和最伟大的理学家朱子。在大成殿的南边是一个大庭院，长四十七米，地面铺花岗石。东、西两侧是长长的廊庑，各隔成十一个单元，共陈列一百三十四个孔门弟子的牌位。每一个单元内有一个石供桌，桌上摆香炉烛台。庭院中有两个六角碑亭。再往南是另一个庭院，深三十四米。两边的房间作为官员休息室，或供奉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的牌位，包括一些本地乡贤。前几年，这里新接纳了一个本地出身的宋代名臣的牌位。因鸦片战争而名声远扬





的林则徐死于1850年冬季，其牌位原先供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庙，现在也移到这里。有个小房间里供奉五尊来历不明的小神偶，文庙的看管人一直不肯解释那到底是何方神圣，只是推说不知。这些小神偶与文庙中的牌位很不协调，也跟别的庙里供奉的神像明显不同。有人认为可能是土地公等地方小神，不知什么缘故也在文庙中占了一席之地。在烧毁的旧文庙里，本来有一尊来自孔子家乡山东省的陶土造像。



图77　孔子



图78　朱子



图79　孟子



秋祭

每年春、秋祭孔的时间总是定在农历的二月和八月。1858年的秋祭是阳历9月11日，1859年春祭是阳历3月10日，都是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点着火把蜡烛进行。我和其他两位传教士得到机会，一起观看了1858年的秋祭过程。

头一天下午，我先与一位同伴进城去观看祭祀仪式的彩排，彩排在与文庙毗邻的学宫里进行。一群吵吵闹闹的少年人和一些矜持的读书人聚集在那里，在场的还有一些低级官吏，他们在进行仪式某些部分的预演。高级官员不参加排演，他们都有礼生个别指导在仪式上该怎么做。彩排结束时我们转到文庙里看筹备的情况。

文庙里有一些人在紧张地为祭祀仪式做准备，也有许多闲人在四周游荡。我注意到那里摆出很多造型很特别的容器，据说是古代器皿的仿

制品，有大有小，容量从一品脱到几个品脱的都有。这些容器用来盛大米、盐、水果和新鲜蔬菜，摆放在各位圣贤牌位前的石供桌上。一个器皿内只放一样祭品，不互相混杂。大量器皿中盛的祭品是相同的。我数了一下，已经摆放好的器皿有一百八十多个，这工作还在继续。

我注意到有些器皿并没有老老实实地盛满，工作人员在沿内侧边缘的地方糊了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把少量米、盐等祭品放在纸上，而纸下的空间是悬虚的。有些罐子底下垫粗劣的蔬果，面上铺一些好的。我们中有一人问，他们这么干是否算是欺骗孔子？他们怎么敢这样欺骗圣人呢？有个年轻人冒失地回答说："是的，耶稣是不能欺骗的，但骗骗孔子没有关系。"我们也觉得确实如此。耶稣要求他的信徒要诚实，不允许任何欺骗行为，而这些崇拜孔子的人想法是多么不同啊！他们既然已经承诺按照惯例准备这些祭品来祭祀孔子，在做的过程中又弄虚作假赚昧心钱。

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再次来到这座文庙观看官员祭孔的仪式。整座庙被铁架上的火把照得通明，大批来看热闹的下层民众和许多读书人已经聚集在那里，官员们还没到场。我们设法挤到前面观察祭祀仪式的布置。

孔子牌位前有一个很大的石祭台，台上有六支点燃的蜡烛，其中两支特别粗大，还插了很多香。台上摆放一大块煮熟的猪肉、一大块鹿肉和其他许多菜肴。在这个石台前面几尺的位置还设了一大二小的三张供桌，大桌在中央，上面放一条宰杀了的一岁小牛，两侧稍小的桌上分别放宰杀好的猪和山羊。这些牲畜的毛都已经刮净，但是未煮，都摆成跪姿，头冲着圣人的牌位仰起，仿佛他们也极其崇敬圣人的大德。大供桌上还有一些其他菜肴，插两大两小的四支蜡烛和许多香，都已经点燃。除了孔子牌位前的主祭台，殿内还有四个较小的祭台，左右各两个，分别设在两侧各八个圣贤牌位前。台上放一猪一羊，但是没有牛。台上还有其他菜肴和点燃的香烛。前一天我们看到那些盛放谷物、蔬果的器皿有些也放在祭台上，但多数摆放到大庭院两侧廊庑里的贤人牌位前。供桌和祭台之间的地面以及殿内其他一些位置的地面上摆放拜垫，官员们将在这些位置跪拜。

正当我们在那里等候官员出场，一个知县带着翻译过来跟我们说，知府派他来给我们安排一个观礼位置，免得仪式过程中有什么误会。他把我们带到大成殿正面门口的一个地方，那里既可以看到殿内也可以看到殿外。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找到更好的观察位置了。

不一会儿，挂在大成殿东面入口处的一个巨大的鼓敲响了。音乐声和攒动的火把、灯笼证实了传令官的大声通报：巡抚率众官员驾到。官员带着扈从在大庭院的适当位置上停下脚步。十几个乐手组成的乐队和二十四个男孩从正面的台阶走上大成殿前面的平台。乐手进入殿内，分成几组，孔子牌位前的祭台两侧各站一组。二十四个男孩被带领到大殿正门外的通道两侧相对站立。这些孩子身穿绣花的束腰袍子，头戴中国人在正式礼仪场合戴的红帽子，显得不伦不类。他们手里拿一个两尺长的舞器，这种舞器像根棒子，有半截是空心的，在实心的一头有个钮儿，据说本来应该有雉鸡羽毛插在钮儿里，但我没有看见。也许是当年雉鸡毛短缺就省略了，或是用了短小的羽毛，我看不见。

仪式开始时，随着鼓声，五六个盛装的高级官员，每人都由一个引赞生前导，分两路从平台东、西两侧的石阶缓步登上来，前后都拉开一段距离。由于当时总督已经率军赴闽西征讨叛乱，这次秋祭以巡抚为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粮道。至于满族将军、满族副都统和福州知府以及其他下级官员都没有资格入殿祭拜，他们都只能留在庭院里，在适当的时候听号令原地跪拜。我所处的位置看不到他们怎么做，但肯定是这样的。

这几位高官表情严肃地登上了平台，然后从左、右两侧门进入殿中。在引赞生指引下，到祭台前各就各位站好，动作缓慢地跪下，接过助手递过来的香火，磕头三次，仍然跪着，把香递回去。助手再从供桌上端来一碗菜肴，官员小心翼翼地双手接过，以非常虔敬的姿态向面前的圣贤牌位呈上，似乎是请圣人赏光尝一尝。然后把碗交回给助手，助手把碗放回原位。然后官员们轮换着到各个祭台把同样的仪式动作再做一遍。

在这期间，乐手们奏乐，唱赞美圣人的歌，大鼓不时地擂响，殿外的那班男孩手执舞器随着鼓点起舞跪拜。在中国人看来整个场面非常庄

严隆重，但在我们这些粗野不文的外国人眼中，却显得荒诞不经。

很快，高官在引赞生引导下慢慢退出大殿，从原路回到庭院中。很快他们又被引导再上来，进殿，同样的仪式再做一遍，又退回去。然后还是同样的仪式再做第三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此期间，当官员退回庭院的时候，有个礼生进殿，走到一个特定的位置，郑重其事地跪下，用一种尖细、阴郁的嗓音向圣人吟诵一段颂辞。

当高官第三次祭拜完毕，回到庭院后，不一会儿，一队人从殿正门出来，每人双手捧着一匹白绢，高举过头，通过殿正面的台阶走下，来到庭院中。这些白绢在庭院中点火焚化，向圣人献祭。

再过一会儿工夫，各位官员上轿，前呼后拥地离去，祭祀就算结束了。更为明确无误的结束信号是一大群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涌向插在庙里各处的照明火把，熄灭了带走。你争我抢，一片混乱。这些人也离开后，前一刻还盛况空前的文庙静下来了，也暗下来了。

在整个祭祀仪式过程中，只有那些承担角色的人满脸庄严、一本正经，很多看热闹的人却在一边聊天、打趣、说笑，就像看杂耍一样。卫兵和执事几次过来警告在我旁边的看热闹者，唯恐他们的大声谈笑引起官员的反感。

据说根据惯例，为祭祀宰杀的牺牲在仪式过后将切成小块，分给城里的几个主要官员。有人作过统计，全中国有一千五百六十座文庙，每年的祭祀要烧掉二万七千匹丝绸，六万二千六百零六只猪、兔、羊、鹿，还有大量的果品蔬菜。这个统计数字中似乎还没有包括被屠宰的牛。

国丧

皇帝、皇后、皇太后死了，全国的官员百姓都要按照自己等级身份的要求举丧。以下描述的是咸丰皇帝的国丧情况。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于次年也就是 1861 年 8 月 22 日在热河抑郁而终。

从北京派来的信使在咸丰死后三十四天才抵达福州，正式宣告他的

死讯。其实几天前从上海来的邮轮就带来了这个消息，但官员不敢断定消息是真是假，直到官方的信使带来朝廷文告，才得以确认。总督立即发布通告，要求全体文武官员、乡绅和全体百姓即日起服丧。各级官员根据总督命令，立即将衙门大门上形貌丑恶的门神都涂成黑色，门框、柱子上红色的楹联都用蓝紫色的纸裱糊上。官员都将帽顶上代表品级的珠子取下，轿子也都罩上黑布，穿黑衣黑裤，外套一件长及脚踝的白布袍，腰间扎白布带。

等了几天，关于国丧应该怎么做的具体条文还没有送达，地方大员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决定就按照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时的一套做法先做起来。10月17日，总督发布文告：当月18、19、20日三天上午七时、下午三时每日两次举行公祭，地点在与文庙毗邻的学宫里。全体文武官员、候补官员和士绅都要参加。



图80　士绅

同一天，总督发布的另一个文告宣布，自皇帝驾崩日起，一百日内禁止任何人剃头，禁止举行婚礼以及一切喜庆活动。第二天，巡抚也发布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文告。再过一天，闽县和侯官县的知县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商铺在店招上加哀悼标志，市民家中所有楹联上的红字都要遮盖起来。

根据我的观察，街上各类商铺、洋行的招牌如果原来用黑字写的则保留原样，其他用红字或金字题写的，都马上用绿色、黄色的纸贴上，再写上黑色的字样。有的是用整张黄纸或绿纸把整个招牌都裱上，有的只是用小块的纸逐个字遮盖起来。

根据法令，剃头匠、乐手、戏子在这一百天内都不能继续他们的营生。剃头匠不能剃头，但还可以提供梳头编辫子的服务。实际上，只要不是在大街上，也不是跟官员、士绅的家庭打交道，这段时间内还是有

人剃头的，当然这样做有一定风险，被官府抓到会受到惩罚。

根据以往的经验，国丧的一百天举哀期内，如果婚姻双方同意用普通的轿子，没有鞭炮、乐队等，结婚还是可以照样进行，官府不会追究。但体面的人家不会愿意这样潦草办婚礼，因此，从上海轮船传来皇帝驾崩消息起的这一段时间内，民间有大量婚礼抢在总督下令禁止迎娶喜庆活动之前进行。

10月19日下午，我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去观摩本城官员士绅公祭咸丰皇帝的仪式。我们到达那里的时间还颇早，但大门口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很多人试图混到里面去。我们几个外国人马上被允许进入，但还有几个随行的中国朋友被卫兵拦在门外。允许进入的中国人主要是那些参加仪式的官员的轿夫和跟班。官员很容易辨认，他们都穿丧服：白布长袍加白布束腰带，脚上是厚白底的青布靴，头戴圆锥形的帽子，顶上代表品级的珠子都取下来了。到场的官员不断增加，最后总督乘着罩黑布的八抬大轿也到了。官员们各就各位。

靠北端放置两张未经油漆的长供桌，一前一后，后面一张比前一张更大些、高些。供桌的前方都挂着垂地的黄色布帷。

大供桌中央摆一个大香炉，里面焚香饼，气味不怎么好闻。香炉两侧是大花瓶，瓶里插白色的鲜花。供桌两头放三尺多高的锡制大烛台，上面插黄色的大蜡烛。前面一张供桌正中也有一个大香炉，插三支裹着黄纸的香，供桌两端也点了两根黄色的大蜡烛。我们被告知，蜡烛在整个举丧期内不分昼夜地点着。也许高官们是这么计划的，但后来听人说，其实官员们一离开，烛就熄了，但承办人结账时按昼夜接着烧来算，发一笔小财。

供桌后约三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塔，两尺见方，七八尺高，四面用黄布罩着，有两三种颜色的布条挽成结作为装饰，不包括红色。

在供桌前约五米处开始，搭了一个离地一尺高的长方形平台，约五米宽，二十多米长，蒙着黄布，靠近供桌的一头上放几块棕垫。整个平台上方覆盖黄布篷罩。整个灵堂的北面和西面围着黄布幔。灵堂布置以黄色为基调，因为这是皇家的专用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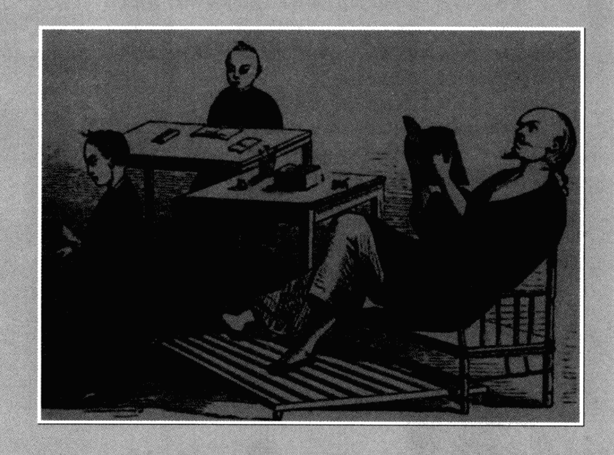
全体参加这场闹剧表演的官员和士绅默默无言地进入这个平台，按

台边的指示牌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好。文官在东侧，武官在西侧，品级越高的位置越靠前。一个礼生在台前面朝西站定，他用官话喊出一个号令："各就各位……"这是让所有人在自己的位置面朝祭塔站好，然后再一声："跪下！"一百个左右位高权重的官员齐刷刷地下跪。然后他又下令："一磕头！"所有的官员都趴在地上（就像小孩子在玩耍中扮四蹄动物一样），引头触地，然后直起腰板，仍然跪着。礼生又喊："二磕头！"他们又一齐磕头点地，再直起腰。接着是"三磕头"，众官员再磕……然后礼生叫："起立！"他们都站起来。礼生接着又叫："跪下！"他们又跪下，然后又是磕三次头。再站起再跪下，再磕三次头。这回礼生不是叫他们起立，而是命令："举哀！"全体官员马上用一种压抑的呜咽声哭起来，持续约一分钟后，礼生叫："止哀！""起立！""退下！"这最后一串命令似乎人人都很乐意马上执行。仪式就这么结束了，随即大家都分头离去。

以上描述的官方悼念仪式可以很好地说明确实存在一种国教。这些现任官员、退休官员和候补官员匍匐在皇帝、皇帝的牌位，甚至只是一块黄布幔前跪拜，与普通老百姓在各种神灵的泥塑木雕前跪拜如出一辙，其崇拜偶像的罪过、其迷信的本质不是完全相同的吗？



第十六章　科举考试（上）



学校

社学

社学或叫乡塾，是基层社区自办的初级学校，数量很多。这样的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通常开设在私人家中闲置的厅堂里。政府没有拨给社学任何经费，乡村也没有为办学向村民征税，学生家长付钱请先生来教他们的孩子读书。除社学之外还有私塾，私塾的学生很少，都来自富裕家庭。早些时候有过几所由大钱庄出资兴办的义塾，但在六七年前的金融大恐慌期间钱庄关门歇业了，由这些钱庄赞助的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也都停歇了。现在福州城里没有免费的义塾。

女孩子极少上学，家里也不教女孩子读书识字。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更好地进入社会，发挥作用。学生不学数学、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只学习孔孟经书。学生被要求大量记忆，汉语“背书”一词顾名思义就是背向书本靠记忆朗读。教学不是分年级分班进行，各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要读的篇章。学习的方法是一味地高声朗读，经常是放开喉咙叫。首先是认读汉字，然后就是反复记诵。久而久之，他们就自然理解了字义及其用法。他们从入学开始学习写字，用毛笔临摹字帖。要把这种文字写得又快又好需要做大量的练习。



图 81　学童



图 82　背书

儒学

福州城里有三所官办的儒学。学习的科目与乡塾或私塾里的学生一样，就是四书五经，它们和其他几种古书一道，合称“十三经”。这些经书是儒学里的生员们思考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不仅要求单纯的背诵或说解文句。“学老师”每月讲一两次课，讲授经书的某个章节或就其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发挥。从这些经书中选出题目来做文章、做诗是常规性的要求。这些学生完全不学习历史、数学或地理方面的知识，这些学问被认为根本不值得研究。如果学生想学一些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只能作为业余消遣，而且别指望得到教师的帮助。数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相对于孔孟之道，是无足轻重的。中国人高度重视的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博取功名的途径。科举考试只考八股文和试帖诗，内容都围绕着孔孟经典，而自然科学知识对写作这样的诗文毫无帮助。

设立儒学的目的是鼓励学生们致力于钻研作文写诗。每月向部分优秀学生提供的少量津贴吸引了家境不太宽裕的学生。作为儒学生员的荣誉和实际好处更远远超过金钱的价值。

三所儒学中的两所归福建省巡抚管辖，另一所归福州知府管辖。省属学院由巡抚指定教师。首席学老师，即“山长”的年俸为八百两，其余六位学老师的年俸是六百两，由财政支付。每个学老师另外还可以从他们所指导的学生那儿得到一两千元不等的年收入。学老师通常都是翰林，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地方官员对他们尊敬有加，总是待为贵宾，请他们坐上座。

遴选进入省儒学的学生允许住在学校里，但他们实际上很少这么做。学校拥有大量房间免费提供给学生居住，但入住者通常要向舍监送礼。住校的学生也要给老师送更厚重的礼，送礼越多得到老师的照顾也越多。在老师、师母以及老师的父母做寿的日子都要送礼，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和春节也要送礼，礼品包括古玩、食物或银钱。

农历二月某个特定日子的早晨，巡抚带着一干下属官员来到省贡院主持省儒学的入学考试。他给童生和秀才各出一套考题。当天考完，考生的卷子先呈交巡抚验看，由他初选出优秀者，再传给学老师看。经过

这套程序，从数以千计的考生中选出二百四十名入学，童生与秀才各半。

每所省儒学的入学者中，有六十名秀才每月可以得到一两半银子的津贴，另外六十名秀才每月只得到一两。一百二十名童生中只有一半人可以得到每月一两银子的津贴，另一半的六十人则作为备取，准备递补一年间可能出现的津贴空额，其余待遇与获得津贴者相同。学生津贴一律由省财政拨款。规则是这样的：任何得到津贴的学生连续三次例考缺席，就会被取消津贴，空缺由他人替补。事实上，因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经常会雇佣他的朋友替考。

学老师每月两次讲授经典。每月的初六、十六和二十六三天要命题考作文。学老师主持两次这样的旬考。住校生能够把卷子交给自己选择的学老师批改。还有一次是月考，由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道和粮道轮流主持。因此，理论上这六位高级官员每人每年要主考两次。主考官员的责任是出考题，学生交卷后进行初评，然后交给学老师再评。学生成绩的排行榜要张贴公布，名次领先的学生按惯例给主持考试的官员递帖子表示感谢。主考的官员按惯例给成绩前十名的学生发赏钱，其中包括秀才和童生。

学政每年要到各儒学主持一次年考。学政出考题，并亲自判分。学政不像前面说的几位高官那样依赖学老师的参考意见。本城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不学无术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是靠输捐和行贿爬上现在的高位。如果凭自己那一点墨水来评判文章好坏，那肯定会闹出大笑话的。因此，让他们在主持考试的时候，与学问渊博的学老师合作是很恰当的做法。被选任学政的官员都是正宗的科举出身，有真才实学的，完全有能力考评出学生的文章优劣。

至于级别和声誉略次一等的府学，由知府主管，海防同知以及两县知县协助。竞争性的入学考试在知府衙门举行。由知府出题，也由他从考生中挑选出二百四十人入学，秀才和童生各半。府学的教授每年薪俸只有三百两，住宿还要自己解决。学生也都各自寻地方住，只在规定的日子到书院考试或听课。学生要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所求给教授送礼。

负责指导的官员原则上应该每月一次轮流到书院主持一次月考，但如果官员没有来，就由教授顶替。每月还有两次旬考由教授负责。教授的薪俸以及书院的日常开支由上级衙门拨付，但实际上总是不能全额拨付，大约只能拨其他两所省属儒学的一半。

省儒学的学生来自全省各处，不限于福州府。那些来自外地的考生必须持户籍地教谕所写的证明书才能参加入学考试，府学的考生则只限于本府各县的子弟。

童试

要对举世闻名的中国科举考试做一个大致的描述需要好几章的篇幅。如果考试都是公正而诚实的，能考上秀才的学子应该都具有卓越的知识和能力，但事实上，秀才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代表优秀的才华。

根据法律，娼妓、戏子、皂役、狱卒等四类人及其三代以内的子孙都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前两类人被认为是为了钱自贬人格，完全没有羞耻之心。后两类人的职业虽然是受人尊敬的，但认为他们盲从命令做残忍的事情，心肠太狠。这四类人的后代中也可能有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又有才华的人，但由于先辈的罪孽被打入另册，没有权利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如果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只能远走他乡，把自己的出身背景完全隐瞒起来。

三年前，这里有一桩这样的事情：一个隐瞒出身的戏子竟然一路过关，选送去北京考进士。后来被人举报，皇帝大怒，把他和另外三十多名参与舞弊或失察的高级官员问罪杀了头，其中也包括当时的学政。据说学政是这个戏子的义父，也是这个戏子考取举人那一科的主考官。这只是传闻，也许具体细节并不完全准确。

除了上述的娼、优、隶、卒四类人，其他任何人，不问年龄，不论贫富贵贱，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法律又规定，父母去世的三年孝服期内不准考。如果哪个秀才在孝服期内参加了乡试，一经发现，将被剥夺功名，主考的学政也要受到降职和罚俸处分。如果是童生违反了此条法律，他的主保荐人将受处分。孝服期间不专心悼念父母而去追求科

举功名是不孝的表现。在中国，儿子对父母的爱和尊敬变成了法令的要求。

学政或称学院、学台，是主持童生考秀才的高级官员。每省设一个学政，一任三年。他们通常是翰林院的学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从北京派来。学政衙门设在省城，但他的责任是在三年任期内到各府主持两次院试，选拔秀才。他的另一项职责是指导儒学的生员日常学习，准备参加考举人的乡试。乡试将由北京另派的两位钦差大臣来主持。

县试

学政给省内各府下发院试日期的通知。各府再把通知下传到府内各县，各县再通知考生。有意当年参加考试的童生接到通知就行动起来，完成一整套的手续。至少在考试的三天前，考生要向县衙门的礼房书吏报到。交八十文或一百文的手续费，取得一张加盖了县官大印的空白“报卷”，即报名表。拿到报卷，考生自行填上自己的个人情况：祖父名、父亲名、蒙师是谁、左邻右舍是谁，当然还要写明自己的姓名、年龄、身材高低、面貌特征、是否蓄须等，以及本人住址。还要声明自己不是替别人当枪手，不会在考场上帮别人作弊，保证是本县人氏，自己的考试资格合法有效。然后拿着这张填写好的报卷请一个本地廪生签字作保。任何一个本县廪生如果相信报卷所填内容属实，都可以签名盖私章作为主保人。然后还要找有同样资格的第二保人签名盖章，这第二保人通常要收取一百文的手续费。最后还要找本县教谕再盖章，通常他也要收一点儿费用。拿着这张盖了三个保人私章的文件回到衙门，交给书吏，妥善保存起来以备考核。书吏会换给考生另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考生的姓名和报名号，这是领卷票，也就是准考证。书吏同时会为他准备一份印了格子的试卷纸，约六至八张。外面贴一张纸条，上面写考生姓名



图 83　童生

和报名号以及考生领卷的准确时间，加盖知县的大印。考生为此要交付一百文钱。

考试的那一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所有考生聚集在考试地点。书吏开始拉长声音高声读考生名单，念到名字的时候，考生应答并上前，递交领卷票，换取那一沓属于他的试卷纸。然后进入考场找到座位坐好等待。待所有考生入场完毕，考场大门关闭上锁，加封条。主考的知县带着众多助手也入闱监考。知县公布考题，考生要做两篇从“四书”出题的八股文加一首试帖诗。

每一篇八股文要写六七百字，试帖诗是五言六韵十二句。考生必须独立完成，不能从场外得到任何帮助，也不准使用任何参考书。场上不得交头接耳，不准走动，也不能提问题。考生应该对考题涉及的经典都很熟悉，现在他们各自埋头做文章做诗，写在专门印制的有格卷纸上。考生的午餐在入场时随身带入。一个考场上考生少则一二百人，多至上千人，这要看本县读书人数量的多少。到傍晚，有人已经完成了，就可以递交给负责官员后离场。天黑时分，所有人都必须交卷。每一场考试都有人最后无法完成试卷，也总有人涂涂抹抹把卷面搞得一团糟。

考生上交试卷之前，把上面贴的写有姓名和考号的标签取下，把姓名和考号写在最后一页卷纸背面的角上，再把这个角折下来封住，这样阅卷者就无法知道那份卷子属于哪个考生。直到阅卷完毕，确定了中选的卷子，才能打开姓名封口，把中选考号汇总在叫做“草案”的榜上，排列成一个大圆圈，张贴在县衙门前的照壁上。各考生可以到榜上找自己的号码，了解自己的名次高低。号码在榜上排列位置越靠上越好，最好能获得第一名，成为“案首”。如果县试各场都能居于案首，那几乎可以肯定在最后的院试中将成功上榜，除非这个考生中途病倒或犯了什么无法原谅的大错。这已经成了一种规矩，表示学政对知县的尊重。

第一场县试是最关键的正试，约淘汰掉三分之一的考生，然后还有复试，分初复、二复、三复甚至四复，考生可以自己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复试。当年的复试不再需要提供担保人。每次考试前，书吏都会为考生准备一份答卷纸以及一个新考号，考生也要每次给负责的书吏付一点儿钱。据说书吏要求各考生交的钱多少不一，正试名次越高的考生交得越

多。经逐场淘汰，最后知县选择出优秀考生的名单，推荐参加上一级府试。

府试

府试在府治所在地举行。参加府试的各县考生要在指定的时间来到府城。考生要向知府衙门的书办领取盖有知府印鉴的空白报卷，填上各项内容，请保人签字盖章。第一保人必须与县试提交的报卷上的是同一人，第二保人可以更换。交报卷，领取准考证，交费等手续与县试一样。

府试由知府主持，形式与县试基本上一样，通常是本府两三个县的考生合在一起考。府试的整个过程比县试要长，每批几个县，考两三次。第一次是正试，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其他复试不必都参加。有些考生因成绩不佳，或因生病退出，考生数也是逐场减少。发榜的时候，各县考生分开排名次。由知府最后定下各县案首。如果一府辖十个县，就有十个案首，他们几乎可以肯定都将在最后的院试上榜。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每一场考试结束，第一批考生出场的时候，负责的书吏要赶紧把本场考题写在红纸上，立即送到在本城居住的各位高级官员的府上去。这事一定要在考场大门一打开的时候马上办，保证高级官员在第一时间得知考题，因为相信他们对此会很有兴趣。

院试

科举考试的规则是所有考生必须依次参加县试、府试，然后才能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但也有一个例外：凡是孔子、孟子这两位圣人的后代子孙可以不经县试、府试，直接参加院试。

院试的考前手续也跟县试、府试差不多，但这一次，考生的主保人必须在考生点名的时候到场认证，否则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方式和密封评卷都和县试、府试一样。评出考卷优劣名次后，立即张榜公布在府学前的照壁上。院试也跟府试一样，每场两三个县的考生合在一起考，名次也是分县排列。

学政通常只要求考生参加两次考试。院试榜上名次靠前的就是幸运

者，将获得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各县考生在每科院试中录取的人数并不是相等的，既不按考生比例分配，也不是根据各县辖域大小分配，而是根据各县的赋税多少来分配录取名额。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各县的生员名额是固定不变的，年复一年没有增减。除非皇帝由于某种原因——例如新的皇帝登基，或皇帝添了第一个男性继承人等——额外开恩，增加一个名额。在朝廷急需的时候，大笔的输捐也可以为本县争取到一两个额外的名额作为奖励。各县学的生员按规定的名额数选拔出来以后，每县还有一至两个府学生员的名额，也由学政从考生中选择。

学政会要求对院试榜上名次在头几名的考生再进行一次附加的考试。这一次考试不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而是默写一段康熙皇帝的道德说教《圣谕广训》。一字不差地背诵默写《圣谕广训》是童生考秀才的必修功课，非常重要。前面的几场考试考得再好，如果这次考砸了，就不可能获得录取。当考场监管不严的时候，考生经常在这场考试中作弊。有一种用极小的字和极薄的纸张印刷的“怀携本”《圣谕广训》被夹带入场。这当然是被禁止的作弊行为，监考官员不会对之听之任之。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规定的必考项目，所有考生都会认真准备，早把《圣谕广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哪个考生真考砸了，那只能怪他自己。

进学

在院试获得成功的考生在发榜之后要马上去拜见本县的教谕，递交名帖，请求列名于县学或府学的名册。在县学或府学注册，叫做“进学”，也就是正式地成为一个生员。根据惯例，考生要给教谕送一笔礼金，数量多少要看他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能力。本县教谕最清楚一个考生有没有真才实学，教谕有时候会向那些家境富有而且很可能在考试过程中做了手脚的考生勒索一大笔钱财。如果没有满足教谕的要求，他就很可能向学政检举揭发，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失去录取资格而被排名在后的其他考生递补顶替了。

进了学的秀才归教谕管辖。如果犯了法，知县不能像对待其他平民百姓那样派衙役来抓他，而要由教谕来处理。秀才的帽子上可以缀上一

颗代表身份的扣子。从此，他在本乡特别是亲戚朋友之间成了受人尊敬的、有脸面的人物。中国人对自家亲戚中有人获取了科举功名感到特别骄傲。秀才已经有资格面见基层的地方官员。那些品行不好的秀才勾官结吏，对一般老百姓为非作歹。在这块地方，这样的秀才不在少数，商贩以及其他百姓对他们又怕又恨。比秀才更高一级的举人也许数量上不多，但势力更大，欺人更甚，更是受人憎恨。教谕有权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剥夺为非作歹者的头衔，但是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一般百姓怕遭报复，很少人敢于站出来检举揭发。

以上描述了童生接受重重考试获取秀才资格的一般过程。但如果你有钱并且愿意使用在这个方面，也还有另外一种轻松容易而且更有把握的途径可以获得同样的功名。脑瓜不灵而银子很多的人可以从官府那儿买到帽子上的那颗秀才扣子及其特权。直到前几年，向朝廷购买一个秀才头衔的价格是一百八十三两银子。近来由于国库空虚，急需补充，价格降到了二十五两银子。布政使司收了钱，就把购买者的姓名报到北京的某个有关部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他就会收到朝廷签发的秀才资格证明。有了这个资格证明，他也可以跟其他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秀才一样报名参加乡试。科班出身的秀才瞧不起这样用钱买资格的秀才，但由于如今捐个秀才的价格大打折扣，而且办理手续越来越方便灵活，后者的数量逐年增多。

一些考生可以绕过县试和府试，直接参加院试，是“准秀才”。在春、秋两季孔庙祭祀活动中，他们也有一席之地。如果在院试中考得不算太差，就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录取。他们参加院试要向书吏多交很多钱，所得的好处就是县试和府试的免考特权，而通过这最初的两级考试对有实力的考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由于当这样的准秀才要额外多花很多钱，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对家境贫寒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无论如何，老老实实地一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来是仕途成功的更可靠保证。

如果童生考取了秀才资格，必须根据惯例给自己的主保人和第二保人送一笔礼金。据说送给第二保人的礼金要更为丰厚。各县学生员中只有第一等的廪生才有资格为本地童生当保荐人。各县廪生数量不等，侯

官县和闽县各有二十人。他们可以保有这个席位十二年。除非他们中有人考上了举人，或是死了，或是被剥夺了资格，才可以在下一次的院试中择优补上空出的名额。廪生十二年期限满，无需通过任何考试，直接升为贡生。

每隔十二年，学政会在各府组织一次额外的选拔考试，从每个县学以及府学各选出一名优胜者组成一个新的等级，称为“拔贡”。这个等级只比举人略低，可以直接被朝廷任命为县一级的官员。

理论上，全省的生员都归学政管理，但实际管辖权都在各县、府的教谕手中。教谕对学政负责，教谕处理过的事务，除非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理由，学政一般都不再过问。每个县、府学设一名教谕，他们同时也是当地孔庙的管理人，由朝廷任命。教谕可以是本省人，但不能是本府人。如果出现了空缺，巡抚可以从拔贡中选优推荐出任。教谕有一份微薄的薪俸，不敷开销，要从本县生员的礼金和贿赂中得到补充。教谕本人也可以参加乡试。

生员必须到府学去接受学政的年考，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没有参加年考的生员会被学政剥夺资格。如果确实是因为年纪太大，眼睛瞎了，或其他疾病不能够跟他人一样参加考试，必须写报告向学政陈情。学政认为其理由充分，就可以签发一份文件批准他不参加例行的年考。当然，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参加乡试的权利，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官职。

相反的，如果一个一直没有进学的老童生能够坚持参加科考直到八十岁，巡抚就有责任向皇帝报告这样光荣的事迹。皇帝会根据巡抚的报告奖励他一个生员的资格，以表明朝廷鼓励这样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此这位八旬老人的帽子上就可以缀上一颗金色的扣子代表这项荣耀。

预考

各府的附学生员①（除成绩前十名者外），所有花钱买资格的生员，以及在每年例考中由于这样那样原因缺席的生员，如果要参加乡试，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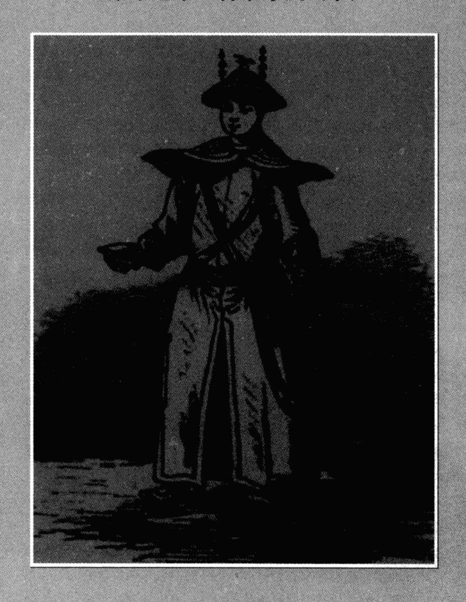
① 生员分为廪生、增生和附生三级，附生是最低一级且人数最多。

必须在预定乡试时间的前几周来到省城福州，先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预考。通常这样的考生有数百上千人。考试后结果张榜公布，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乡试。总是有些人因为突然生病，涂改考卷，或是违反场规等原因而榜上无名，这些人不能参加乡试。

预考只考一天。经过一天的考试，头三批交卷出场的考生受到隆重礼遇。每一批出场时，贡院大门启封、开锁，打开中门，鸣礼炮三响，鼓乐齐鸣。然后大门再关上，等下一批出场时再打开。第四批出场的考生就只能从边门走了，也没有礼炮和奏乐，然后门也不再关上，让最后交卷的考生自行离场。考场开门之前，门外总是聚集着很多前来祝贺的考生亲友以及考生带来的仆人。仆人在那儿等着接过主人手中的考篮。考篮里是考生带入考场的午餐餐具、烟袋、墨盒、扇子等。由于众多考生来自全省各处，所以经常有人趁机在这里推销书籍等。

各府获得乡试资格的生员名单由学政确定，提交给巡抚审核，再由巡抚转给按察司衙门去按名单准备印红格子的卷纸。考生必须向经办的书吏付钱，额例在一元银洋以上。

第十七章　科举考试（中）



乡试

考场

省贡院坐落在城区的东北部，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在这里举行。秀才通过乡试上榜才能成为举人。贡院有一道围墙，开前门和后门。前门朝南，有两扇高大的门。院中有一条很宽的中央通道贯穿南北。中央通道的两侧是考棚，排列着近万个小房间，供考生使用。这些房间排成整齐的直行，从中央通道直抵东西两面的围墙。每一排房间上覆盖着斜向一侧的瓦顶。每一个小屋都只稍高于头顶，三尺宽，三尺半深，没有门和窗户。屋前是一条三四尺宽的过道，小屋朝向过道的这一面从上到下完全敞开，这样的设计虽解决了通风采光问题，但遇到坏天气却难以挡风遮雨。小屋其他三面都是抹了白灰的砖墙。每个小屋内的陈设就是三四块木板。一高一低横插在两侧的墙上凹槽中便可以充当桌椅，拼在一起则可以蜷着腿睡觉。考生一般总是把插在低槽上的板推到屋子后部作为坐椅，面朝外坐着。插在稍高的槽里的木板充当桌子，上面摆放笔墨纸砚和食物。考棚小屋各排用千字文定顺序，每间小屋再用数码字编号，这样就不会找错。

这样狭小、局促、难避风雨的小屋居然就是本省知识精英撰写华章、拥抱缪斯的场所。在西方国家，心地善良的农夫都不忍心让他的牲口住这样的棚子。本省的秀才为了考个举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年近古稀或未及弱冠，都必须一连几天蜷缩在一间这样的小屋里。所有的小屋都一样大小，一律朝南，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更何况，每个人的房间号在进入考场之前已经确定下来了。

主持乡试的是两位学问渊博的高级官员，一个是主考，一个是副考，专程从北京派遣到这个省会城市。朝廷同时派来两位钦差大臣当然有让他们互相监督的用意，这样能很大程度上减少贿赂和不公正行为的发生。差不多在贡院的正中央有一座两层的建筑物，叫致公殿，两位钦差大臣在开始工作前先来这里向天地发誓，表示他们将绝对诚实地履行

公务，人们形象地把这个宣誓叫做“洗心”。

贡院的北部有一个很大的区域供主考官住宿，那里有很宽敞舒适的房子。主考官带来的很多助手以及扈从都住在那里。

贡院考场的外面有两道墙，相隔约两丈。在考试期间，士兵在这两墙之间巡逻，防止任何考生与外界沟通信息。

每次考试，在主考官们进驻、考生入闱之前，整个贡院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前一科考试留下的所有垃圾。还要进行必要的修葺，做好一切准备。

入闱

考期临近时，整个城市包括郊区呈现出少有的活跃繁忙景象。大约有六千到八千的考生汇聚在这里，他们多半是外地来的，带来轿夫、仆人以及要借这个机会到省城游玩的朋友们。两三万的外来者突然从全省各地涌来，临时投亲靠友或在短期租赁的房子里居住。

钦差大臣从北京启程，按计划于考试前几天驾临。他们先在贡院之外的某个宾馆住下来。宾馆的大门紧锁，以避来客。这说明他们是被严密监视的，不能在这里交朋友，不能接触任何考生及其代表，让他们没有任何受贿的机会。表面上制度完备，一切安排都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在科举考试上，公开的行贿和公然的腐败既违良俗又犯国法。但如果传闻可信，暗地里发生的非法勾当还是不少。

农历八月初七，钦差大臣进驻坐落在贡院内与数千考棚相接的衙门。各考官进入各自的衙门后，贡院南面的两扇大门就紧闭上锁，直至数日后考试全部结束。巡抚也在这一天进入院内属于他的衙门。在准备期和考试期内，巡抚亲自管理院内各种事务。衙门设在福州的闽浙总督也住进院内属于他的衙门，他负责接待主考官，并亲自掌管考棚区和主考衙门之间的一道红门的门禁。总之，总督暂时充任了主考官的后勤总管。

考生必须在初七晚上入场并找到指定的考棚，最迟不能晚过三更。各人随身携带了大米、木炭、肉食、油盐酱醋、糕饼点心、蜡烛以及睡觉的铺盖等。凡第一场考试的两三天内任何生活必需品都可以随身带

人。考生进入考场要搜身，检查行李箱，以防夹带任何禁止携带入场的物品。根据法律，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都不准带入。事实上，还是有人偷偷把写在非常小的纸片上的四书五经片段等文字材料带入考场。在搜身或检查行李时发现夹带文字材料，有时简单没收了事，但更多的时候要将夹带者逐出考场，而且按照情节轻重加以处罚。

根据法律，政府要为考生提供膳食，每人每天一升米，半斤肉。但事实上，由于政府供应的米饭难以下咽，肉食分量又太少，大多数考生宁愿不去碰这种免费提供的伙食，而是自带给养，包括一个小炉子和木炭。这样，他们就能随时自己烧水泡茶、做饭吃。考生不准带进仆人。政府雇用了六百至八百的役夫为考生提供后勤服务。挑夫将水运到院墙外，通过水槽流向院内各处。

按照习俗，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会从亲朋好友那里收到一些礼品，包括食物和一些考场内使用的物品。有人送礼金，也有人送一只鹅或一只鸭子，或是一串粽子，或一只猪蹄，还有优质的笔和墨。第一次送过了，以后就不必再送。粽子和鹅或鸭子有吉祥的隐喻意义，表示对考生将来鹏程万里的祝愿。

据估计，一场乡试，除了考生，大约还有三四千人入闱。包括为考生提供生活服务的役夫，不分日夜的监考人，各级负责官员及其扈从，还有一批受雇来听候调遣的读书人。考生大约有六千到八千人，加上三四千的服务人员，共约一万多人，足够组成一支大军或构成一个像样的城市。这么多人都安置在这以围墙封闭的大院内。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人，还有几批工作人员也要在八月初七之前入闱，住在为他们提供的宿舍里。关于他们的职责在下文介绍。在所有人员进场完毕之后，官员区域的大门和考棚区域的大门都关闭，上锁，上封条。所有人不得出入。

考试

初八早晨很早，通常在天亮之前，开始考生点名。所有考生都要求呆在指定的小屋里。早晨要打开贡院边门让蔬菜等送进来，但任何人都不准从这个边门出去。

当边门关闭后，所有考生就位，公布考题。题目是两位钦差主考从“四书”中选出的，三个文章题，一个是做诗的题目。考生立刻开始搜肠刮肚思考如何落笔行文。负责监考的人员一刻不放松地盯着，看是否有人违规作弊。

1. 文章一做完，即由官员收去，马上交给一位学者进行初审，检查文章或诗是否符合范式。这样的学者有好几十位。如果发现任何不规范之处，卷子就会被贴到墙上公示，而那位不幸的作者就不得再继续参加本年度的考试了。

2. 从形式上看文章和诗都符合范式，那么卷子就传送给一个誊录手，用红笔把卷子整齐地誊写到另外的纸上。这样受雇于政府的誊录手有两三百人。由于考生可能会在卷子上做记号，让受贿的考官根据预先约定的暗记认出他的卷子。为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原卷不能让判卷的考官看到。

3. 这些转抄过的卷子连同原本一起送到另外一批学者那里核对，检查抄本有没有增字或脱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字迹是否端正。这一批学者共约一二百人，两人一组，一人看原本，一人看抄本，逐字逐句核对。

4. 如果经核对没有问题，卷子就交给一个负责的官员，他有好几个助手帮忙。“墨卷”即考卷原本送交巡抚封存起来，“朱卷”即誊录本送交一个由十二位学问渊博的学者组成的小组评判。每位学者独立阅卷。如果认为文章和诗做得好，就在卷首上用红笔画一个小圈。如果他认为做得较差，就把卷子放到一边去。画了圈的卷子送交给知府，知府就击打悬挂在他的衙门中的大鼓。这个鼓叫做“荐鼓”，顾名思义，击鼓的意思是考卷做得好，推荐给主考大人评判。受推荐的文章和诗在两位钦差大臣——主考和副考之间平分，他们的衙门里有十二位资深的学者协助，每人有权决定四十三个或四十四个上榜人选。第一名由主考选定。在选定的卷子之外，每个考官还尽可能额外选出一些较好的备选卷子，作为将来比较参考的对象。考生必须是三场考试的答卷都能获得主考的认可才能胜出。因此，当评判第一场考试的结果时，谨慎地多选出一定数量的备选卷子是必要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第一场考试写出了

好文章的考生在后面的两场表现不佳，或因病缺考。这样，无论他在第一场考得多好，在最后总评的时候总是要被刷掉的。评判成绩的唯一标准是答卷本身的水平高低。当评审结束，保存在巡抚手中的原始墨卷启封，此时主考官才知道考生的姓名，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经过两天的考试，完成了试卷的考生可以分批在初十的三更时分出闱。大门上的锁打开，开启大门封条，礼炮三响，鼓乐齐鸣，向出场的考生致敬。然后大门再次关闭，上锁，加封，直到天明再打开，第二批考生出场，同样鸣炮奏乐。大约在上午十点，最后一批考生也出来了，礼仪相同。此时，该出场的人员都出尽了。

所有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所有助手都继续关在院内，唯一的例外是巡抚。巡抚可以在上午十点考生都出场后也离开贡院，到巡抚衙门处理紧急公务，当天下午或傍晚前必须返回。其余的官员和他们的助手都继续在院内紧张地进行工作。

所有考生，除了由于犯规卷子被贴墙公示者，都可以在初十这一天的晚上重新入闱。放风休整的时间不足一天，三更时分点名。关闭大门，试题启封，第二场考试的过程与前场基本相同。这一场是五道考题，而不是四道。题目都出自“五经”，四道作文题，一道是做诗的题目。考生在两天后的十三日三更时分到中午前分三批出场，礼炮、鼓乐等如前场一样，晚上再入场，参加第三场考试。

参加第三场考试的考生在十四日凌晨点名，人数大大减少了。考生入座，锁门。这场考试有五道来源混杂的作文题和一道诗题。考生通常在十六日下午全部完成试卷，最迟在次日早晨离场。

主考官从三场考试的卷子中选择优胜者。如前所述，同一考生的三份卷子要综合评判。他们根据考卷中表现出的文字能力优劣选出法定数额的考生，授予举人资格。确定了名单之后，新科举人的姓名用很大的字写出来。这个名单贴在市内鼓楼的南面，离地面三四丈高的地方。名单要贴在那儿一段时间昭示公众。在这个名单上列为第一名，乃至前三名被认为是很高的荣誉。公布这个名单总要在福州城乡引起一阵轰动。

中举者的墨卷要集中起来，准备送到北京，表面的理由是皇上要亲自验看。所有的卷子必须封好，由布政使司的官员送去。原来卷面上可

能有一些可以原谅的小涂改、污渍等，但送京的卷子必须绝对整洁无瑕疵，因此，需要做一番修整。中国的写字纸的质地和单面写字的习惯使得做这样的卷面修整不仅可行，而且还不太难。如果是西洋纸，就没法修整了。有时候碰到一些卷子污渍太多，涂改得太厉害，即使是中国纸，也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和耐心，还要有很高的技巧才能修整干净。把卷子留在省里是绝对不行的，送京的卷子卷面不干净也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上交的卷子没有修整清楚，负责的主考官几乎肯定要受到严厉申斥，甚至可能受到降级处分。

在一连三场的考试期间，经常会有人在入闱之后突然暴病而亡。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习俗和法律都不允许打开南大门运出尸体，而是运到贡院后面，或东西两侧的僻静处，从墙头递出去。这不是有意侮辱死者，而是要避免运尸玷污了神圣的大门。让尸身穿越正前门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如果死者是一个官员，也要等到该场考试结束，从后门运出尸体。

中举的学子如果还要参加考进士，就要到北京去考。在正常的情况下，举人考进士的考试三年举行一次。要进京考试的举人先持适当的证明到省城福州的布政使司衙门，可以领取四十八两银子的盘缠补助。这个补助金是朝廷为了鼓励家境贫寒的考生而设的。近年来有的地方在行前先发一半，另一半在旅途半道上的什么地方发放，或等赶考回来后再补齐。

簪花挂红

一些有经营头脑的人设法把科考上榜的名单尽快搞到手，赶在县、府印出日报之前上街售卖。当院试中式的考号刚刚确定，这些人就能从学政衙门的书吏那里搞到名单，抢在官府公文旅行之先传递到各县。如果通过贿赂布政使司衙门的吏员获得乡试中举的名单，往往可以赚很多钱。如果抢在张贴公布之前，一份可以卖二三十文。而等到公布之后，就只值一两文。

县、府、学政、布政使司衙门的文员衙役等则是抢着把上榜考生的名字写在一大张红纸上，尽快赶往考生家中报喜。根据惯例，抢先第一

个来报喜的获赏钱最多，第二个、第三个所得的赏钱就要递减了。报喜者接踵而来是十分光耀门楣的事情，考生家庭也很高兴打赏报喜者，皆大欢喜。

发榜之后的几天内，上榜考生的家庭要设宴庆贺。请柬是浅红色的，装在大红的封套里，送往各亲友家里，请大家赏光。届时众亲友都会带着一份贺仪来赴宴。

中榜者先要祭天地，感谢上天赐给他的家庭如此的荣耀。然后，他还要祭祖宗。再跪拜谢父母，父母的一方如果已经去世了，在空着的那把椅子上放神主牌，磕三个头。然后请母亲来给他披上红色的丝绸彩带。考上秀才的彩带斜披在肩头，结在腰间。如是考中举人，彩带从一侧肩头斜披下来，在腰上绕过，再在从另一侧肩头绕过，结成一个对称的“X”型。如果他已婚或已经订婚，根据习俗，第一次为他披红挂彩的荣耀属于岳母。

在指定的日子，新科秀才要集体拜见学政。他们在这一天都起个大早，先祭过天地。然后乘上轿子赶往岳母家，请岳母为他披上红彩带，[1] 然后前往学政衙门集中。

每个新秀才都穿着淡蓝色的长衫，足蹬方头靴。头上戴的不是平常的瓜皮小帽，而是正式的礼服帽。帽子上两侧插着几寸长的“金花”，实际上是铜箔制的。

预定的时间一到，所有的新秀才一起进入大堂，在学政大人面前列队站好。在司仪的号令下，一齐下跪，动作整齐地磕三个头，表达他们对这位尊严的老师的崇敬。然后起身退出散去。有时学政大人在秀才们磕头的时候会起身拱手回礼，用低沉的声音说一两声“不敢当”之类的话以表示自己的谦卑。

从学政衙门出来后，三三两两地前往知府衙门，同样给知府下跪磕头表示敬意。然后去拜见作为学政副手的训导，然后拜见本县的知县。来自外县的新秀才要回本县去见知县，然后拜见自己的业师。接着还要

---

① 原注：如果岳母家太远或其他原因不便这样做，会在前一两天先去拜访过岳母，接受披红彩带。

去拜见岳父母以及其他的亲属长辈、亲朋好友等。

新科举人扎着红彩带，同样穿方头靴，帽子上插金花，与秀才不同的是肩膀上多了一层厚厚的护肩。他们不是先去拜见学政，而是应邀参加巡抚衙门举办的鹿鸣宴。早晨祭过天地之后，来到巡抚衙门。时间到了就登席入座，每人一张食案，案上有一只小盘子、一个茶杯、一个酒杯，都是纯银打制的。理论上布政使司应该为每个新科举人提供一桌丰盛的酒菜，但事实上，仅有的几盘菜肴不仅味如嚼蜡，而且量也很少。其余的碗中盛的都是锯屑，上面蒙上纸。看上去琳琅满目，却无法食用，这种宴会像是一场荒唐的闹剧。在适当的时候，新举人都起身在巡抚面前列队站好，随着礼生的号令同时下跪，磕三个头，然后就可以退下。接下来，他们再根据惯例依次拜见学政和其他官员以表示敬意。然后，仆役进来清理食案，把桌面上的物品打包，送到各位住在本地的新科举人的府上去。仆役送这些东西可以得到几百文的赏钱。这些代表皇上恩赐的物品会被摆放在祖宗牌位前上供，让祖宗分享子孙的荣耀。一些读书人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朝廷为这场宴会拨付的经费是每个新举人一千两银子，但实际花费不足几两，绝大部分的款项都落入了高官及其层层下属的腰包。

在这场巡抚衙门的鹿鸣宴前数日，新科举人会收到布政使司以皇帝名义赏赐的一套礼服，包括一件黑色的丝绸大褂，一件护肩，一顶礼帽和一双方头靴。皇帝的赏赐本该用最好的材料精工制作，但事实上这赏赐有名无实，布政使司用最廉价的材料粗制滥造这套行头，简直无法穿用。只有非常窘迫的新举人才会穿着政府发的行头去出席巡抚衙门的宴会。

服装的质量优劣不同，价格天差地别，布政使及其属下贪污这笔价差早已不是秘密。皇帝为此支付了全额费用，而新举人还得自己另外再去购买衣料请裁缝制作。不论法律是怎么规定，传统上又是怎么做的，福州现在的风气是“丈人送靴帽”。新举人添置这一套正式礼服都由他的丈人来付钱。

新秀才或新举人去拜见业师、亲友、街坊邻居等总是穿着正式礼服，包括方头靴、红彩带和帽子上的金花，再雇上一顶尽可能豪华的轿

子。轿子前面有两个前导手执一丈多高的竹竿，竹竿顶上仍留着一些绿色枝叶，系上几尺长的红绸带。通常还都有一个八人的乐班吹吹打打。紧跟在轿边的一个仆人拿着许多红色的拜帖。往往还有两个人抬着一个挂大红彩结的大匾牌，五六尺见方，匾的两侧或一侧贴着金色的“喜”字。这个匾是妻子（或未婚妻）的娘家送的，上面的金字表示岳父母健在。



图 84　中举

在省城福州以及每一个府城，发榜之后的三天内，主要街道上都非常热闹。游行队伍来来回回穿梭，锦旗翻飞，鼓乐声不绝于耳。新秀才、新举人拜见亲友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叙谈，往往是拜了就走，赶往下一家。有时他们也没有真跪下来拜，只是弯腰作揖。但是拜访岳家时，他必须在祖宗牌位前磕三个头，也要跪下给岳父母磕头。

在某个方便的时间，新秀才或新举人的岳父母会为他举办一个庆贺酒宴，请来许多宾朋。这位姑爷一到场，先去给妻子娘家祖宗磕头，再给岳父母磕头，然后登席。他喝三杯酒，尝了三盘素菜和三盘荤菜，然后就坚辞不再动筷子了。很快，他起身告辞，先行离去。这一套是既定的礼俗。连饮三杯酒，尝三盘菜，都蕴含连升三级——秀才、举人、进士——的吉祥寓意。他的匆匆离去也寓意深远，表示他雄心勃勃，抓紧时间，不做任何耽搁。乐观其成的岳父母当然不会加以阻拦挽留。

中了举人可以在自己住宅门口立一块匾额，也有权在宗族祠堂里立一块牌匾。如果是在乡试中得了第一名，可以立一块“解元”的匾额，每个金色的大字一尺多见方，整幅匾额六尺多长。第二名到第五名也有专门的词语称呼，第六名到第十二名也有一个称呼。十二名以外的就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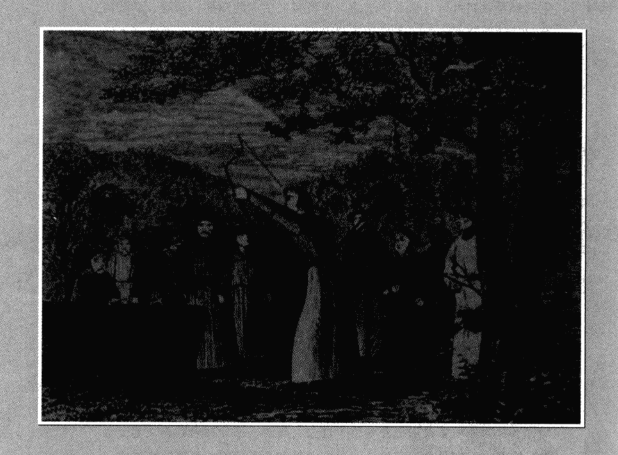
淡黑的“孝廉”二字。牌匾上还用小字记载上榜的皇朝年份，学政何人，榜上名次等。在北京考试中了进士的，牌匾上的小字写皇朝年份，总督何人，榜上名次。同姓近亲属例如伯父叔父以及自己兄弟，也不妨复制一块这样的牌匾立在自家大门口。这既是荣誉的徽章，也是一种建筑装饰。

一个秀才如果持续不断地参加乡试，直到八十高龄，却还没能得到这个更加令人垂涎的功名，这时候巡抚就有责任把他的事迹上报皇帝。皇帝会降旨赐他一个举人头衔，以表彰他一辈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这位老先生家门口的匾牌上要加上“钦赐”二字，以说明这份荣誉来自皇帝本人的关照。获得举人资格之后，如果他还有力气和必要的盘费，也可以赴京参加会试。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以上所述已经让我们了解了读书人怎样开始登上荣耀和财富的阶梯。还有一场由皇帝主考的更高级的考试以及在京城举行的其他考试，那些在京城举行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者，肯定都能获得官职，或派往各省，或进入翰林院，或在六部出任显要而且油水丰厚的职位。但这些已经不值得我们继续详尽描述了。



第十八章　科举考试（下）



防作弊

以下介绍防止科举考试作弊的几项措施。

首先要用足够的人手在考场实施监督。这当然是假定主考官员及其下属都是诚实可信、认真执法的。但事实上主考的知县、知府、学政甚至包括从北京派来主持乡试的钦差大臣，都可能会想方设法地特别关照某个考生，下属吏员也经常收受贿赂，暗中协助考生的不法行为。主考官无法信任其下属，下属也会想出种种办法欺瞒上司。即使主考官员及其下属是忠于职守的，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考生还是能想出种种办法来作弊。

考场规则是清楚明白的，门禁、仆役和监考人员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发现有人在场上互相交头接耳，传递纸条，夹带参考资料，使用非考试专用纸张，替考或充当他人场上助考，监考吏员在其卷纸上盖个戳，表示该考生场上违规，不论其答卷写得有多好，都一律作废，而且该考生被禁止参加本年度的其他任何考试。毫无疑问，主考官员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不会容忍这一类的公然作弊行为。

有时候还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考场上锁、考题公布之后一两个小时，监考人员逐桌巡查，在考生卷子上盖一个章，文章写到哪儿就盖在哪儿。因为估计到这个时候，考生应当已经完成构思，并动手写了一部分。如果有人雇用助考枪手，此时枪手还没来得及把试卷做完。考生自己做的开头部分被盖了章之后无法抽换，枪手也无从知道雇主已经写了些什么，即使后来设法把答卷传了过去，与前一部分在内容和文笔上也难以协调，很容易看出破绽。如果该考生有本事把前后两部分修改成一篇和谐一致的文章，大约也就不需要雇枪手了。如果开考后一两个小时考生的卷子上还是空白的，这章就盖在卷纸的外面，这种卷子主考官就不看了。

前文已经说明，院试的考场座位都是事先排定的，考生领到的卷纸上贴着座位号的标签。考试期间，监考人员不时地巡查，如果发现考卷号与座位号不相符，就直接在考卷上加盖违规的戳子，任何辩解都是多

余的。显然，老老实实参加考试的考生不用担心这种严格巡查。

有时候，学政下令把各县府推荐的五六十名优等考生的座位都排在靠近他本人监考座位的地方，便于他直接监督，其他考生坐在稍远的两头。尽管这些座次代表一种荣誉，但即使是打算诚实应试的考生，也希望避开学政大人的目光，那些存心作弊的考生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但被排在这些荣誉座位的考生必须装出欣欣然的样子，面露难色将对他们很不利。他们必须一直坐在指定的位置，学政大人将直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防备他们舞弊。

以上介绍的种种考场规矩以及防备作弊的措施只适用于考秀才的县府试和院试，不适用于考举人的乡试。关于由钦差大臣主持的乡试在前一章已做了介绍，包括考场采取了种种措施预防作弊，更多的细节很难得知。当然上述的防考生作弊的措施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基础上：考场上各类工作人员都是忠实可靠、恪尽职守的。

可以肯定，学政和乡试主考都经常受贿而录取了某些考生。有时这个贿款的数额巨大。学政一任三年，就住在省城，有钱有势的人有很多机会与之交往，如果学政要为那个考生走后门，是不难办到的。至于主考乡试的钦差大臣，在他们奉命抵达省城之后，就住进封闭的宾馆，外人很难与之接触。这个制度设计的用意就是尽量不让他们与当地人来往，尽可能排除发生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但是那些想行贿的人会派人带着书信，在钦差大臣到达省城之前几天到半路上去迎候，这样，暗地里的交易可能在钦差大臣抵达福州开始行使职权之前就已安排妥帖。

有时，知县或知府要照顾某个亲友，有意把他的名字排在本县本府向学政推荐的考生名单的开头，送上一笔钱以保证他们不至于落选。有时他们甚至敢于直接向学政表明自己希望某某人被录取。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政为了向知县、知府示好，几乎肯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其他在省城的高级官员也会用类似的办法私下里向学政施加影响，虽没有明说，但也不容误会地表示希望哪个考生能上榜。一般说来，学政没有理由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做一个顺水人情，交个朋友，让那些受恩图报的门生来充实一下自己的钱袋子。

有一则新近在流传的故事。据说有一位非常严厉的学政，他在公布

了考题之后，除了他本人，不允许任何其他人员留在场内，甚至亲手锁上考场大门。但在考试过程中，他的一个下属人员还是设法跟他说上话，在说话时偷偷将一张纸贴在他的背上，那是某个枪手根据考题做出的答卷。学政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带着这张纸回到考场内，一个考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身上取走了这张纸。

考官作弊

主考官都有可能特别关照某一个考生，有时是因为收了贿赂，有时是碍于亲戚朋友的情面，要还人情债。例如学政和主持乡试的钦差大臣，他们可能在自己主持考试的省份有亲戚朋友，这些直接的、间接的亲友家里有人要参加科举考试，总要设法照顾一下。每当委派学政或主考钦差的名单一公布，亲戚朋友就纷纷行动起来，制定出相应的计划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学政想要录取某人为秀才可谓易如反掌。他可以事先与该考生接触，或通过某个可信任的人约定在答卷的某处做个什么样的记号；或是在院试的时候，把该考生的座位安排在靠近自己的地方，以保证考卷落在自己手中。这样，他只要在收上来的这份卷子上做个录取的记号，一切就妥了。

前面已经说过，乡试主考官在判卷的时候看的不是考生用黑墨水写的原卷，而是红色墨水的誊录卷，卷面上与内容无关的墨渍、记号都被过滤掉了。如果主考的钦差大臣要录取某人为举人，他就要跟该考生约定，在卷子的特定位置用两三个特定的字，以便认出。例如，约定在文章的第二页第六行第十四个字安排写“天”字，在第四页第三行第四个字写“地”字，这样，基本上就不可能遇到偶合的情况。如今据说更通行的做法是约定在试帖诗的开头或结尾或中间某联插入特定的一个诗句作暗号，这比在文章中嵌入某些字更容易操作。

但是，这种通关节方法也不是万全之计。如果该考生的卷子因不合范式被贴到墙上，或如果这份卷子被送给另一位主考官，或卷子根本就没有通过阅卷助手的初选，没有提交给主考审阅，就都没有机会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主考官决意要做成此事，可以声称没有选到足够的

合格卷，让初选的助手补送一批卷子上来选择。凡是主考官提出补送要求，他的助手都会怀疑他是出于这种动机。

近几年来，很大一部分参加乡试的秀才都很年轻，人们都说是主持童试的学政偏爱年轻人的缘故。其他时候，人们又说学政有意偏袒大龄考生。所有这些传闻都说明，决定考试成败的绝不仅仅是文章本身的好坏。

学政衙门的书吏或乡试初选的阅卷官也会受贿做手脚。他们也会根据考卷上的记号发现请托者的卷子，向主考官强烈推荐。当他们挑出的卷子没有被主考选中，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推荐。出现这种情况，主考官就明白这里有个人利益牵扯在内。如果不与主考官的利益相抵触，卷子的质量也还过得去，也很可能重新考虑予以录取。但如果主考官已有自己的安排，或他不高兴下属卷入了某种涉及金钱利益的阴谋，却让自己蒙在鼓里，或仅是为了显示自己公正无私，也很可能反而将下属反复推荐的卷子统统刷掉，结果适得其反。

考生作弊

农村的学生在作文、赋诗方面通常不如城里人。如果能雇用到一个城里的八股高手冒名顶替自己进入考场，那比靠自己的能力去拼搏更有胜算。这是家住外县乡村的有钱考生的常见作弊手段。然而，这样的做法对同县的其他考生是不公平的，所以其他考生会尽可能阻止这个枪手参加考试。如果无法吓走这个枪手，他们会在入考场后予以揭露。

如果考生在院试中名次靠前，作为防范枪手替考作弊的手段，学政要调出县府试的旧卷比对文笔和书法。有些童生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参加县试、府试，但又想参加学政主考的院试，如果他有一定的财力，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他们向县、府衙门的礼房书吏行贿，以取得县府试的空白卷纸，按照上回考试的试题补做了试卷，然后让受贿的书吏将之混入在正式考试中没有选上的存档卷子中去，同时把他的名字添到参加考试的考生名单中去。这样，他的名字也将出现在向学政推荐的考生名单上，并且也有考卷存档备查。

有的童生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参加初级考试，他会请朋友或雇佣一个人冒名替考一两场，然后自己再接着进去考。他只需事后贿赂书吏另外给他一份空白卷纸，并把替考者做的卷子借出来，自己抄写一份交回存档，把替考者的原卷销毁。

有人受雇替别人充当场上枪手——写出八股文和试帖诗让雇主抄袭。两人座位靠得越近，传递卷子越方便，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他们的座号被安排在相隔很远的地方——比如，一个安排在东面第一排十一座，另一个排在西面第十一排四座——就要设法跟座位邻近的考生换座。如前所述，座位号与考卷号必须一致，所以如果能找到为了友情或为了钱愿意交换座位的人，必须同时交换领卷票。据说有时这样换座要付一大笔钱给对方。交换座位的安排必须在考试之前都做好。正式考试的那一天清晨，点名领卷之后，考生应该立即到指定的座位上去，那时已经没有时间做手脚了。

根据法律，考生只能在自己的原籍县报考。有些考生设法在两个邻县都报上名，以增加自己录取的几率。他们的“报卷”一处用真名，另一处用表字。如果后来的安排是两个县在同一天开考，他们势必不能分身两处，就会选择一个较为有利的考号自己去考，另一个考号雇佣枪手代考。或者，他会出售这个多余的考号给出高价购买的人。

某些生财有道的人在童试开考之前，到考场附近租下房子，请来几个八股高手为有钱的考生提供暗中助考。这样的房子叫作“马房”，受雇用的人就是“马”，利用这种非法助考叫作“骑马”。“马”应该是真正的科场高手，经常是一些已经获得秀才甚至举人功名的人士贪图钱财，来做这种非法勾当。开“马房”的人还雇用一批人偷偷地去接近那些富裕的考生，寻找潜在的客户，把他们带到某个地点商谈价钱，挑选中意的“马”，确定具体的细节。“马”可以买下某个考生的领卷票，或是找到在两县同时注册的人购买空出那个考号，直接混入考场。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被发现将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开马房者从双方的交易费用中抽取百分之十。“马”如果被抓住了，会被判处上枷示众，如果已有功名，将被剥夺。尽管存在这样的风险，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钱财铤而走险。如果监考官员十分严厉，这些“马”会选择留在场外做

答卷，然后设法传入场内让他们的“骑手”抄袭。

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如果“骑马”成功，那些穿针引线的中间人还要加收一定比例的提成，这叫“回头钱”。通常的行情是成交价的20%，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定价是二十万，中间人一般要提取四万，除非订合同时另有约定。“骑马”通常发生在县府试和院试。考试结果无论如何，雇主都要付给“马”一笔服务费。如果考试成功，要付约定数额的十倍。例如原先约定价钱是一百两银子，如果中榜了，就要付一千两。雇主事先要手写一份文书，还要有某个亲友签名作保。初级县府试的服务费通常数额很小，随着考试级别的提高而增加。有时合同条款中还包括在县府试中考取第一名的价钱约定，因为根据惯例，县府试的第一名几乎可以肯定将在院试中上榜。

在乡试中，这种非法助考服务，有的约定只帮助雇主做第四篇八股文和试帖诗，考生本人必须完成开头的三篇八股文。提供服务的“马”往往就是考棚相邻的考生，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答卷之后还有剩余的时间，就捎带做了这笔生意，所以价格很便宜，大约在五千文到一万文之间。据说由于防范很严，让“马”在考场外面做完答卷，再传入考场让雇主抄的事情很少发生。但也还是有这样的传闻：“马”在场外用很小的字把答卷写在很薄的纸上，然后封在蜡丸中。蜡丸放在给贡院送水的水桶中，顺着水槽流入院内。里面有充当仆役或监考的内线接应，他们知道如何解读蜡丸表面上的记号，会将蜡丸偷偷送到指定的考棚去。如果水槽中的蜡丸被其他人发现了，由于他们无法解读蜡丸上的记号，也无法追究是哪个考生在作弊。

场外的同谋者更多是通过秘密的地道把答卷传入场内。答卷藏在空心的桌腿或柱子里，由场内接应者取出再送往指定的考棚。这种方法能避免派人夹带答卷通过门禁的风险。据说以前主考官比较疏忽大意的时候，直接夹带答卷进入考场是最简单的做法。当然，使用以上任何方法都需要贿赂疏通考场监管人员。

也有这样的作弊方法：考生得到门卫的协助，在县府试的唱名领卷之后，趁大门尚未封闭，悄悄溜出考场，躲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准备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完成答卷。考场内的不法仆役、书吏把考题写在瓦片上，

或写在纸片上再包上石头，扔过院墙；或把纸条从门缝墙洞中塞出，传到场外。由其场外的同谋分送给预订购买者。也有的作弊考生自己留在场内，而把领到的试卷偷偷传到场外，由“马”代做。然后在考试结束，大门开启放出第一批考生的时候，再由买通的内线把做好的试卷传入场内，混在其他考卷中交上去。以上描述的这些作弊手段也不能说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即使从考生的角度看也是十分不光彩的。但无论如何，当监管不严的时候，那些花得起钱的考生还是可能这么做。

以上描述种种科场作弊手法，一般都牵涉到书吏、仆役的受贿违法，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贿赂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帮助从场外传入一份答卷的收费标准，如果是县试第一场，收四百文，第二场收八百，第三场收一千六……第五场六千四，逐场翻倍。只要当年的第一场县试确定了贿赂的行情，以后各场的价格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有时主考怀疑某个或某些考生有可能作弊，特意将他们的座位排在特定的考场区域内以便监督。这样，要把答卷偷偷传给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提高，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也要相应翻倍。例如，本来第六场考试只要收二千八，现在要付五千六。只要答卷仍能安全送达，“骑马”考生总会信守承诺的。当然，特别的服务项目要以特别商定的价格付报酬，那个数目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

以上所述归结为一点：不论是童试还是乡试，谁能上榜并不完全取决于文章的水平。

武科

中国有例行的武艺科举考试，选拔出武秀才和武举人等，做法上大致仿效文科才艺的考试。武秀才的主考官也是知县、知府和学政，但武举人的主考官不是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而是本省的巡抚。

由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官来评判武生的功夫高下，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很奇怪的事情。同样奇怪的是，在一个有数百年使用火药枪炮历史的国家，考武艺居然完全不涉及枪炮的使用技术方面，射箭本领和力气被认为是武艺的基本要素。

想参加武秀才选拔必须首先在本县衙门报上名。报名时要向有关书吏提供一份说明自己各方面情况的“报卷”，必须由本县某位廪生签字作保，否则他的名字不会被列入考生名单，不准进入考场。

头一场考试由知县主考，考试项目是立地射箭。每人射三箭，根据准确性评判高下。第二场考骑马射箭，也是每人三箭。靶子是用牛皮制成一个的，高约二尺，名叫“皮蹲”。第三场考试项目是舞大刀、拿石礅和拉硬弓，考的是膂力。有三种大刀，分别重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和一百八十斤。石礅也分三种，分别是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和一百六十斤，要根据一定的动作规则来操弄。硬弓也同样分三种不同的硬度，分别需要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和一百六十斤的膂力才能拉动。很可能上述的重量标准只是理论上的，与事实不一定一致。或者说，法律规定与习惯做法有一定的距离。拉硬弓并不射箭，只要能拉开就行。舞大刀、拿石礅是各考生单独做。

每场考试结束后，很快就将结果写在一大张纸上贴出来公示，根据成绩排出名次。也有人只通过了部分项目，有人不合格，也有人违反了考试规则，名字都排列在公告上。三场考试都结束后，知县列出向知府推荐的考生名单，其中名列榜首的考生基本上都会被学政录为武秀才。



图 85　武科

在某个指定的时间，各县武考的优胜者又要集中进行府试，由知府主考。仍然是三场，考试项目跟县试一样。考试结束后，知府拟出优胜者名单提交给学政。在这个名单上列为第一名的考生在院试中只要表现大体上还说得过去，基本上就会被学政录取。

院试也是三场，经常就在学政衙门进行，或指定在南门外的校场进

行。考试的项目与前两场也一样。三场考试结束，学政评判出表现最佳的考生名单，这些考生要再次来到学政衙门接受文字考试——默写《武经》某些简短的片断，通过者就可以批准为武秀才。各县的武秀才名额与文秀才一样多。武秀才也和文秀才一样簪花披彩，带上彩旗乐队上街巡游。似乎区别只在于脚上的靴子：文秀才是方头的，武秀才是圆头的。武秀才从此也可以在帽子上缀一个表示身份的扣子，但他们除非入伍当了兵，否则不领政府的津贴。如果当了兵，可以领一份饷，而且在提拔军官时得到优先考虑。但很少武秀才真的去投身军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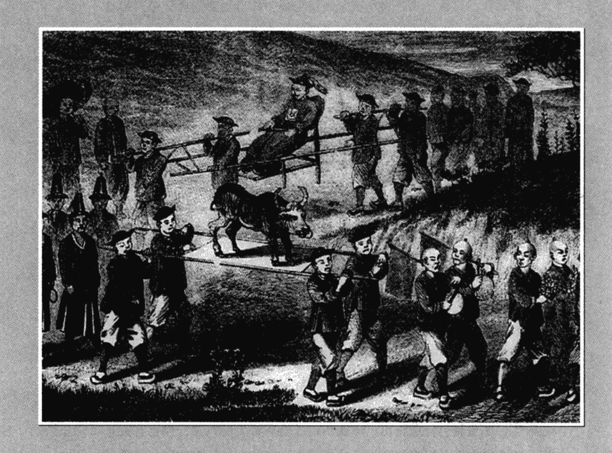
全省武秀才汇集到省会福州考武举人，由巡抚主考。考试通常分四场进行：第一场考立地射箭，每人三箭。第二场考骑马射箭，每人三箭。第三场也是马射，叫射“地球”，靶子是皮制的，放在地面上射。第四场考刀弓石，内容与童试第三场差不多。

全省武举人的名额只有六十名。中举者也是先根据惯例依次拜谢各级考官，再披红挂彩锦旗乐队四处拜亲访友炫耀一番。

富有的武科考生肯定也会通过行贿获得主考官的一些关照，但总的说来情况没有文科那样严重。因为武科考试的方式比较公开，各场考试的项目是射箭技艺和力气，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没有多少做手脚的余地。要在这些考试中胜出，考生自己至少也要有说得过去的表现才行。

武举人还可以到北京去考武进士。考取武进士的人总是马上能得到帝国陆军或海军的官职。没考上进士的武举人回到家乡省，如果自己愿意，可以充任巡抚的保镖，但没有薪俸。在侍卫巡抚满三年后，根据法律，他们可以授职为军队的千总。但事实上，除非他们得到巡抚的特别恩宠，或以送礼为名行贿，很少人在三年期满时果然当上了军官。而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来送礼，也用不着等上三年。

第十九章　年节习俗（上）



迎春

有些年的立春落在农历十二月下旬，有些年是在正月初。立春这一天，城内和郊区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一个迎春的游行活动。迎春活动以知府领衔，尽管福州城还有六七个官衔高于知府的官员。根据惯例，这一天如果总督、巡抚、满族将军或学政路遇福州知府也要屈尊让道。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这种高官必须向下级屈尊的事很少或从未发生过，因为高官们在这一天一般总是躲在家中不出来，就是怕路上不巧遇到知府。大官退到路边而让下级官员趾高气扬的景象，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知府在这一天，在海防同知和两个知县以及一大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市民陪同下游行。官员乘敞轿，他的随从们两人一排步行，每人手里拿着一大束假花。官员着朝服，戴皮帽或官帽。乐班和旗牌仪仗随行。如果他们收到百姓送的万民伞或歌功颂德的牌匾之类，也一并带上游行。这个游行也是为了表达新春即将来临的喜悦，所以一切安排都尽量显得喜气洋洋。

这个游行队伍中有一个纸糊的水牛模型，骨架用竹篾扎成，外面裱糊着红、黑、白、黄、绿五色彩纸，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据说彩纸是由一个盲人裱上骨架的。给这个盲人提供五种颜色的纸，然后由他随意地往竹篾骨架上糊，什么部位上用什么颜色的纸，各种颜色用多用少，完全随机。那牛身上的颜色被视为一年气候情况的征兆。例如，牛身上红色多于其他几种颜色，人们就担心会发生大火灾，或夏季特别热，如果黄色特别突出，那就预示着会有特大的风灾。但也有人认为五色纸的应用是根据算命先生的测算来决定的。游行时抬着走的除了这条纸牛，还有几条泥塑的牛。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条真正的耕牛也牵着走一段。

这个游行队伍穿行过市区内的主要街道，出东城门到一个庙宇，知府大人在庙里祭拜，这个官方仪式叫做“迎春”。香烛和酒馔摆放在庙中的祭坛上，知府行三跪九磕的大礼，然后焚化纸牛，打碎泥牛。游行队伍在预定的时间返回城内。那条活牛交屠夫宰杀了，牛肉分给住在本



图 86 迎春

城的几位大官。据说牛头总是归总督所有。

傍晚时分，海防大人盛装带着队伍游行出南门，也是两人一排，各人手中拿着一束花。穿过城外的主要街道，直抵闽江边。这支出南门的队伍中没有带牛，也没有牛的模型。海防大人坐在敞轿上像个泥菩萨——一动不动，作肃穆威严状。队伍走得比较急，但仍然有看头。队伍里人人都穿着暗色的绸缎袍子或皮氅，带着顶上有红缨的官帽。而平时官员出行或菩萨巡游时总是跟着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大人小孩。

这一天也有许多家庭在家里“接春”。在前厅敞亮处设供桌，桌上摆放香烛和干鲜果品，烧祭一番。

迎春游行不算是一种地方风俗，而是根据朝廷指令举行的若干国教庆典活动之一，是地方官员作为皇权代表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军队的官兵参加这个活动。

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庆祝新年的活动从一大早就开始。所有的准备工作在这一天之前就做好了。体面的家庭都会举行如下五项庆祝活动：一、祭天地，二、祭家神，三、祭祖宗，四、给家中长辈拜年，五、外出拜年。

正月初一祭天地又叫做“供岁饭”，是早晨的第一件大事，通常在凌晨四五点时分进行。很多成年人除夕夜根本没有时间睡觉。祭天地的

供桌一般设在大厅前部，上面摆放一桶米饭和五样或十样素菜（不能用荤菜），十杯茶，十杯酒，一对大红蜡烛，三支香（或只用一根粗大的香）。盛米饭的木桶中插着两枝马尾松或一些鲜花，米饭表面散放着五种干果和十双筷子。筷子上放了两个纸折的大元宝，一个代表黄金，一个代表白银。这种纸钱是大年初一供饭专用的，叫“岁饭元宝”。在其上再放另外一种冥钱。在一根筷子上用红线系着一本当年的皇历，在桌子的中央摆一盘橘子。一切摆放停当后，就在大门口放鞭炮。

此时家长领着众人走到供桌前跪下，手拈三支香火，磕头三次，然后起身，把香火插在桌上的香炉里。有的家长在跪地时，还念念有词地对天地之神表达了感激之情，祈求来年继续给予保佑等。这一切结束时大放鞭炮，并焚化纸钱。通常桌上的那一盘橘子和米饭会保留在那里一两天不动。

祭过天地，天开始亮了。这时要准备祭神灵了。还是摆上供桌，桌上是几碗米饭和素菜，还有面条和水果，三杯酒和三杯茶，点燃香烛。家长在神灵牌位前跪下，做法与祭天地差不多，跪拜完了焚化纸钱。

然后要拜祖宗的神主牌位。一套流程与祭神都差不多。

接下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给长辈拜年。拜长辈不用香烛，作为长辈的夫妻并排坐在椅子上，晚辈跪在面前，躬身拜三下，并说些祝贺的吉祥话。叔叔、伯伯多半选择站着接受侄子们的跪拜。

汉语中拜祖宗、拜长辈都用同一个“拜”字，但这两种礼仪有个根本的区别。拜祖宗是祭已故的先人，要烧香点烛，要烧纸钱，有时还要设酒菜上供；而拜在世的长辈则都不需要这些。

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家庭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不吃荤，这个习俗是出于对天地的敬畏，叫做“吃菜敬天地”，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商铺

按惯例，所有的商行店铺在正月初都歇业两三天，较大的商店要歇五六天甚至十一二天，有的更要到正月十五之后才重新开业。有些商店初四起开个边门接待熟客。越是有实力的商铺假期越长。一些中年人说，在他们小时候春节休假十天至十五天的商铺比比皆是。从那

时起，似乎新年开店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提早了。实际上，正月初商店里的生意很冷清，人们进商店只买一些临时需要的食品等。正月十五之前很少有大宗的买卖成交，如果有，也多半是和外国商人做的交易。除了买些糖果、花生之类的零食，人们在正月开头三天避免花钱。似乎有一种迷信，在正月初无论是买进或卖出都对一年的生意不吉利。

正月初一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除非必要，是不干活儿的。如果这一天需要雇佣苦力或工匠做什么事，工钱要比平时多两三倍。正月初赌博盛行，大街上、赌摊上以及私人家中到处都在赌。几乎每一个成年的中国男子都懂得各种赌博花样。

拜年

家中的成年男子从初一开始外出给亲戚朋友拜年，也有人等到初二、初三再出去。身份地位相仿的朋友见了面，彼此躬身作揖，互贺新年。地位较低的一方拜年时要屈单膝或至少做做样子，而地位高的一方从不向对方屈膝。如果妻子的娘家不算住得太远，丈夫一定要去给岳父母拜年并给岳家祖宗牌位敬香。丈夫和妻子的社会等级相同，不需要互相拜。而家中的妾则要跪着给丈夫和正妻拜年。



图 87　拜年

在正月初，男孩子到任何亲戚家或街坊邻居家去拜年，主人都会按习俗给他一两个橘子，否则他就会觉得被人瞧不起。橘子变得这么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方言中“橘”与“吉”字同音，送橘子是祝愿对方在新的一年中大吉大利的意思。新婚的男人到岳家以及其他亲朋好友家拜

年，临走前主人一定会赠予两个或四个橘子，以及一包用红纸包着的瓜子让他带回去。有人来拜年，主人总是以热茶、好烟和瓜子招待。福州人说，正月初，任何人的嘴都不能闲着。

初一到初四，疍家妇女会带着孩子上岸，挨家挨户地给主人拜年，并讨要年糕或其他任何食品。她们敲了门，然后唱曲，直到主人给了年糕才离开，回到船上慢慢享用。很多人家跟疍家妇女约好了正月初来拿年糕，当然也是这些疍妇事先找上门来讨要的。

乐班

上层阶级的春节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政府官员的春节更是持续到正月二十，而且实际上是从腊月二十就开始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官员们基本上不干公事，只有个别非常紧迫的投诉才得到受理。这是一个从公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的轻松假期，他们只是消闲、饮宴、看戏或互相拜访。乡绅和普通市民也有频繁的互相宴请。乐班和戏班在正月的前半段非常忙碌，在官方的场所以及境社庙里都有大量的演出活动。

从初一到十五，乐班通常会在白天主动上门，到有钱人家去演奏贺年，如果没有被拒绝，往往就可以得到赏钱。赏钱是随意给的，多少没有定数。有些富裕的家庭会约请乐班上门为女眷演唱，这样的演出报酬要比自己找上门的高许多。

正月十一到十五，戏班子和喜欢热闹的闲人会到官厅或官员及大户人家的私宅门前或什么公共场所舞龙灯，他们期望欣赏表演的主人家会给一定的酬谢。官员和富人大约都会给几元赏钱后打发他们离开。如果主人不欢迎这种不请自来的表演，赏钱就会少得多。

正月的前半段，夜晚的焰火增添了许多节日的欢乐。焰火在本地方言中叫做“花”。放焰火的场合很多，例如，在庙里谢神还愿，喜庆活动，大家庭在祠堂或家里祭祖，衙门里的吏员演戏娱神，富人家中请来了尊贵的客人，经常都会花很多钱“放花”。有些育龄妇女在正月十五晚上到娘奶庙，花钱为庆贺娘奶的诞辰而放花，希望此举会使娘奶帮助她们生男孩。

接神

所有的家庭在初四这一天早晨都会做一个“供饭接神”的仪式。人们相信，包括灶君、财神、喜神等家中供奉的神祇，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升天向玉皇大帝述职，将在初四这一天都要返回地面，履行新一年的职责。人们举行这个欢迎仪式，企盼在新一年中继续得到庇佑。有人说，家中已故的先人也要在这一天回家探望。接神仪式与初一早晨祭天地很相似。供桌设在大厅前部，上面摆放一桶米饭和十样素菜，三杯茶，三杯酒，还有香烛。家长在桌前下跪拜三下，这是向已经在场的以及正来临的众神致敬。最后给众神烧纸钱。停一会儿后，在家中供奉的每个神像以及祖宗牌位前摆上供果，点上香烛。有的人在上香时还喃喃述说自己的愿望，如求发财，求生男孩，求平安，求生意兴隆，求功名等。有一句俗谚是这么说的：“吃了接神饭，各人都要开始做事情了。”事实上，有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事了，而也有人吃了接神饭后仍要继续休闲游乐一段时间。

伴夜

在正月十五的好几天前，境社庙里就开始“伴夜”的活动。伴夜活动在当年执事的香头指挥下祭神，并在神像前饮宴。作为一境之神的“大王”要抬出去巡游，参加游行的都是境内居民。四个人扮轿夫，抬着安放大王偶像的敞轿。前面有两人敲大锣，几个打扮像衙役的手执皮鞭开道。接着是两人拿着大灯笼。还有很多人高举长柄牌子，牌子上有烫金的字。其他一些人拿着各种兵器扮作卫兵。这些都是模仿高级官员出行的排场。最靠近大王的位置上有几个人拿着点燃的香，还有几个人扮演的是大王的侍役和跟班，贴身保护大王。这个游行队伍在境社所属的主要街道上来回巡游，以求境内平安，免除疾病和近来日见猖獗的瘟疫之害。在乡下，村民在大王巡游的日子，会邀请住在邻近村子的亲戚朋友来共襄盛举。当其他村子举行同样的活动时，亲戚朋友们也会回请他们参加。所有的村民都对这项活动兴致勃勃。这样的日子里喝酒不要钱，从早到晚一片喧嚣。

送灯

还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如果在去年一年中女儿出嫁，还未生养，父母就会在初五到十四之间选一个吉日，给女儿送去几样礼物。礼物中常有的是：一个上面题了字的纸灯笼，灯笼代表送子观音菩萨。还有一钵牡蛎，用蜜糖粘成块的炒米，十个橘子，木柴，大米和青蒜。把这些东西送给女儿，表示"我们希望你早生贵子"。因为在当地方言里，橘子与"急"字同音；用蜜糖粘成块的炒米是一块"糕"，与"哥"同音；牡蛎与"弟"字同音，盛牡蛎的"钵"与表示"将要"的词同音。既有哥又将要有弟，祝愿再生一个男孩。青蒜在方言中叫"蒜仔"，与"孙子"谐音，祝愿子孙满堂。灯笼上题字的意思是愿观音菩萨保佑生男孩。这个风俗充分体现了家人对新婚夫妇生男孩的殷切希望。

富裕的家庭在正月十五之前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举行一个欢庆的仪式。这个仪式是这样的：在神像前点燃香烛，但没有其他供品。在祖宗牌位前设供桌，摆几碗荤菜，一盘年糕，一碗挂面，一碗牡蛎，还有甘蔗、橘子。家长点燃香烛，在桌前跪下，磕三个头。给祖宗焚化各种纸钱，然后把家里给孩子们买的各种纸灯笼都点亮。有的还点起一个松木"火炮柴"——松木事先劈成细条，搭成井字形的垛子，约两尺高，点燃后撒盐，噼噼啪啪响。燃放大量鞭炮。最后，家长再下跪磕头。完了以后，撤下先人已经享用过的供品，全家老小聚餐。这个活动据说主要是为了家中孩子们的吉利，确保子子孙孙绵延不绝。所用的供品除了肉食以外，都有企盼子孙繁衍的象征意义。挂面象征长寿，"蔗"和"姐"谐音，牡蛎和橘子的象征意义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香饼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境社庙的庙祝都会在周围街坊中分发一定数量的烤面饼，这种饼叫"光饼"——"光明之饼"。这些饼在庙中伴着香火祭过境社之神"大王"，所以又叫"香饼"。每家分两个，收下香饼的人家回赠庙祝几个铜钱。大家都认为小孩吃了这种祭过大王的饼就不会肚子疼。有人认为孩子吃了这饼会变得更聪明，书读得更好。实际上

这只是每个月两次给庙祝送几个钱罢了。

花灯

卖花灯的生意集中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前，大约从初十开始，到十四夜或十五那一天达到高峰。白天的生意一般，到了夜晚，大量的花灯挂出来展示，大街上熙熙攘攘都是赏灯和买灯的人，有时拥挤得水泄不通。十五之前，除了这些玩具灯，商店里没什么别的生意。

有些灯笼的形状是个立方体，也有圆球状的，还有圈状的、方的、扁的、椭圆的，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其中颇有些设计独特制作精巧。有的点上蜡烛后像火球一样在地上旋转。还有一些花灯点上蜡烛后，靠烛火升腾的热力带动内部的某些装置转动。公鸡灯和马灯底下装了轮子可以拖着走。也有的花灯只是用红纸折成，成排的小孔组成汉字"福禄寿喜"的字样，里面点上蜡烛就显示出这些吉利的字眼。也有做成人形的灯笼，有的代表小孩子，有的做成送子观音的形象。有些花灯加上手柄可以提在手中，有些则是准备挂在墙上的。这些花灯全都涂着大红大绿的色彩。象征喜庆欢乐的红色是主色调。最昂贵也最漂亮的花灯用白色的绢裱成，上面精细地描绘着古代人物或戏文场景的彩图，有的庄严肃穆，有的滑稽可笑。这些灯笼如果妥善保存，可以在整整一年中用于各种场合的装饰。高级的花灯通常是固定地放在店内的一角展示，只能看到正面。当放置在房屋中间点亮时，可以看到两面有不同的图案。

芋头

庆祝花灯节的时间是正月十五的晚上。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几乎所有体面的家庭都要花钱过好这个节，比一般的节日更加尽兴。家里灯火通明，饮酒作乐，通宵打牌。一番供奉烧祭之后是家宴。正月十五"琉光下食芋"在这个地方是个普遍的风俗，据说以前更盛。准备一大堆小芋头，连皮煮熟煮软，盛一盘供在神像前。在夜间很晚的时候，往往是在半夜，全家不分老小齐聚在家中最亮的灯笼下剥芋头吃。据说在这一天琉光下食芋将会改善视力或使人眼睛发亮，也有人认为这个灯下吃芋头风俗用意在于免受灵魂轮回之苦，莫衷一是。无论是哪一种解

释，似乎都很难证明跟芋头有什么关系。

体面家庭的妇女平时夜晚不应该离家外出，但正月十五则是习俗许可的例外。所以她们很可能要在这一天晚上外出观赏花灯，也要顺便到附近的几个供奉娘奶的庙里烧香谢神，祈求在新一年中继续得到福佑。已婚而未产的新媳妇更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前往娘奶庙中“请鞋”或者“请花”，带回家中焚香上供，希望这一番虔诚能得到回报，生个大胖小子。

孩儿灯

如果一对夫妇结婚多年后还未生育，这时候可以给附近的境社庙“大王”打个招呼，请他送来一套灯笼。于是大王（当然是通过庙中的执事）就会定制一套四个的小男孩形象的孩儿灯送来。灯上的小男孩一个举着旗，一个抱着球，第三个拿着笔，还有一个拿着一个官印。“旗、球、笔、印”分别与“祈求必应”四个字谐音。（在任何一个庙中都能见到“祈求必应”这四个字，有书写的有雕刻的，或红漆描画的，或鎏金嵌在牌匾上，有的庙里有很多此类牌匾，都是信徒奉献的，教导人们只要虔诚祈求就一定能满足愿望。）这一组灯笼要在正月十五夜晚之前做好，以大王的名义送到盼望孩子的人家，代表大王的祝福。有的庙里还派出一个乐班吹吹打打地来送灯笼，东家要给乐手付报酬。送来的灯笼只能留下其中的一个，其余三个要送还。

灯谜

在正月初，特别是正月十五的晚上以及八月十五的晚上，街头常可见到一种文学性的游戏——猜灯谜。谜语写在纸条上，比较难猜的谜语通常还会有一定的提示语。纸条粘在方形灯笼的边缘上，灯笼就挂在出谜语的人家门前或邻近街角。常可见三五成群的读书人围聚在一起讨论竞猜，有人还会写出以前很少人猜中的旧谜语助兴，并提供悬赏。奖品名称就写在谜语下面：一小袋茶叶、一挂鞭炮、几颗槟榔子、一把纸扇或一枝笔。猜中的人能当即得到承诺的奖品，奖品的价值大小并不重要。

开印

每年正月二十是城里城外各级衙门开印的日子，也许整个帝国都是如此。各级官印在腊月二十封存，到这一天重启。对所有主印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对有状要告或有案未断的市民来说也是如此。

最低一级的文武官员的开印时间是凌晨三四点钟。他们自己的开印仪式一结束，这些低级官员就要赶往顶头上司的衙门参加那儿的开印仪式。然后再随顶头上司一同赶到更高一级的衙门去，如此类推。于是，越高级的衙门开印时人越多，越热闹。直至最后文官齐集在总督衙门，武官都汇聚到满族将军衙门。

衙门设在城外的官员要更早开印，以便在清晨城门一打开时，就入城参加上司的开印仪式。

各级衙门的开印仪式大体上相同。在主印官以及所有部属在场的情况下揭掉封条，取出盛着印玺的匣子，放在大堂的案上。大堂里灯火通明，点上香烛。然后主印官走到案前，在礼生引导下，行三跪九叩大礼。长吏双手捧起印匣，高举过头，躬下身来，表达对主印官新年高升、衙门昌盛的祝愿。然后大印从匣中取出，放在案上，主印官再次三跪九叩。然后在一张写着“开印大吉”的红纸上盖四个印，把这张红纸贴在大堂的门上。

各级衙门的开印仪式总是大放鞭炮。正月二十是衙门胥吏的盛大喜庆日子，午后和晚间总要演戏庆贺，常常在晚上结束时还要放冲天的礼炮。

长达一个月的年假让官员们从日常的公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放松一下，现在新一轮的十一个月的工作期又开始了。由于年休压下了很多事务，年初这段时间总是特别忙。



第二十章　年节习俗（中）



后九粥

本地有个特殊的风俗，在正月二十九的早晨吃后九粥。这一天的早餐不是平时那种用清水煮的大米粥，而是用很粘的糯米加上许多配料，如红糖、干枣、花生、莲子、芋头等熬成的稠稠的粥。平常的粥清清白白，而这种粥黏糊糊、黑糊糊的，看上去很脏。很多人在正月二十九的早晨就吃这种粥作为早餐。雇了伙计的店主和家里有佣人的富裕家庭除了后九粥也会准备通常吃的白粥。这样，如果有人不想吃那种黑糊糊的后九粥也可以吃白粥，而喜欢吃的人则把剩下的后九粥再作为上午的点心来吃。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准备在这一天煮后九粥，除非出于某种理由换到农历二月初二的早晨。小孩子和年轻人相当喜爱这种粥，每年这个日子临近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

后九粥煮好之后，舀出一部分盛在几个小碗中，配上同样数量的筷子，然后摆在祖宗牌位和家中供奉的神像前上供。灶神是一定要供的，有的家庭还盛几碗摆在大厅前部的桌上供天地，还要点香烛。这个节日不需要跪拜，只是让粥和筷子摆在那儿一会儿就可以端走，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掉。

已婚的妇女，不论出嫁多久了，如果父母还在世并且住得不太远，都要准备一两碗这种粥，加上一只煮熟的鸡以及其他食物，送到娘家。这是她们爱父母的表示。相应地，父母也会煮好同样的粥回赠给已出嫁的女儿。分家另过的儿子在这一天也会给自己的父母送去后九粥。有些家庭会在这一天的晚上点起“火炮柴”，并燃放鞭炮。家中的小孩子尽情玩乐，带着纸面具跑来跑去，把盐撒到火炮柴上“噼噼啪啪”地响，还烧一些纸糊的玩意儿。在火炮柴快要燃尽的时候，经常要从火堆中抽出未燃尽的木柴放到厨房的灶膛中去，据说这样做能带来一年的好运气。

这个节日及其庆祝方式由来已久。据说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妇女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发誓要从此吃素守寡，但后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开荤了。这被认为是犯了大罪。这个妇人因此在死后受到惩罚，被关在地狱里，处境十分悲惨。所幸她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儿子为母亲的处境日夜

心焦。他去给母亲送食物，但他送去的粥总是被狱卒小鬼抢去吃掉了，那个可怜的老妪仍然饥肠辘辘。孝顺的儿子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在煮粥的时候加入了许多其他东西，使粥看上去黑糊糊、脏兮兮的，狱卒小鬼看到了根本不想碰，于是就让他送进去给他的母亲。将这个典故告诉我的人说，这个传统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这个爱母亲的孝顺儿子，同时对家中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让他们懂得，即使在极端困难的境地里都不能忘记自己孝敬父母的责任。这是本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有些家庭是在二月初二过这个节，也有的家庭是在正月二十九煮了粥，留到二月初二回锅热了再吃。

清明祭墓

清明节在农历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也就是阳历 4 月初。这一天中国人都去上坟祭祖。虽是全国性的节日，然而各地的清明风俗有明显的不同。以下记录的是福州的做法。

尽管清明有确定的日期，但人们会根据情况选择提早几天或推迟几天去上坟祭祀祖先。如果坟地离住所不太远，通常会提早几天。先派人到坟地去清扫垃圾，刈除长得过于茂盛的荒草，所以叫做"扫墓"。中国人往往选择山丘作为身后的安息之所，每年这个时候，山上会出现许多忙碌的身影。到了清明日，一切准备停当，一家人就会前往墓地祭奠。较大的墓呈马鞍形，墓碑前往往有个石板砌的祭台。在祭台左右两端插上蜡烛，香火插在正中的香炉里。台上摆上若干酒菜，点燃香烛祭奠。菜肴包括猪肉、鸡、糕饼、蔬菜等，还有几杯酒、几杯茶。家长主祭，跪下磕头三次，然后站起退到一边，其余人依次同样跪拜。然后焚化纸钱，数量少则一百张，多至千张。燃放鞭炮。取一杯酒撒在焚烧纸钱的热灰上，这是向死者敬酒。空杯再注上酒，放回原位。主祭再下跪磕头三次，然后众人也再次从大到小依次磕头如仪。

接着还要祭这个山丘的土地神。就在墓碑附近的空地上，通常是摆上三碗菜肴，三杯酒水，点三炷香和一对蜡烛。焚烧一种特别的纸钱，也要放鞭炮。这是祈求土地神保佑死者的家庭。中国人似乎相信，只要给土地神供上丰盛的食物，烧大量纸钱，博取他的欢心，那他就不仅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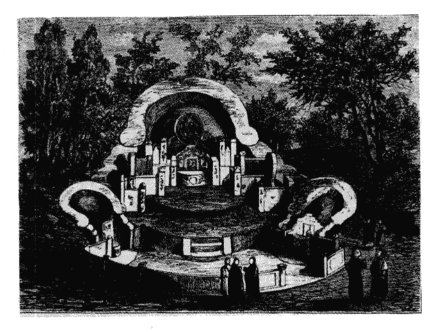


图 88 坟墓

保护坟墓，而且保佑墓中死者的家人幸福安康。

最后祭下界的孤魂野鬼。供品中包括冥衣纸钱，还有一百四十四块叫做“糯”的小糕，这种糕用糯米做馅，面上点一个红色的印记。有时也加上三碗其他菜肴。冥衣纸钱是烧给冥府地狱中那些不幸的鬼魂的，所以总是安排在离坟墓稍远一些的地方焚化。中国人相信，那些命运悲惨的乞丐、麻风患者靠他人的善心施舍活在世上，死后也还是如此。为了让死去的亲人在节日接受烧供时免受骚扰，所以另外向这些乞丐、麻风患者的鬼魂提供一些必要的救助。相信这些阴间的乞丐还有一定的礼貌和良知，接受了施舍之后就不再去打扰他人。

烧祭之后，把杯中酒水都泼洒到墓碑上。据说把酒泼在墓碑上能避免长苔藓，保持其原有的美观，甚至能使之变得更光洁，碑文更加醒目。这样，子孙就会发财升官，即使未必一定能当官，至少可保衣食无虞。人们相信墓碑的状况确切地显示了天意。有人甚至说，把酒泼在墓碑上有时会使碑石呈现出吉祥的淡红色，那就大吉大利了。菜肴由饥肠辘辘的扫墓者在墓地边吃掉。中国人相信死者的灵魂摄取了食物中非物质性的精华部分，生者在仪式结束后吃掉的只是粗糙的糟粕。

清明扫墓活动的最后一项是“压纸”，也叫“挂纸”。原色的纸条长一尺上下，一头用泥土或小石块压在墓碑顶上以及坟墓四周。也有人把纸条一头涂成黄色的，据说，黄色的纸条说明墓中的死者或扫墓者本人得到过皇帝的旌表或诰封——黄色是皇室的代表色。在墓碑上和四周压纸条，表示墓中死者还有在世的后代，还没有绝嗣。这里的人说，如果坟墓在清明时节没人来祭扫，很可能有人——通常就是出售墓地的原地主或其后人——就会在墓碑或坟地上动点儿手脚。如果第二年这个墓还是没人来祭扫，被动过的地方也没有修复，那肯定会导致更明显的侵犯。这样连续几年下来，如果一直都没有人来扫墓、维修，根据习俗，就可以推断这一家已经断子绝孙。那么，墓地就会被人开垦，或被转售他家作为墓地。

动身回家之前再次大放鞭炮，在墓地附近折一两枝马尾松或别的绿色枝条，一束绿色的麦株也可以，带回家中插在祖宗牌位前的花瓶里，或直接放在牌位前的桌面上。再摆上米饭和菜肴，点燃香烛供一会儿。

插柳

清明节这一天，本城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在大门前的屋檐下插一条柳枝，柳枝垂在大门上，街上过往的行人都能看见，这叫“插柳”。在宅院内部，也有许多地方插了柳枝。

为什么要在屋檐下插柳？对这一习俗的解释不太一样。共同的一点是，插柳为了讨个吉利。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唐朝，王巢谋划叛乱时，选择了柳枝作为追随者的记号，他暗地里叫他们把柳枝插在自家大门屋檐下，并指示叛军士兵不要去骚扰这些人家。揭竿叛乱的日子就定在清明这一天。自那时起，人们就每年在这个时候插柳，庆贺当年兵燹中阖家平安。另一种说法认为插柳枝是为了除祟辟邪。他们相信，阴间有一个级别相当于巡抚的神，在这一天要打开鬼门关，放地狱里的鬼魂重访世间。很自然地，有些怀有恶意的鬼魂会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并不欢迎他们的世界上来恣意作恶。如果他们要到什么人家去作恶，看到屋檐下的柳枝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走。如果真是这样，发现柳枝具有这样强大的法力真是幸运。还有一种说法赋予这种绿色的柳枝以美

好的属性——为暂时从地狱中释放出来的先人灵魂指路，据说他们看到柳枝就能一眼认出世间亲人的家。前一种理论认为柳枝具有阻拦恶鬼以及任何无权进入家中的鬼魂的法力。后一种理论则认为，柳枝的强大功能在于引导自己亲属的灵魂进门，登堂人室，享用上供的香火和莱肴的气味。

各个家庭在清明节做的事情繁简不一，最起码要做到的是在墓石上压纸条，墓前烧香和家里烧香。祖辈留下的田产中经常会划出一定的份额专用来支付清明节的开支。各房子孙轮流管理这一份产业，一年中的收益除了支付祭祀的花销，其余部分归当年轮值者所有。

劝农

在农历二三月的某个时候，高级官员要出席一个亲耕劝农的重要仪式。这是根据皇帝的命令进行的，也模仿皇帝本人在北京的做法。如果皇帝和官员能够亲耕，子民们自然不会怠惰。如果皇帝本人真对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兴趣，并亲自像一个农夫一样耕种，垂范各级官员，就能够促使整个社会更加重视农业生产，激励人民的生产热情。理论是很不错的，但实际情况却十分荒谬。

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四位主官分别出了东、南、西、北四座主要城门，在乡老和郊区低级官员的面前，他们为当地的农民作了耕种的示范。仪式中使用的犁把上扎了红绸子，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官员们身着色彩斑斓的朝服，但没有因为怕弄脏衣服而妨碍了他们代表皇上亲耕。只见他们挽起袍子，上前抚摸套上了犁的耕牛。然后一手扶犁，一手执鞭，开始驱牛耕地。抽了几鞭，犁了一小段。然后拿起一把锄头，锄了几棵草，表演就结束了。理论上，围观的百姓都将从官员的表演中学到了勤奋的精神、高超的技艺和谦卑的态度。

“劝农”即劝告农民要勤勉耕作，这个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亲耕过的田地旁边搭起了一个小平台，用丝绸彩带装饰起来。台下围着附近召集来的老农，官员登台劝告他们要努力履行自己作为农夫的责任，下种之前务必要深耕，收割要及时等等。演讲结束后，官员以皇帝的名义向经过挑选的农夫发放赏赐。赏品包括一个制作非常粗糙的扇

子，一个夏季遮荫的大斗笠，有时还有一个银质奖牌。

在南门外的仪式还包括官员们给五谷之神烧香上供。五谷神庙离亲耕的那块地不远，已经破败不堪。供上干鲜果品等，官员点香烛，三跪九叩。



图 89　五谷神

三月初三的早上，一个普遍的习俗是在门柱朝外的一面，离地约六七尺高的地方，钉上一束本地常见的卷耳草。各家各户以及商铺洋行的门窗上都钉，左右对称。一般民众都这么做，可是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浴佛

四月初八是浴佛节。据观察者介绍，人们用黏性的大米和多种干果、坚果混合在一起煮粥，做法很像煮正月二十九日的后九粥，只不过是咸的，而不是甜的。粥煮好后，盛几碗放在祖宗牌位和家中供奉的神像前上供。

也是在这一天，在大佛寺里的三宝佛像座前，摆上一个大铜盆，盆里放一尊端坐姿态的铜佛像。在盆中注入一点水。来到寺庙的香客要先磕三个头，然后在铜佛像的头顶上撒下一把铜钱，让铜钱自然滚落盆中，拿起铜勺，舀一点水浇在铜像头上，如此反复浇几次。香客们撒在佛像头顶的铜钱算是捐给了寺庙，还要另外花点香烛钱给据说在那一天去浇菜的菩萨烧香。这一天也有许多满族人去佛寺烧香。

和尚受戒

在离福州城不远的两座大佛寺里，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里要举行和尚的烧戒仪式。寺庙中所有的菩萨座前都点起香烛。受戒者剃光的头皮上放着揉成小团的干艾草，数量从一个到九个不等，按预

先设计的位置放好。艾草点燃后，一直烧到头皮上，有时烧得头皮冒油，流淌到脸上。仪式结束时，寺院的方丈向受戒者颁发度牒。这是一份佛教的神职任命书。度牒写在一块布上，加盖寺院的印记，并由受戒者本人签名。这份文件授予持有者以佛教僧侣的正式身份，可以作为一个护照或介绍信来使用，拿着它可以在全国十八省的任何寺院里得到接待。

有一些家庭庆祝夏至节。自家制作或买现成的蒸米糕，叫做"粿"，有咸的也有甜的，和其他荤素菜肴一起供奉在祖宗牌位和家里的神像前。据说坐在家里的门槛上或石磨上吃粿是非常吉利的。另一个普遍的做法是自家蒸了米糕分送给亲朋好友，人们认为夏至食粿有助于消除这个季节的疲乏感。

夏至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这一天卖肉的店铺摊贩要施舍一小块肉给乞丐。如果不给，乞丐们会呼朋引伴把肉铺团团围起来，让你做不成生意，直到你不得不屈服。一年中只有这一天，习俗允许乞丐这么强行乞讨。

龙舟

农历五月的头五天，通常是阳历的六月上旬，福州有一个特别欢快热闹的节日，这个节日叫做"龙舟节"。准确地说，这个节日是在五月初五，但此前几天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五月初一的一大早，各家各户在门框离地六七尺的位置上钉小束的艾叶和菖蒲叶，据说这两种香草能够驱除有害的瘴气。

这一连五天的节日常被认为是"儿童节"。社会各阶层家庭的孩子都穿上比较漂亮的衣服，脸蛋似乎也比平时更干净，更有朝气。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闽江岸边和西门旁边的小湖边。在江中和湖上举行的龙舟竞渡给人们带来欢乐。

龙舟的船身又细又长，长达十五米左右，可以容纳十五人至三十人。龙舟的造型在某些方面模仿了传说中的中国龙，船首是用木料雕刻成一个张开大嘴的龙头。船身和尾部的色彩艳丽。舵手站立在船尾，在船的中部有两人一刻不停地敲锣打鼓。船首的龙头上坐着一人，面朝船

尾，双手挥动一面旗子，指挥协调划手的动作。划手们手执短桨，随着指挥旗舞动的疾徐一齐奋力划动。



图 90　端午节划龙舟

估计大桥附近的江边居民拥有三四十条这样的龙舟，还有更多龙舟来自远郊乡村。这些龙舟一般说来是由各境社庙出资建造的，也有一些是由各乡龙舟队自己集资造的。

大批的孩子以及成年人聚集在江边观看划龙舟。有的观众提供扇子、糕饼、毛巾等作为优胜者的奖品。这些奖品经常引发龙舟队之间的争吵和打斗，争的是优胜的荣誉而不在于这些奖品的价值。有时两条龙舟会相撞，也有的撞上石砌的桥墩。这些龙舟船身细长，很容易拦腰折断。在两船相撞时，经常各有些划手落入水中。在无遮盖的船上暴晒、饮酒，围观者的加油声，以及竞争的狂热都可能引发事故。

据有关学者的说法，龙舟竞渡的传统来源于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约两千一百年前，周朝的楚国有一个贵族大臣名叫屈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楚王建议实行改革，但楚王不但拒绝了，反而把他流放了。后来果然如他预言的那样，楚国灭亡了。屈原不忍心继续活在世上，就跳江自尽了。热爱屈原的人民得知消息后，一齐赶来，都挤上小船，在江中来回寻找他的尸体。屈原跳江的这一天是五月初五，以后人们就每年在这一天模拟江上寻尸来纪念他。

这个节日在初五的中午是最有趣的，在各家都有许多迷信崇拜活动。印着各种神像、动物形态或汉字的大小黄纸张贴在门上和门柱上，据说可以避邪驱鬼。燃放一种特殊的几乎无声响的烟花，里面充填着像硫磺但呈红色的雄黄粉末，放出的烟雾是黄色的，有一股刺鼻的气味。人们相信这种烟雾能够驱除家中的各种害虫。这种烟火点燃后，拿在手中在门上熏出黄色的字迹，或是画个什么符。室内室外的许多地方也都这样熏上黄色的符咒。成对的红色纸条上面各写着一句诗，对称地贴在两侧门柱上。家中神龛和供祖宗牌位的公婆龛的两侧也贴上这样的成对红纸条，点上香火，由其燃烧。通常还要摆上泡雄黄的烈性白酒。供过神的雄黄酒抹在孩子们的耳朵、鼻子和头顶上，据说这样能预防虫子叮咬。家中的成年人把其余的雄黄酒喝掉。在祖宗牌位前摆上八碗或十碗荤素菜肴和瓜果，点燃香烛供一会儿后，全家人一起聚餐。

初五的下午所有的商铺都关了门。家中的男人以及伙计雇工们在中午吃饱喝足后，都去看龙舟比赛，或沉溺于赌博游戏。

商铺在这个节日要结账，把从春节以来的顾客赊账都理出来，写在纸条上。从初四下午到初五上午，常可见有人手中拿着一把账单急匆匆地穿街走巷去讨债。欠账者在这个节日至少要清偿一半的债务。

七夕

许多家庭过七月初七的节日。人们相信有两颗星在这一晚相遇在银河，交错而过，然后在年中另一个日子再沿着轨道转回来。一颗星代表男子，出现在东边天空；另一颗代表女子，通常在夜空西面。在大厅前部最明亮的地方摆上桌子，桌上放西瓜和其他时令蔬果以及香烛等，祭这两颗一男一女的星星。祭拜仪式与一般的做法无异。祭星的仪式一般只有大姑娘、小媳妇参与，很少有男人或男孩子。祭拜的目的是获得作为女人所必须具备的缝纫、绣花以及抚养孩子方面的技能和智慧。这天晚上，女孩子们试着在没有光线的地方穿针，一般是蹲在桌子下面，点一支香，把丝线穿过针眼。如果成功了，则预示将来在女红方面会很成功。上供过的物品一般作为表示闺房情谊的礼物分赠给女友。

烧纸衣

在七月十五前后，有个值得关注的风俗活动。这个活动可以笼统地称为“七月中烧纸衣”，用意是为去世的祖先送去衣物和金钱。为此，要在祖宗牌位前点起香烛，焚化相当数量的纸衣纸钱。有三件物品是一定要供在祖宗牌位前的：一只鸭子，一个西瓜和一种特别的面条。店里可以买到这种面条，很薄，约一寸宽，卷成饼状[1]。使用时，要先把面卷松开，再下锅煮。鸭子用油炸或烤熟。除了这必有的三样，其他各种菜肴都可以用，肉、鱼、夹肉馒头、水果、绍酒和一种叫做“鲎”的海产动物，“鲎”和“孝”在本地方言中同音。这些菜肴都摆放在供桌上，然后按惯例下跪磕头等。完了以后撤下这些食物供全家人分食。本地约八成的家庭每年在这个时候烧纸衣纸钱，其余的家庭不知出于什么理由要等到八月或十二月再烧。

纱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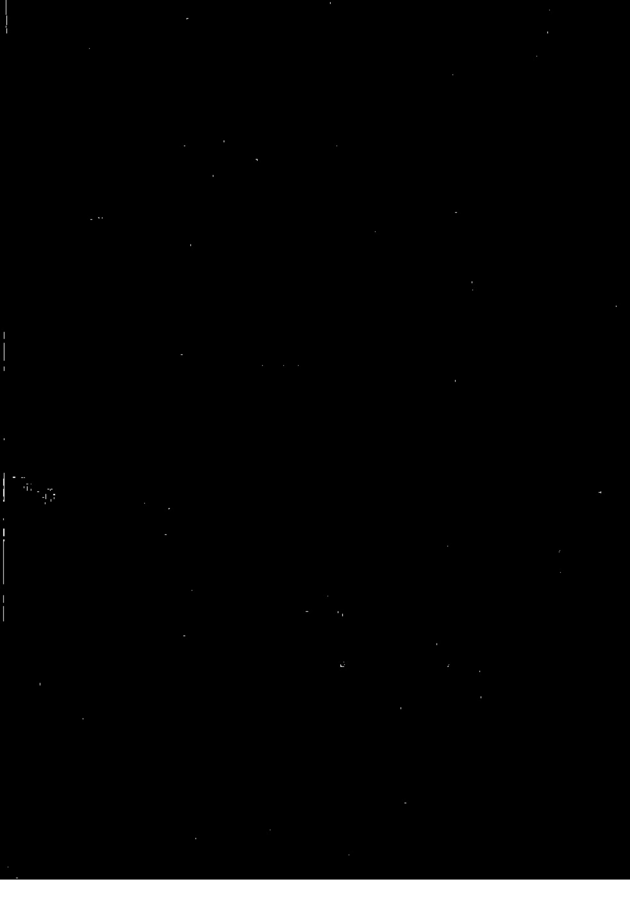
七月中有两项活动的主角是已出嫁的女儿。如果娘家的父母至少有一位已经过世了，或她生了男孩，那么，除了通常的纸衣纸钱，她还要给娘家送一个箱子。这箱子形状像大衣柜，用竹条扎成架子，左右和后面糊上纸，正面敞开。五六尺高，三四尺宽，分为多层。架子上放置各种用竹篾和纸做成的各种家用器具，如被褥枕头、椅子、灯笼、盘碗、四季服装和纸扎的仆佣人偶。这些物品送到娘家，如果父母都不在了，就交给娘家兄弟。这个箱子以及所有的内容物品都要在娘家院子里焚化。

如果女儿当年生了男孩，风俗还要求她给娘家送各种食物礼品，包括肉、菜、糕饼、水果等。礼品中必有的是一只鸭子。部分礼品将从娘家返还，包括半只鸭子。

已出嫁的女儿每年给娘家送纸钱纸衣以及箱子是表达她对过世父母亲的孝心。如果娘家父母都还在世，她就绝对不能送。如果送了，等于是诅咒父母早死，是个大忌讳。

---

① 译注：福州方言叫做“棋子面”。



第二十一章　年节习俗（下）



中秋

最隆重的中国节日之一在农历八月，叫做“中秋节”。节日从十一日持续到十五日，此时昼夜等长，气候宜人，不冷也不热，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早稻已经收割完毕，正好过个节，尽情欢乐。

农历每个月的十五都正好月圆，秋季很少阴雨天，夜晚月光明媚。月亮是此时突出的主题。在广东，人们说“祭月”，年轻人玩“追月”。在福州，人们说“赏月”。

传说月宫中有一只白兔在舂米，月亮中的暗影就是那只兔子在给谷子脱壳。人们普遍认为月亮上住着众多仙人，古代曾经有一个美女访问过那个星球。至于仙人在那上面如何生活，干些什么，却不得而知。西方国家有一些哲学家讨论过月球上是否有人居住的问题，中国人对此毫无疑问。那上面应该还生长着多种树木和花草。有人说，古代的某个晚上，舞台艺术的创始人之一漫游到了月球，发现那上面的月球居民在演戏。回到地球后他根据记忆模仿，创造了戏剧艺术。

在中秋节前后，糕饼店里有品种繁多的月饼，其中大多数是满月般的圆形的，直径从六寸到十二寸不等。也有做成宝塔形状的、人骑马的形状的、鱼形状的，还有各种动物形状的，都很热销。有的月饼表面图案上有一只在舂米的白兔，还有美女和桂花树。有的图案是神像、花鸟和戏曲故事中的人物。颜色有绿、红、黄、棕和白的，红颜色是用朱砂染的。有些月饼还用金箔作装饰。

拜塔与点塔

中秋前后，商店摆出各种各样的玩具，精心装饰陈列以吸引路人。家长们会为小孩子买这些玩具。这些玩具多半是泥塑的，做成各种动物和水果的形状，既有写实风格的，也有想象的，色彩俗艳。最能引起外国人注意的玩具也许是那些装饰华丽的宝塔，有尺把高的，也有高达六七尺的。家长们买这些宝塔给孩子玩。孩子们会在玩具塔前摆上香烛，有的还会摆上茶水、果子和其他一些食物，也跪下磕头，模仿大人祭祖宗、供菩萨的样子。这种时候，大人会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看。

福州城最显著的建筑物是两座塔，从很远就可以望见。在八月十六之前的几个晚上，如果有人捐了钱并且晚上风不太大，塔就会被点亮。这是本地的一个风俗。“点塔”要用大量的纸灯笼，灯笼内部安置着油灯或蜡烛。塔的每一层有六个角，每个角挂上灯笼，逐层一直挂到顶上。在夜晚点亮灯笼后，有大量的市民驻足观看。有的年头由于募集不到足够的捐款，只能在十五的晚上点亮。两座塔附属于佛寺，和尚经常虚报费用，但想要点塔的百姓只能按他们的开价付钱。



图 91　小孩拜塔

福州有三座小山，两座在城里，一座在城外[①]。八月十四的晚上，如果天气好，大量的市民会登上山顶，烧香祭天地。有两座山的顶上建了祭坛，另一座的山顶上有个玉皇庙，人们就在这个庙里烧香。烧香拜的是天和地，万物的创造者，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这个仪式是在月光——至少是火把的亮光下进行的，天亮前结束。

节前，商店里摆出很多木制的彩色儿童人偶，从半尺高到一尺多高的都有。男童女童的人偶区别在于姿态和头顶的画法。也有原色木头做的，只用黑笔描出面部五官，这样的人偶比较贵一些。从上一年中秋以来生了孩子的家庭都要买一个这样的人偶，在背上写上自己孩子的姓名，用在中秋节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迷信活动中作为孩子的替身。

许多家庭在中秋这一天要在自家中供奉的娘奶神龛前烧香，供上一大桌菜肴。许多妇女要在这一天去各处的娘奶庙烧香求子。上庙时要带上人偶替身，家中烧祭仪式上也要用到。这些人偶平时要保存好，直到孩子满十六岁。根据中国的法律，十六岁算是成人了。如果孩子在十六岁之前不幸夭亡，根据习俗，要把代表这个孩子的人偶和尸身一起

① 译注：城外的山指大庙山。



下葬。

七星奶

中秋这一天还有一个女神也要祭，叫“七星奶”，这个女神住在属于大熊星座的北斗星上，也有人称她为“斗母”。许多家庭在中秋这一天的午后或傍晚时分祭七星奶。供桌设在厅堂前部或天井里，简单的做法就供一般的荤素菜肴及瓜果。复杂一些的还要供三杯山羊奶，三杯酒，三杯茶，桌上点七根蜡烛。再供上七碗豌豆汤和七碗酸酶汤。桌子中央放一个米斗，斗中有一些大米，插上十双筷子，代表家中孩子的木偶也放进去，再加上一盏油灯和一对蜡烛。还要准备线香、纸钱。通常还要为这个仪式雇请一个道士。道士念一会儿经并摇铃铛。经文只有短短几句，反复赞颂斗母。这一天，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道士人数远远不够。他们总是来去匆匆，这一家一做完就赶往下一家。在仪式进行到适当的时候，家长领着家中孩子跪在桌前叩拜，祈求七星奶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米斗中垫底的大米取出煮粥，人们认为孩子们喝了这粥就能健康成长。

在节日的下午或晚上，各家各户都要祭祖宗、祭家神。不再赘述。

根据惯例，商人和小店主在节前都会整理出账单送交欠债赊账者。从十一日到十五日，都可以看见店员伙计们穿街走巷四处讨债，急匆匆地唯恐这个节日又被债主逃过去了。欠债者如果不能还清，至少也要还一部分，如果一味拒绝清欠又没有足够的理由，会严重影响个人信誉。债主要主动送上账单讨要，不劳欠债一方费神。如果能付清一半欠款，另一半可以拖到年底再还。

登高

每年九月初九是重阳节，福州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人们登上高地放纸鹞——即风筝。爱究根问底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人要选在九月初九这一天放风筝而不是其他任何日子呢？解释是这样的：在古代，某人得到高人的警告，说是某一天将有灾祸降临他的家。于是那一天一大早，他便带着全家人躲避到山上去。晚上回家一看，果不其然，留在

家中的牲畜全都死光了。那一天就是九月初九。从此越来越多的人也都跟着在这一天离家到山上去，避开可能降临的灾祸。为了更愉快地打发在山上的一天时间，人们就带上风筝去玩。

有趣的是大家都集中在这一天放风筝。如果天气好，天上到处是风筝。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眼镜状的，有鱼状的，有的像长长的鳗鱼。有数十种不同动物形状的，有的像鸟，有的像甲虫，有的像蝴蝶，还有的像人在天上飞。有一种八角形的风筝据说是最古老的三皇五帝中的某一位发明的，叫“八卦鹞”。大多数动物形状的风筝颜色都非常鲜艳。最普通的风筝上总是画着一个虎头或一条龙，或是画个眉开眼笑的人头。在放风筝的日子里，走在街上，突然看见天上飞来一只大鸟，你会觉得十分惊奇。直到看见它能静止不动地停在空中，或机械地摇动，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只风筝。或者你会看到一群鹞鹰在天上围成一圈的奇异景象，那是有人用一根粗大的绳子同时控制五个或更多的纸鹞。或许你会看到一公里以外的天空上飞起一只巨大的风筝，它是一串多米诺骨牌形状的风筝组合，叫“骨牌鹞”，每一片骨牌都有四五尺长，十分壮观。

每年官方都会发布一个与放风筝有关的特别告示，警告人们在九月九到乌石山放风筝可能造成的混乱。到了这一天，总有官员带着一群乡勇守在这个小山上维持治安，防范意外。如果天气好，这一天会有三四万人登高放风筝。

有一些人在家里过重阳节，祭祖的供品中有一盘蒸米糕，这种米糕有很薄的九层①，还有羊肉、猪肉、鱼和酒水，上供后全家人聚餐。祭祖和家宴等与放风筝的习俗不相干，尽管发生在同一天。

迎霜降

秋末有一个节气叫做霜降，通常是在农历九月，这一天有一个军官的游行活动。有人说这是为了迎接冬天的来临，也有人认为这是兵器的纪念日。军队游行从南门附近的南校场出发，军官们带着部属在那里集

① 译注：福州方言叫做“九重粿”。



合。先祭军旗之神，主祭的是一个军阶仅次于总督的将军。弓箭、盾牌、旗帜、剑、矛、盔甲和其他各种军事装备都陈列在帐篷中。然后军官们及其扈从以及少量士兵，带上这些武器装备游行进入南门，穿过市区内的主要街道。普通市民对这个年年举行的游行没有多少兴趣，尽管其实还是有些看头的，但有很多体面的市民从来没有去看过。

冬至

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官员和普通百姓都以隆重的形式来庆祝这个季节的轮转点。

这一天天还没亮，总督率文武官员穿着朝服来到西门附近规模宏大的皇帝庙。庙的后部有一个皇帝牌位，牌上的鎏金大字写“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中国，这一表达是皇帝专属的。

官员们按级别地位在皇帝牌位前站好，礼生发出一个信号，就齐刷刷地双膝跪下，一磕头，二磕头，三磕头；再一个信号，他们都站起来；再一个信号，又都跪下，再磕头三下；再站起……如此反复三遍。然后，各人回到自己庄严的衙门去，吃吃喝喝打发掉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在官员们施行三跪九叩的时候，他们的扈从、使役们站在一边恭敬地观看。

这个仪式的用意是向天之子——中国皇帝恭贺冬天的来临。在京城的高官要在紫禁城里当面向皇帝三跪九叩，或对着代表皇帝的黄色帷帘磕头。在外省的官员则如以上描述的那样在皇帝庙的牌位前磕头。

搓汤圆

普通百姓是这样过冬至节的：他们采购了许多鸡鸭鱼肉和香烛纸钱等。菜肴做好后摆放在祖宗牌位前的供桌上，点燃香烛，然后焚化纸钱。家中成员从大到小依次在祖宗牌位前跪下磕头。这些仪式完成后，一家人就借这个机会享用祭过祖宗的菜肴。

除了家宴，本地在冬至还有一个习俗。在冬至日的前一天晚上，取来糯米粉，在灶神牌位前搓揉成面团。如果这家人从去年的冬至日以来娶进了新媳妇，这个揉面团的活儿就归她来做。新媳妇系着红裙子揉面

团被认为是非常吉利的事情，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面团揉好后，移到祖宗牌位前，把全家老小都集中起来，在面盆四周团团围定。每人取一小块面团搓成如榛子大小的圆球。搓到数量足够，放置在一边等到第二天早晨。次日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丸子放入开水中煮熟，盛在饭碗中，供在祖宗牌位和家中神像前。点燃香烛，但不必像其他仪式一样叩拜。供一会儿，就可以拿一部分给一家人吃。



图 92　冬至搓汤圆

剩下的汤圆还有别的用途。人们把这些剩下的汤圆粘在大门的门柱上离地面六七尺高的地方。除了本宅，商店、货栈的门外以及临街的窗户上也都要粘，大体上是门窗的两边各粘一个。看上去很奇怪。

这是福州的特别习俗，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常见这样的做法。这些丸子搓得圆圆的，应该与一年行将结束有关。但从整个过程来看，这个习俗强调了家庭圆满的重要性。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兄弟和睦，团团圆圆。这是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忙，一起搓汤圆、吃汤圆的寓意。如果一年中家里有女儿出嫁了，尽管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再算是家庭中的成员，但如果住得不太远，也应该在这个节日里送几碗煮好的汤圆回家，以表示割不断的孝心。

如果一年中有哪位长辈去世，按习俗这一年家里就不去准备搓汤圆用的糯米粉，但亲朋好友可以把磨好的糯米粉作为礼品送给他们。他们可以用别人送来的糯米粉搓汤圆。想来道理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去准备糯米，磨成浆，晾干等等，这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做下来，就不像是在为父母去世而哀恸的孝子贤孙。而如果用的是别人送来的材料做汤圆，就不会太妨碍孝顺的形象。这二者看似有区别，其实却没什么不同。

分年

整个腊月基本上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在这辞旧迎新的过程中，有许多宗教性的重大活动。

在腊月上旬和中旬，习俗是酬谢各方神祇在过去一年中给予的种种保佑，专门的词语叫做“分年”，意思是分年度阶段性地谢神。具体的日期和做法各家各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来安排。有些人因为没钱或没空，一直拖到除夕夜。家中供奉的各位神灵要分门别类地烧祭。例如，有的神吃素，要供素席；有的神可以吃荤，要供鸡鸭鱼肉。灶君及其太太是决不能遗漏的。

供桌摆好之后，点燃香烛，家长在各神灵牌位前跪拜，磕头三下。焚化几种不同的纸钱。有人跪拜时口中低声祝祷，也有人是不出声地默祷。

祖宗牌位前也设荤席供桌，感谢祖宗在过去一年中的庇佑。给祖宗上供的酒必须温热，这样对子孙吉利。祭别的神可以不用酒，如果有酒，也是凉的。

富裕人家祭天地——中国最高级别的神——要用一个猪头、一只鹅和一条很大的鱼，还有其他各种肉食。这是特别隆重的祭礼。穷人家祭神的供品花费要少得多，但无疑是同样虔诚。

有的家庭只准备了一两桌荤席或是素席，摆在大厅里，然后在家中供奉的各种神灵的牌位前都点起一炷香，最后把香都一起插到供桌前的香炉里。这些香就代表了这些神。一家之长就在这儿跪拜祝祷。这样集中起来祭神，花费可以省去很多。

相反，有的家庭为了还许下的愿，或为了祈福，除了家中烧祭，还要特意到某一个或几个香火特别旺的庙里去烧供上香谢神。住宅附近的境社庙总是要去的。有些富裕的家庭在整整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去一个不同的庙烧香，家里的烧供也还照样做。

这个分年习俗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对自己得到神佑的感恩之情，但这一切显得那么愚昧无知！

筅堂

大多数家庭都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筅堂”——清扫房屋。筅堂也是为了讨吉利。所用的工具不是日常打扫用的扫帚，而是另外用竹枝扎成的。不仅要扫地面，而且要清扫墙面、柱子等。这个清扫过程被认为是充满喜气、充满节日气氛的，因此，年内有丧服的家庭不能做。

每年大约有一半的人家蒸一种很甜的米糕。这种米糕的主要原料就是糯米粉、糖和水，每个重达十多斤至三十斤，约两三寸厚，直径一两尺。这种糕仅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做，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做，所以称为年糕。因其吉利的谐音，亲戚朋友互相赠送年糕以表达美好的祝愿，祝愿对方的幸福和财富逐年增高。

准备好糯米，用大石磨磨成浆，晾干，过筛，然后才能制作年糕。做这些准备工作是很辛苦的，但这是为了过节，大家累得心甘情愿。悼亡服丧家庭不允许蒸年糕，即使是别人送来现成的糯米粉也不行，但可以接受亲朋好友送来的已经蒸好的年糕。

很多店铺在十二月的末了几天给老顾客送礼，对他们一年来的光顾表示感谢并希望来年继续照顾本店生意。通常送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礼品，例如木匠铺经常会送一捆除夕夜烧火炮柴用的劈柴，餐馆送一把厨房用的菜刀，等等。店主们还经常会给某个庙里的神灵送去供桌食品，这当然也为了祈求神灵来年继续赐福。

封印

在腊月二十，官府衙门里有一桩重大的事项，那就是封印。衙门里的官员们日复一日不间断地为公务操劳十一个月，其间没有休息放假，现在可以放假一个月了。在正月二十之前，除非遇到特别重大、特别紧急的事务，官印封存起来。封印之前，要准备几张空白的纸，在上面盖好印鉴备用，并只允许在封印的一个月内使用于紧急事务，例如临时需要发布公告或签发许可。这样的纸上必须有四个朱笔大字，说明是在封印之前盖了章的。据说在休假期间签发的任何文书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朱笔字样，掌印的官员就负有责任，会受到降级等相应的处罚。一个月的

休假时间内衙门里基本上不办事。大小文武官员只是尽情享乐，互相宴请或看戏。

封印的顺序是，从最高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低一级的官员结束。所有僚属都必须出席并见证长官的封印仪式。当最高一级的官员——文武各成系列——结束了封印仪式，除了本衙门的属吏，其余人都分别赶赴所属的下一级衙门，参加那里的仪式。如此逐级封印，参加仪式的人群越来越小，直至最低一级，此时往往已经天黑了。

举行封印仪式的大堂上，所有的灯笼、火把、蜡烛都点起来。印章放在案上，点起香烛跪拜。封印完毕，燃放爆竹，鸣礼炮。因一年一度的休假期和春节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时间从每天的例行公事和责任中解脱出来，可以纵情玩乐欢度春节。大家诚挚地互相道喜，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祭灶

每一个中国人家中，祖宗牌位是一定要供奉的，另一个必供的就是灶神。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早晚都要给灶神烧香，有的人家甚至是天天烧香。在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和春节，还设酒席供奉，并烧纸钱。灶神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在各级官府衙门中，也根据古老的传统把灶神作为善恶的监督者来供奉。



图 93　灶君

有些人家用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字，代表这位统治一家老小的灶神。这张红纸条通常是贴在一块木板上，放在厨房内适当的地方。也有的直接把红纸条贴在靠近灶台的墙上。这张纸条并不年年更换，所以经常显得很脏。另外还贴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以及各种禽畜，如鸡狗牛等，色彩俗艳。还印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灶神的头衔。画上的两个老人就是“灶君”和他的太太“灶妈”（“妈”读第三声）。如果纸的底色是红的，上面印的画像就不用彩色。印着灶君像的这张纸通常贴在灶台后面的墙上，一年一换。头天撕下来，第二天

晚上再贴上新的。

灶神是玉皇大帝派驻家中的间谍，尽管表面上他的职责范围仅限于厨房。人们相信灶神在腊月廿三夜间要升天，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这家人一年来的善恶表现，因此要准备丰盛的宴会为他饯行。[①] 他们希望这样能收买灶神为自己隐恶扬善。也有人认为这丰盛的筵席是表示希望通过灶神请求玉皇大帝在即将来临的新一年中保佑一家人。

据估计，这一带约百分之六十的家庭在腊月廿三的晚上祭灶神。这是祭荤灶，祭品与祭素灶有明显区别，使用鸡、鸭、羊肉、猪肉、鱼、虾、蟹、甜糕、甘蔗、橘子、挂面等，不用米饭。祭品还有酒、茶、大蜡烛和线香、几种不同的纸钱。供桌设在厨房内灶君画像前，点起香烛后，一家之长下跪，磕三个头。有的家庭全体成年人都来轮流磕头，感谢灶神一年中的保佑。此时，家中小孩子在外面放起鞭炮。通常在仪式快结束时，把旧的灶神画像揭下来，跟纸钱一起焚化。也有的人家要把旧画像留着，等到第二天的后续仪式中再焚烧。

住在市区东南部的满族人总是在腊月廿三的晚上祭灶，从来不拖到第二天。

廿四的晚上祭素灶。不用荤菜，只有各种蔬菜和干鲜果品。供品如干薯片、萝卜干、柿子干、梅子干、红枣和黑枣、花生、瓜子、橘子、榛子、蜜饯、甘蔗、多种甜糕饼、茶等，不用米饭。香烛纸钱、下跪磕头等都是照例。

烧祭之前，如果前一天晚上旧的灶神画像还没有揭下，现在做。然后贴上一张新的。祭素席的用意是为灶神迎新。约有一半的家庭在廿三晚上祭过荤席，廿四晚上再祭素席。比较贫穷的家庭可以廿四号晚上不祭素席，但至少要记得在新的灶神画像前烧香点烛。

灶神被认为是有影响的重要神祇。在灶神就要前往天庭作年度述职报告的时刻恭敬地款待他，殷切地希望他能带个好印象动身。有人在想象中的灶神动身时刻，抓几把豆子和稻草球抛到厨房的瓦顶上，听着豆子和稻草球在瓦顶上跳荡滚落的声音，想象那就是灶神离去的脚步声或

---

① 原注：也有人相信灶神升天的日期应该是第二天，也就是腊月廿四。



马蹄声。这是一种送行的致敬。有人把豆子和稻草理解为给灶神坐骑准备的途中饲料，扔进火中焚烧，这也是很吉利的事情。

供岁饭



图 94　祭灶

除夕那一天的早晨，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是供岁饭。做法跟前文介绍过的大年初一早晨祭天地十分接近。只不过那是在新年的第一天，这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由于除夕总是太忙，有的家庭提前一天做。这个仪式的意义是感谢天地之神在过去一年中的福佑。一般说来，不供荤菜。

只要可能，所有的家庭都会分别做这两次给天地供岁饭的仪式。除了新皇历、纸钱和鲜花，两个仪式尽量使用不同的祭品，但芹菜和橘子是一定都要有的，它们象征着新一年中愉快、健康、幸福、吉利。

有些人家由于某种原因，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给各类神祇烧祭分年，都可以在除夕这一天补上。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兼用荤素菜肴。否则，这一天的祭祀不用荤菜。

收年数

对于在商铺赊欠的人来说，除夕夜是维护个人信用记录的最后机会。根据习俗，所有赊欠的“数”① 都必须在年底前还清。否则，是非常不光彩的。如果债主发现债户有可能拖欠过年，态度会变得十分严厉。年底清欠不是一条法律，而是相沿成习的惯例，它往往比成文的法

① 译注：福州方言把“账”或“债”叫做“数”。

律条文更加无情，更有威慑力。有的欠债者无力在这个时刻还清欠债，又太爱面子，承受不了相应的后果，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债主有义务算清债务并通知欠债者。债户如果不能偿还当年的债务，就会失去信用。债主和其他知道这一情况的商家将来就不会再让他赊欠。债务每年结清的习俗无疑有助于避免债户陷得更深，也有助于债主防范不知量入为出的赊欠人。

如果派出讨债的店员收不回债款，东家会亲自出马，到债户家里催要。如果料到债户打定主意要赖账，有的债主会在除夕夜使出强硬的威胁手段，捣毁家具，砸烂盆碗，大闹一场。债户很少会采用暴力对抗。一则是害怕家中的女眷受惊吓、被伤害；二则，更重要的，怕除夕夜家中大吵大闹带来厄运。除夕夜应该在祥和的节日气氛中做各种重要的烧祭仪式，像这样被讨债者骚扰不仅很没面子，而且对来年也很不吉利。

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债户在年前设法躲过了债主。在年初一的早晨，债主一手拿着账簿、一手打着灯笼继续在大街小巷寻找债户。打着灯笼表示他不承认天已经亮了，已经是过了年了。习俗允许债主白天打着点火的灯笼继续讨债。否则，在初一天亮以后，就不能继续催要去年的旧债了。

年底之前，每个家庭都要储备够用数日的生活必需品，如劈柴、米、肉等，因为在正月初的几天内没地方买。除夕前一两天，商店里生意特别红火。除夕夜，主要街道上的一些商店通宵营业，特别是卖上述生活必需品的店铺。这是社会各阶层都特别忙碌的时刻。有人忙于讨债，有人到处借钱来还债，有人忙于采购生活必需品，有人在忙于数钱算账，有人忙于盘点店中存货准备关门放假。很多人由于忙碌这一夜睡得很晚，甚至熬了通宵。

除夕

一年的最后一天即除夕，总是称为"年三十"，尽管有些年份的腊月只有二十九天。夜幕降临之后，就要开始过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了，叫做"团岁"。家中所有成员，除了生意放不开手的，都聚在一起。在祖宗牌位前和家中供奉的各神灵牌位前摆上各种荤素菜肴。点燃香烛，

焚化纸钱。家长下跪、磕头。松木“火炮柴”点起来，孩子们放鞭炮，把盐撒在火炮柴上，一阵阵腾起的火花是新一年的好兆头。然后菜肴移到餐桌上去，全家聚餐。这是一个欢欢喜喜的时刻。

团岁家宴之后，近半夜时分，全家老小男男女女包括佣人都换上干净的新衣服。家长向家中每个佣人和小孩派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数目多少不一，根据个人的年龄、身份有所区别，也要看派发者的经济能力。给压岁钱是为了让大家在新年伊始，不至于口袋中空空如也，讨个吉利，所以有的家长在自己的口袋中也放上几块银元。压岁钱中如果有铜钱，要用表示喜庆的红绳子穿着，不能用白绳子，白色象征悲伤。压岁钱通常用于正月里买糖果等。

有很多家庭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佣人发压岁钱。初一早晨，佣人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来给主人下跪磕头拜年。起身后就等着主人分发压岁钱。如果主人有这个经济能力却没有给下人发压岁钱，就会被认为很“硬”，这个词在福州方言里就是“吝啬”的意思。

除夕夜发压岁钱的习俗与西方国家在圣诞夜的圣诞老人分礼物一样，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孩子们收下压岁钱也像西方人接受圣诞礼物一样，觉得天经地义。

换上新衣，分发压岁钱后不一会儿，就到了要祭天地的时刻了。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第二十二章　特殊的鬼神迷信



祭鬼魂

中国人似乎特别同情地狱中的不幸鬼魂，发明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办法来关照他们。人们想象这些鬼魂需要食物、衣服和零花钱，想方设法地把这些东西送到彼岸世界去。中国人也相信鬼魂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希望获得鬼魂的帮助来追求健康、富有和荣誉。经常举行的一些迷信仪式既是表达对鬼魂的感谢，也是慈悲的施舍。有四项风俗活动与此有关：谢糍、施食、上座、普渡。后面两项活动过后一两天，总有一个“补施”作为后续。

举行这些仪式的最佳时间是晚上七八点之后，半夜之前结束。白天是阳性的，阳气太盛而阴气不足，而夜晚则是阴性的。鬼魂属阴，如果在白天举行这些活动，恐怕他们没办法出席。同样的理由，这些活动应该在半夜前结束，因为过了十二点，阳气就开始萌动，而且逐渐增强。

这些活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举行，但总的说来，主要是在下半年做。特别是施食、上座、普渡这三种法事，大约从农历七月开始。有一句俗语说：“七月起，道士不用买米。”意思就是从七月开始，道士频繁地被请去做法事，膳食由施主提供了，自己家里就不必花钱买米了。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

谢糍

谢糍用不着请道士，花钱不多，是贫穷人家的选项。“谢”字的意思是履行以前对神鬼许下的诺言，“糍”是一种用糯米做成的蒸糕。整个仪式需要使用下列物品：糍一百四十四个，几块豆腐，一些挂面，一碗米饭，几块烤面饼，一碗青菜汤和三杯米酒。这些祭品摆放在家门口或店门口的地上，也有人先在地上放一个扁平的竹筐，再把这些祭品放在上面。烧祭者手拿香火，跪下对着祭品磕三个头，同时嘴里念叨感谢的话。感谢受祭的鬼魂过去所给予的照顾，并祈求今后继续保佑。如果这个仪式是为家中孩子做的，也要孩子跪下磕头。然后焚化纸钱、冥衣。最后拨一些饭粒到菜汤里，也拿一两个蒸糕投入菜汤，再一并泼在

地面上。浇一点酒在焚化纸钱、冥衣的灰烬上，就可以收拾起东西回屋内去了。剩余的祭品家里人自己吃掉。这样一个仪式花销不多，也省时间。



图 95 谢椅

施食

施食的仪式规模比较大，花费也大。东家要雇请两三个和尚或道士来做。祭品要摆放在桌上而不是地下。小蒸糕三盘到七盘不等，还有大一点儿的蒸糕也要几盘，每盘三十六个。几盘干鲜果品，一甑米饭，豆腐，挂面，几碗煮米糕、煮米糊，清水。桌下铺一张纸，如果做法事的是和尚，纸上摆三杯茶；如果是道士，摆三杯酒。还有香烛、纸钱、冥衣。一个道士击鼓，另一个道士站在桌旁摇着铃铛念经。施主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跪下磕三个头，嘟嘟喃喃地向想象中已被招来的孤魂野鬼祈祷。整个过程要一两个小时。结束时，酒水和汤泼在地面上或泼在焚化灰烬上。抓一些米糕扔在地上。其余可吃的祭品大家聚餐吃掉，或分赠亲友。雇来做法事的道士或和尚除了能得到一些报酬，如果他们不留下来一起吃饭，可以把一些米糕和果子打包带走。道士和和尚从不互相合作，法事的做法也不太一样，但目的和效果相同——都能把祭祀的物品送交给冥界的鬼魂。



图 96 施食

上座

“上座”的名称得自做法事的方式——搭台在台上做，而不是站在

地面上。这个法事的花费比“施食”要高得多，也更有表演性。做一场这样的法事要请来七八个道士或是和尚。经常是同一家族的几个家庭联合举办，费用分摊。

搭台是这样的：在大厅上先用木板搭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再用饭桌搭两三层。也有的人家直接用桌子互相叠起来，拢共要用十几张饭桌。搭好后，从远处望去，像是两三级的祭坛。在最高一层只有一张桌子，桌后放一张很小的凳子。做法事时，为首的道士坐在最高的桌子后面。台上其他位置也放了一些凳子，其余的道士各就各位。

法事开始时先烧几张纸符。有些纸符剪成宫灯的形状，边上用毛笔写施主的姓名、籍贯，以及妻子、儿孙的名字。还有一些纸符剪成人骑马的样子，人们相信，当焚化时，他们就是驰报玉皇大帝（如果由和尚主持，则应为如来佛）的信使。各位法师上座——在台上坐定，然后开始敲鼓、摇铃并念经。

供给孤魂野鬼的食物摆放在一张供桌上。有荤素菜肴和水果、蒸糕、米饭、挂面，还有一钵加了咸味的米糊，钵里放着勺。在桌下放半桶清水，桶上盖一两张纸。有一张神像放在桌上，有人说那是鬼王，请他来维持秩序，以避免前来享用供奉的饿鬼争抢打斗。另摆了十碗菜肴专供鬼王。如果做法事的是和尚，则十碗都是素菜；如果是道士，就主要是肉食和水果。

搭在高处的桌子上挂各种鬼神画像，道士念经时，施主上香，随着道士的节奏跪拜，然后焚烧纸钱、冥衣。

晚上的某个时刻，道士反复念一种咒语，焚化一种写着鬼魂三十六律令的符纸，把点燃的香插在供鬼的食物上和大门前的地面上。这些都是为了引导鬼魂前来。在适当时机，把一些蒸糕、米饭、菜汤泼在地面上，象征着招待这些鬼魂。这一切结束后，把献祭的菜肴回锅后大家聚餐。剩下的祭品收拾起来，第二天分送给亲友街坊。

根据习俗，在上座的晚上，也要在施主家的祖宗牌位前设供桌，摆上各种菜肴，点香烛，烧纸钱。有些人家在这个场合不用荤菜，只供水果。

读者诸君可能有个疑问，祭品中的那钵糯糊以及勺子、桌下的半桶

水和盖纸有什么用意呢？以下是解释：人们细心地想到，鬼魂远道而来，饮宴之前可能需要洗洗脸洗洗手，因此为他们准备了清水，盖在桶上的纸作为毛巾用。而那钵糨糊是专门为无头鬼准备的，人们相信有一些鬼不幸丢了脑袋，成为无头鬼。没有脑袋就没有嘴，没有牙齿，他们不能和别的鬼魂一样吃东西。于是特意煮了米糊，让他们用勺子舀了直接倒进喉管。

有读者可能会问，那些鬼魂如何在夜间找到地方的呢？答曰：有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发明为鬼魂照亮路径，以保证他们——除非是愚笨透顶——能够顺利找到地点。这是一种特别的灯笼，叫“布袋灯”，挂在适当的位置。这种灯笼用一张四五尺长、三四尺宽的纸对折粘成两头通透的口袋状，用红笔画上吸引鬼魂的各种符，套在普通的灯笼外面，挂起来。用这种特殊的灯笼来引导鬼魂到达供奉食物的正确地点。仪式结束后，取下灯笼焚化。

上座的次日晚上，施主还要做一次“补施”。这是考虑到地狱里有太多想来赴宴却因故未能赶上的鬼魂。也许有的鬼魂没有及时地得到消息，待赶来时宴会已经结束了；有些虽然赶上了，但还没有吃饱。还要考虑那些瞎的、瘸的、没头的在旅途中走得太慢而到达太晚。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乃至因失望而生气，要进行一次补施。当然，相对来说，做得比较马虎了。

普渡

普渡是耗费最大的一项活动。不常做，而一做就要延续三五天，甚至七天。1859 年农历九月，就在总督衙门不远处做了一次连续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共设了二十七个祭坛，雇用了一百多个和尚和道士，耗费八千多两银子。这些钱是民众捐的。

这样大的法事很少由一个家庭或某个人独立来办，花费一般都是道场周围的商家和有钱人集体捐募凑集的。某些街区隔三五年办一次，或十年办一次。每年市区内外各处大约总要办几十次。

在定下的普渡日子前十多天，先搭起一座简易房叫做“鬼屋”，约七八尺高，五六尺深，两三丈长。通常隔为五间，正中的一间是正殿，

供奉一张坐姿的神像，用竹子做成像框。两旁是站立高个儿白鬼和矮个儿黑鬼，他们是主神的助手。这个主神是阴阳脸，半边黑半边白。他的名字叫“阴阳司”，主管阴、阳两界。神像前有一张香案，正中是香炉，两旁是烛台，香烛日夜不断。房间正面完全敞开，一览无余。

正殿紧邻的左、右两间是“男堂女室”——为前来参加盛会的鬼魂准备的男、女休息室，为不致混淆，外面分别贴上标志。在边上的两个房间分别是男、女鬼魂使用的厕所，也贴上适当的标志。当然，男厕所在男堂这一侧，女厕所在女室那一侧。看来即使成了鬼魂，男、女之大防仍然非常重要。厕所的前面通常还挂上竹帘子。

有的鬼屋拢共只有三间。中间的一间安排给阴阳司及其助手使用了，余下的两间分别作为男堂女室，这样，就不能再提供专门的卫生间了。

在鬼屋的某个显眼地方贴一张以阴阳司名义发布的告示，昭告全体饥寒交迫的鬼魂：某月某日某地将举行普渡，届时将有饮宴招待，邀请冥界所有善男信女前来。欢迎使用法会准备的膳宿设施，使用时务必遵守社会良俗。

接近预定日期时，两个或更多的阶梯形祭坛已经搭成，各约三五级。这些祭坛的第一级是离地面一两尺高的木板平台，上面再用饭桌相叠而成。也有完全用木料专门搭建的祭坛。一个祭坛是和尚搭的，上面设置佛教的菩萨；另一个祭坛是道士搭的，安排道教的神仙。每个祭坛上都排放好几副香炉烛台。祭坛的数量取决于一次普渡规模大小和经费筹措情况。如果设立的祭坛数量多，则所在境社的大王、城隍、五帝、三皇都将有一个独立的祭坛。所有的祭坛都用绣像、古玩珍宝等装饰起来。

如果普渡的规模大，会展示一套十殿阎罗王惩罚孽鬼的塑像模型①。模型中的偶像和各种刑具能靠发条活动起来，由隐藏的操纵者来操纵。例如，一个鬼魂正挨竹棍抽打，一个被放在油锅里烹煮，一个放在大石磨中碾压，一个被锯成两半，有些正在阎王殿中受审，有些躺在

① 原注：如果法事规模不太大，就使用挂图展示。

布满尖锐钉子的板上，有些被扔上刀山。还有一些正在投胎转世，身体的一半变成某种动物，另一半还是人形。大多数模型制作得十分粗糙，如果不是很熟悉这一套的人，往往根本看不懂那是怎么回事。



图 97 阴曹地府第二殿

在附近的街边有一个“扬州三十六间店”的微缩景观展览，其中有布店、鞋店、帽店、伞店等等。每间店只有两三尺宽，两尺高，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放置在离地六七尺高的地方。店中人物和物品都是用纸和竹篾按一定的比例尺寸做成，涂上适当的颜色。由于制作精巧，在夜晚，点起照明的红色小灯笼，从一定距离望去，煞是好看。从灯笼上写的字可以得知，制作这套模型的款项是从公众募集的。

所有通往祭坛的街巷在晚上都点起灯笼，比平时明亮很多。一种竹篾骨架上蒙红纸的灯笼是圆筒状的，直径七八寸，约两尺长，灯笼上写着主办普渡的街名庙名。另有一种方形的扁平灯箱，一组三十六个，有间隔地固定在街边，而不是悬挂起来。每个约两尺长、一尺宽，正面罩着白纱，上面画了各种飞禽走兽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国王、官员、商贩、妓女、鸦片瘾者、赌博者、盗窃者，还有人的各种死法：吊死、杀头、溺毙、自杀，以及各种鬼神。画工颇为精细。这一套灯箱叫做“三十六类灯”。

在街边还能看到其他的套灯，例如一套十个灯笼，根据中国人的想法把“动物—人—神”排出一个等级顺序，包括哺乳动物类、禽类等。某些灯笼画上表现佛教的灵魂轮回思想，例如虫豸变成人，或人变成虫豸等。还有一些灯笼上画着各种戏曲故事。夜晚时分点亮灯笼，为往来的人流增添了游览的乐趣，同时也为通往普渡祭坛的街道提供了照明。

当约定的日子来临，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停当。道士在祭坛前焚烧黄色的纸符，这是一份送交道教最高神——玉皇大帝的文书。同时焚烧

一个纸做的骑马人偶，作为马快信使。另一边，和尚也同时做某种仪式，向佛陀报告事由。

这个仪式持续时间不长，而且这就是第一天晚上的主要程序。结束之后，和尚道士就可以去吃晚饭并休息过夜了。

第二天一大早，道士先在各处神像前点起香烛。然后用竹枝或桃树枝，或直接用手指头在神像、器具上洒点儿清水，这是扫尘净化的意思。然后他们在祭坛上各就各位开始念经。一会儿以后，道士请普渡的主持人到主祭坛前跪下，磕头三下。

供奉给各坛主神的早餐比较简单，主要是茶水、面条、米饭、糕等，每样一点儿。晚餐比较丰盛，可能包括五道或十道菜肴，是荤是素则看主神属于道教还是佛教。给那些次要的小神供奉的食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差一等。

到了夜晚，所有的祭坛都点起大蜡烛，周围街上成排的灯笼也都点亮了，经常还会雇来乐班奏乐助兴。前来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夜晚是念经的时候，类似上座的仪式每晚都有，至少是隔晚做一场。第一晚和最后一晚不做。

以上是对普渡活动前几天内容的一般描述，活动的高潮在最后一晚。最后一晚的前半部分是进行各种旨在为死鬼救苦救难的仪式。

弄来大量的廉价陶瓷器皿，上面注上沥青或装上蜡烛，上沿用纸糊成莲花或其他什么花的形状。傍晚时分，一个由和尚、道士组成的游行队伍带上这些东西从主祭坛出发。一路上，和尚道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同时击钹念经。来到最近的河沿，点燃这些器皿上的沥青或蜡烛，一个个小心地放入河中，让它们顺水流淌而去，这叫做“放水灯”，用意是为从水路来去的鬼魂照明。



图 98　放水灯

还有一种旨在解救地狱中的鬼魂的闹剧，叫做“破地狱”：取五片

普通的瓦放在地面上，其中四片各相隔数尺摆成方框，其余一片放在正中间。方框内还放置一个或数个纸人，还有几张纸钱。方框代表地狱，纸人就是拘禁其间的鬼魂。一个道士手里拿一根棒子，缓慢地绕着瓦片围出的方框边走边念咒。一会儿后，他点火烧了那几张纸钱，然后用手中棒子逐个打碎瓦片，抓起那几个纸人退出框外。这就完成了解救使命。

另一种表演叫“鬼行桥”：用木板做的假桥搭在凳子上，桥的两侧有竹子和纸做的围栏以防鬼魂过桥时不慎跌落。有的桥还是有遮盖的廊桥，桥顶也是竹子和纸做的。一切准备好了之后，法师开始念咒，吹号角，敲锣击钹。一个信号之下，从某个隐蔽处钻出几个人，他们穿着中国式的鬼魂衣服——绿色的或条纹的，脸上抹了油彩。他们从站在桥头的一个法师手中接过某种文书，然后一一从桥上走过去。这群鬼魂中通常包括高白鬼和矮黑鬼，还有一个乞丐鬼和一个女鬼。扮演鬼魂的往往就是真的乞丐，他们十分乐意在这种场合扮演下界鬼魂换来几文钱的报酬。过了桥，鬼魂就将手中的文书交给另一位法师。这些文书在神像前烧掉。然后他们再从另外的路线绕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重新再过桥，再绕回去。如此反复多次，每次过桥都要再领一张文书。

这座桥据说代表阴间的奈何桥。只有生前良善的鬼魂才能安全通过，恶人过桥肯定要翻落桥下的水中，泡至腐烂。普渡的目的就是帮助鬼魂更安全顺利地通过这道桥。

住在附近的居民有的要借普渡的机会为去世的亲人送钱、送衣物。他们送来用竹篾和红纸做成的箱子，约两三尺长，一尺半高，里面装满纸钱、纸衣。顶上贴上交叉的封条。点火焚化时道士念经并敲锣。

普渡的最后一晚为饥饿的鬼魂提供了丰盛的食品供奉。馒头摞两三尺高，好几摞摆在桌上或地面上。有的把馒头密密地排放在一个中空的圆锥状木架子上，看上去像是完全由馒头摞成的金字塔。底面直径数尺长，高一丈有余。还有许多荤素菜肴和水果。这些食物在夜间仪式结束后或在第二天分给周围的街坊，也施舍一部分给乞丐。

次日晚上还有一次为迟到的鬼魂烧供的补施仪式。普渡之后的补施要比简单上座之后的补施隆重得多。

请神谕

自己的种种期望，诸如病愈康复、生男孩、发财、科举功名和扬名立身等等，能否实现只有神灵知道。人们相信神灵会以某种方式把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给予指示。中国人发明了许多方法去探求神灵的意见。



图 99　上香

以下简要地介绍几种获取神谕的方法。具体细节可能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况而异，有时更复杂些，有时简单些。无论使用哪种方法获取神谕，烧香、点蜡烛都是必要的。

珓杯

珓杯——这种器具如果是家用的，是木头做的；如果是庙用的，用竹根制作。

取一段直径两三寸、长四五寸的材料，削成一头大、一头小的梨状，再对剖成同样大小的两块。每一块都是一面平、一面圆凸的形状。

希望得到神谕的人跪在神像前，虔诚地磕几个头，陈述自己的情况和存疑的问题，祈求神灵给予指点。然后起身取一对珓杯，将平面对平面合在一起，在袅袅的香烟上绕几圈，虔诚地向上轻轻抛起，珓杯将落在他与神像之间的地面上。神灵将通过落地的两个珓杯来表态。如果珓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表示神灵肯定或赞许。如果两个都是凸面向上，表示否定。两个都是平面向上表示神灵不置可否，或表示所问事项的结果将不好也不坏。

每一个庙里都至少有一副珓杯供进香者使用。许多家庭自己也置备

一副在家中神灵牌位前使用。珓杯也可以用在家中祖宗牌位前或祠堂里，向去世的亲人询问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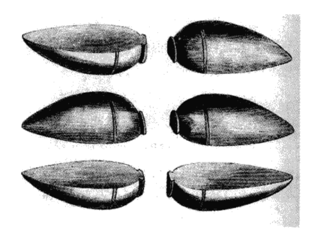


图 100 珓杯

抽签

抽签，从来不在家里进行，总是要到庙里去，通常要向庙祝交一点儿香火钱。每一座稍大的庙里都挂着几十上百首题材内容各异的短诗，每首写在一个纸条上，上面加了数字编号。据说这些诗句的大多数是曾在该庙中祈求得到应验的善男信女谢神奉献的。庙中神像前有一个竹筒，里面插着很多长度在一尺左右的竹签，竹签上分别写有对应的数字号码。

求签者跪在神像前，磕几个头，然后自报姓名住址，说明所问事项，是自己问还是替别人问。然后取过竹筒倾斜地轻轻摇动，直到有一个竹签滑出掉落地下。然后起身拾起竹签，插在神像前的香炉内。插的时候要注意把竹签上写着数字号码的一面对着神像，好让神灵看见。然后取珓杯按上节描述的做法请求神谕。如果珓杯落地一正一反，说明神灵认为这个号码是正确的。如果否定了，就要把竹签放回筒中重新来过。直到神灵通过珓杯表示认可竹签号码。然后按号码查对挂在墙上的诗句，从诗句的内容了解神灵的旨意。



图 101 抽签

有时碰到的诗句表达过于深奥，或意思模棱两可。有的诗句下面加了帮助理解的注释，但多半还是得靠自己从诗句包含的历史典故中去琢磨大概是什么意思。

降童

“降童”是求神谕的一种特别方式，可以在庙中做，也可以在家里做。美、英等国也有类似的法术。通常在夜晚进行。一般说来，降童不是一种赚钱的职业行为，更像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尽管施行者通常会得到一些谢礼。

除了请求降童者本人，还要有甲、乙两个人来协助。甲坐在点了香烛的桌前。乙拿笔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符，然后把符纸在烛火上点着，趁符纸还在燃烧的时候，在甲的眼前慢慢地上下移动。此举是为他澄清神志，准备接受神灵附体。然后，甲站起身来，闭着眼，合十的双掌中夹一根点燃的香，平静地端在胸前，转身背对供桌。乙双手抱拳像是在祈求神灵降临，然后突然冲到甲面前，报拳的双手向甲的脸一送而分开，再抱拳，再送再分开，这样反复几次，似乎真是请来了神灵。甲的眼睛依然闭紧，突然表现出神灵附体的确切征兆：身子开始前后摇晃，手中的香掉落地下，接着他迈着大步踱来踱去，那种特殊的神情步态估计已是属于神灵的了。这证明甲确实已被神灵附体了。

有时候，据说先请来的不是本神，而是作为神灵助手的某个小神。甲的神情步态也明显地有所区别。如果请神者坚持一定要请到本神，一会儿之后，甲突然神情一变，表明本神已经到了。

此时求神者上前，手里拿三炷香，跪在甲的面前磕头，请他上座。待甲坐定，求神者开始说明请求事项。然后开始一场对话。神灵附体的甲按对方请求做了回答，求神者谦卑而又感激地认真听着。有时神灵——以甲为载体——大声呵斥对方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有时直截了当地拒绝向对方透露进一步的信息。对话结束时，甲显然进入沉睡状态几分钟。醒来时，让他喝点儿茶水，就恢复成为他自己了。很多人是为了询问家中病人的康复可能性而请降童的，也有人这么做只是为了中彩。

扶乩



图 102　降童

扶乩——即请神在沙盘上写字。所用的乩笔由两个部分组成，木料采自桑树、柳树或桃树均可。大的一根两尺多长，取自一截呈“V”字形的树枝，拐头雕刻成龙头的样子；小的一根约五六寸长，以适当的角度楔在龙头上。整个乩笔看起来像是一个只有一个齿的小耙子。

如果某人想用这个方法求得神谕，就要去找降乩的协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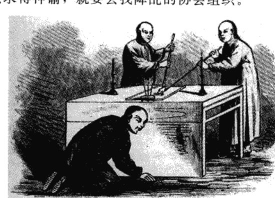


图 103　扶乩

在神像前放一张供桌，桌上除了香烛，还有鲜花、茶和纸钱。供桌前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三尺多长、两尺多宽的浅木盘。盘里盛干燥的细砂。点燃香烛，求神者跪拜之后，陈述自己想问的事项，然后起身。点燃几张纸符，拿着燃烧着的纸符在砂盘上，以及两个拿着乩笔的人头顶上绕几下。这两个人一左一右背朝神像虔诚地站着，一言不发，各扶着乩笔分杈的一端，让拐头上的笔尖落在砂面上。

此时点燃一张特别的符纸，投入神像前的香炉里。另外在室内迎光的地方也烧一张符。此举是为了接引神灵入室，附在乩笔上。如果没有很快得到神灵附笔的征兆，就要再烧符。神灵附笔的表现是笔端开始慢慢地移动，在砂面上呈现字迹。然后把字迹摹写在纸上。如果乩笔继续有表现，再接着写。直到最后，乩笔一动也不动了，说明神灵已经离开了。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解读抄写下来的神谕。经常发现，这最后一步

并不容易。有时写下来的是包含许多历史典故的诗句，有时写的字是生僻的古体，或非常潦草。有时写的话语就像古希腊的神谕一样，可以有多种解读。求神者别无他法，只能自己尽可能去猜度。知识阶层的人尤其偏爱这种求神谕的方法。

神妈

妇女经常求助于女性的灵媒，这就是“神妈”①。妇女请灵媒多半是为了两件事：一个是询问已故亲人的消息，一个是为家中病人求药。

女性灵媒有两类。一类要靠一个柳木的小人偶来获取并转达神谕。这件小人偶在施行了某种超自然法术后，经七七四十九天吸取日精月华，然后就能开口说话。神妈把它放在贴身的肚兜里，靠它来充当活人与死人之间对话的中介。神妈声称她派遣这件宝贝到彼岸世界去寻访求神者要找的死者鬼魂。寻到以后，鬼魂就会附在这件人偶上，跟在世的亲人对话了。这个对话过程中，神妈本人不说话，对所有问题的答复似乎来自她腹中。这实际上很可能是某腹语术的口技表演，无疑颇具有蛊惑力。有时为了让求问者能听得更清楚，神妈会把小木偶拿出放在求问者的耳朵旁边。寡妇要问过世的丈夫什么事，已婚妇女要知道自己的未来生育情况，都会来找这样的灵媒，费用比较便宜。这叫做“讨圣”②。实行这种法术不需要点香烛。

另一类神妈做法很不相同。她坐在桌边，桌上点一对蜡烛，香炉里插三支香，有时把香插在一个盛了米饭的桶中。仔细询问了要寻访的死者的姓名和忌辰后，她俯下头趴在桌边，看不清她的脸。过一会儿后，她抬起头，眼睛仍然闭着，招呼求问者上前。此时神妈已经在彼岸世界里被寻访对象附了体，鬼魂借助她的嘴跟活人直接对话。对话过程中双方相互有问有答。结束时，她又把头埋下，趴在桌上。几分钟之后，她表现出恶心欲吐的样子，喝了几口茶水后，才恢复正常。此时鬼魂已经离开了。

---

① 译注：福州方言“妈”读第三声。
② 译注：福州方言“圣”音读“线”。

有的灵媒声称能在神灵附体的情况下给病人开药方。人们相信这实际上相当于神灵亲自诊病处方，有时要求病家先给神灵烧祭谢恩后再服药。



图 104　神妈

听灶卦

当某人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该做或怎样做某件事情，他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下决心：在厨房内灶君牌位前点一炷香，拈香向灶君诉说心中的烦恼，把香插在香炉里，然后到临街的大门口去留心听过路人说话的声音。捕捉到了第一句能够听清的话，赶快记下来，然后根据自己心中盘算的事情，在这偷听来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预兆，从而解决心中的疑惑。如果自己家门前没人走动，可以在灶君牌位前烧了香之后，在锅里放一些水，再放入一把木勺在水中，然后盖上。过一会儿后打开锅盖，看看浮在水面上木勺的柄所指的方向，然后出门沿着这个方向走，直到耳边捕捉到路人的第一句谈话，赶紧记在心里，回家研究。这叫“听灶卦”。也有人是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把筷子藏在袖子里上街去“听”，寻找有用的征兆。①

祈雨

大旱情经常发生在每年农历六、七两月。旱情发生时，官员和民众用各自的方式祈雨。

① 译注：本小节从原著第二十九章末尾移到此处。

百姓祈雨

百姓祈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有的用竹子扎成一个叫做"龙王"的神像，龙首人身，没有脚。这个神像约七八尺高，但很轻，让一个人当"神脚"，钻入内部，架着游行。龙王神像罩黄纸——有时头上是蓝色的，身上是黄色的。龙王双手合在胸前，捧着一个笏，像明代朝臣觐见皇帝时的样子。

游行队伍中还有几个人敲锣打鼓，打着黄、绿、黑、白四色彩旗，彩旗一尺宽、四五尺长，沿长边扎在竹竿上，竹竿顶上还带着青绿枝叶。每面旗上都有几个大字，写着"求雨得雨"、"解救众生"等字样。游行队伍一路上锣鼓喧天。持旗的人不断挥舞旗子，大声叫着"快下雨吧!""雨来了!"队伍中还有一个人挑着一担水，一手拿着带叶的竹枝，不时地伸到桶里蘸一下，然后把水珠洒落在经过的路面上，嘴里喊着："下雨啦！下雨啦!"。

祈雨的游行者头戴白色、圆锥形的帽子，通常也穿白衣。其中一些人手里捧着一支香，表情虔诚凝重，至少是尽量显得虔诚的样子。一支队伍约有三四十个大人、小孩，白天晚上都可以游行，如果是晚上游行，还会有几个人打着白色的纸灯笼。

有时候，祈雨的游行队伍径自闯入任何一个途经的官员宅第，在院子里敲锣打鼓闹腾一番，然后离去。偶尔也有官员会屈尊出来应酬这些乌合之众。这种时候，龙王偶像就卸下来，放在桌前，官员上前跪拜敬香。然后游行者把龙王神像重新架上肩，敲锣打鼓离去。

上层阶级的人几乎从来不参加这种祈雨游行，虽然可能为此捐过钱。那些敲锣打鼓的、打旗的、洒水的一般都是下层社会的孩子、搬运工、小贩等等。

有的祈雨游行民众没有请龙王，而是从香火旺盛的庙宇中请出观音菩萨或娘奶女神，抬着游行。神像安放在一个结实的架子上，架子上还布置了一个用纸制作的紫色假山，由八个男孩子抬着在街上来回巡行。通常在娘奶驾前，还有八个男孩子开道，身着皂衣，赤足穿草鞋，手里拿鞭子。这个游行队伍里还经常有几个身着彩衣的孩子，那服装像是舞

台上的戏服。一个拿着铃铛，另一个拿着号角，第三个拿着剑，第四个拿着印玺。另有两个孩子身上的彩衣分别象征雷和闪电，还有两个孩子手捧香炉。其余的游行队伍从服装和道具来看，跟龙王游行的队伍差不多。

有的队伍抬着游行祈雨的是神猴的偶像。本地崇拜神猴的各阶层民众很多。

在发生严重旱情的时候，由本城士绅主持，把最有权威的、法力最大的城隍偶像抬出庙宇，上街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如果旱情到了生死关头，神像抬到布政使司衙门的大院里，放在烈日下暴晒一阵子。人们想象，神灵经这么一晒，感到焦渴，就要下令雨水加速从天而降。

在公众祈雨的日子里，商铺的老板会在自家铺子的柜台上放一块纸牌，上面写着“五湖四海龙王赐雨”，四周围绕几面彩色小旗。牌子前面点三炷香，一对白蜡烛，与平时祭神用红蜡烛不同。红色表示喜庆，祈雨救灾是不能用的。有时由于风太大，连白蜡烛都不用，只用白色的纸烛竖在那儿代替。也许其实也不是因为风大，而是为了省一点儿蜡烛钱。

对下雨的渴望有时会发展为对伞和斗笠、草帽的排斥态度。有一个夏天，当民众和官员们每天在城内城外忙于祈雨的时候，这种心态走了极端，不仅命令所有的中国人上街都不准打伞、戴草帽，而且路上遇到洋人，也要强迫他们摘下遮阳的凉帽，收起阳伞。这些洋人不明白这有什么道理，但猜测与祈雨有关。二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渴望下雨，一直努力地祈求下雨，而你们这些戴帽者、打伞者却好像却是在防备下雨。

官府祈雨

官员祈雨的做法与普通民众有很大区别。他们从来不会在民众抬神像游行的队伍中露脸。一般的做法是：每日两次手持香火，步行到一座小山上的庙中，在玉皇大帝座前三跪九叩首，有一班道士配合他们在那里念咒。然后他们再转到同一座山上的佛寺中，给观世音菩萨磕头，那儿也有一班和尚念经配合。目的都是求雨。

当旱情发展得很严重的时候，有时官方会下令禁止屠宰三天。其实在这三天内还是可以买到猪肉，但是比平时贵。当然屠宰和卖肉都不会像平时那样公开进行。而杀牛吃牛肉在任何时候都是禁止的，甚至是犯法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有时在白天会关闭一两个城门，这是一个紧急状态的标志，表达官方和民众一样非常渴望下雨。

几乎每年在官府祈雨期间，总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出东门十公里处的鼓山涌泉寺借一个名气很大的观音菩萨像。前一年夏天，福州知府和闽县知县担负了这个使命。护送的官员从南门出发，满脸严肃地徒步游行到这座建在山上的佛寺，用八个人抬回菩萨塑像。菩萨请来后，高级官员每天两次烧香，还有一班和尚不时地念经祈雨，直到终于如愿落下大雨。然后很快就举办谢恩烧祭。供了一大桌素菜，焚香点蜡烛烧纸钱，还烧了一张宣告已经落雨的符表。仪式完成后，欢天喜地地把菩萨送还寺庙。

以上描述的是遇到干旱时，百姓和官府是怎样求雨的。他们使用的这些方法似乎是说明他们相信自己的诚挚呼吁能够感动上天，可以影响龙王、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等神灵，促使他们运用法力送来雨水。当被问及这种信念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坦白承认也并不清楚，只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来做，而且这些做法一直被证明是有效的，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请包——迷信习俗剖析

“请包”这个特殊的习俗似乎是近二十年来才变得流行起来，可以用来说明中国人偶像崇拜的显著特点。

在南门外供奉五帝的九喜庙想要赚钱，庙祝决定推出一项迷信活动，指望能够因此发财。有几年做得确实十分成功。

庙祝宣称，五帝准备赐给其信徒一种面粉做的蒸饼，这种甜味蒸饼本地方言叫做“包”，圆形，约两寸厚，直径五六寸。接受者必须在次年双倍返还。做法是：进香者在五帝神像前恭敬地献上一根蜡烛和三支

香，磕头三下，提出自己的愿望，例如生意兴隆、家人病痛早愈、阖家平安等。起身后，就能得到一两个或更多供桌上的包。然后要在一个簿子上登记姓名、住址和领受包的数量。进香者明白，通过这个仪式，他已经把自己置于五帝的特别保护之下。五帝既让他分享了供品，就一定也会运用他们的法力帮助他心想事成。他拿着包回家后，跟全家人一起分享神灵的恩泽。这叫做请包。

第二年的某个时候，庙里出公告，让前一年中请了包的香客来谢恩，而且让他们有机会请回更多的包，同样的机会也给予其他任何想要领受五帝这种特殊恩惠的人。去谢恩的人根据原来的约定，要带双倍数量的包，或等值的钱，还要带来纸钱、香烛等，在神像座前烧祭跪拜。

九喜庙凭空发明了这项迷信活动之后，居然香火愈来愈旺，其他地方的五帝庙眼红香火钱，也纷纷效法，甚至各处的娘奶庙也开始做类似的活动。无论如何，还是九喜庙捷足先登，影响的范围最大，前来领包的香客人数最多。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庙周围街上供出售的包和香烛纸钱堆积如山。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迅速地卷入请包活动呢？原因是这样的：在九喜庙推出请包后不久，确实有一些请包者在五帝神像座前祝祷的愿望实现了，他们自然地归功于神佑。事情一经传开来，就引得其他人也要来尝试。于是一项迷信成了习俗，每年举行，而且每年以数倍的规模扩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请包者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五帝被认为是瘟神，主管霍乱等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夏天是这些瘟疫流行的季节。如果没有好好地供奉他们，也许就会染上瘟疫招致灾祸。

有个传说，某人在九喜庙请包之后没多久，就漂洋过海到台湾去了。第二年自己没法回来谢恩，也没有委托他人去谢恩。这样过了很多年。他在台湾发了财后回到福州，仍然没有想起请包要双倍返还的事。于是一天晚上，五帝亲自（或是派了小鬼）来到他的家中讨要。此人这才如梦初醒，决定马上谢恩。纸钱和包以逐年翻番计算，并附加送了几台戏娱神。这个故事在福州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不管事实到底如何，都对迷信而且轻信的当地人有很大影响。很多以前没有参加过此类活动的人，也纷纷上九喜庙去寻求实现自己心愿的机会，还有很多曾经请包却

没有按规则谢恩的人也赶紧加倍地谢。寺庙没有强迫香客请包或还愿谢恩，但业已形成的习俗力量和人们的自私心理以及迷信恐惧，能让他们乖乖地听话。

大多数热衷于此类迷信活动的人，属于社会下层或属于商人阶级，很少有读书的士人参与，除非是为了娱乐消遣捎带占点儿便宜。他们并不想从五帝那儿得到什么恩惠，反而对之加以嘲弄。近来不时听说，有些读书人跑到远处的庙里去，他们在神座前下跪磕头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请了尽可能多的包，还要再表情严肃地登记几个子虚乌有的朋友名字和住址，也替他们请一些，满载而归，所费不过一两个铜板的香烛钱。他们对五帝毫无敬意，压根没有想到第二年的谢恩。当然，这样的人很少，不会对庙里收回的谢礼数量有很大影响。一般民众决不敢做这样的事，他们非常害怕惹得五帝不快，遭来报复。

按照请包的规则，包的数量每年成倍地增长。作为谢礼返还给庙里的包，可以放在供桌上再让人请走，其余的可以放在附近街头，卖给其他要买包还愿的人。这些包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在庙内外转手几轮，给庙里带来可观的收益。还包也可以直接按数量折成现金交给庙祝。近年来，直接交现金的还可以打些折扣，因为这样省去了庙里很多麻烦。

请茶及其他

请茶

在迎神队伍经过的路上，附近居民可以联合出资用以下方式敬神：在路边摆上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一炉香，一对大蜡烛，一瓶鲜花，一盘时令水果和三杯茶——他们邀请神灵用茶。当神轿抬过来时，一个人手持写着“茶点”二字的牌子上前，像是让轿上的神像看清楚。轿夫放下神轿，那人跪下向神像敬茶。这场闹剧结束后，神轿才重新上路。据说这样有助于社区平安、生意兴隆、子弟科考上榜等。也有人单独出资请茶，反正所费不多，而好处多多。

请筵席

“请筵席”则要花很多钱；在路边摆很多桌子，上面放满在中国最昂贵的菜肴，例如海参、鹿筋、鱼翅等，还有一个猪头、一个羊头、全鹅、全鸡、全鸭、一大盘的各色水果、点心，加上香烛、纸钱。街坊邻居都拈香挤在桌旁等候。迎神队伍把神像抬到主桌前停下，一个专门请来的道士把供品一样一样地端到神像面前，再放回桌上，酒和茶也是一杯一杯地献。最后他宣读联合请筵席的出资者名单，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各自表达自己求平安、求病愈、求功名、求发财的愿望。完了以后，迎神队伍重新上路。

请香灰

如果某人要做一次有风险的旅行，行前先到自己认定的保护神庙中烧香磕头烧纸钱，然后从香炉里取一点儿香灰装在红袋子带回去。如果家里有人病重，或其他什么原因，需要向某个神灵求助，而家中又没有该神的牌位，也要像上述的那样去庙里请香灰。从庙里请来的香灰就代表了这个神灵，所以回家的路上要十分庄严虔诚。携带者一只手拿着装香灰的红袋子，同时夹着点燃的香火，护在胸前；另一只手要打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从庙里回到家中的一路上，如果步行，伞是一定要打的。如果乘轿，香火和香灰袋也一定要虔诚地捧在心口处。回到家里后，把袋里的香灰倒在香炉里，日常祭拜，就像在神像前一样。



图 105　请香灰

如果请香灰是为了外出旅行，一路上把香灰袋挂在脖子上，或系在

胸前的扣眼里。到旅店歇夜，要先取下这个袋子，点上香烛供奉，以保证神灵随身保护。如果他能健康地返回家中，那一切全归功于神灵保佑。他会回到庙里，设丰盛的供桌表示感激之情，并将香灰倒回香炉中。

如果请香灰是为了病人康复，病人果真康复后，也同样把香灰送回庙里，上供酬神。但如果病人后来没有康复，或其他所求未果，就可以直接把香灰扔了。比较妥善的做法是把这一撮请来的香灰裹在纸钱中烧掉。也有人仍是送还庙里，但不必上供酬神。

祈梦

有时候遇到重大的事情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有人会到庙里去烧香，简单陈述事情原委之后，祈求神灵托梦给予启示。他们往往就会在香烛氤氲的神座前睡着，并做了梦。醒来后，用珓杯卜卦，证实一下刚才的梦境确实是神灵送的启示。如果卜卦结果是肯定的，照着神明的指导去做就肯定正确。据说有人梦醒后没有用珓杯卜卦证实，结果就被野梦误导入歧途。

点长明灯

为了求神保佑，常有人许愿要在某个神灵偶像前点一个月或一年的长明油灯，可以只在夜间点，也可以日夜都点着。买油、添油等事情通常是委托给庙祝代劳，换句话说，就是给庙里捐了灯油钱。

点天地灯

有时候人们许愿“点天地灯”。自己在自家住宅门前挂一个灯笼，灯笼上写着“天灯”两个字，也有人写“神灯”，“天地灯”或“天地神灯”，这些字样表明灯笼是献给天地之神的。通常天还没黑就点上，每晚烧一两根蜡烛。也有人点的灯笼是献给“二十四天尊”或献给“斗母”。这些人家还会在所奉之神的诞辰举办烧祭仪式，每月的初一、十五按惯例烧香。点灯笼敬神者所求也就是病人康复、生意兴隆、科举顺利等等。

安土地

建了一座新房子，要先做一项法事安抚土地神后，才能搬进去住。人们相信到处有土地神和野鬼，如果没有先把他们安抚好，就会来跟新住户捣乱，制造麻烦。因此，要先请一个道士来念相关的咒语，把这块宅基地的土地神安抚好后再搬进去，才能安居。

如果新建一座庙，或塑一座新的神像，也要先做这样的法事。除非把土地神安抚好了，得到他全心全意的配合，否则在这个庙里烧香上供都不会灵验。

祭太岁

有一大帮的神祇都叫“太岁”，好在各自还有名有姓可以区别开来。共有六十位太岁，中国纪年的一甲子中，每年供奉一位，周而复始。人们通常祭当年的太岁，祈求确保一年中不会暴病而卒，长期卧病者祈求在当年痊愈。过生日的时候通常在自己住宅的露天处祭太岁，其他时候烧香供奉要到太岁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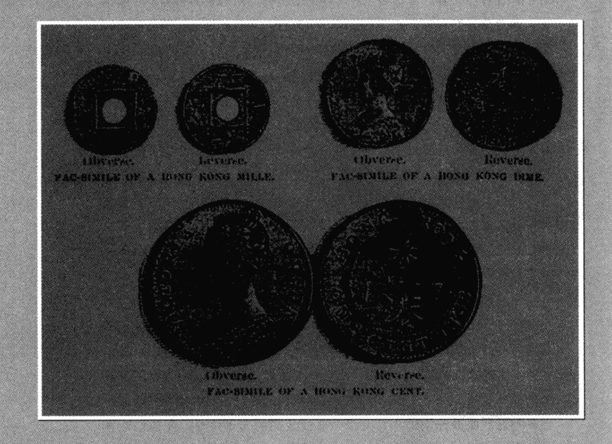
祭太岁的时候，供桌上摆放香烛和菜肴，一部分供品要摆在桌下的竹筛子里。筛子里还放着纸钱和一张人形剪纸，这是代表那个祈神佑的事主。还有一些鸡血，一枚生鸡蛋，有时还有一块生猪肉，三碗荤菜，三杯酒。这一切摆放停当后，主持法事的道士点燃香烛，开始摇铃念经。这经文大意是邀请太岁前来享用供奉，祈求他保佑事主。一会儿之后，取出桌下的纸钱和纸人焚化。这意味着太岁已经准其所请。

暗看

如果财物失窃了，或是某人突然得了重病，有人去请一种叫做“暗看”的巫师，他们声称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暗看做这些事的时候只需手里拈一支香，不点蜡烛，在屋子里慢慢地踱方步。然后煞有介事地告诉你失窃的财物现在在哪里，拥有这件物品的人是多大年纪，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让你根据这些描述自己去找。如果某人生病而且用药也不见好转，暗看也能看出那是因为什么鬼怪作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解救，例如建议病家到什么庙去烧香，许什么样的愿，等等。



第二十三章　商业金融



Obverse. Reverse.
FAC-SIMILE OF A HONG KONG MILLE.

Obverse. Reverse.
FAC-SIMILE OF A HONG KONG DIME.

Obverse. Reverse.
FAC-SIMILE OF A HONG KONG CENT.

掮客

交易双方通过中介做生意是这里的一种特殊商业制度。进口商通过中介与批发商、零售商打交道，房屋和田地的出租、转让也都通过专业的中介进行。大米、食用油、药材等商品都有专门的贸易掮客。一般说来，职业掮客都有特定的交易领域，不跨行。掮客的提成是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分别从买方抽三个点，从卖方抽两个点。货物的运输费是买方出的，掮客也不需要租赁仓库或写字楼门面，不需付雇员工资，他们是净赚百分之五。对大笔交易来说，这是相当可观的劳务费收入。

仅福州本地大约就有数千人吃这碗饭。他们的作用相当于活的商品分类广告，在生意成交之前不要卖方出一分钱。掮客的工作主要是四处访问各家零售商铺，传递商品信息。在这块地方，没有任何登载商业信息的日报、周刊之类，什么时候有哪些货物到港，规格、质量、价格如何，什么地方有房地产转让或出租，都要靠这些掮客来传播信息。做掮客的一定要勤快，不仅要及时掌握相关的商品信息，而且要勤于跟分销零售商家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以促成生意。

不难理解，买家通过掮客购进货物，很容易在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上当受骗。掮客花言巧语、浑水摸鱼，很少能被抓住破绽。如果掮客瞒着卖方提高价格，就可以赚到比一般的提成标准高得多的价差。有些卖家对掮客的这些招数心知肚明，索性与之达成协议，共同分享从买家获取的额外差价。外国人要在福州购买或租赁房地产，也只能服从这里的惯例与那些流氓诈骗团伙打交道，雇佣他们的人做中介，受他们的盘剥。这些掮客同样能跟买家串通一气，用似是而非的借口或明摆着的谎言来向卖方压价，赚取额外的收益。

大宗的日用商品一般都有一个基本行情，但房地产则不这样，掮客在房地产的价格、质量以及相关条件方面的欺诈是中国的这种商业体系中最坏的一个方面。买卖房地产的双方当然都知道最后的成交价，但对方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价格却无法得知。如果掮客撒谎不会被识破，房地产的买家特别容易成为他们的欺诈对象。实际上，除了需要维持的行业

信誉，没什么还能制约掮客的欺诈行为。

也许这种制度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将来有了报纸，房地产的价格行情建立起来以后，而且也要等到这一大批职业掮客有了新的谋生手段之后——这一天还十分遥远。目前，掮客制度还是无可替代的，没有这一批掮客，商品流通将会出现无法容忍的停滞和混乱。那些手中有大宗茶叶、油料、木材、糖、棉布、纸张需要出售的商人，不通过这些掮客就无法找到买家。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国商行几乎完全依靠掮客向当地的茶商购进货物，交易双方很少直接打交道。

做同一类商品贸易的职业掮客如果人数众多，就会组成行业公会。种种行业公会每年在庙里聚会一两次，共同为他们行业保护神进香谢恩。批发商、进口商、零售商以及工厂主都必须服从中介公会制定的交易规矩，否则他们将很难把自己手中的商品以有利可图的价格卖出去。

在房屋或田地的买卖或租赁的文书上，以及在两家订立婚约的文书上，中介必须签名担保。根据习俗惯例，将来无论定约双方有了什么纠纷，中介都不能置身事外，一定要出面协助调解。中介的这种义务是终身的。

还有一类性质不同的中间商是牙行，数量也不少，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角色类似西方的代理商。牙行拥有很大的仓库或货栈，让货主寄存待售的货物，批发商、零售商委托掮客去这些货栈看样进货。牙行从买家所付的货款中扣下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收入。当地的大仓库多半属于这类牙行商人。

某些事务必须与私宅中的女主人打交道，例如：富裕家庭买丫头、雇奶妈，提亲议婚，买卖首饰和妇女服装等。在这一类事务上，女性的中间人发挥重要的作用。她们根据行业惯例以及具体事务的性质收取服务费。

钱庄

福州的钱庄为数众多。钱庄的经营活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任何人只要有资本，就可以开个钱庄发行钱票，不需要从官府获得任何形式批

准注册。

几年前，福州的官府在制钱流通极度不足的情况下，以朝廷的名义发行钱票，同时也开始铸造铁钱。刚开始，百姓把铁钱与铜钱同样看待，但不久就发现了大量的假铁钱，而且真铁钱也很快开始锈蚀。官府发行的钱票是以铁钱兑现的，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在 1858 年，一个银元兑换官方钱票或铁钱一千八百文至两千文。官府后来不得不收回铁钱和官方钱票，让私家钱庄继续发行钱票以供社会流通需要。

有些老字号的钱庄信誉良好，它们发行的钱票在商业流通中被广泛接受。钱票多种多样，分别代表铜钱、银元或银两，各种面值的都有。代表铜钱的钱票有四百文、五百文、六百文、一千文甚至几千文的各种，代表银元的番票有一元的到几百上千元的，代表银两的银票有一两的到几百上千两的。经验证明钱票交易中极少发现假票，一般商人除非等着使用零钱买小商品或付工钱，一般都更愿意接受钱票。使用钱票唯一的担心是发行的钱庄倒闭。

钱票在设计上用了多种手段来预防假冒。大钱庄的钱票模子是刻在铜版上的，小钱庄也用木版印刷。钱票票面右边的留白比左边宽一寸多。票面金额和签发日期是用手写填入，再加上一个字或几个字作为防伪标识。各种各样镌刻精细奇特的印章——圆的、方的、椭圆的——分别用红色或蓝色的印泥，盖在票面的不同位置上。这些印章给票面的外观增加了几分靓丽，而且暗藏许多防伪标识，要想精确地模仿伪造极其困难。

最有力的防伪措施还在于票面右边空白的使用。钱票签发时，在右边大空白处骑缝写上几个字或盖上一个章，然后按左边空白的大小裁下来，留下的这一小片作为钱票的存根，上面记录了票面价值和签发日期，妥善保存起来。钱票拿到钱庄兑现时，如果发现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就可以核对存根，马上弄清真伪。伪造者想要模仿出票面上的各种红蓝印章，再模仿出能与存根对齐的部分字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一家钱庄新开张，要按照习俗宴请附近所有的主要钱庄的老板、掌柜和店员，以及附近所有的主要钱庄掮客。一般说来，接受了宴请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怀疑理由，附近的这些钱庄就要接受新钱庄签发的

钱票。掮客也开始上门按照规矩做生意。

钱票都可以拿到钱庄兑现。如果顾客不愿意接受某家钱庄的钱票，就换成另一家的钱票或改付现金。钱票持有人可以要求钱庄用铜钱或黄金、白银兑现，但如果没有预约，原则上货币种类的选择权在钱庄方面，尽管钱庄一般也会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通常铜钱类的钱票总是以铜钱兑付。

这里有一个惯例：如果钱庄无法马上给顾客兑现钱票，顾客有权拿走店里任何价值相当的东西充抵，不会受到刑事究办。曾经发生过多起流氓无赖利用或制造这种机会抢夺钱庄的事件。他们纠集同谋突然闯入一家钱庄，同时出示多张大额钱票，要求马上兑现，制造出钱庄一时现金短缺的现象，然后以害怕手中钱票无法兑现为借口乘机哄抢。这样的事端一起，就很难控制住复杂的局面。这里的街上充斥着唯恐天下不乱的乞丐、流浪汉和游手好闲的人群，他们一见有这样激动人心而又有利可图的骚乱就马上跟进，乘乱抢夺，所有可移动的值钱东西都一扫而空，甚至连床板、竹躺椅都抢走。严格地说，习俗惯例也只允许钱票持有人在钱庄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拿走钱庄内的财物，但事实上参与哄抢的人多半并不持有钱票，而是不折不扣的盗贼暴徒。

1855 年，金融恐慌的情绪蔓延，福州已有多家钱庄因无法兑现钱票而遭到顾客的哄抢和下层暴民的洗劫。闽浙总督决心要杀一儆百，制止这种无政府主义骚乱，平息普遍存在的恐慌情绪。某日早晨，有许多人到城内南街一家大钱庄挤兑，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哄抢。官府的差役逮捕了好几个手上根本没有钱票的哄抢者，其中一个是穷轿夫，一个是家住钱庄附近的居民，还有一个是开米店的商人。总督得到汇报后，决定不需审理，马上将这些哄抢者在抢劫现场斩首示众。他的幕僚曾劝他三思而后行，怕这样残暴的手段会激怒民众，引发造反。但总督态度坚决，他认为要当机立断，平息骚乱，除此别无他法。总督签署了命令，那几个不幸的犯人马上被押到那一家被抢劫的钱庄门前砍了脑袋。不到上午九点，这一消息已经传遍福州城乡。结果证明，总督快刀斩乱麻的处置措施是正确的，骚乱马上停息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福州及附近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哄抢钱庄的事件。

如果有传闻说某一家钱庄有倒闭或被挤兑的危险，手中握有这家钱庄票据的人都赶快从城里城外的各处赶来兑现，使得情况更加紧张。钱庄主人的朋友们也都赶来帮助维持秩序，同时会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流氓也都聚在附近的街上，随时准备参与哄抢。如果钱庄真遭到了哄抢，钱庄主就有权中止兑现钱票。

福州这一带的钱庄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声誉，都会诚实兑付发行出去的钱票。如果真的发生经营亏损决定停业，会先把“候支”的大字告示贴在显眼处。这样的告示等于催促手中还握有钱票的顾客赶快来赎回，并表明钱庄准备停业，不再签发新的钱票。

有些钱庄主害怕宣布候支引发挤兑的危险，可以私下里先与官府联系。官府会马上派来吏员关上钱庄大门，贴上交叉的封条。已经由官府加了封条的钱庄不允许发生任何挤兑哄抢。这样，钱庄可以比较从容地与顾客结清债务。

钱庄主都很怕发生挤兑，许多钱庄主相互承诺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提供现金支援。

货币

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一样在白银价格方面投机。银锭、银元或银票的价格每日甚至每时每刻都在波动。银价波动主要是金融投机商造成的，大钱庄主及其掮客也在推波助澜。当他们得知有大笔银钱进入了或即将进入本地，就把银价压低一些；当得知有一批白银要从本地调往其他地方时，就把银价抬高一些。金融投机商常驻本地，手中握有大量资本，可以逢低买进逢高卖出，在银价波动中赚取利润。

中国古代的铜钱有刀状的和其他特殊形状的，现在通用的钱币都是圆形的，中间有一个方孔。古钱不再流通使用，只是作为有价值的珍玩收藏，也经常当作辟邪物。某些古钱用来卜卦。

在 1850 年，一个银元在福州兑换制钱一千四百文，到 1854 年换一千七百五十文，再到 1863 年 8 月仅换一千零五十文。购买茶叶的大量银元源源不断涌入福州，使银元价下落。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其他货物的

贸易都受到挤压，变得十分萧条。因为本地的其他商品的价格行情没有白银的行情起伏那么大，商人带到此地购买其他产品的银子在这里价低，就显得物价特别贵，他们在这里进货肯定要亏本。当银价高企的时候，同样数量的银子能买到更多的货，本地的其他生意就都很红火。

1864年，香港有一种铜文、一种铜仙以及一种十仙的银毫进入流通领域。这些辅币在英国铸造，专门投放香港使用。每一种硬币上都兼有中、英两种文字。一种兼有中、英文的银元也在英国铸造出来了，以后将在香港建立铸币厂生产。铜文等于千分之一银元，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带到内地后以七八百枚换一块银元。这四种硬币铸造的十分漂亮，如果将来供应量足够大，很可能会在中国广泛使用。铜文比中国的制钱小得多也轻得多，中间的孔是圆的而不是方的。铜仙和十仙的银毫与美国的分币、角币大小很相近，用起来比中国现行的钱币更方便。



图106 香港钱币

互助会

当某人急需一笔钱，他不去借高利贷，也不找朋友讨要或短期借贷，而是设法把亲友们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互助会，自己作为会首。这个互助会首先让他获得自己急需的款项，其他会友也都将先后轮流获得同样数目的一笔钱，大家都不必付出高利息。

他自己做会首，还要找一个信任的朋友作为助手。准备一些红纸袋，每个纸袋内装一点儿钱，然后拜访有可能参加互助会的亲友，说明自己的计划和需要凑集的数目，每个人的份额是多少，一共多少人参加等。每个愿意加入的人可以收到一个红包作为定金。按照惯例，除非会首无法凑够人数，这个互助会组建不起来，收了红包就不能在没有得到会首同意的情况下退出。许多人愿意以这种加入互助会的方式来帮助一个朋友。互助会有多种形式：

摇会：这种互助会的名称叫“摇会”，“摇”指摇骰子。每个会的成员可多可少，一般在五至二十人之间。比如说，需要凑集的数目是十万，会员是十人，每人每次要交出的钱就是一万。假定约好是一个季度一会，这个互助会就要持续两年半时间才能结束。

会务由会首及其助手操办，集会地点由会首指定，通常就在会首家中。第一次集会不摇骰子，集资十万归会首使用。除了自己的那一份，实际上会首只收到九万。会首收到钱后要宴请全体会员。

从第二次集会开始，还是每人带来一万文，除了会首和他的助手外，会员一个个摇骰子，得点数最高的人获得本季集资款。会首的助手自动获得第三季的集资款。第四季开始，每次集会都用摇骰子的方法，决定本季集资款归谁使用。已经获得过集资款的会员每次都要带一万文来参加集会，但不再参加摇骰子。

以这样的方式，每个会员分九次付出九万文，集中在一次回到自己手中。

这种互助会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难以确保每个会员每次都能及时付出自己分摊的份额。如果会期未结束，有人生病、死亡或发生了其他不幸的事故，就很麻烦。会首和已经拿到过集资的会员有义务将该会员曾经交出的会费退回，如果不能一次性退还，也要分期退清。如果会员中有人不老实，先拿了集资后就不继续按时缴纳会费，会首有责任自己掏腰包补齐。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因为组成互助会的人通常互相都熟悉，至少都与会首很熟悉。

有的互助会每一份的数目很小，比如只有几元钱，但一个穷人可能一时还是拿不出，他要在两次缴纳会费的间隔期内慢慢攒集这笔钱。总

之，不论会费是高是低，会员是多是少，间隔期是长是短，所有摇会的组织原则都是相同的，每个会员都有机会以分期偿还的方式，得到一笔可以派用场的整钱而不用付出任何利息。

“蛇褪壳”会：这种互助会的会首是唯一的受惠者，也用不着助手。会员一次性按同样的份额集资借给会首使用，会首将分先后按期陆续返还给各位会员，像蛇褪壳一样，一节一节地脱。集会只进行一次，大家摇骰子决定收回借款的时间顺序。会首要设宴答谢大家。

龙头会：中国人想象中的龙头部比身体大很多，这与龙头会的特点相似，第一期会费的数额特别大。假设会首和会员一共是二十人，第一次会费是一万，归会首所有，会首实收到十九万。以后每季的会费普通会员交一千，会首交一万，先后次序也是每次摇骰子决定。这样，每个会员陆续共缴纳二万九千，一次性收回的也是二万九千。会首收了十九万，也分期共付出十九万。

行会

西方国家的商人在价格、货色、劳动报酬方面的自由竞争，在这里行不通。这里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主经常联合起来决定产品的批发价，零售商也会联合起来商定同类商品的零售价。这是一种同行互相保护的制度。中国人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人降价销售，其他人也只好跟着降价，就会对原料和产品的价格体系造成破坏。承诺遵守价格协议的店主一般都不敢私自降价销售，因为如果被同行发现，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规矩，该店主要认罚出钱办几桌酒席，请戏班演戏向同行赔罪。

尽管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作为通行的惯例，从事某一行业就要加入该行业的公会，遵守行会的规矩，违法规矩要认罚。如果谁拒绝参加行会，或破坏了规矩还拒绝受罚，将会受到同行的共同排斥，直至生意一蹶不振，乖乖求饶为止。

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例如木匠、裁缝等也有这样的行会组织，在劳务价格以及其他利益有关的方面互相制约。雇主必须按照行会约定的劳务

价格付报酬。一般说来，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变动会提前通知有关的各个工匠或商铺，在统一的时间或升或降。由于有了这样的传统惯例，在福州城内外不同街区的商店里，同一种商品的价格相当一致，同一行工匠的劳务费也都相近。许多商店里的商品价格都张贴出由同行公会议定的价目表，供店内的顾客参考，这同时也是向顾客说明某些商品无法降价销售的理由。

一些商家声称自己店里的商品都是实价，不接受任何还价，这种店有个称呼叫“不二价”店。他们自诩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些店以前确实是比较值得信赖的，如今也难保不会借以往的声誉做一些欺诈牟利的勾当，至少有一部分店是这样的。也有很多商店从来不说自己“货真价实”，无疑会利用各种手段欺诈顾客。总的说来，不二价商店总还是更值得信任一些。还有一些商店在“不二价”之前再加修饰语，招牌上写“真不二价”，使人们相信他们似乎要比一般的不二价更可靠一些。这样的商店也都是行业公会的成员。

通常是在每年的农历三、四月，各行会的商人、工匠在庙里聚会，做“庆赞”。这种聚会是分行业的：卖油的、开服装店的、开钱庄的、泥瓦匠等各自庆赞。日子一定要选择皇历上的吉日，聚会的地点一般都选择在本行业保护神的庙里。给神祇上供、烧香、跪拜是庆赞最重要的活动事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保佑，生意兴隆发达。大家聚餐、喝酒、看戏，商议修改行会章程，互相提供信息等等。这种一年一度的行会庆赞的费用来自一年来对犯规会员的罚款，以及会员交纳的分摊会费。各行会都有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有权对不涉及本地生意的事务做出决定，也有权在年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或应某些会员的要求，召开临时行业会议。理事会成员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监督其他会员遵守行规公约，对违规者处以罚款。

敬鬼神

经营水产、木材、水果等物资的牙行每月的初二和十六都在行里做“牙福”——给财神和土地公烧香上供烧纸钱。有时置办上供的食物花

费颇大，买了鸡、鱼、螃蟹、猪肉、羊肉、面条、酒等。上供之后，这些食品撤下，切成小块再加以烹调，请牙行里的员工聚餐。东家捧酒壶给各位员工斟酒。这种一月两次的牙福既是取悦神灵，也是牙行员工的一项福利。东家希望得到神灵保佑，也得到员工的忠心服务，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载送货物和旅客的船舶在行程接近结束的时候，船东或船老大也会设酒席供奉水手的保护神“妈祖”，祈求妈祖继续保佑在航行中不遭海盗、土匪袭击，船不漏不破，顺风顺水，无灾无病。然后把酒菜给船工们享用。

福州城乡所有的商铺、钱庄内都设有一个地方供奉财神和土地公。财神的形象是一个白面黑须的男子，但也经常没有神像，用红纸写上财神二字贴在墙上作为代表。土地公形象是一个红脸白须的老人，坐着，左右各立一个附属神。如果不用神像，在红纸上写四个字“福德正神”作为代表，有的是把这四个字镌刻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也有很多商家把神像安置在一个像是小房子的神龛内。神像前面设供桌，摆香炉烛台。每天早晚各点三炷香和两根小蜡烛。希望在神灵的保佑下生意兴隆，招财进宝。在每年的神诞日，要设丰盛的酒席供奉。供奉过的食物归店内员工享用。各官府衙门也供奉这两尊神像，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在神诞日设酒席供奉并请戏班来演戏娱神。

每月的初二和十六夜晚，街上各种商铺、钱庄以及一些私家住宅的门前都有人烧一种粗黑的香，烧冥衣、纸钱，但不点蜡烛。这是烧给那些下界的游魂野鬼的。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意上的失误，例如购进一批滞销货等，造成亏损，也可以减少顾客上门看看就走而不买东西等现象。

其他各种商业习俗

定钱

中国的工商业者接受顾客订货后，总是要求对方根据交易量的大小

预付一定比例的钱，作为购买原材料和付工人工钱的开支，但其真实动机是确认这项订货合同。不论生意大小，口说无凭，交了定金才算落实。收了定金的甲方一定要履行合同义务，除非甲方愿意向乙方付出双倍于定金数额的赔偿金。付了定金的乙方不能反悔，否则将失去这笔定金。根据习俗惯例，只要甲方愿意交付双倍罚金，不论乙方是否接受，都不必再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乙方收下赔偿金也好，不收也好，都无权强迫甲方履行原合同义务。这个商业惯例对甲、乙双方都有约束力。许多本地的商人现在已经知道，跟洋人定下合同，不需要定金也是完全可靠的，所以他们也不再要求洋人付定金，除非真的需要这笔钱来买原材料等。

学艺

把孩子送去当学徒，父母要负担整个学徒期的服装费，以及头一两年的伙食费，直到孩子能为老板、师傅挣钱的时候为止。在钱庄、当铺、金银首饰店或钟表店等高利润、高技术行业当学徒，父母要负担整个学徒期的伙食费和服装费。因此，通常只有家境宽裕的孩子才有这样的机会。穷人家付不起这样一笔不小的费用，孩子只能送到裁缝店、鞋店等去学粗手艺。另外，想要学艺的孩子太多，师傅只能挑选那些看来条件最好的留下，使得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一门专门技术，只能一辈子当苦力糊口。

打人命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学徒在学艺期间突然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会纠集其他乡亲冲到店里或师傅的家里要求给个说法。他们相信，或假装相信孩子一定是被下药毒死的，或是受不了虐待自杀的，要求师傅赔一大笔钱作为抚恤。如果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经常会殴打师傅家人，砸烂家具等，这个过程叫做“打人命”。几年前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纸店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店内一个学徒自杀身亡，其亲友来了一大帮，气势汹汹。店主一家惊恐逃命，店里的货和所有搬得动的东西都被抢走，搬不走都被捣毁或扔到街上，好端端的一家店铺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四

堵墙。

这里的妇女突然死亡，其娘家亲属也经常像这样冲来打人命。当然也有的悲伤家属选择到官府告对方犯谋杀罪。

抵押银子

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从银行、钱庄借贷要提供抵押品，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有钱人经常用银子作抵押去借款。钱庄不能以任何理由动用作为抵押品的银子，为了保证这一点，银箱运到钱庄后经查验，加上封条保存，赎回时要查验封条是否被动过。抵押贷款者要雇人作为在场见证人。抵押银子贷款，还贷款的时候要加上一笔约定的利息，取回封存的银子。贷款需要付利息，而价值不低于贷款额的一批银子抵押在钱庄却不产生任何利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这是因为银价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如果贷款人预计贷款期内银价将很可能上升到超过同期贷款利息的水平，用这样的方法融资就是有利可图的。地契也经常作为贷款的抵押品。

赊账

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通常不允许来进货的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零售商最好带现金来进货，或者保证在一两个月内结清货款。批发商在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派人带着欠条挨家上门“收数”，如果零售商不能及时结清货款，又没有很充分的理由继续拖欠，以后就信用尽失，不能再赊欠进货了。零售的店家通常是一笔货款分两次还，初二还一部分，十六最后结清。催账、还账通常都在这两天进行，极少或从不在别的日子做这些事。

当铺

如果需要借用一小笔现款，可以到这里为数众多的当铺去。大当铺通常都有官府的经营许可证，财力雄厚。经营当铺需要有一大笔资本。典当的物品理论上要保存三年，实际上期限是二十七个月，到时没有赎回的典当品就由当铺变卖了。当铺里保存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典当衣物，

一一加了标签妥善保管，有人赎当时很快就能找到。典当贷款的法定利率根据总额的大小有所差别。典当贷款总额在二两至十两银子之间，每月利息约为百分之二点四。总额大于十两的利率都是每月百分之二。现在当铺的利率都高于过去定下的这个标准。尽管当铺利率比西方国家高出很多，但人们急需用钱的时候还是经常去当铺，寄信心于将来有钱再把典当品赎回来。当铺给出的现钱都是完好的，决不掺杂残损伪赝的钱币，赎当的钱也必须是这样的。如果用钱票赎当，每千文要另加几文作为手续费。

借香会

五帝庙或其他的庙里有剩余的钱，这笔钱由管庙的香会控制，以每月六成的超高利息放贷。“借香会”要有可靠的抵押担保。香会的贷款额很小，每份都是面额五百文的钱票，同一人可以贷好几份。每份每天要付十文作为利息，直到归还本金为止。也就是说，每份五百文的月利率是三百文。如果贷款者连续十天没有付利息，就要另外再借一份，这一份钱票的面额只有四百，但也要按五百还本付息。如果手头有可抵押的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利率低得多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有人心甘情愿地受这样毁灭性的高利贷盘剥呢？原来是有人认为香会钱的真正主人是神灵，用这个钱办事就必然能得到神灵的保佑。换一种说法，借贷者指望得到作为银行家的神灵的恩惠。现在已经很少人去庙里借这种高利贷了，但偶尔还是有人去借。

收房租

福州的地主收地租、房东收房租常常遇到麻烦。房客租房的时间一长，似乎就把房子当作是自己的了。他们按租约付了几次租金之后，就开始要求降低租金。如果东家这次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下次就会要求再降低，或拖延支付，于是就发生争吵。如果打官司，众所周知，官府办事拖拖拉拉而且公正性十分可疑，能否胜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向官吏送礼行贿。因此，房东宁可私下里解决。按照惯例，房东要解除租约，房客从接到通知起有权免租再住三个月。作为一个总的规矩，如

果房客没有及时交足房租，房东可以在提出通知后三个月收回房子。但如果房客一直按照约定交房租，房东即使给足三个月免租期或提供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赔偿，只要房客不愿意，房东也无法强迫他搬走。有时房东没办法，只好用卖房子的手段赶走租户。新房东没有义务把房子继续租给旧房客，但同样要允许房客在搬走之前免租再住三个月，或向租户提供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贴搬费。

租息相抵

如果某甲想借一笔钱又不愿意付利息，他的名下有房地产，却也不愿买了变现，可以采用“典业”的抵押借贷方法：他找到有这样一笔钱也愿意接受房产抵押的某乙，双方签订一个协议，在约好的若干年时间内，乙借给甲一笔无息借款，同时有权使用作为抵押的房产而不付任何租金。约定期满之后，甲如数将借款还给乙，乙把抵押的房产还给甲。如果届时甲没有这样一笔钱来赎房产，乙也无权强迫他赎回，双方继续维持原有的“租息相抵”的协议。一般来说，借款的数额总是低于作为抵押的房产价值，所以乙也总是希望继续把房产留在手中，不急于催甲赎回。如果到期时甲没钱赎回房子，可以干脆把房子的所有权卖给第三方某丙。丙获得房子所有权后，可以出租、出售，也可以按原来的条件继续抵押给乙。

福州有很多以上述典业方式抵押出去的房产。有时买家在买得房产所有权后，拥有使用权的一方会提出，这个房子已经超过约定赎回期二十年了，甚至一百年了，不肯轻易退出。碰到这种情况，非常让人头疼。



第二十四章　行善积德（上）



劝世文

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行善方式是出资镌刻和散发向世人劝善的小册子，每年都有很多乡绅、士人和一些大庙的庙祝在做这样的善事。说是行善，却是出于与个人利益有关的自私动机。特别多的是读书人及其家庭出钱出力来刻书散发，目的在于企盼神灵保佑科举中试。

这些小册子劝诫的内容各式各样，有的劝人不要杀生，有的劝人不要吃牛肉，有的劝人不要溺杀女婴，也有劝人要敬惜字纸，要吃素，要孝敬父母，要出钱出力修桥修路等等。这些要如何、不要如何的说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般就是举些例子：某人如何做好事，后来得了善报；或某人如何做了坏事，结果受到了上天或某个神灵的惩罚等等。篇幅较大的书多半都附上印数、印书者的姓名、住址以及索取本书的途径等信息。同一本书上劝诫的内容经常是跨宗教的，儒、道、佛三家兼收并蓄，以尽可能扩大读者面。

前不久，一座香火旺盛的妈祖庙的主持——一个七十岁的老和尚，请了一些人到他的庙里看一卷这样的书，据说其作者是一位苏州籍的大善人。他请愿意行善的人士出资重印散发。这本书中有“十二劝世良言”，我们大致地翻译出来，如下：

1. 不得忤逆不孝；2. 不得兄弟失和；

3. 不得耽于恶习；4. 不得口出恶言；

5. 不得溺杀女婴；6. 不得昧于良心；

7. 不贪无义之财；8. 不妄贬物值；

9. 不得杀生；10. 不避行善；

11. 饭粒字纸不落地；12. 不食犬肉牛肉。

原书每一句“良言”下面加了几行解释说明的文字，再附上一首七言绝句。在这十二劝世良言的后面，又紧接着补充一些良言，每句照样加几行字说明，但没有附诗。这些良言如下：

不得乱伦通奸；不得害人性命；

不得欺负孤寡；不得恶言咒骂；

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聚众赌博；

不得挑唆争执；不得设局行骗；

不得诲淫诲盗；不得欺压穷人；

不得忘恩负义；不得高息放贷；

不得荒废祖坟；不得焚烧棺木。

从以上摘引可以看出劝世文向人们灌输的是些什么样的道德教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教条都是禁止性的条款，说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而应该怎么做则只是附带说明作为参考。这些条目中有些是原则性的，有些则是琐碎的；有些是对的，有些似是而非，却都一律不加区别地捧为良言。

基督教传教士一致认为这些流行的劝世文是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一种障碍。本地人往往把传教士散发的传教小册子也都叫做劝世文，混为一谈。他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内容大不相同，但他们往往觉得中国的劝世文更对自己的口味，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外国的劝世文也许对外国人适用，在中国却不太合适。他们更习惯于做中国式的积德，而不全心全意依赖救世主的大德，真诚地忏悔。

敬惜字纸

崇敬任何有中国文字的纸片，是这个民族的一个特别之处，在福州表现得尤为突出。城乡各处的各类建筑物的墙上都可以看见贴着写“敬惜字纸”四个字的纸条。路边、家中、商店里的墙上都常见挂在墙上的字纸篓，人们把有字的废纸都扔在里面。在最繁忙的大街或偏僻的小巷到处都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砖砌的字纸炉，大的字纸炉往往形状像个小房子或一座塔，小的通常附在建筑物的墙角，多半涂上鲜艳的色彩。字纸篓中收集到的废纸都倒在炉中集中焚化。

中国的汉字被称为“圣人之眼”，或“圣人之迹”。必须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圣人之眼。那些不敬字纸的人被形容成“盲牛”，他们这辈子不尊敬字，死后在阴间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下辈子非常可能先天就瞎眼。很多迷信的人就是害怕受到这样的处罚而老老实实地服从

了敬惜字纸的社会习俗。

一种叫做字纸会的社团在这里很流行，每个字纸会的成员从七八人到百来人不等，这种社团的宗旨就是防止社会上出现对字纸不敬的行为。每个字纸会都建有自己的字纸炉，雇一两个人每天走街串巷，拾取遗落在地上的字纸，或在墙上粘不牢的招贴纸。他们买了很多字纸篓送给各家商铺使用，上面写了“某某字纸会”的字样，定时派人上门收集篓内废纸。有些字纸会出资购买了许多瓦缸，散发给有子弟读书的家庭或商铺，用来焚烧字纸。所得的纸灰要小心包裹起来，等待字纸会派人前来收取，再集中倒入江中。

有的字纸会还以每斤一两文的价钱收购社会上的废字纸、旧账本、旧广告等。字纸会的成员每月要交一些会费作为团体开销。

字纸会收集来的废字纸在字纸炉焚化后，纸灰小心地积储在瓦缸内。到了一定的日子，再把缸内纸灰装进灰篓，挑着上街游行。会员都穿上节日盛装，手中各拈一支粗大的香火，雇来乐队奏乐，吹吹打打从闹市经过，来到江边，把纸灰倒入江水出海。有的社团还雇船一直送到闽江入海口才将纸灰倒入水中。



图 107 挑字纸篓的人

有些字纸会与某个庙有关系，或隶属于某个庙。我在一座几年前新建的庙里见到有三四十口盛放字纸灰的瓦缸，里面积储的字纸灰都超过了半缸，等待清空倒入江中。在 1859 年秋季，我碰巧在街上看到一次送纸灰的游行，有一百多人，每人挑着两个盛纸灰的大篓子，这是福州城内最大的一个庙属下的字纸会积储起来的。游行队伍排场很大，吹吹打打，浩浩荡荡，从南门一直走到闽江边，队伍中有很多服装齐整的读书人。

有些免费散发的劝世文把如何对待字纸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来陈述，因果报应十分具体明确，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子孙后代。以下是从这样的书中摘录的例子：

四处拾取字纸并焚化的人积五千功德，增寿十二年，将来得享富贵，子孙孝顺。

劝人敬惜字纸者，积五百功德，永不蒙受冤屈，子孙事业有成。

制止他人用字纸揩污者，积十五功德，将来前途无量。

用字纸引火者，积十孽，将浑身痛痒。

发怒时乱掷字纸于地者，积五孽，将失慧。

将字纸投入污水，或在污秽处焚烧者，积二十孽，经常眼痛，或失明。

编写、印制、散发这些劝世文的人都是社会上一些有学问、有影响的人物。整个社会都接受这些信条，身体力行地敬惜字纸。洋人对写洋文的纸张完全无所谓，这一点让中国人十分惊讶。

文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许有许多人遵从敬惜字纸的习俗，只是出于对创造文字的古代圣贤的崇敬，但大多数人所谓的“敬惜字纸”其实只是按照那些劝世文上的说法，计算自己能积多少德，能换来什么样的善报，指望这样就能事业成功、免除病痛、延长寿命等。

育婴堂

福州有一所本地人开设的育婴堂，专门收留那些遭父母摒弃的婴儿。约十个士绅组成的监事会掌管这个育婴堂，各位监事轮流负责监督具体的日常事务。育婴堂有两个专职的职员和两个门卫，以及根据具体需要临时雇佣的若干奶妈。还有一个医生，至少每五天要到育婴堂一次，给婴儿及奶妈看病。育婴堂的职员每十天向负责的监事提交一份关于日常事务的书面报告，每月提交开支明细账目。

据说由于照料不周、食物短缺，育婴堂内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也许很大一部分婴儿的死亡是由于入堂之前的情况所致。鼓励奶妈悉心照

料婴儿的奖励机制已经在实施，尽管奖励金额不高，也起到较好的作用。但是最新统计显示，婴儿在入堂后几个月内的死亡率仍然超过一半。

奶妈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六十文。如果奶妈能给两个婴儿哺乳，每月另加一千文。每个月下来，如果具体负责照料的婴儿情况良好，该奶妈还可以获得两百文至五百文的奖金。三个月满之后，如果婴儿仍然活着，奶妈另外得到四百文至六百文奖金。如果婴儿出水痘或出麻疹，发病一个月后婴儿健康状况良好，奶妈另有五百文奖金。

育婴堂外面有一个接收弃婴的指定位置，附近有一面鼓。把婴儿送入堂的人将婴儿放在指定位置，击鼓通知院内，然后自行离开。

堂内保存每个婴儿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记录，以及婴儿的姓氏等，都写在纸片上。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就记录婴儿的具体入堂时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婴儿送入堂后，过了几个月或几年，其父母又后悔了，或是家庭境况有了改善，又来申请要领回去。如果孩子仍然活着，而且资料记录完整，这事就很容易办。孩子的父母只需提供这些信息，对得上就没问题，因为这些信息只有父母知道。

按照规章，育婴堂收容婴儿不分男女。本地的男孩子都被视为家中珍宝，即使是很贫穷的家庭也极少抛弃男婴。女孩子则不然，很多家庭把女孩子看作是赔钱货。父母经常把女婴溺毙，或抛在路边任其冻死饿死，或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或者就送到育婴堂去。因此，留在育婴堂里的孩子通常都是女的。偶尔有男孩子送入堂，在抚养若干年后，如果生父母没来认领，一般就送出去当学徒，学一门有用的手艺。

育婴堂里长大的女孩不得卖入娼家，不得卖为奴仆，不得做妾，只能正式地嫁为人妻。任何前来申请娶妻的男子都要受到地方官府的严格盘查，弄清其真实目的和身世背景，以防任何欺诈。

育婴堂内的女婴大多数是在成年之前就定了亲被领出去。留到婚龄的女孩子如有男子来娶走，总是把女孩子的头和脸严密地罩着，让他们一起拜了天地，才让他们作为夫妻一起离去。女孩子跟其他新娘一样乘坐花轿到男家，在那里也有整套的结婚仪式，办酒席宴请宾客。从育婴堂娶妻的男子当然都是很穷的，尽管娶这样的妻子没有什么不光彩，但也都是迫不得已的。总的说来，娶育婴堂的女孩子比娶一般人家的女儿

要便宜得多。通常一个成功的申请人只要向育婴堂的管理人缴纳几千文即可。

办育婴堂的开支必然是很大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房产、农田的租金和富商、乡绅、官员以及任何想行善积德者的捐款。社会上有传闻说那些经营管理育婴堂的人通过做假账、滥报婴儿和奶妈数额等手段中饱私囊，即使这些传闻都有事实依据，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敬节堂

敬节堂的宗旨是救济那些陷于困境的守节寡妇。这样的社团为数不多，也没有得到社会有力的支持。

一个妇女年纪轻轻的死了丈夫，不再去嫁人，作风严谨，就认为是坚守了贞节，她本人和她的家庭都很荣耀。而寡妇再嫁则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乡绅和富人为贫穷的守节寡妇捐资救济也就被社会认为是一项德行。这种社团组织都是跟某个庙有关系的，从申请救济的名单中选择受救助者，要在神座前烧香抽签。有钱人捐资无疑也是作为自己对神灵许愿的兑现，其实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私目的，而不是出自一种无私助人的动机。

有一个敬节堂附属于城内东街的魁星庙。这个庙有一些富商和官员捐赠的庙产，包括一些房产和农田，每年有一定的租金收入。这个敬节堂向每个受助的寡妇提供每个月五百文的救济款，后来降为四百文，分季度在一月、四月、七月、十月的第一天发放。对家中有男孩的寡妇救济到孩子满十六岁为止。儿子成亲时，可以另外得到四千文或五千文的补助款。没有男孩的寡妇如果一直没有再嫁，可以终身受救济。去世的时候，其家庭能得到五千文的埋葬费。寡妇如果重新嫁人，救济马上终止。

因为救济金总额有限，往往要等到有在册寡妇死亡或再嫁，空出了名额，才能递补。如果没有人脉关系，寡妇往往递交申请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进入救济对象名册。受救济的寡妇都会得到敬节堂颁发的一张文书贴在门前，上面有寡妇的名字和发放救济的社团名称等内容，同时还

得到一本救济金签收册，领取救济金的时候要出示。负责发放救济金的人员要仔细审查其真伪，否则很可能出现伪造的赝品。

另一个敬节堂是城隍庙办的，其救济实施办法与上述的一个不完全相同。这个社团的会员都是富商和乡绅，每个会员承诺每月救济一个或若干个品行良好的寡妇。救济款的申请人多，为了决定谁将得到有限的名额，要选一个吉日，把这些申请人的名单在城隍神像前焚化，祷请神谕，然后抽签决定。

每一个受助寡妇都会得到一本记录册，用来记载每次领取救济金的数额和日期。在封面上写资助人的姓名、受资助寡妇的娘家姓名和其已故丈夫的姓名。下方写“弟子诚心竭力侍奉城隍敬畏天地”之类。

有一张文书贴在受救济的寡妇家大门上，作为标志，也让她的邻居街坊都知道该家庭接受救济。这等于是一个公示布告，让申请者很难做假。如果寡妇有儿子，儿子满二十岁时候就应该可以负起赡养寡母的责任了，必须如实报告并交还记录册，同时得到四百文作为最后一次的救济金。如果寡妇唯一的儿子在满二十岁之前就死了，也应该及时向敬节堂报告，并登记在记录册上。这种情况下，如果她没有再嫁，没有领养儿子，也没有犯任何有损名节的过错，可以享受救济终老。将来她去世后，亲友代她交还记录册，可以领到三千文作为丧葬费。如果寡妇非常穷，帮助料理后事的亲友无法为她购买棺材，可以向敬节堂报告。敬节堂将施舍一具棺材以及一千文钱帮助下葬。

父母会

中国人在婚礼和葬礼上讲究铺张排场，在红白喜事上的花费往往超过了一个家庭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

一个贫穷家庭无力负担按习俗操办红白喜事的大笔费用。这种情况下，经常有人组织起来帮助筹措费用。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认为为父母举办葬礼或为儿子举办婚礼是马虎不得的，因此捐钱帮助一个穷困家庭以符合礼俗的方式办好这两件大事，不仅是慈善行为，而且也是积德。邻居街坊、亲戚朋友都愿意在这种时候解囊相助。一般情况下，某些热

心的朋友帮着到各家各户募集捐助。尽管接受别人的捐助不是很体面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勾当，对贫寒家庭来说，更如雪里送炭。这样的方法也常用于募捐帮助寡妇埋葬丈夫的尸骨。

还有另外一种穷人的民间组织叫父母会，宗旨是筹措将来为父母办丧事的费用。父母会的成员都是住在同一片街区的、父母还在世的成年人，他们共同推举附近的某个值得信任的有钱人作为会长或者司库。会员在每月的初一，或分初一、十五两次向他交纳一份固定的储蓄金。储蓄目标通常定在两万至四万文之间。会员的这笔储蓄在未达到这个预定的储蓄额之前，是不能支取的。会长或司库可以拿去短期放贷，或者做其他投资。在会员的父母去世的时候，他会尽快返还储蓄款并加上相应的利息。如果某个会员在达到预定储蓄额之前父母去世，可以在提交适当的抵押后从司库那里把钱预支出来办理丧事。如果某个会员的预定储蓄额满了，父母仍然健在，他也可以把这笔钱取出来，去预先置办棺木寿衣等，同时开始新一轮的储蓄。这种父母会实际上是筹款办理父母亲丧事的互助储蓄组织。

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官兵中也有一个性质相同的组织。他们从每月的饷银中扣一小部分作为这种储蓄。据说，几乎所有的官兵都参加，因为人皆有父母，即使不为自己盘算，弟兄们也需要互相帮助。

有些人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依赖，必须为自己的后事未雨绸缪。他们也组织起来，为自己的丧事费用做储蓄准备。他们在三五年时间内，按月储蓄，额满之后，委托给一个可信赖的人放贷生息，直到本人去世需要这笔丧葬费的那一天。

福州有一个民间慈善组织专门向极度贫穷的人家施舍丧葬费。这个组织也施舍棺材给死在此地的异乡人。这些棺材一直停厝，等待死者的亲友前来认领。如果最终也没人来认领而且棺材已经腐朽不堪了，便雇人从腐朽的棺材中检出遗骨，装进一个小陶罐里埋掉。这种小陶罐叫做“金瓮”。这个慈善组织的工作被认为是很大的功德，其经费开支来自官员、乡绅和富裕市民的捐赠。



第二十五章　行善积德（下）



不杀生

有人对天发愿，有人在神像前发愿，在一段时间内，例如三年、五年或十年内，或在有生之年内，不杀某一种禽畜。发这种愿的时候要点香烛，态度庄重严肃。发这种愿的人男女都有，妇女占大多数。可以肯定，发过这种愿的人都会守住誓言，他们害怕因对神发愿缺乏诚意而受到神谴。通常发了愿之后，就不允许在其家里宰杀这种禽畜。发愿保护鸡的人一般不吃鸡肉，发愿保护猪的人一般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绝对的。也许他们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别人家的酒宴上吃一点儿。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发这种愿的目的在于获得神佑：让子弟尽快学有所成，出人头地；或让父母摆脱病痛，长命百岁。妇女发愿的目的经常还在于祈神保佑丈夫事业成功。有些未生育的妇女希望通过用这种方式祈神，可以尽快生个儿子。

另一种愿是放生，让某些面临刀俎的动物可以终其天年。放生的对象可以是各种家禽家畜，也可能是某些野生的鸟类、鱼类。为了省去日常的麻烦，人们经常把发愿要放生保护的动物送到某个寺院，交给驻寺僧人来照看，每月付些钱给寺院作为饲养动物的费用。1860 年 9 月，我访问了郊区一个很大的寺院，那里有二十头放生的牲畜，包括小牛和十六只羊，还有十只鹅、十只鸭子和数十只鸡。在那座寺院所在的山脚下，还有二十多只大牲畜，其中一半是水牛。这些都是善男信女们放生的动物，委托给和尚照看。在寺院附近有一个放生池，里面放养了很多肥大的鱼，和尚决不允许任何人来这里盗捕。

鳗鱼、乌龟也经常是放生的对象。城里有一个香火很旺的庙每年放生大量鳗鱼，需要用很多人来运送这些鳗鱼到江边放入水中，同时点香烛烧纸钱祝祷。一般来说，放生的鸟雀都是些小鸟。放生者小心护在手中，祝祷之后放飞。

发愿的人经常要等到他们的愿景实现之后才将誓言付诸行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的善行仅仅是与神灵约定的还愿谢神行为。无论是不杀生还是放生，都不是基于悲悯的同情心，而是为换取神灵的眷顾做出

来的德行。

吃素

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流行吃素。吃素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佛教的影响所致。从佛教道德的角度上看，吃肉难免有杀生的罪恶感，不是特别纯净、高尚的饮食行为。这里的人最初把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当作是“吃菜的”，后来才知道洋人对吃菜还是吃肉并不在意。

吃素似乎还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在遭逢大旱的时候，官府有时会下令禁屠宰三天，迫使屠户关门歇业。这样做似乎是说明官员和民众在这段时间内都吃素，以此向控制降雨的神灵证明自己的祈雨诚心。

中国人把食物分作荤、素两大类。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肉中三样菜，菜中三样荤。”意思是：吃素的人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吃，蒜、葱和韭菜这三样尽管都是纯粹的蔬菜，但气味强烈，所以实际上也是“荤”的。反过来，虽然素食者声称忌绝所有的动物性食物，但其实还有三样是可以吃的。它们都是海产品，是海生动物或海生动物的衍生物。由于它们平淡无味，可以算是“素”的。

吃素者分为两种：一种人“吃长斋”，发誓终身不动荤；另一种人“吃花斋”，只承诺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场合吃素，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解除这种誓言。例如有人发愿在一年内早餐不动荤，这种愿的功德当然比终身食素的愿要小得多。无论贫富贤愚，吃长斋者在数量上比后者少得多，其中妇女占多数，男性不多。蛋类算是荤的，酒类虽然原料都是植物性的，但也列入禁食清单。这些可怜的素食者如果此生没有因此得到菩萨保佑，希望至少能在彼岸世界得到回报。

未婚的姑娘发愿长期吃素被称为“菜姑”，已婚妇女称作“菜婆”，她们都被认为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能遵守佛教在饮食方面的戒律。她们在服装和发式上也体现出与其他妇女的区别。发愿吃素的男性有时被称为“菜佛”。他们似乎相信由于长期吃素，死后可以上佛教的天堂——西天。

吃花斋者数量众多，包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也许这里的大多数

人都曾发愿吃素一段时期，不是为了养生、健康，而是要积德，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吃素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下略举数端：

“斗母菜”：斗母是专门保佑小孩子的女神，在福州香火很旺。发愿吃斗母菜的都是妇女，她们每月的初七、十七、廿七这三天，以及每年的农历七月一整月不吃荤。

“观音菜”：崇拜观音菩萨的人有些在每年农历三月、六月、九月吃素；也有的人是在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九月，从初一到十九吃素；也有人是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这三天吃素。

“天地菜”：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吃两天素。

“雷公菜”：即每逢打雷，本日就停止吃荤。如果早晨就打雷，一整天都不吃荤。这里人人都非常害怕雷公发怒。

“灶君菜”：有人是每月初三不吃荤，也有人是每月的初九和廿四不吃荤，还有人是每月初八和廿三不吃荤。

戒早膳：有人发愿连续一个月不吃早餐，荤的、素的什么都不吃。这个做法有些像圣经上说的斋戒，但目的却完全不同。许多妇女这么做是为了祈神保佑丈夫事业成功。

食白膳：有人为了祈求神灵在某项特定的事情上保佑心想事成，发愿在一个月或一年内，每天的某一顿饭只吃白饭，不吃任何下饭的菜。也有人发愿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都只吃白饭。在这“食白膳”的日子，吃饭的时候点一支香，跪着吃完白饭。发这种愿的多半是妇女。

据说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农历八月十七这一天不吃肉，这是小偷之神五显公的生日。这个神祇的供奉者很多，据说能保佑生意兴隆。还有以三皇、月亮等各种名义发愿戒荤的，不一而足。

这些迷信的人把吃素戒荤也当作是一种行善，他们在戒荤上表现出的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本来可以运用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方面上去。

不杀牛

黄牛和水牛是两种不同的家畜，但肉都叫牛肉，不加区别。在中国

杀牛吃肉是违法行为，而忌食牛肉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美德。

牛耕田，被认为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人类不应既享受了牛的辛劳成果又吃它的肉。法律规定皇帝可以宰牛祭天地，地方官员在春、秋两季可以宰牛祭孔圣人、祭城隍，但禁止为了吃肉而杀牛。其他各类神鬼一概不用牛肉献祭，也不用牛油蜡烛敬神。

尽管法律禁止杀牛卖牛肉，但这项法律已经差不多成了一纸空文。屠户给官府的差役一些提成，就照杀照卖不误。据说，如果官员追查街上的肉铺卖的牛肉从哪里来，得到的回答总是说那是死牛肉，牛是跌死的。这样就无从追究了。

有一段时间牛肉从街头肉摊上消失了，听说是因为屠户与差役之间关于利润分成起了争执。由于牛价上升，而牛肉价格却升不起来，如果官府差役不同意减少他们的利润分成，继续做牛肉生意就要赔钱。如果屠户瞒着差役私自宰牛，被发现了，牛肉就要全部查封没收，即使已经批发给卖肉小贩的也要没收。为此，卖肉的摊贩还得给差役去送礼。

当时屠户还是照样卖牛肉给外国商船，大约也是屠户与差役之间做出了某种分成安排，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据说本地某些下级官员也从屠户手中收贿赂，对宰杀耕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年前曾有一段时间，城里城外的街边贴了很多约两尺长、一尺半宽的宣传画，画上是一条牛，画面的下半空白处写了很多字，意思是牛一生耕地推磨，却没有得到人类的感谢等等，敦促人们不要杀牛，不要吃牛肉。画面上方却是写着反对溺杀女婴的标语。有些洋人不认识中国字，也不理解中国人对牛的特殊感情，对这些宣传画做了适得其反的理解，以为是卖牛或推销牛肉的广告。

有一本讨论中国人各种道德规范的书，全书约两百页，其中用了好几页的篇幅论证人类不该吃牛肉的道理。其中有一节，写牛的灵魂在阎王殿悲叹：“我一生辛勤耕作，还要被人宰杀。肉被人吃了，皮蒙了鼓，骨头被切割成女人的头饰。”阎王听了牛的陈词也不免动容，回答说：“那些杀牛的人死后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扔到刀山剑林，要灌烧熔的铜液，要缚在火柱上，永世不得超生，或如果超生，只能当牛。”著书者自己又加上一段话，意思是那些不听警告继续吃牛肉，还在强调

牛肉有营养的人，必将遭到报应，将家破人亡，子孙沦落云云。

该书在另外一节，以牛的口吻对那些屠户、卖牛肉的、吃牛肉的人动情地呼告："我劬劳一生。春、秋两季的劳作尚可忍受，但夏日酷暑难熬。我没有手来驱赶蚊虫，只能任其叮咬。冬天的寒风砭人肌骨。只要世人不把我卖入屠场，杀了我，吃我的肉，我就知足了。阿弥陀佛。知县如果严禁杀牛吃牛肉，将会连连升级官至极品；不吃牛肉的人家将会人丁兴旺，子孙满堂；读书人不吃牛肉，将早早登科；生意人不吃牛肉，将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农户不吃牛肉，将五谷丰登，堆满粮仓；船户不吃牛肉，将行船平安，船船赢利；士兵不吃牛肉，将建功战场，升做军官；胥吏不吃牛肉，将永远跟着长官吃香喝辣发大财。"

读者诸君，知道为什么不能吃牛肉了吗？

福州每次举行科举考试，贡院门口都有人散发各种劝世文小册子。在一份这样的小册子上，杀牛的屠户被描写为"铁石心肠"的人，吃牛肉的人有"虎狼本性"，那些把牛卖给屠户宰杀的人被认为"其心肠狠于虎狼"。这本小册子上充斥着关于这些人得到报应的小故事。例如，某人在梦中被告知，他能躲过夏季瘟疫的原因就在于他不吃牛肉。好几个读书人科考上榜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家庭坚持不吃牛肉。以下录三个关于牛的故事：

故事一：有一个屠户买了三条牛，他杀了其中一条之后就突然发疯了，举止动作像牛一样。家人请来医生，开方抓药给他服下之后，才恢复正常。他自述，杀了第一条牛之后，当天晚上就梦见剩下的两条牛突然开口跟他说话，一条自称是他的父亲，另一条自称是他的祖父，而且他也很快发现这两条牛确实很像已故父亲和祖父，越看越像。他说："他们确实就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在这番痛苦的经历之后，他毅然把两条牛放生，自己也改换了职业。

故事二：屠户把一条牛拴在柱子上准备宰杀，有个喝得醉醺醺的邻居来找他，此人特别喜欢吃牛肉，催他快些动手。牛突然开始摇头，并愤怒地盯着这个醉汉。牛一用力，绳子断了。牛冲向那个爱吃牛肉的醉汉，将他叉在牛角上向外冲，一口气跑了四十里地。百余人跟在后面追赶，待赶上，爱吃牛肉的醉汉早已死了。

故事三：在宋朝，有个姓李的莽汉，特别喜欢吃牛肉。无论到哪里做事，都要东家买牛肉给他下酒。此人在淳熙四年突然死了。之后不久，他家的牛下了崽，牛崽的肚皮上有白毛组成四个字，正是此人名字和绰号。大家听说后都来看，李妻及他的孩子们也来看。突然外面闯入一只猛虎，把牛崽连骨带肉吞了。人们相信，这头牛崽就是李某人的转世，肚皮上的字就是明证，被老虎吞食就是他吃牛肉的报应。

这些故事可以说明，在杀牛吃牛肉这个问题上其实有争议，知识阶层为一方，屠户、肉贩和吃牛肉者为另一方。禁杀牛、不吃牛肉的道德教条最初不是产生于社会的下层。先是写这些劝世文的知识分子提出这种主张，其他人为了科举成功、发财致富等个人利益的盘算跟进传播，才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尽管散发了这么多的劝世文，有了这种种的迷信说教，还有禁杀牛的法律规定，中国人的牛肉消费还是在逐步增加。据说牛肉甚至也上了某些士人和官员的餐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州很少妇女愿意吃牛肉。

行善

汉语用“行善”一词所概括的具体行为中，有一些是慈善活动，另外一些行为他们也认为非常有用非常重要，但在西方人看来却是荒谬可笑或无足轻重的，有些甚至是有罪的。

以下介绍几种福州地区所见的慈善活动：

施茶水：在炎炎夏日，可以在街边看见有两口瓦缸放在一尺多高的架子上，一口缸中盛普通的热茶，另一口缸中盛解暑的药茶。缸的上面搭了遮阳罩，因为受日光直接照射的茶水不仅口味差，而且被认为不利于健康。缸上贴张纸条，说明这是免费施舍给过路人解渴消暑的。此举对难耐暑热的过路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善事，尽管沿路其实也有很多卖茶的茶亭，花一两文就可以喝上一杯质量高得多的好茶。

施棺材：另一桩善行是向办丧事的穷困家庭施舍棺材，参与此类施舍的官员、乡绅、富商因此获得美誉。据说，躺在捐赠棺材中的死者都将一直铭记这样的大恩大德。社会上有一些这样的慈善社团。有人发愿

一共要捐多少具棺材，有人发愿要这样连续捐几年，还有人发愿要捐一辈子，甚至有人在某种场合下宣布要子子孙孙一直捐下去。有些施舍者是匿名的，其名字甚至连受惠家庭也无从得知。施舍者只是给某棺材店一个指示，把棺材送到某某家去。许多施舍棺材的人并不愿意为其他目的慈善活动掏钱。行善与积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紧密相连的。

施寒衣：尽管福州的冬季不是特别冷，很少出现冰雪，但对穷人来说还是很难熬的。一些有钱人买一批二手的旧棉衣施舍给那些最穷的家庭。既然是慈善捐赠，为什么不捐赠新棉衣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穷人往往难于抵御诱惑，把新衣服送到当铺或估衣店卖了换现钱。二手的旧棉衣同样可以御寒，也同样可以为捐助者赢得行善积德的美名。当然，旧棉衣比新的价钱便宜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有些官员在冬季来临的时候，也给狱中最穷的囚犯送棉衣，以免他们被冻死。

不破人姻缘：如果两家正在议婚，其他人要避免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破坏了人家的姻缘。这也认为是一项德行。男女双方的家庭通常互相不熟悉，只是尽量靠媒人去打听关于对方的情况，再作最后的决定。如果媒人也不了解情况，就要找当事人的街坊邻居打听。后者如果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绝不会“只提供事实，全部的事实”。他们绝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这桩婚姻撮合的话，绝不做任何破人姻缘的事。比方说，如果姑娘长相丑陋，人品又不好，他们会说她既漂亮又贤惠，尽管可能有某些不足，但有更多优点足以抵消等等。如果当事的男子沾染恶习，或十分愚蠢，街坊也会说他人品又好又聪明。总之，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从对方的街坊邻居那儿肯定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点路灯：有些人夜晚在公共街道上点一盏灯笼，这种灯笼约一尺见方，木头或竹篾做框，裱上粗白纸，里面点一盏油灯。除非刮风下雨，每晚天黑就点上，直到半夜。这里的地方政府没有设置路灯，公共照明只靠晚上做生意的商铺和许多挂在巷口昏暗处的此类行善的灯笼。挂这些灯笼表面上的目的是帮助夜行者照路，其真实原因经常还是对神灵还愿。

修桥铺路：还有一种行善方式是修桥铺路。当某座桥已经摇摇欲坠，或某条路已经破损不堪，亟待修理。一般的做法是从社会公募这笔

资金，穷人、富人、官员大家都捐一些；有时由某个有钱人单独出资或几个富人联合出资修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捐资修桥修路都是积德行为，做这些善事有益于子孙的兴旺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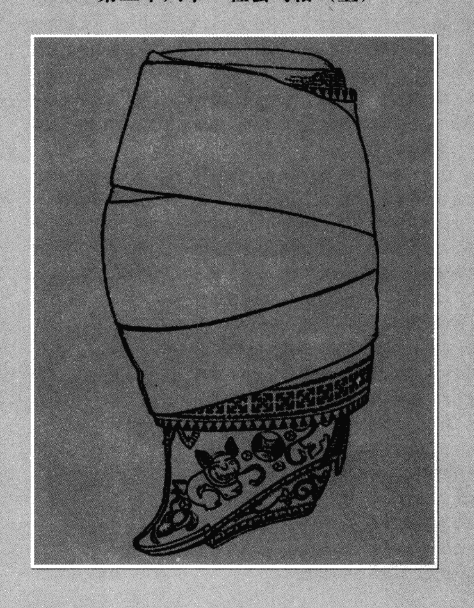
施粥：遇到洪涝灾害等，粮价高企，常有富人或官员施粥施馒头赈灾。这种慈善行为颇有作秀意味，雷声大雨点小，受救济者所得无非是几个馒头或几碗粥。

义仓：大饥荒、粮价飞涨的时候，乡绅开启城市东北门附近的一座义仓，以低于市价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价格向穷人售粮。这些粮食是在粮价较低的时候收购入仓储存的，如果没有遇上饥荒，就在快要腐烂之前按市价卖出去。根据义仓的章程，开义仓之前，要找保甲长来确定他们各自的辖区内有哪些孤儿寡妇和盲人等需要救济。义仓理事会向这些家庭发一张文书，确认家中有几口人吃饭，应在哪些日子到什么地方去买义仓米等等。这张文书通常只有一两个月的有效期。前往买米的人必须持有这样一张文书，否则就不能购买。每次开仓贱卖后的亏损额由建仓者分摊补足，这钱留到收成后粮价贱时再购进补仓。有时在发生饥荒的时候，乡绅、官员们会捐资买米救济特别穷困的鳏寡孤独等。也是由保甲长根据规定提出救济名单，受救济者拿证明文书到指定地点领取。

由于缺乏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救济机构，福州的穷人只能面对冷漠的公众慈善组织。仁慈和善良的行为往往因此变成为了获得神灵好报而做的好事。中国人一般并不隐瞒，他们做好事的部分动机是弥补以往造下的愆孽，或为了确保未来的福祉。



第二十六章　社会习俗（上）



缠小脚

在中国，女人脚的大小和形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给小女孩缠足的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谁是始作俑者？没几个读书人说得清楚，普通百姓更不知道，也不关心。有人说是三千年前商朝的皇后妲己发明的，她自己是天生的棒槌足，就设法让她的丈夫下令宫中所有女子都把脚缠得像她一样，以掩盖自己的畸形。也有人说始作俑者是一千年前的晚唐陈后主最宠爱的潘妃①，后来学她的人越来越多，逐渐风行全国。

统治中国的满洲鞑靼人不允许他们的妇女缠足。如果发现任何缠小脚的妇女进入北京的后宫都要马上处死——至少民间是这么传说的。

女孩子到了五六岁，就要用布带将双脚紧紧缠起来，以阻止它们继续长大，并迫使它们长成上层阶级所欣赏的那种尺寸和形状。为此，要把脚踝部挺起，后跟的肌肉挤向脚心，整个脚从脚踝开始，用长长的布带一圈圈紧紧地缠到脚尖，再缠回头，使得足部血液循环受阻，停止发育长大。五个脚指头挤在一起，小趾从侧面折入脚底，当身体的重量压在脚上时，脚掌也不能自然摊开。脚因此变得尖尖窄窄，脚背不自然地弓起，后跟骨向前曲。扎成这种形状的脚再套进又短又尖的圆锥形的鞋，鞋后跟垫一块一两寸高的木头，让全身重量落在足尖上。鞋后跟上大下小往里斜削，实际上四寸多长的鞋看上去鞋底只有三寸长。由于脚踝仍是自然大小的，脚背隆得老高。这样的下肢在西方人看来显得非常笨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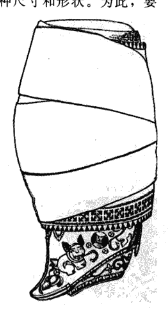


图 108　穿鞋的小脚

---

① 译注：一说是南唐李后主（937—978）的宫嫔窅娘。

要将女孩子的双脚缠成这种上流社会要求的形状，通常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过去有些西方人士认为小脚是用穿铁鞋或木鞋成型的，实际上不是那样。缠足的工具就是长长的窄布带，时间长了，脚就逐渐干瘪缩小。有时候要解开缠脚带洗脚或重新缠紧，解开束缚后脚也不会再恢复应有的自然形状了，仍然是缩成一团，而且基本上没有知觉。

如果在女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就缠足，有时脚后跟会在缠脚布的压迫下变长了，可以与足尖大趾同时着地。如果开始得太晚，脚已经长得太大了，脚跟就不可能与脚尖长平，必须在鞋底后跟部垫上木块才能站起来，走路时足面与踝部朝前挺起。

上流社会的女鞋鞋底只有三寸长，有的甚至更短。鞋尖部和鞋后跟尽量突出，套上脚后，只从裙底露出一点。上面遮盖住的足部比鞋子要大得多，而且缠着布带，看上去就是畸形的。这种脚显然无法穿袜子。

缠足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大的痛苦，往往皮破肉烂，脚趾骨折。由于这些部位必须一直被紧紧缠住，除非很仔细地照料，伤痛往往长期不愈。如果一味急于求成，把缠脚布扎得太紧，造成的痛苦更大。如果女孩子到了十二岁甚至更大才开始缠足，由于脚已经差不多充分发育，骨头已经长硬了，就会特别困难，造成巨大的疼痛。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缠脚趾部分，让脚的其他部分保持原样，用缠脚布包裹起来，把足尖部分套进鞋里，脚后跟用木鞋跟支撑。这样，她们实际上都是踮着脚尖站立和走路，看上去个子变高了。

那些真正的小脚女人无法走得很稳，她们只能走碎步，步伐很小很急。尽管她们多数身体也很强壮，但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无法从事必须走来走去的劳动。在这些小脚女人的家里，粗笨的家务活都要靠男人来做，不然就要雇佣大脚的女佣。

小时候缠过脚的妇女如果到别人家帮佣，就要解了缠脚布，不再穿小鞋，换上较大的鞋。当然，由于早年曾经缠过，她们的脚多少有些变形。也有很多相反的事例，明明是天足，却假扮成小脚。扮演坤角的男艺人也会裹上缠脚布，装成小脚的样子。

小脚不一定代表财富，毋宁是一种文化教养，很穷的人家也有让女儿缠足的。小脚也是一种时尚，包在裹脚布里的小脚在大多数中国人的



眼光中很美丽，他们更经常用“好看”这个词来表达对小脚的审美评价。只有少数中国人才谴责这种习俗，认为缠足摧残女性，制造了极大的无谓的痛苦，有害而无益。当出现火灾、疾病等紧急情况时，缠足的女子几乎完全无助且无用。可是这些激烈谴责小脚的人士如果住在城里，生活在绅士阶层中间，也不得不与现实妥协，同样给自己的女儿缠了足。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女儿将无法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子。

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所有的女子都要缠足，但福州不是这样的。根据某些统计，天足妇女在乡村占有很大比例，即使在城外的南台地区也占到六七成。据说城内长大的女子百分之九十缠足，如果除掉少数极度贫困的家庭，这个数字大约会是百分百。极少数家庭迫于无奈才让女儿保持天足，他们需要女儿能挑能走能劳动以帮助维持生活。

也有许多贫穷家庭日子过得再苦再难，也要给女儿缠足，因为缠了小脚的女孩子才能嫁到体面的人家去。妾、女佣和丫头一般都是大脚的。在福州城乡，小脚和大脚属于两个阶级，人们强烈倾向于从大脚阶级进入小脚阶级，极少或完全没有人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在中国的某些北方地区，连农村劳动妇女都缠了小脚。但在福州地区，下地干农活的妇女都是天足。她们挑着农产品从乡下进城沿街售卖，赤足走在街上，宽松的裤子仅过膝长，大约是为了避免弄脏还经常挽到膝盖以上。她们与小脚女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天然的大脚和裸露的小腿，而且还在于她们特殊的“三条簪”头饰以及完全不同的服装颜色及款式。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两个阶级的妇女之间的鲜明区别。


图 109　天足的妇女

中华帝国的法律对女孩子缠足这一现象没有任何规定。缠足只是一种民间习俗，但却拥有强大的传统力量和广泛的认同。这令人联想到西方国家

的妇女束胸习俗。束胸也许没有缠足这么荒唐、反自然，对健康的损害也小得多。但正如西方妇女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年幼女儿，以追求毫无意义的时尚，中国人也会对西方淑女那种撑得大大的，像个鸡笼的连衣裙感到不可理解。

溺女婴

二十年前，美国传教士艾比尔先生①对厦门地区普遍存在的杀婴现象作了调查，他在美国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包含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例。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也报道了某些地区大量杀害女婴的事实。但也有一些人由于自己没有观察到此类事实，或他们旅行到过的区域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断然否认，因为这听起来毫无道理而且有违人性。毫无疑问，杀婴现象存在地区差异，某些旅行者在某些地区没有观察到，不等于其他区域也都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我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福州及其毗邻地区存在大量杀婴事实，政府对此不闻不问，民众也熟视无睹，令人震惊。

福州城内有一个育婴堂是由本地富商、士绅和官员出资捐助的。另一所很大的育婴堂在离南门不远处，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堂附设的，专门收容被父母抛弃的女婴，已经办了六年，目前收容四百多个女婴。

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差会于六年前也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育婴堂，目前收容二三十个女婴。

福州的贡院每年举行生员年考，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大考。考试期间，来自本省各地知识才俊云集福州。经常有人在贡院门口散发反对溺杀女婴的传单和小册子，而且官方默许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说明溺杀女婴的现象相当严重。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反对这样的行为。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这些宣传品抗议的是溺杀女婴，从未说过杀男婴。

与我交谈的本地人都痛快地承认，这里流行把新生女婴杀死的恐怖做法，没有人试图否认或隐瞒，而且经常反问我西方国家是否也是

① 译注：Mr. Abeel.

这样。

1861年春季，一个传教士家里的女佣承认，她的丈夫把她生下的两个女婴之一杀了。另外一家的女佣说她本人就差一点被自己的父亲杀了，由于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邻居将其解说为“不宜杀生”的神谕，才让她侥幸活了下来。有一个仆人说他的一家亲戚共生了八个孩子，七个女婴都被杀了，只有一个男孩留了下来。还有一个奶妈说，她的母亲共生了十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只留下四个。

在附近的乡村，农民家庭里通常只留下一两个女孩，后来再生的女婴全都杀了，除了个别让别家抱走作为童养媳。在福州城内，杀女婴也许不像乡村那么普遍。一位聪明的本地人推测说，福州城里的家庭可能在已生了好几个女孩的情况下，考虑到将来无法将她们都体面地嫁出去，会溺杀一两个后来出生的女婴。这样的家庭约占总数的一半。官员的家里从来不溺杀女婴，因为他们总有能力将女儿抚养长大，再嫁给体面富有的男人。

女婴可能在出生不久后就给了别人家做童养媳。她将离开自己的父母，在抱养家庭长大，长大后与这一家的男孩结婚。这样安排在城里城外都同样普遍。上文提到的那个生了两个女孩的女佣，一个被她的丈夫杀了，另一个就给了别人家做童养媳。那个差点儿被自己父亲杀了的女佣后来就是被送给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当童养媳。本地教堂的一个女教友也是被母亲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而她的父亲原来是打算把她杀了。

有些家庭把女孩子养了几年之后，迫于生计，把她们卖给人家当丫头或做童养媳。如果是去当童养媳，一般的行情是一岁的女孩卖两元钱，两岁的卖四元……如果女孩已经到了能做事情的年龄，价格就要贵很多。上面说到的女佣之一在两三年前，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快满三岁的女孩，给她六岁的儿子当童养媳。那个女孩子很健康，长得很清秀。如果女孩子是卖给人家做丫头，价钱相对要高得多。

除了溺毙或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也经常发现女婴被抛弃在街边的屋檐下。近十年来，在外国传教士的住宅周围就发生了许多起这样的事情。也许孩子父母的原意是让周围的哪户人家收养这个可怜的婴儿。

处置那些不幸女婴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在水桶中浸死，抛入河中或

活埋。有人证实，某些农民家庭选择最后一种手段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保证下一胎生男孩。第一种手段用得最普遍，施行者往往就是婴儿的父亲。接生婆以及其他亲友怕将来会遭到报应，一般不肯做这样的事情。婴儿的母亲一般更愿意看到孩子被送给人家抱养而不是被杀死，但有时也同意这样做，以免孩子将来受苦。

贫穷是他们杀害女婴的理由。一个贫穷的父亲抚养若干女孩子长大成人，再按习俗贴上陪嫁把她们一一嫁出去是做不到的事情。在乡村，天足妇女与男人一样下地干活。而在城里和南台的那些小脚阶级的家庭，女性通常足不出户，她们顶多只能从外面接一点手工活来做。到了出嫁的年龄，父母必须为她们准备一套家具以及各种服装作为嫁妆，贫穷的家庭确实负担不起。女儿婚后就成了婆家的人，她们不可能给自己的父母很多帮助。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让贫穷人家把一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再嫁出去都很困难。生个男孩子则不同。男孩子长大了可以干活挣钱养家。为儿子娶妻付出的钱，很大一部分也会以嫁妆的形式返回。在父母变得年老多病以后，儿子将赡养他们，照料他们。儿子将要把家庭的姓氏传承下去，而且更为重要的，在父母百年之后为他们烧香上供，扫墓祭坟。

富裕人家就不能用贫困作为借口了，但来自他们的邻居或同村村民的目击证言清楚地表明，富裕家庭也经常溺杀女婴。上文提到的一个女佣就告诉我，她的前一个雇主家里生了三个女儿，留下两个，杀了一个。而且显然，如果下一个出生的还是女婴，也难逃同样的命运。理由很简单，一个家庭不想要太多个女孩子。

这里的富裕人家可能想要两三个女儿，其后接踵而来的女婴往往就被杀了。而添了男婴则不同，总是多多益善。也许因为富人不存在抚养能力问题，杀女婴从数量比例上说没有那么多，但他们的罪恶更大，更不能饶恕。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想要了，就狠心地谋杀了无辜的女婴。

有些外国人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被父母溺杀或抛弃的婴儿是非法的私生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试想，如果他们是私生子，为什么被杀的都是女婴而没有男婴？这里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从来没有男婴被溺杀，而

女婴被杀、被抛弃主要是由于父母太穷，无力抚养。在一些农村地区，只有很少的女婴幸存下来，以至于男女性别比例出现严重失调。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传统，这里的私生子现象无疑比其他一些文明国家要少见得多。绝大多数被溺杀的女婴都是合法婚生的。

尽管抗议者反复指出，谋杀女婴的罪行是毫无道理、违背人的天性的，但大多数普通百姓还是显得麻木不仁。当被人认真地追问时，许多人也承认这样做不妥，但还是会强调，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这样做有时是必要的。这种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到官府的赞同或鼓励，也不符合国家法律的精神，但却被大小官员默许包容下来了。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究办惩处那些谋杀自己婴儿的凶手。偶尔也有些官员发布禁止溺杀女婴的文告，但这种罪行依然大量发生而没有受到制裁。

中国人崇尚孝道。法律和习俗都要求不论男孩或女孩都要绝对地服从父母亲的愿望。但为人父母者却对无助的婴儿施行性别歧视，他们对男孩从不吝宠爱，却残忍地杀害女婴。在这个方面，他们为什么如此缺乏人类天然的爱心？

蓄家奴

在中国，父母可以将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做奴仆或养子。丈夫可以把妻子卖给别人当老婆。买来的孩子可以再转手倒卖给他人。小孩子被偷走卖到外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中国人说起买卖孩子和老婆，使用的词语跟买卖牲口、土地等没有两样。

父母卖孩子的时候，要同时交给买方一张文书，上面写明孩子的姓名和售价，卖与人家是当奴仆还是作为领养等等内容。父亲和母亲都要签名，这桩买卖的中间人同时充当保人，也要签名。这样出售的孩子通常在三岁至十岁之间。

如果丈夫把妻子卖给他人，必须得到妻子本人同意。也要交付买家一份文书，言明买卖的事实，卖方丈夫和妻子都要签名，而且用一只手或一只脚沾上墨水，印在文书上。有时只在文书上写名字的地方加盖指

印也可以。文书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手印、足印或指印就不合法。中间人也必须在文书上签名作保。

制作这种出售孩子或妻子的文书以及签名交割都在街上或野地里完成，从来都不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因为据说这对房子很不吉利。

如果孩子是卖给人家领养的，买家就不能把孩子作为奴仆使用。有的父母把孩子卖给戏班若干年，在契约规定的年限内出让对孩子的监管权，但年限一满，孩子必须返还给父母。有人认为孩子卖去当奴仆比卖给戏班还好些，当戏子社会地位低下，三代之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卖为丫头的女孩子到了婚龄之后若干年内，主人必须为她提供一个丈夫，也就是说，必须把她卖或送给某个男人为妻。主人不能把丫头留到年龄太大的时候，而且在她婚后，不再对她以及她生出的孩子拥有任何权利。她在婚后就成了一个自由人，仅仅是作为购买她的男人的妻子。尽管说，她的丈夫还是可以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把她转卖给他人为妻。

有人在买了丫头之后，把她娶为妻子或作为妾。在举行了一系列礼俗要求的仪式之后，她就应该得到作为一个妻子或妾的名分和待遇，家人、亲戚和邻居就不能再把她作为奴仆看待。有的家庭对买来的丫头疼爱有加，作为自己的养女看待。成年后为她寻婆家，订婚书，分礼饼，备嫁妆，花轿京鼓送她出嫁，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整套做法与嫁出一个丫头完全不同。这样就不会做一份买卖文书给她的丈夫。

以下是一个读书人向我提供的关于男性家奴的情况，他的家族拥有这么一个家奴，这在本地哪怕最富有的阶层中也是罕见的。

主人必须在男性家奴接近三十岁的时候为他娶一个妻子。主人将这件事耽搁得越久，家奴就会越不满，变得不再忠心。家奴将来生下的儿子以及孙子都仍归主人拥有，尽管说主人一般不会把他们卖掉。主人或许会把他们送出去当学徒，或让他们去打工，所得收入归主人。当他们学艺满师后有了工资收入，主人仍然有权拿走他们的工资，虽说通常主人不会这么做。家奴的第四代子孙是自由人，不再属于其父辈的主人。主人对家奴生下的女儿没有宗主权，将来出嫁也由其父亲做主，当然在这样的重大的事情上，其父亲会征询自己主人的意见。

家奴的儿子或孙子也可能很聪明，读了书，而且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最后出人头地当了官。很自然地，他们会想为自己的父亲、祖父赎身。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提出的赎身费比当年卖身价还低，原主人一般都不敢拒绝。当然，这样传奇性的事情很少发生。

卖孩子为奴或卖妻子都是由于贫困所迫，走投无路。决定价格高低的是孩子的年龄、性别、容貌，女人的品行和年龄，以及当时的供求关系，通常在几元到几十元之间，最高时一两百元。1858 年，福州一个人把妻子卖了二十元钱。差不多的时候，另一个男人把他唯一的儿子——一个聪明伶俐的五岁男孩标价十六元出售。买家要买去当养子，出价到十元，被拒绝了。几年前，一个曾经在教会小学读书的男孩被他母亲卖给了戏班。去年，我的一个朋友看到一个从福州以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买来的十六岁女孩，价钱是一百元。前不久，一个聪明的十二岁小女孩被父母以四万文的价格出售。

如以上所述，男性奴仆相对较少，而丫头在富裕人家以及官员家庭中却大量存在。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小康家庭，也需要干活的人手，这里几乎家家都买了一两个丫头。据说有些非常富裕的家庭里有几十个丫头，分配给各房已婚子孙使唤。拥有六个、八个、十个丫头的富裕家庭很多。像照料婴儿、做家务这些事情，买一个丫头要比雇女佣便宜得多。尽管丫头是用钱买来的，但她们受到的待遇与西方国家的女仆差不多，区别在于她们不领工资，却也不要自己为衣食花钱。她们被当作是一项安全的投资，在主人缺钱的时候可以随时转卖变现。她们的处境比男性的奴仆要好一些，因为等到了婚龄，或再延迟一段时间，主人要为她们寻一个丈夫。出嫁之后，她们的地位就与其他妇女一样了。而男孩被卖为奴仆后，获得人身自由的机会非常渺茫，除非自己的父母后来有了钱，再把他赎回去，而这还要看主人是否同意。

作为男性家奴，他们也只在自己主人家里以及主人的亲友范围内才低人一等，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中，其地位与自由人一样。

娼妓经常被妓院主人买来卖去，价格比丫头要高两三倍。她们通常是从省内其他地方拐卖来的。有的本来是父母卖给人家当丫头的，但被无良主人转卖到妓院。这种情况如果被举报到官府，买卖双方都

会被县衙门治罪。父母亲一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卖到妓院去。

中国的家奴制与某些西方国家存在的黑奴制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相似点很少。以上描述的中国家奴制度比美国目前的奴隶制度要好得多。也许中国人是野蛮的、邪恶的、肉欲的异教徒，但如果他们知道了当前在美利坚合众国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的黑奴制度是怎么回事，再听一听那些拥护奴隶制的种种言论，他们也是会毛骨悚然的。

民间社团

文章会：童生或秀才组织了很多这样的社团以互相砥砺，提高诗文水平。每个社团都很小，由约十个互相熟悉的朋友组成，不是对公众开放的团体。童生与童生，秀才与秀才，各自组会。大约十天聚会一次，会友轮流做东。轮到做东者，在家里备下笔墨纸砚，以及烟草、茶水和餐饮。如果在晚上集会，还要准备灯烛。做东者定出此次集会的诗文题目。结束以后，他负责把会友的诗文汇集起来，送给某位高水平的学者批点评判，然后再分送给各位会友。

每次集会，每个会友都要以同样的题目做一篇文章加一首诗。有的时候，写诗作文要焚香限时，大约规定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完成。谁要是到时间没有完成，就交一点钱做罚金，这钱将充作社团活动的茶水费。限时的规定是为了训练社友习惯于快速写作，以适应将来参加科考的要求。有的社团把零星的罚金累积起来，待到有会友在科考上榜的时候拿出来作为庆贺宴会的费用。

这种诗文社与西方国家大学里的辩论社性质差不多，区别在于前者训练会友的作文能力，后者着重培养口才。

会友中哪位科场中式，根据传统，他要出钱请大家饮宴。主要不是为成功者庆贺，而是为了安抚其他名落孙山的会友。饮宴通常就选择在幸运者拜会朋友接受祝贺的那一天。他们多半会选择僻静的地方举行宴会，避开满街喧嚣的庆贺鼓乐声。这样的饮宴花费可多可少，少的大约只需要几千文，多的可以达到八万或十万文。

凉风会[1]：在夏季，有钱的中青年男子常常聚在一起纳凉消遣。他们大约每隔三五天聚会一次。由于大家兴趣不同，口味不一，都约定好由轮流做东的人决定去哪里以及玩什么。通常他们一起前往某个僻静的场所，如山上某个环境优美的寺院，享用精美的菜肴和美酒，随意打牌下棋聊天。这种休闲社团的成员全部都是男子，良家妇女不会混迹其间。

酒会：这是纨绔子弟的组织，五六个或七八个这样的年轻人趣味相投，每月聚会两三次，轮流做东。每逢聚会，从早到晚一整天在一起喝酒打牌、即席赋诗、放声歌唱，或演奏乐器。

老人会：有闲又有钱的老年人有时爱凑在一起消磨时间。他们似乎觉得与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更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口味和兴趣。这样的社团当然数量不多。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做一些中国人通常做的社交活动，如吃饭、喝酒和赌博。他们的赌博目的也许不在于输赢，而是为了消遣。正如俗话所说，老人就像小孩，喜欢玩乐。

十欢会：十数个有闲也有钱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不读书，而是集资聘请乐师来教他们演奏乐器以及唱曲。他们聚会的时候点香烛供奉音乐之神——田元帅，由轮流做东者提供烟草、茶水和餐饮。他们学习乐器和唱曲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同时也准备应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们几乎从来不会为了钱去表演，而是为了那一份受人邀约的荣耀。当有钱的朋友请他们去表演，会得到好酒好菜款待。如果他们喜欢鸦片，也经常会有鸦片招待。在各种迎神游行的队伍中，经常看到他们吹吹打打走在神轿的前面。每年正月，他们也少不了要上街表演。读书人看不起这一类玩音乐的年轻人。

---

① 译注："凉风"在福州方言里是个动词，就是"乘凉"的意思。

第二十七章　社会习俗（中）



生日

皇帝生日

皇帝的生日称作“万寿”，皇后和皇太后的生日叫做“千秋”。在这样的日子里，各省的官员都不审理罪案，惩罚犯人。一大早，官员们都来到万寿宫皇帝庙，按品级大小列队在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黄色牌匾前站好，在礼生的号令下，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从这一天的前三天起，一直延续到后三天，各衙门的官员都不处理公务，只是穿着节日的盛装饮酒作乐，在衙门里搭台演戏，戏台用五彩纸花装饰起来表示喜庆。到夜晚，大红灯笼高挂，灯笼上写着“万寿无疆”的字样。

官员生日

官员到了五十岁生日经常都会有盛大的庆贺活动，以后每逢十年整寿都要这么庆祝。有的时候，皇帝或北京朝廷某部门会特意为他颁布准予做寿的文书。例如几年前，闽浙总督满六十岁时，才第一次正式获准做寿，衙门里饮宴和演戏等庆祝活动几乎延续了一个月。下属的官员给他送了很多贵重的礼物。社会上有很多小道新闻，至今还有人记忆犹新。

地位略低于知府的海防同知想要在向总督献寿礼时出个风头，因为总督不怎么赏识他，所以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督邀宠。他准备了好几样贵重的礼品。根据习俗，部分礼品将会被辞谢退回。这个海防同知成功地从一位乡绅朋友那儿借来了一串皇帝赏赐的朝珠，非常珍贵。他估计总督十有八九要退回这串珍珠的。谁知道总督仔细看过了陈列在衙门里的各种礼品后，非常高兴，决定就留下那串朝珠和几样其他的东西，其余礼品一律辞谢。我们不难想象，海防同知以及那串朝珠的原主面对这样的结果，会是如何惊慌失措。他们以为总督应该明白，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真的就这么送人做寿礼的，只是做做样子，摆着好看罢了。因为当初说好了是借用，原主要求原物返还，不肯开出一个赔偿的价格。

其实即使原主同意折价赔偿，他又哪里能够凑出这样的天价？但如果要他去向总督说明原委，讨回这串珠子，他实在不敢想象将会是什么后果。无论怎么做，他都难逃一劫。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地熬过了好几天之后，有人告诉他这串朝珠现身在古玩街某个商铺里标价出售。此时他已顾不了价钱高低，非常高兴总算可以买回来交还给原主了。人们相信，总督当时心知肚明哪些礼品只是摆摆样子的，他故意要为难这个下属官员，把礼品留在手中几天后，再让他赎回去。这个可怜的海防同知恐怕至今还忘不了这个教训。

家长生日

中国人庆祝生日的习俗很特别，五十岁之前一般都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从五十岁开始，每年都要做寿，至少要办一次酒席招待亲友。在年龄逢十的年份，只要家庭经济能力许可，都要大操大办做"整寿"。

一家之长的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生日比其他人的"做十"要隆重得多。寿筵的丰盛程度要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经济能力相符。亲友们收到请柬后，会送来贺礼。亲戚、朋友、邻居，不论家里多穷，如果没有得到邀请，都会觉得是受轻蔑，那是很伤感情的。而收了请柬没有送礼的，也会让人觉得反常。有人送礼金，有人送一对红色大寿烛，或五斤、十斤的寿面，或是一坛酒，或是一个猪腿，或是一盘寿桃。也有人送一对红绸寿幛，上面贴着很大的"寿"字。女婿除了送寿幛，还要送一份厚礼。寿星本人以及寿星的儿子如果有学生，学生们往往凑在一起送一份很像样的大礼。根据习俗，主人要退回一部分寿礼，所以有一部分礼品其实是赊借来的。如果被主人留下了就付钱，否则原物返还。祝寿庆典讲究排场，富裕人家往往要请来乐班奏乐，搭台唱戏。

这是一个喜庆的场合，大家说话只挑吉祥的话语，要让自己高兴别人也高兴。宾客向寿星拜寿，宾主一同享用尽可能丰盛的酒宴。

其他庆生习俗

如果寿星生了病，做寿的家庭可能会为他做一个"拜斗"的法事。

这个法事的目的是增寿，当然寿星不生病也可以做。一个四角形的敞口米斗放在桌上，里面盛一些米，放几样日常用品，包括尺子、剪刀、油灯等，插着香。桌面上也撒一些米。米斗前面点七根蜡烛和七根香。四个道士各站在一个桌角旁，反复地念经、摇铃、吹号角。有时慢慢地绕着桌子走，不时停下来朝着米斗磕头。拜斗不限于做十整寿，成年人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做。做这个法事的费用通常由女婿负担。



图 110　挑着礼品的妇女

过生日的那一天吃两个煮熟的鸭蛋也是一项习俗。鸭蛋又委婉地称为“太平”，长毛叛军[1]也用这个词自称。鸭蛋圆溜溜的，象征着一切坏运气都会轻快地转过去，吃了生日的鸭蛋后，就会时来运转。另一项习俗是吃一碗象征长寿的面条。

做寿者的儿女在祖宗牌位前供三碗面条，生的熟的都可以，还经常在碗里放上鲜花。在厨房灶君牌位前也这么供三碗。这种面条每一根都很细很长，象征了子女的心愿：在祖宗和灶君的保佑下，让他们父母的生命线抻得长长的，像这长寿面一样。

家中十六岁以下孩子生日的时候，则是在儿童守护神娘奶神像前供长寿面，祈求这位女神保佑孩子平安长大成人。

在富裕的大家庭里，后辈们往往会一起来给生日即将来临的父母、祖父母做一个预备性的庆贺活动——暖寿。一些家庭里年年这么做。他们备下长寿面、一对寿烛和一盘寿桃，在祖宗牌位前点香烛上供。晚辈们依次先给祖宗下跪磕头，然后再给即将做寿的长辈磕头祝贺。

祝寿的亲友送来了寿礼，主人要以长寿面和笋干作为回礼，这是一

① 译注：指太平军。

种很重要的礼节。回礼可以在做寿的次日，也可以多等几天在一个方便的时候再回。回礼表示祝愿各位亲友也都能活得更加长久。

宗法

长房制

中国人生而自由却不平等。有少数家庭拥有世袭的特权。而在每一个家庭里，几个儿子中总有一个拥有若干特权，这如果不是法律规定的，就是传统习俗如此。

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即这个家庭的长子，拥有各项特权也承担特定的责任，尽管说家里可能兄弟众多，其中不乏更贤能者。

父母去世后，长子是厨房灶具、炊具的当然继承人，其他儿子都不能染指。家里所有的祖宗神主牌也都归长子继承，为父母立神主牌祭祀也是长子的特权和义务。其他兄弟不能擅立专门祭祀父母的神主牌。他们都只能各自立一种包括前三四代全部祖宗的综合神主牌。在瓜分遗产的时候，长子获得最大的份额。已出嫁的女儿已经不算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且在出嫁的时候已经带走了一份嫁妆，无权参与遗产瓜分。还未出嫁的女儿包括已经定了亲的，可以分得一小份财产作为将来出嫁的陪嫁。财产分配的原则是：扣除了准备留给未婚女儿的陪嫁部分后，长子算两份，其他儿子一人算一份，进行分配。例如共有四个儿子，财产总额平均分成五份，长子得双份。老家的房产总是分配给长子。如果母亲还在世，则归长子赡养。长子的责任还包括根据习俗礼仪，祭祀去世的父母亲以及列祖列宗。有的时候长子也许没有分得其他兄弟的两倍那么多，但总是分得最多的一份。

父亲去世后，长子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主持家中所有的红白喜事，在祭祀的时候作为主祭。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宗祠里，他都是这个家庭的代表。

如果家庭的财产比较多，经常会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先分了家。因为根据经验，等到父亲去世以后再分，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伤感情的

争吵，不仅造成兄弟失和，还会引起兄弟们与主持遗产分配的叔父之间的纠纷。父亲对儿子们有很大权威，如果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把财产分清楚，可以避免日后的争执。

如果家里的儿子人数不多，财产数额也不大，通常不需要这样正式地在父亲生前或死后分家。全体子孙仍然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好几代。城市里的大家庭，如果祖产很有价值，大家很难就如何瓜分取得一致的意见，也就不想分家了。在乡村，家庭财产的主要形式就是耕地、农具和牲口，经常一整个村庄的居民都是同宗的亲戚，大家的姓氏都相同。在这样的乡村里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分家，所有同宗的子孙在家族首领的领导下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中国人自古就崇尚宗亲，同姓宗亲和睦相处。不论有多少宗亲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般是各家拥有自己的居室，在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吃。

如果长子也去世了，则由长子的长子来继续当整个家庭的家长。无论他当时的年龄有多大，也不论所涉及的事情有多重要，包括实际上是关系到他的叔父或者堂兄的事情，都由他作为家庭的代表。例如家中的红白喜事向亲友发请柬，一律由他在请柬上署名。这是法律规定的，也是习俗遵守的长房特权原则。代表家庭的权利和责任都属于一代又一代的长房子孙。

立嗣

如果一家的长子没来得及结婚生孩子就死了，习俗要求为他过继一个养子作为继承人，行使所有的长房特权，就像是他亲生的儿子一样。必须由长房子孙来继承香火是不可替代的原则，亲生的还是过继的则无关紧要。

为长子过继的养子通常就是本家的亲戚，通常就是他的侄儿或堂兄弟。过继的时候要举办一个宴会。邀请所有的在世长辈、其他兄弟以及本族其他各房的家长到场。制作一份过继文书，请到场者签名作为见证人。双方当事人在祖宗牌位前焚香，过继的儿子以新的身份自称，祝祷祖宗。这样，祖宗也就成了过继关系的见证人。

各家都有一个家长，同宗的各家之上还有一个宗族的族长。当出现

内部纷争或发生了什么事，家长应付不了的时候，可以请族长出面，运用他的权威进行处理。知县在处理诉讼案件时经常要咨询相关的家长、族长的意见。根据中国的法律及其社会实践，家长和族长对其所代表的父系血缘集团负有维护风化良俗的责任。

绝嗣

家族中的某房可能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本来需要从其他房过继，但如果这一房并没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就不值得这么做。这样的家庭在最后一个男性成员也去世之后，就没有人为其直系祖宗烧香供奉。这种情况下，族人将这个绝嗣家庭的神主牌都送到当地境社庙里的一个“无嗣坛”里去。每一个村子或城里的街区都有一个境社庙。庙里都有一个无嗣坛专门接收绝嗣家庭的神主牌。宗族内的其他各房都不会关心这些与自己家庭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神主牌。中国人相信绝嗣是神谴的结果。将来没有自己的子孙可以继承香火，没有人负责为自己烧香供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担心会落到这个地步。

结拜

关系密切的朋友互相爱慕、互相尊敬，决定结拜为金兰，这种做法很普遍。互相爱慕的妇女也会结拜为姐妹。男人结拜兄弟的做法通常是跪在武圣关公的神像前发誓，或在露天的地方对天发誓，将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世代友与，如有违背，愿受天打五雷劈。结拜仪式之后，两家人在各种婚丧节庆活动中，都以亲兄弟一样的身份相待。他们在钱财上以及其他事务上互相帮助。根据他们结拜兄弟时的誓言，不论将来谁做了官，或是得了科举功名，或是经商发财，哪怕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境况天差地别，都要不离不弃，一辈子保持这样的兄弟情谊。

认干亲

另一种特殊的习俗是“认干亲”，也颇为流行。一个小孩父母俱在，却出于迷信的想法，宣布由另一个不缺孩子的朋友家庭收养。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家中的独生子，或是身体羸弱、担心夭折的孩子，认干亲的目

的是增加他健康成活的机会。这种收养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孩子不享受收养家庭的财产继承权。人们相信，有些心怀叵测的鬼神特别嫉恨前程远大的聪明孩子，总要设法害他们，致使他们在成年之前夭折。孩子父母的心愿是通过这种名义上的收养使鬼神误以为这孩子无足轻重，连父母都不想要他了，于是放过他，让他平安长大成人。同样的迷信有时促使父母把小孩剃成光头，并叫他“和尚仔”，也是装作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孩子的样子。同类的习俗是给孩子起各种污秽的贱名，希望骗过那些存心害人的恶鬼邪神。

名义上收养了孩子的朋友家庭有一项义务：在孩子十六岁成年之前，每年的腊月底和正月初、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孩子的生日，都要经过大街，给这个名义上的养子送去一些大米和一两样调味品。

饮酒

本地自酿的酒用白米作原料，有时混合使用白米和红米。红曲酿出红酒，白曲酿出白酒。有时也以甘薯或甘蔗来酿酒，从来不用葡萄。中国的酒都是蒸馏酒，像是威士忌。

民俗崇拜活动广泛使用酒类。供祖宗的时候，要斟上三五杯乃至十杯酒。如果供奉的是清一色的佛教菩萨，例如观音佛等，仪式要严格地按佛教规矩来做，则极少使用到酒类。但近年来此类宗教性的活动中酒类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广泛。供奉道教系列的神鬼普遍用酒。除了酒，供桌上经常还有三杯茶。给下界孤魂野鬼烧供的时候也都用酒。在坟头祭祀，总有酒摆在墓台上。祭祀的时候泼一些在地面上，焚化冥钱的灰烬、香炉上，或墓碑上。泼酒象征向亡灵或神鬼敬酒，动作缓慢，庄严肃穆，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喜庆活动都要有酒。生日寿筵、结婚喜宴、社团聚餐、庆贺商店开张、乔迁新居，凡正式的请客吃饭桌上必须有酒，每个席位都摆放了酒杯。平时吃饭时也喝，天天都可以喝，从来没有禁酒一说。

红酒总是烫热了喝。当宴会接近结束的时候，主人再次敬酒，把桌面上所有人的酒杯都斟满，然后把酒杯举到唇边，邀大家跟他一起喝。

所有客人都会痛快地一饮而尽，相对于他们的酒量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然后吃点儿菜，再喝一杯，如此反复再三。好酒贪杯的人则可以这样喝上二三十杯甚至四十杯。酒量小的人让斟满酒的杯子摆在面前不动，向同桌的人反复表示歉意，或者在每次敬酒的时候把酒杯举到唇边做做样子。主人一直强调由于菜肴不好吃，请客人多喝酒作为补偿，不停地催促大家喝酒，对主人表示尊敬的方法就是痛快地一饮而尽。

宴会上女宾和男宾总是分开坐，如果可能，会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女人也都普遍喝酒，但没有男人喝得那么多。女主人为女宾斟酒、敬酒。

在异教的中国人看来，没有酒的宴会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宴会。在他们的语言中，宴请宾客就说成“请吃酒”。这里的一些外国侨民请客人吃饭，他们自己不喝酒，也不在餐桌上提供任何酒类饮料。但即使这样，他们家中的中国仆人仍然说是“请吃酒”。这里不妨顺便提及，一些皈依的中国教民觉得喝酒不太好，因此在他们宴客的时候就不为客人提供酒。本地已经有好几个教民的婚宴是无酒的。如果咬文嚼字，这样的宴会邀请应该叫做“请吃茶”。

有一种两个人玩的、很吵闹的游戏叫“吹拳”①，两个人同时向对方出示一只手，用手指头表示一个数字。伸手的同时嘴里叫一个数字，嘴里叫的数字正好等于两个人手指头表示的数字之和为胜者。输的人罚喝一杯酒，然后再继续进行。如果两人都没有猜中，就重新再来。如果两人都猜中了，各自喝一杯。玩这游戏的用意似乎就是尽量让对方多喝酒，直到喝醉。中国人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喧闹声很大，游戏双方都在酒精的作用下显得越来越激动。经常同一个房间里，甚至是在同一张餐桌上，有两对、三对、四对同时在玩这个游戏。

另一种酒桌上的游戏是“行酒令”，这是读书人喜欢玩的，文雅得多，没有那么喧闹。玩这种游戏与西方人在宴会上祝酒有一点儿相似，文化修养越高的人玩起来趣味性越强，这是一种争奇斗巧的文字游戏，

① 译注：作者写为 blow fist，其实就是“猜拳”，福州话“猜”的口语音如“吹”。



也是比试思维敏捷与否的智力竞赛。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活跃饮酒气氛。其最常见的结果也是愚蠢地醉倒。

礼尚往来

在送礼和收礼方面，经常有“有口无心”或“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表面上一种意思，实际上是另一种意思。话说得好听，心里却别有企图。有很多人送来礼物是为了炫耀，为了在亲友邻居的圈子里赢得慷慨的好名声。例如甲给乙送一份礼，甲嘴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是特意为你买的”，“你要是不收下我可要生气了”如此诸类的话，心里却偷偷地希望乙不接受。朋友送的礼品如果是两样东西，一定要收下一样，道谢退回另一样。如果礼品中包含四样东西，要退回两样甚至三样。如果一份大礼包含了八样东西，非常风光，道谢再三后却大部分都要退回。收礼者一定要根据送礼者的真实愿望来决定留下多少退回多少，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如果你把所有的礼物都留下了，一定会让送礼者很生气，心里暗暗骂你缺乏教养，不知礼数，不懂人情世故。

由于事先不能准确地估计哪些礼品会被对方留下，哪些又会被退还，如果退回来，这样的东西放在手上也没有用，所以礼品经常只是借来的或租来的。如果被对方留下了，就折价付给原主。如果退还了，就原物奉还。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只从商铺里拿来订货单作为礼品，例如挂面若干、一对蜡烛或一只火腿等。收礼人如果接受了，可以去店里取货，由送礼人去付账。退回礼物一定要附上各种各样表示感谢的话。这样一份并不打算让对方全盘收下的礼品叫做“看马”。

以上介绍的是在送礼和收礼方面通行的习俗。人们并不是按照自已的真实意图行事，而是为了显得慷慨、好看，或多或少地作假。由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谙这一套习俗，所以也没人觉得上当受骗。

需要送礼的情况很多，以下拣几种重要的略作介绍：

当某人即将启程去外地做生意或上任做官，亲朋好友要送他一些“路菜”，如枣儿、茶叶、火腿、笋干等。一份礼品可以是两样，或四样、六样、八样东西，放在一个大筐里，由两个挑夫从大街上招摇地抬

过去。挑夫可以指望得到可观的赏钱。如果某人是去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礼品中要包括馒头、粽子和一只鹅。这些东西都有吉祥的寓意：在福州方言里，馒头叫做“包”，粽子的官话音与“中”相似，“鹅”字的方言读书音与一种神话中的海洋生物“鳌”[1] 同音，人们用“独占鳌头”表示科考中状元。礼品中还特别包括了徽墨和湖笔，这都被认为品质最佳、价格最昂的文具。

从外地经商、做官或科考后返回家乡，要准备礼品带回送给亲友，礼品可以是旅居地的土特产以及丝绸布料等。如果有钱，分赠各位亲友的礼品价值要与当初出门时他们赠送的路菜相当。如果没有这么做，会被认为不懂人情世故。

根据习俗，亲友们收到回乡者的礼品，要回赠一份礼物，这叫“脱靴礼”，包括一只鸡、夹肉面饼，或一只猪脚，用意是让这位旅途劳顿的朋友美美地吃一顿以恢复精力。没有收到回乡者馈赠的亲友也不送脱靴礼。如果他们要送礼，也不叫脱靴礼。

送生日礼一般的做法是根据对方的需要和愿望去置办礼品，可以选丝绸布料、古玩、珍珠、玉石、高丽参或精美的鸟笼等。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及时准备礼品，也都可以直接送钱，让对方自己随意买喜欢的东西。普通百姓一般不会送价值非常高的礼物，但士绅、富商、官员往往给地位比自己高的对象送贵重礼品。官场中上级从来不给下级送礼。下级送给上司的礼金或礼品的价值从几元到数百元、上千元的都有。

在生日、婚礼等喜庆的日子里，有钱家庭的女主人往往会邀请一些闺中好友来家里住上一两天，一起饮宴、打牌，享受中国式的愉悦时光。根据习俗，在这些女宾回家的时候，女主人要从街上买来各种糕饼点心送给她们，每人送两盒、四盒或八盒都可以。也许就住在附近常来常往的朋友不必介意，但第一次来家里做客的女宾是一定要这么送的，否则女主人会被人认为不懂礼节。第一次来做客的亲戚男孩通常也会得到一份这样的礼品。

---

① 译注：皇宫大殿前石阶上刻鳌，考上状元的人可以踏上它的头。后来用“独占鳌头”比喻占首位或取得第一名。

家里有喜庆活动，向亲友们送去正式的请柬，收到请柬的亲友们要回帖贺喜，并附上一份礼金。礼金必须装在一个红色的封袋里，上面再贴一个写着送礼者名字的红纸条。男女都可以送礼金，如果是妇女送的，在封袋上会写几个字，表示这钱是用来买化妆品或水果的。礼金的数额从几百文到几千文不等，视双方的关系性质及经济能力而定。如果某家有特别的喜事，例如生了第一个男孩之类，亲友们经常会要求这家人请客庆贺一番。主人家通常会出钱请戏班来演戏，然后宾主与戏班艺人一起饮宴。

每年有三个重要的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和冬至节，习俗要求已出嫁的女儿给娘家父母送礼，下级官员给自己的上司送礼，这也是朋友之间互相送小礼品的时候。五月端午节的礼品中一定要包括一定数量的粽子，官员送礼还要有火腿、海参、鱼翅等。八月中秋节送月饼，有钱的家庭再加上一两只鸭子，官员再加上一坛酒。十一月冬至节送的是米粉制作的汤圆，代表幸福美满的祝愿。



图 111　两人抬一坛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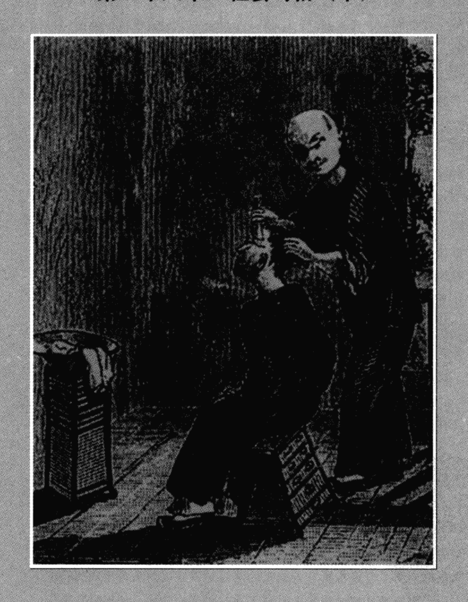
在除夕将至的时候，亲朋好友互相送礼，商人给客户和伙计送礼，学生给老师送礼。官员给自己的长随、师爷送礼。米粉和糖蒸制的年糕

每个重达十斤至三十斤，大量地作为过年礼品送来送去。官员们的礼品中还有从山东运来的苹果和梨、风干羊肉和板鸭，以及各种北方出产的美味食品。

根据本地的习俗，夫妻婚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幸福的丈夫要在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妻子娘家的父母，并同时或稍后一些送上一份“报喜礼”。如果女婿的经济状况还不错，这份礼品总是比较厚重的。礼品中一定要包括一坛好酒和一笔礼金。酒坛通常是由两个挑夫抬着走的，酒坛脖子上系了一个纸条，纸条垂在下面的一头剪成流苏状，从纸的颜色可以看出新生的婴儿是男是女。如果纸条是黄色的，那就是个男婴；如果是红色的，则是个女婴。以这种默认的标记公布婴儿性别，是这一习俗最令人称奇之处。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也会回赠一份礼品。



第二十八章　社会习俗（下）



剃头和辫子

除了道士与和尚，一般人包括官员的脑袋每隔十天半月就要用剃刀刮干净，只留下头顶后部圆圆的一块，任头发无限制地生长，编成一根三股辫，自然垂在背后。辫梢扎上丝带以免散开。有人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够长，辫子不够好看，花很大的精力把别人的落发细心地织进自己的辫子来加长。有些人的目标是要留出一条几乎长及地面的辫子。做事情的时候长辫子碍事，有人就把它盘在头上，或缠在脖子上。但在上司或雇主面前，辫子像这样盘起是失礼的表现。


图 112 剃刀

道士可以像其他男人一样剃发，也可以完全不剃，他们的长发从来不梳成辫子，也不垂在背后，而是在头顶上梳成一种特殊的发髻。和尚的头要刮得光光的，根据佛教的教义，和尚已经了断尘缘，放弃了世俗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头发也不要了。女性除了尼姑，法律都准许留头发，而且不需要梳成辫子。尼姑必须剃光头，也是十天或半月剃一次。

普通中国百姓的这种发型既不是一种宗教习俗，也不是汉人原来的传统。1644 年，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坐上龙椅后，为了证明全体中国人都已经屈服于他的权威，下令全国男人都要剃头，只在头顶留一绺长发梳成这种满族的辫子。汉人原来在汉族皇帝的统治下，已经形成了留满头长发束在头顶上的习俗。不难想象，突然要他们都剃了头，脑后晃荡一根小辫子，他们很不情愿服从这样专横的命令，但终于还是逐渐地实现了这个变化。满清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在位的时候，福州还很少有人剃头留辫子。据说起初谁先剃了头，官府奖励他一两银子，一段时间后这个奖励削减为半两，再减为一钱。再后来，奖品变成一只鸭蛋。最后索性连鸭蛋都不给了。要求所有人剃头的法令并不是以杀头为手段强行实施的，但不愿意顺从新政权的人受到了官府明显的歧视。他们打官司一定输，参加科举考试肯定落榜。而那些顺从地剃了头的人则受到照顾。不止一两个骄傲的绅士断然拒绝屈服于这种的外族习俗，结果不仅失去

头发，而且掉了脑袋。有人幽默地评论说，他们是“被头发吊死的”。即使到了漫长的康熙王朝终了时，让所有男人剃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在康熙之后的雍正年间，明朝的束发终于彻底成为历史，让位给满洲的剃头加发辫。从那时起，这种发型成了中国人受满洲鞑靼王朝奴役的标志。像欧美男人那样剪短的头发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图 113　剃头

以上所述可以解释，控制了中国中部的叛军领袖为什么要求他的部下以及叛军控制区内的民众都留起长发，束在头上。他们声称那是汉族的传统，前明朝的发式。留全头的长发象征着对北京的鞑靼人朝廷的反叛。本地人提起这股叛军，就是称他们为“长毛匪”。没有一个人胆敢留着汉族传统的头发，公然出现在福州或任何北京朝廷控制地区的大街上。在长毛叛军控制的区域内，也没有人敢剃头留辫子。在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满头的长发表示：“我拒绝接受鞑靼人的统治，我不是亡国奴，我是一个自由的中国人。”而剃头留辫子则是在说：“我不是一个自由人，我甚至无法自己决定留什么样的头发。我不隐瞒我的政治地位，我的头发就说明我是满族皇帝的奴隶。”把头发都剃光了的，表示他是一个佛教和尚；把头发绾在一起的，表示他是一个道教修士。看一看中国人的头顶，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立场或宗教派别。这有些像在西方国

家，看一个人的衣领的颜色，或其服装的款式和颜色，就可以大致推断他的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

在满清政权控制下的南北汉人现在似乎已经习惯了剃头梳辫子的外族装束。他们费尽心机地保持辫子整洁好看，仿佛这不是屈辱的象征而是一种荣耀。显然他们已经完全忘了当初是怎么沦为亡国奴，被强迫接受这种发式的。二十多年前，广州一家报纸上有文章提出，现在如果要让中国人恢复为明朝那样的汉族发式，恐怕需要当初强制推行剃头梳辫子一样的暴力手段。在统治者的权威和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在近两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么剃头梳辫子，不论这种发式来自何处，当初是怎么推行的，现在都已经成为受到尊崇的时尚。

境社

大王庙

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属于本社区居民的境社庙。除了这样的境社庙，本境范围内经常还有几个其他的庙，如妈祖庙、关帝庙等。

境社庙里供奉“大王”，是专门照顾本境居民的利益的神衹。通常还都配一个“娘娘”神像并排坐着共享供奉。境社庙里总要安排一个位置摆放“娘奶”的神像，这个女神在已婚妇女中非常有人气。娘奶周围还有好几个“婆官”——她的女性助手。大王也同样被他的众多部将扈从环绕着。这些主神的助手或扈从通常画在庙内的各处墙上。境社庙里都有一个供演戏酬神使用的戏台。

大王在冥界里地位不高，大约相当于阳世间的村长。境社香会常在正月或三月募集资金，请几个道士来做法事，恳请大王和火神保佑本境平安，免遭瘟疫，一年中生意兴隆。年终的时候，再举行一次法事，酬谢大王一年中给予的种种保佑。境内各户居民平日里也总要到庙里烧香上供。

在乡村，每年正月，村民们都要抬着大王在乡里四处巡游，敲锣打鼓非常喧闹。在城区内的境社庙通常不做这样的迎神游行，而是在庙内

组织各种崇拜活动。

境社庙的神祇过生日的时候，境内居民集资庆贺，包括准备了大量的荤素菜肴。酒菜先在大王、娘奶等神灵座前上供，然后端上餐桌供几十个、上百个客人食用。到了晚上，通常还请戏班来演戏。

除了庆祝神诞日，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以及其他一些日子，也都作各种崇拜仪式并演戏酬神，其费用都是境内居民乐捐的。捐资者有的是为了还愿，有的是家中有了什么喜事，借这个机会谢神。演戏的过程非常喧闹，拼命敲打锣鼓，燃放鞭炮，观众大声喝彩，令那些住在境社庙附近的外国人觉得难以忍受。



香会

境社庙的香会成员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他们通常来自社区内最有势力的家庭，为首的叫做“香头”，或“福首”。香会负责料理庙内的各项崇拜活动，根据年内饮宴、演戏等各项活动的预算向本社区的居民派捐。如果他们无法收集到足够的款项，香头或是各位理事就要自己掏腰包补齐。香头通常都是由社区的首富担任，必要时可以拿得出这笔钱。

境社庙的派捐不是居民的法定义务，但出于公共意识，只要拿得出，各家各户都会很痛快地交这份钱。交了全份钱的家庭可以派一人参加庙里的聚餐。交与不交，都可以去庙里看戏。那些境况比较好的社区都会在正月十五之前，连续四夜在境社庙“点灯”、“伴神”，在香会主持下，先备酒菜供神，烧香点烛焚化纸钱，然后大家聚餐饮酒。庙里各处悬挂许多巨大的各色灯笼，灯笼上写着祝贺新春的吉祥话。这些灯笼形状各异，有的像条鱼，有的像大鼓，有的像铜钟，有的像花瓶，有的像橘子，不一而足。这些灯笼要一直挂到正月二十九。每年的这个时候，各行各业的人都从日常事务中脱身出来，大家抓紧这个机会寻欢作乐，放松一下。

有的人家在过去的一年中有特别重大的喜事，比如某个子弟科考上榜，或家里添了男丁，或刚从别的地方乔迁到本地的新居。除了交纳伴神的派捐外，这样的人家要向香会另外交一笔“喜金”。例如某甲家里

去年添了男丁，他要给庙里的娘奶送一对“喜烛”和一桌子的“喜碟”，每个碟子里盛一点儿花样不同的菜肴。另外他还要交上一份喜金。香会在节前会给这样的家庭送去一张写在红纸上的礼单，贴在门上，上面列出该家庭需要提供的供品和喜金的数额。对一个事业顺利的生意人来说，出这一份喜金不在话下；但对于靠每日劳动维持生活的家庭来说，尽管他们确实感到喜悦，而且同样真诚地想要表达这一份喜悦，但却很难负担这份喜金，除非香会事先已经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做了适当的减免。

境社香会经常会为了本境的利益，运用自己的影响制定一些乡规民约。例如规定某段时间内不得在街上聚众赌博，不准在某些地方停放轿子等。这些规定往往具有法律一样的效力，没有人硬要与邻居街坊们对着干，因为那样一定会招致众怒，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这种乡规民约有时可能具有很大的强迫性，足以对某些人造成伤害。例如，在粮食短缺、粮价高企的时候，好几个毗邻的村庄都分别禁止了本地的富农和粮商把手中的粮食卖到外地去谋利。如果发现他们有偷运粮食的行为，一律强行夺走。做这样的规定是怕外地的投机商前来抢购，进一步哄抬价格。几个毗邻的村庄都下了这样的禁令，囤积居奇者就无空可钻，只能把粮食卖给本地乡邻，否则就要一直捂在手上直至粮价回落，禁令解除。粮商即使把这事情告到官府去也没有用，官府肯定会同情和支持村民团体。

乡老

说到社区，应该提一提乡老。在富足的社区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根据社会习俗享有一定的特权，在社区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有人告了乡老的状，知县不会简单地派衙役去抓他们，而是客气地请他们来协助解决问题。在 1850 年，有一处村民抗议官府把郊区的一块地租给洋人。知县贴出了文告，说明洋人租用这块地是受国际条约保护的，民众不得继续骚扰。但很快这个文告被暴民撕了。知县把当地的乡老请到县衙门来，严厉地质问他们是否在谋反。他们被吓住了，赶快矢口否认。县官接着警告他们不得再去骚扰洋

人，然后让他们回去。从此当地的村民再也没有任何抗议的举动。

由于年高，他们不再继续劳动了，但身体还不错，又有很多闲暇时间，这些老先生对社区内的各种事情都特别热心，不管别人是否乐意，凡事都要插一手。谁也不敢惹他们，漠视他们的存在。在社区范围内，哪里有什么红白喜事，他们都可以不请自到。哪家举办寿筵、喜筵或庆贺子弟科考上榜，他们都可以不经邀请就送来一张贺帖，附上一点钱，或送一副贺喜的对联，然后不管主人是否愿意，自己就来赴宴。对于年轻一些的人来说，这种行为是社会习俗不能容忍的，但乡老就有这样的特权。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对这样不请自到的乡老是绝对不能拒之门外的。

麻风

福州城的东门和西门外各有一个很大的麻风病人养济院，每个养济院里都有两三百个麻风病人，俗称“孤老”。政府救济款发放对象的名额有限，死一个再增补一个。人们都说朝廷下拨的养济款被过手的官员层层贪污，最后落到麻风病人手中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每个受救济的病人每个季度得到一千文至一千五百文不等。

每个麻风院都有一个“麻风头”，他本人也是患者，或至少名义上是。麻风头管理那里的日常事务，并定期向县衙门报告死了多少人，又新进了多少人等等事项。遇有他无法处理的事情就必须向知县报告。麻风头对其管理下的麻风病人拥有很大的权力，规则非常严厉。谁敢不听话，屡次违反他的规矩，就会遭到痛打，甚至打死了官府也不闻不问。据说当麻风头十分有利可图，个个都很有钱。

麻风院里的病人男女分隔在不同区域，但夫妻允许住在一起。有的是丈夫患上麻风，被送入收容院，健康的妻子情愿随丈夫一起入院。麻风院看上去像一个围墙包围内的村庄，有一两条街道，几家商店和一所学校。富有的病人可以自己出钱在院内租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院内的麻风病人允许结婚、生孩子。这里有一种说法：麻风病在夫妻间不会互相传染。男人不会把病传染给女人，而女人会传染给男人，但他的丈夫

除外。

麻风病人又根据病情分成“干癞”和“湿癞”两类。干癞者的周身皮肤还是干燥的，也没有游走性的疼痛。湿癞者的表皮溃疡、渗液，而且身体的一部分或全身发生游走性的疼痛。这两类病人在食宿上要隔离，分住在院内的不同区域。如果注意饮食，适当用药，有些湿癞可以转变为干癞。湿癞病人的样子特别肮脏、恶心、可怕。没有人愿意接近、帮助一个贫穷的湿癞病人，他们的命运特别凄惨。



图 114　麻风病人

任何人被发现患上了麻风，根据惯例，不论他地位高低、有钱没钱，都要马上送到麻风养济院去，在那里登记上册，住上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他的邻居绝对不同意他继续住在自己家里。病人入院的时候，都要给麻风头交上一笔钱。如果病人很穷，他的街坊邻居会很乐意为他凑集这笔钱，以保证及时把他送走。麻风头收的这笔入院费从几元钱至三四十元不等，要视病人的经济状况而定。

有些有钱有势的家庭会刻意隐瞒家中有人患上麻风的事实，把他藏在家中，不让任何可能走漏风声的人接近他。如果街坊邻居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就会告诉在街上行乞的麻风病人，他们再向麻风头报告。有的时候，病人家庭可以通过向麻风头行贿一大笔钱把事情摆平，尽管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约二十年前，南台就有一个很富有的人不幸患上这种疾病，他向麻风头送了一千两银子，以求得让他继续住在自己家里。由于他有钱有势，街坊邻居们也无可奈何。最后这个人就是死在自己家中。

关于麻风病的起因以及病人送往麻风院后如何救治，无疑有很多迷信的想法和做法。人们一般都相信，如果麻风病人没有马上送入麻风

院，他的左邻右舍就很可能被传染上。当病人离家前往麻风院时，麻风头会在他的邻居家门上插一枝带有绿叶的树枝，因为人们相信麻风病通过某种飞虫传播，那树枝能够驱除这种飞虫，也有人认为它是能够吸引飞虫落在上面，总之，病虫不会飞入屋内。树枝将在门上保留三天，这头三天据认为是最危险的时期。屋内的人家在这三天内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据说火光和烟气会招引这种可怕的病虫。三天之后，麻风头回来取走门上的树枝，到那时危险已经过去，屋里人才可以自由地呼吸。麻风头来取树枝的时候要收一点钱。普遍的印象是，麻风头知道某一种药可以预防麻风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他人，但他不告诉别人究竟那是什么药。有钱的病人向他付钱购买，则要用多少有多少。可以肯定，麻风病人住进麻风院后一段时间，就远不如刚刚发病时那么令人恐惧。人们似乎并不担心从已经入院治疗的病人那里受到传染。他们并不回避与已经进入麻风院的亲友或原来的邻居、街坊打交道，甚至不害怕与他们一道吃饭、住宿。在福州的城里城外，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可以见到麻风病人在街头乞讨，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看上去十分可怜。有钱的麻风病人有时可以从麻风院回家探望，小住几天。病人在麻风院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没有发展成湿癞，可以永久性地搬回家居住，过正常的生活。

没有钱的麻风病人过着一种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他们必须上街乞讨来弥补官府救济的不足。他们没得病的时候其命运就不值得羡慕，得了病更是凄惨。各麻风院都有一个不住在院内的大夫，但看病买药都要钱。麻风病人死后都要火化，不能埋葬。人们相信只有火能消灭致病的飞虫，如果没有将麻风病人的尸体烧掉，周围的居民以及过路人仍可能受到传染。

麻风院本来就不是为提高麻风病人的福利而设立的慈善机构，而是公众的自私动机和迷信想法的产物。设立麻风院的目的不是为了救治那些院内的可怜病人，而是把他们隔离起来，以防其他人受到传染。有钱人为麻风院捐钱捐粮食被认为是积德行为。在某些产粮的村庄，每年两季稻谷收成的时候，富裕的农户向麻风院捐粮已成为传统。这些粮食送到麻风院，由麻风头分配下去。麻风头还会跟一些商家、钱庄达成协议，根据他们的生意性质和经营规模捐出一个适当的数目，麻风头则保



证麻风乞丐在一段约定的期间不会上门乞讨。麻风乞丐都会遵照麻风头的安排去做，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有节日庆典、红白喜事、为节孝妇人立牌坊这一类的事情，麻风病人都会成群结队地上门乞讨，除非东家事先与麻风头达成了协议。麻风头以上述方法得来的钱和粮食除了留一部分作为公共事务的开支，其余都分配给院内的病人。当然，麻风头从来不会忘记为自己也留下可观的一份。

麻风院里也在年中各个特定的日子举办民俗崇拜活动，由院里出钱。例如农历七月在西院举办普渡，三月清明节做施食，麻风院内供奉的各位神灵的诞日以及院外社会上普遍庆贺的神诞日也都有相应的活动。

1859 年秋季，我们访问了东门外的麻风院。看到那么多可怜的麻风病人聚集在一起，那种悲惨的景象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也让人难以忘怀。我们被告知那里住着近四百人，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女性。我们见到了三四十个在院内出生的男女孩子，据说大一点儿的孩子都外出乞讨去了。那里的人告诉我们，患麻风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小时候可能不会出现症状，因此有些孩子被外面的亲戚带出去抚养了。一个老人说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被送进麻风院，在里面整整生活了五十四年！

乞丐

福州的乞丐非常多，男女老幼都有，有瞎的、瘸的，其他残疾的，患麻风的。有的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也有身强力壮的，其中肯定有些人是因为懒惰不去劳动，但部分原因是乞讨可能比劳动收入还多。瞎眼的乞丐从住处上街乞讨常常成串地走，领头的一个不瞎，后面的瞎子一个接一个，都用一只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膀上慢慢走。

乞丐们经常成群地聚集在商店门口，大声呼叫可怜，在地板上、柜台上拍打，或者把锣敲得震耳欲聋，仅仅为了讨得一个铜板。身强力壮的乞丐只要一个人，凭着嗓门和敲打的工具，就能制造出足够的喧嚣，以打断店内正在进行的生意。店主人出于无奈，扔给他一个铜板以求自保，他拾起铜板后，再转到下一家如法炮制。有的乞丐随身带着一条驯

养的蛇，缠在身上，或抓在手中；有的乞丐躺在店门口的街上拿一块大砖头不断地砸向自己的身体，以博取同情；有的驯养了猴子做一些逗人笑的小把戏；也有的走进商铺打着竹板唱曲，有唱官话的，也有唱本地方言的。他们身上的衣裳破破烂烂，而且脏得令人作呕。有的衣不蔽体，或只在肩上或腰间扎一领破草席。许多乞丐手里拿着一个碗，有的在脖子上挂一个旧布袋，把捡来的、要来的东西都装在里面。



图 115　乞丐

城内外的乞丐都有乞丐头管着。乞丐头有好几个，各自占据一块领地，他们的名字在县衙门上了名册。乞丐头不是由乞丐们推举出来的，而是老早以前官府指定的。官府不愿意直接与乞丐打交道，就从那些资格最老的乞丐中指定乞丐头。现在，乞丐头已成了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特权。他们自己早已不再上街乞讨，而是靠官府的津贴和恩宠生活。其中有些人很有钱，日子过得很滋润。他们事实上是乞丐王国的统治者。

乞丐头可以与自己领地内的商铺、货栈、钱庄达成协议，由这些商人拿出一笔整数，乞丐头可以保证本地的乞丐在一段约定的时间内不再上门打扰。僧人化缘、外地来的流浪乞丐等不在此限。乞丐头会根据各店家的经营状况提出一个数目，少则几元，多则一二十元。店家交了这钱，就可以得到乞丐头写的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弟兄们不得在此打扰”。店家把这纸条贴在店门口的醒目处。乞丐头拿了钱，名义上是要分配给手下的乞丐，当然会给他自己留下可观的一份。店家与乞丐头达成这种协议以后，如果再有本地的乞丐上门乞讨，就可以指着这张条子把他们赶走，碰到赖着不走的，可以叫伙计把他揍一顿。如果没有与乞丐头达成协议，店家是不敢随便打本地乞丐的。那些一再违反乞讨禁令的乞丐也会遭到乞丐头的痛打，即使打死了官府也不会来过问。

没有跟乞丐头达成某种协议的店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有乞丐上门乞讨。店里的伙计会用最恶毒、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但从来不会动手打人，也不会强力推搡他们，除非发现乞丐还企图偷窃或违反了某些公认的行为准则。如果店家对待乞丐的方式太过分，乞丐会变本加厉地大闹一场。乞丐不需要顾及名声也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而他受到的侮辱、损伤都会得到现金回报，所以双方闹大了他总是赢家。店家最后不得不妥协让步，满足他的要求以息事宁人。

乞丐也有乞丐的规矩，他们可以守在路边向过路者乞讨，或是到沿街的商铺去乞讨，但不能到居民住宅去敲门。例外的情况只是在居民家有红白喜事的特殊日子里，办事的人家总要花钱搞点儿排场，除非这家人事先与乞丐头作了交易，这种时候习俗允许乞丐上门请求施舍。如果事先向乞丐头交了钱，也会得到一张红纸条贴在门前，而且乞丐头会派来一个兄弟守在那里，帮助主人驱赶其他前来乞讨的乞丐。在这个期间，主人要为这个临时的乞丐门卫提供食宿。

富裕的人家送棺木上山落葬，或在清明时节祭坟，除非事先与乞丐头达成了协议，否则乞丐总会闻讯而至。通常主人家要掏出一笔钱分给他们，才能在办事的时候不受干扰，保持一种必要的肃穆气氛。中国人举行葬礼总要先请算命先生择一个吉祥的好日子。乞丐就利用这一点算准下葬的日子前来骚扰，希望发一笔小财。1857 年，一个本地教民下葬，一大群乞丐、麻风病人蜂拥而至，围着墓地，要求主人家拿出两万文来打发，否则不让棺材下葬。有一个乞丐甚至跳入墓穴赖在那里，使得棺材放不下去。葬礼因此耽误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乞丐才发现这家人不比寻常，并不在乎下葬的时辰，他们的敲诈很难得逞，最终同意拿八百文分了了事。棺材终于得以放入墓穴。

每逢举办排场豪华的普渡，总有大群的乞丐云集，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大喊大叫，要求高额施舍。所以主办者往往事先跟乞丐头打了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乞丐必须安分守己，满足于从乞丐头那里分到的那一份钱。

福建的水稻一年两熟，一次在农历六月，一次在十月。根据惯例，乞丐可以每年两次在新谷上市的时候到米店乞讨。每家米店在这个时候

总要向群集在店前街道上的乞丐施舍数千文钱或等值的大米。在收成的时候，乞丐也会跑到附近乡村向富裕的农户讨米，通常也总会得到一些施舍。

龙凤

龙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也在普通民众的思想感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龙腾云驾雨的神力得到中国人的高度赞美和崇拜。

五爪金龙是皇权的象征。没有得到皇帝的特别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擅自使用。五爪金龙代表皇帝，皇帝代表帝国，五爪金龙就是国家武力的象征，是国家的保护神。

中国皇帝把自己当作真龙，四足都有五个爪子。皇帝的正式朝服叫做“龙袍”，他的宝座叫做“龙椅”，他的床叫做“龙床”，他的外表是“龙颜”，眼睛是“龙目”，胡子是“龙须”，他用的笔叫“龙笔”，他的身体叫“龙体”。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里打趣说：“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老龙缠在中国皇帝身上，狐假虎威地获得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崇拜。”



据说真龙从不向凡夫俗子完整地现出全身。它总是被云雾缭绕着，通常总是见首不见尾，或见尾不见首。龙应该算是一种最大的鱼类，总是在有水的地方出没。据说渔夫和海边的居民偶尔会见到龙浮出水面或潜入水底。龙的形象身上有鳞片，没有耳朵。额头上有两个翘起的角，也许它的听觉器官就在这两个角上，人们比较肯定龙是用角来听声音的。

在发生干旱的时候，人们向龙祈求下雨。不论是皇帝还是普通百姓都祈求它赐予必要的自然元素——水。听说在北京有一座很大的龙王庙，庙里有一口井，井口上覆盖一块大石板，石板的底面上刻了一条龙。这块石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仅被移动过一次，就是怕惊扰了龙王，使它生气，降灾给周围的地区。在嘉庆年间，北京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干旱。皇帝多次亲自祈雨，但也没有结果，似乎龙王对天之子的谦卑

祈求不屑一顾。嘉庆皇帝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半滴雨，最后急了，下令掀了井口上的石板。石板一掀开，大雨就从天而降。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之后，皇帝谢了龙王并要求雨停下来，但大雨仍然下个不停。到了第六天，皇帝再次向龙王谢降雨之恩，大雨仍然没停没歇地下。到了第九天，皇帝才醒悟到这大雨恐怕是他下令掀井口石板造成的后果，于是谦卑地为自己的莽撞向龙王悔过。大雨就这样骤然停了。

黄色的皇帝诏书上有双龙戏珠的图案。六七年前，朝廷特许在福州开办的官方银行发行钞票。票面边上印有五爪神龙的图案。听说皇帝在颐和园乘坐游玩的游艇船首雕刻成一个龙头。

皇帝把五爪龙作为自己的专用标志，官员和一般百姓在某些场合如果要用龙的形象，用的是四爪龙。例如四品以上官员的官服上绣的就是四爪龙，他们的祖宗神主牌上也是刻四爪龙。省贡院有一个大门叫做“龙门”。福州的文庙大成殿正门前有个石砌的斜坡，上面雕刻了一个龙头。福州夏季迎五帝送出海的纸船也都有一个咧着大嘴的龙头船首。五月端午节划龙舟，船首也是刻成龙头状。正月街上“舞龙灯”。有些迷信用的纸符上面也画龙。

皇帝是龙，皇后是凤凰。有人说这种鸟只在三千年前飞到中国来两次。除非是一些习俗允许的特定场合，一般百姓不得乱用凤凰的形象。例如婚礼中洞房里点的龙凤烛、分给女方亲友的龙凤礼饼、两家订婚的龙凤帖上，都有这两种动物的图案。也许还有其他某些特定场合，习俗和法律允许普通百姓使用四爪龙和凤凰作为吉祥物，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百姓可以随意私用龙凤形象，否则要吃很大的苦头。几年前在福州有一家钱庄私自在自己发行的银票上印了凤凰图案作为装饰，结果遭到控罪，说他擅自使用象征皇后的图案以谋私利，被官府狠狠地敲诈了一大笔钱，最终导致破产。

第二十九章　其他习俗



杂耍

在福州有不少靠表演杂耍谋生的街头艺人。有的变魔术，手法敏捷，如果不懂得它的秘密，外人实在看不出他是怎么变的。也有的表演需要大量练习的杂技，那些玩法大多数人也多少能做一些，只是不能做得那么纯熟而已。以下挑几种最常见的杂耍略作介绍。

有的艺人仰天躺着，用脚底转动一个大水缸。有的艺人头顶一个点着蜡烛的烛台，手里打竹板，嘴里还能唱小曲。有的艺人嘴里衔一根短竿，竿尾端上立着另一根短竿，上面再顶一个不停旋转的盘子。这个把戏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艺人能够轻容易地让盘子转得飞快。



图 116　街头杂耍艺人

有时在街头可以看见一个艺人拿着三五个直径约七八英寸的铁圈，他一个又一个地把铁圈抛起，在铁圈落下时接住，铁圈似乎就一个接一个地串在一起像一个链条。他可以用各种花样抛铁圈，从来不会失手。这个把戏总是引来许多路人围观。另一个艺人抛三个鼓槌，他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抛，总是保持两个鼓槌在空中，每接住落下来的鼓槌时就顺手在面前的鼓上敲一下。有时他换成抛三把菜刀，抛菜刀的时候不打鼓。

有个艺人的表演把整个街道都占住了，行人无法通过，或者说没有人胆敢通过。他玩一个好几斤重的铁秤砣，秤砣上拴着两三丈长的绳子。绳子虽细但很结实。玩法是他将秤砣沿着齐脖子高的平行线猛抛出去，然后用手中的绳子猛地一牵，秤砣又直线飞回来。他敏捷地躲过身子让秤砣飞向相反的方向，然后再猛抽绳子让秤砣再飞回来。这个把戏的可观之处就在于秤砣是沿着齐脖子高的水平直线飞快地穿过表演人站

立的位置飞来飞去，如果只是扯着绳子抡秤砣绕着转圈就没有意思了。如果他在表演的时候如果步伐一乱，没有及时躲开，肯定撞得脑浆飞迸。如果旁观者不小心被秤砣击中，也难逃过同样的结果。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艺人玩过了把戏，就要向观赏者讨点儿赏钱。

中国观众认为最精彩的节目是“杀子种瓜”：艺人表演用剑劈断了他儿子的手和脚，将他杀死。然后，将残肢都放在地上，盖上一块毯子。再揭开毯子，观众发现残肢都不见了。把一颗瓜子种入花盆，盖上毯子，揭开时观众看见地面上长出个大西瓜。如果观众要求他再让西瓜变消失，他就再把毯子盖上，过一会儿后揭开，西瓜果然也不见了。再盖上毯子过一会儿，再揭开时，观众又看到了刚才分明被大卸八块的孩子仍然活着，而且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

这个艺人有时候表演的节目是这样的：用一张普通的纸剪出一个小门和一个小人偶，放在毯子下面，过一会儿掀开，剪纸不见了，变成了一碗菜。观众递给他一个空瓶子，他将瓶子也塞到毯子下面，过一会儿取出时，瓶子里装满了酒。

另一个艺人表演的魔术是“嘴里穿针”和“吞铁丸”：他站在场子中间，浑身上下只穿一条裤子，有个小孩做他的助手。艺人陆续把好几枚普通的缝衣针放进嘴里，然后另外又将几根线也塞进嘴里。过一会儿，他从嘴里把线拉出来的时候，针已经都穿在线上了。他还假装把几个直径约一英寸的金属球吞进肚里，然后从脖子上、肚皮上把这些球又抠出来。在抠出来之前，观众可以看见这些地方的皮下隆起一个包，形状大小就像是这些“铁丸”顶在皮下似的。

他还会表演“嘴里生烟”：从地上抓起一把纸屑塞进嘴里，一次又一次，直到嘴塞满了，两腮凸出，说话发音都不清楚了。然后手放在唇边，似乎在帮助呼吸。一会儿，一股细小的烟气从嘴中喷出，似乎是他的嘴内的纸团着了火。确实是着火了！他继续用力向外呼气，烟气越来越浓，形成两尺多长的烟柱。观众可以看见他口中的纸团中间有火光。他继续吹气，火越来越大，直到约一半的纸团都燃烧起来，烟夹着火星喷出来。艺人明显地表现出被烫着了，脸痛苦地扭曲着，观众看了都觉得同情。此时艺人开始向围观者讨赏钱，之后他开始绕场走，边走边从

嘴里扯出一条一寸宽的纸带，扔在地面上，这样走了两三圈。在他继续随后的表演时，纸带就留在地面上。

还有一个节目是吞剑：他拿出一对没有开刃的铜剑，剑身近两尺长，一寸多宽。他把两把剑并在一起，插入口中，头向后仰成四十五度角，把剑往下推，直至剑身只剩下三四寸留在外面，其余部分都没入口中。他保持这个样子，开始慢慢地绕场走，离最近的观众只有三四尺距离。很显然，铜剑千真万确从他的口中插下去了。他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招呼围观者把赏钱掷入场内，观众通常都会慷慨解囊。一会儿之后，他把剑慢慢抽出来，递给有兴趣的观众拿在手中细看。

赌博

中国人以好赌闻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赌博花样。在一些街区，赌场一家连一家。赌场经常与一些骗子合作，把带了现钱进城办事的乡下人骗进去。骗子装着跟他交朋友，带他在城里游览观光，也带他进赌场小试一把。他们先让这个乡下人赢一点儿小钱，其他骗子在一旁喝彩，夸耀他的赌术和财运。有的提出要跟着他下注等等，一步步引他上钩，不断地哄骗、恭维、激将、威胁，直到他把身上的钱全部输光为止。他带在身上的钱非常可能并不都是自己的，一部分是乡邻、亲友托他在城里买东西的钱。现在都输掉了，他如何回去见人？他又如何承受所谓“城里的朋友”带给他的羞愧？他可能再也不敢回乡，四处流浪，当乞丐，当小偷，最终走投无路只能自杀。

从街上经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有好几种以小钱、糖果等为赌注的街头赌摊。有一种赌摊玩的是“赌诗”，庄家在街角摆一张桌子，上面有很多抄在纸条上的五言诗或七言诗。诗句中有一个字留了空白，另外列出五六个字备选。赌客先下赌注然后猜哪一个备选字是正确的。猜错了钱就没了，猜对了庄家按五倍赔付。没人逼着你玩，愿者上钩。答案就在纸条下方，折起来，下了赌注后才能打开看。

还有一种玩法叫“拔三条签”：庄家端个小凳子坐在路边，一只手里拿三支约八寸长的竹签，只握住竹签的一端，另一端向外伸出。三支

竹签中的一支在他手握住的那一端系一根红线，红线从他手中垂下来，可是你看不见系在哪一支上。赌客猜哪一支竹签系了红线，就把作为赌注的铜钱穿在竹签上，如果猜错了，这铜钱就归庄家；猜对了，庄家双倍赔付。这游戏玩起来极少出现庄家赔付的情况，他总是能赢。其实这庄家是把三支竹签上都系在红线上，无论你抽得哪一支，从他手中抽出的那一刻红线就滑脱了。赌客如果从剩下的两支中再抽，红线照样滑脱。此时庄家就会把手摊开给你看，他手中剩下的那一支确实是系了红线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街头赌博机叫“车盘”①，包括一块平放的圆板，用笔画出八个或十六个等分扇形区。穿过圆心立一根约八寸高的轴，轴上穿过一根指针，指针的一端悬挂有一个几乎垂到板面的箭头。顾客可以把赌注放在任何扇形区内，然后拨动指针，让它旋转起来。如果最后指针正好停在下注的扇形区内，庄家赔付赌注的八倍或十六倍，如果指针停在其他地方，赌注就被庄家收去。庄家往往会在征得赌客同意后用等值的糖果来赔付。



图 117　车盘

有许多小孩终日在街头兜售蜜饯，他们主要不是将蜜饯卖钱，而是用蜜饯邀赌。他们手中拿一个竹筒，竹筒里插二三十根竹签，竹签底端上写一些数字记号。想要得到蜜饯的人交上一两文钱，可以根据规则抽几次签。抽中了奖签，可以得到比所付的钱多几倍的蜜饯。如果抽不中，钱就算输了。

还有一种更加刺激的赌博方式是“花会”彩票。如今官府禁止了这种赌博，一见就抓。根据法律，任何赌博都是违法行为，但具体执法的差役却对多数赌博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官府执意要禁止的花会

① 译注：“车”在福州方言里是“旋转”的意思。

彩票赌博的赔付率是三十倍。开花会的庄家尽可能秘密行事，通常选择在城外好几里地以外的偏僻山上或树林中开赌。他们还在城里布下暗哨，从城里到赌场一路上都有人瞭望，若发现官府有所行动就马上先通报，大家可以及时逃散。

滑稽剧

中国人非常喜欢看滑稽剧。滑稽剧通常也是正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下只是非常简单的介绍。

有一出很流行的滑稽剧的剧情是一个和尚领着一个瞎子去看元宵花灯。和尚已经放弃了世俗的一切享乐，六根清净，本不该去看花灯，而瞎子完全不可能欣赏什么花灯，这是逗人发笑之处。剧情描绘和尚一路上不断地催促瞎子走得快一些，两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而且互相争执不断。



图 118　和尚领瞎子去看花灯

另一出滑稽剧表演一个补缸匠为一个漂亮的妇女补水缸，却故意把水缸打破。戏台上一个老头腿间夹着一个水缸在修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一边抽着水烟一边跟他逗乐。

还有一出演和尚背尼姑。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是兄妹，妹妹出家当了尼姑，哥哥也去当和尚。后来有一天哥哥在一座山间的尼姑庵里发现了妹妹，就把她背回家了。

一出经常上演的历史剧讲的是明朝的一个皇帝的命运挫折。这个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他被自己的叔父朱棣打败废黜，化装成一个和尚逃出京城，却又被认出抓获。他被装在囚车里送回京城受审，途中有一位忠心耿耿的旧臣救了他，带他逃到安全的地方。

另一出历史滑稽剧，演宋朝的时候，阎罗王化身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夹着一把扫帚不时地东扫扫西扫扫，由于他看上去毫不起眼，所以可以到处走动，混入了一个奸臣的府邸，最后他出现在这个奸臣面前，历数他的罪恶。恼羞成怒的奸臣呼唤卫兵来抓他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运动

中国的男孩子从来不玩西方国家很流行的各种球类运动。他们的运动方式不需要很高的体能，也不进行分组对抗。他们玩球只是把一个小球往上抛，落下时接住。或是把球往地面上摔，弹起时接住。这种单调的动作无法唤起任何热情。这里的孩子还经常玩羽毛毽子，这是用羽毛和皮革制作的一种玩具，皮革里面包着两三枚铜板增加重量，用脚踢。有的穿鞋踢，有的赤脚踢。总的说来，这里的人们更欣赏故作矜持、老成持重的年轻人，蹦蹦跳跳的活动在中国得不到鼓励。

在农历正月以及其他一些日子，有些成年人的活动跟体育运动有些关系，值得在此做个介绍。

一个是“狮子抢绣球”，用纸板和竹篾制作骨架，蒙上色彩斑斓的布，制成民俗观念中的狮子模样。由两个人把上半身钻在里面进行表演，两人的下半身仍然露在外面，套着罩裤，作为中国人观念中的狮子的前后脚。“狮子”有一个巨大的头，下颌关节是活动的，所以里面的人通过“狮子”张开的大嘴能清楚地往外看。至少是前面的那个人能看清脚往哪儿放，后面的一个人配合着行动。另有一个小男孩手举大绣球，在前面左右腾挪，像是在逗引“狮子”。人们想象百兽之王也像小猫咪一样特别喜欢玩球，一看见球就忍不住要来抢，一路追逐着小孩手中的绣球。整个表演从道具到动作设计都很粗糙，但也颇能吸引人，制

造出许多欢乐。

在戏剧表演以及迎神游行中也把舞狮子作为重要节目。有时还会加进几个演员拿着梭镖等兵器上场，佯装与狮子搏斗一番。如果打斗得好看，观众非常喜欢。

另一种运动型表演是“舞龙灯”。龙灯的骨架是竹篾编的，外面罩上布，内部可以点上蜡烛，下方可以接上短竿，舞起来的时候可以把龙举到头顶上几尺高。龙的身躯有十多米长，可以旋转、扭曲成各种形状，所以其内部骨架一圈一圈应该是活动的，外面蒙的布也要有一定伸缩弹性。正月的庆祝活动总要舞龙灯，晚上进行的迎神游行也经常要舞龙灯。晚上舞龙灯时，整条龙的内部点上蜡烛。在暗夜的背景中，舞者举着龙灯，模仿想象中龙的样子，上下翻滚腾挪，就像老龙真的现身了一样。根据中国人的想象，龙的头部巨大，而且总是怒气冲冲，在烛光照明下，更增添了几分怪异的魔王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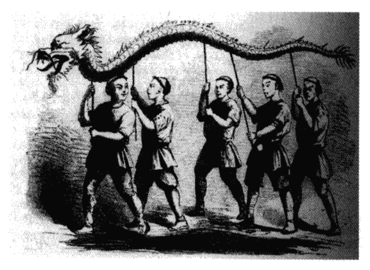


图 119　舞龙灯

在天津[1]，在庆贺神诞等喜庆的日子里，总有一群人在大街上踩高跷游行。这些人经过自我训练，踩高跷如履平地，快慢自如，有很好的

---

① 译注：踩高跷这一段的内容原书中插在前一章关于境社的内容中，与上下文不很协调，故将之移到此处。这是全书中唯一谈到天津的地方。1863 年春季，卢公明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曾在天津短暂停留，不知是否是那次经历的所见所闻。

自控能力。他们有些人装扮成妇女模样，穿着色彩鲜艳的戏剧服装，手中拿各种表演道具，通常是单列行走，一路且歌且舞。不时有人表演些特别的动作，例如踢腿、跳跃、转圈等等。这些表演者属于某种社团，受雇参加民俗崇拜的公众活动。他们的高跷表演经常引来大量的围观者。



图 120　踩高跷

演戏

在民俗崇拜活动中上演的舞台剧深得中国人的喜爱。舞台艺人把公元 7 世纪的唐明皇奉为行业神，据说他创造了最早的戏曲音乐。艺人家中供奉唐明皇的小木偶，平日里烧香上供。这个木偶打扮得像个舞台上的小生，当外出表演时，他们也把这个偶像放在盛道具乐器的戏箱里带去。

福州有很多戏班。一个戏班少则十数人，多可达近百人。戏中旦角都由男人扮演，老生由年轻人挂着假须扮演。老旦也由男人扮演，憋着嗓子说话。

有些戏班的艺人都是成年人，也有的戏班都是小孩。戏班老板对待学戏的孩子很苛刻，有的甚至很残酷。老板从孩子父母手中买下孩子若



图 121　戏剧之神——元帅

干年的服务期，期限未到不准回家。老板训练这些孩子学演戏，如不听话或学得不好就要挨打，打死了也不会有人过问。

雇一个戏班演一场戏的价钱从六元至四十元不等，价格取决于该戏班的演员阵容和声誉。除此之外，演出结束时东家还要或多或少地封赏钱，而且用酒菜招待他们。



图 122　男扮女装的旦角

这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建有专门的剧院，但几乎所有的庙宇都附设了戏台，城里城外这样的庙有几百个。人们也经常在街头临时搭台演戏，对过往的行人和运送货物的挑夫造成很大的不便。富人和官员也经常把戏班请到家里演戏。在正月和二月，官员家里有时会一连演上八天或十天的戏。

庙里和街头演戏，谁都可以去看，不用花钱买票。住在附近的中下层阶级的妇女也都会来看戏。富人和官员私宅中演戏则主要给家中的女眷以及特意邀请来的女宾看，是不对外的。在私宅中观赏戏剧一般都是男女分开坐。戏班在私宅表演总是可以拿到赏钱，赏钱是当场就给。如果宾主看得高兴，甚至是每一幕演完都打赏。根据社会习俗，凡来宾给

赏钱，主人也一定要给赏，而且还不能比宾客赏得少。来宾打赏艺人同时也是对主人的招待表示感谢，主人跟进打赏是奖励艺人给宾客带来愉悦。戏班在私宅演出经常可以获得比包戏订金多几倍的赏钱。一些特别红火的戏班有时一个晚上的演出就能收到数百、上千元的赏钱。观众以赏钱的方式来表达对艺人的赞赏，这比西方国家剧场里通行的空洞喝彩、鼓掌、跺脚要实惠得多。

戏班在演出之前往往并不知道要他们演什么。直到大多数观众已经聚拢了，邀戏班来演戏的主事者才请特别邀请的嘉宾点戏，从该戏班会演的戏中挑出想看的剧目。艺人们根据剧情马上开始着装打扮，然后就开场。一个戏班通常都会几十本、甚至上百本戏，只要几分钟的准备时间就能上演。

戏文通常都是关于古时候的故事，所以台上艺人也都模仿古代装束。化妆经常很粗糙，纰漏很多。戏服常常不合身，不是太长太肥就是太短太紧，套在身上显得不伦不类，穿在里面的平常服装常常露出来。演戏的时候伴奏音乐主要是锣鼓，很喧闹，洋人不会欣赏这种音乐，觉得那根本不能叫做音乐。在士绅和官员宅邸里演的戏几乎都讲官话，而庙里和街头上演的戏都用本地普通民众使用的方言。表演经常十分粗俗，充斥着不雅的俚语俗词。

除了由艺人唱念做打的古装戏，在街头、庙里或私宅里也经常上演傀儡戏。傀儡戏通常主要是给妇女看的。演傀儡戏需要的艺人不多，道具行头也少，请傀儡戏班费用比真人戏要便宜得多。傀儡戏的一种是提线木偶，艺人藏身幕后，用提线控制木偶的动作，同时伴唱奏乐。另一种叫“杖头戏”，木偶由艺人拿在手中表演，木偶的脑袋是可置换的，艺人时不时地给木偶换脑袋扮演不同的角色。

大量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中国人对戏剧表演的喜爱，构成了向他们传播上帝福音的大障碍。演戏经常是偶像崇拜的民俗信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有酬神、祈愿、庆祝神灵生日的时候就演戏，在庙里演戏的戏台就搭在神座前。社会各阶层民众都喜欢看戏，而演戏又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活动联系在一起，这势必会阻碍中国人向基督教皈依。

牌坊

为纪念或旌表某个楷模式人物，经皇帝批准，建一座石牌坊，把他的名字和事迹记录在上面，是中国人的习惯做法。福州的四座主要城门附近共立了数百个旌表寡妇的节孝坊。这些寡妇年轻守寡，矢志不再嫁，抚养孩子侍奉公婆终其一生。其中还有好几个是订婚后未及过门未婚夫就去世，她们到婆家守寡一辈子的。有一座牌坊是纪念某位事迹突出的孝子，一座牌坊纪念一位满族官员，一座牌坊旌表一对兄仁弟贤的哥儿俩，另有一座牌坊纪念一位活到一百岁的长寿老人。立牌坊要由亲友向知县提出报告，知县向知府报告，知府向巡抚报告，巡抚报到朝廷，经工部核准，呈给皇帝。如果皇帝同意，就用硃笔画个圈表示批准。皇帝的批准作为圣旨传给省布政使司衙门，由那里的吏员通知该家庭。照规定，朝廷会下拨一小笔钱资助建坊，但实际上很少兑现。申请建牌坊程序繁复，本来就需要家属一路用钱打点来促成。有这种兴趣和能力的家庭都不会缺乏必要的建筑费用。

有些人的牌坊是还在世的时候就建起来了，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尽管已有数百座为寡妇立的牌坊，还有很多同样守寡一辈子的妇女却没人为她们去申请立坊。要通过层层申报审批直至获得皇帝批准非常困难，也非常花钱；而建座牌坊上面如果缺了“奉旨”二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牌坊的建筑费用通常在一二十元至一二百元之间，要看牌坊的形制，有几根柱子，用什么石材，以及牌坊上刻字的大小和多少。通常都要刻上坊主姓名、立坊的时间和旌表事项。

从闽江边进城约三分之二路程处，有一个地方叫茶亭。那里有一座高大精美的石牌坊，所有进出南门的人都要从坊下穿过。建这座牌坊恐怕要花好几百元钱。这座牌坊建于乾隆年间，纪念一位姓江的人，表彰他在慈善济贫方面的杰出贡献。据说此人并不是很富有，但他始终坚持出钱出力帮助陷入困境的穷人，而且他似乎满足于默默无声地做这些好事，这一点与一般的中国人相比是很不同的。乾隆皇帝

得知他的事迹以后，下令立牌坊表彰，并题写了“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牌坊果然很快就立起来了，但这位慈善家就死在牌坊建成的那一天早晨。据说，他是被“吓死”了。他害怕这牌坊一旦立起来，出了名，求助的人蜂拥而至，他将因没有能力满足求助者的要求而蒙受耻辱。这一吓一愁，就生病死了。想为他争取荣誉的朋友们好心办了坏事，反而害了他。

雷电

中国人关于雷电的观念非常奇特。雷和闪电都受到崇拜。东门附近有一座雷公庙，其他一些庙里也有雷公电母的画像。雷公的形象描画得像只公鸡，两脚各有四个尖锐的趾头，两手臂从翅膀下伸出，一手拿凿子，一手拿槌棒。闪电的形象是个女性，在图画中她双手持一个圆镜子高举过头，闪电从镜中照出来。

美国西部的土著人常说某人“被闪电击杀”，但中国的哲人从来没说过闪电也能杀人，而是说“雷劈”。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品行良善的人从来不会遭雷劈。被雷劈死的都是忤逆不孝的，或糟蹋五谷粮食的，或不敬惜字纸的人，否则肯定是由于上辈子造下的冤孽遭到报应。他们还想象那些死于雷电的禽兽昆虫都是快要成精的，如果没有及时地被雷劈死，就将成为能幻作人形的妖精。

如果有人遭雷击死亡，不论他此前的品行如何、声誉好坏，遭雷击的事实本身就完全可以证明此人——不是今生就是前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不配继续活在这个世上。人们相信，如果以某种方法用镜子照死者尸体的背部，往往可以看到有一些字样，说明他所犯下的是什么罪孽。这里街上卖的日报只有一两页，一份卖两三文钱。日报上经常提到最近又有什么人遭到雷劈，此人曾有过什么样的邪恶行为，等等。有时还加上评论说“上苍惩恶，以警戒世人”云云。

有人死于雷电，其家属要请道士来做一个法事，烧香点烛摇铃念“雷公咒”，让雷公离开死者的尸体回到天上去。

送别

朋友要出远门，一个特别的送别方式是在他的途中设宴饯别。说是“途中”，其实也就在离家不远的某个地方。这种送别仪式的关键是陪出行的朋友走一段路。当他动身时，几个好朋友陪他走一段，来到某个事先安排好的地方，一张桌子已经摆放在路边，桌上有准备好的酒菜、果品等。大家坐下喝几杯酒，出门者向朋友们再三致谢，然后重新上路，朋友们继续陪着走一段路再回去。

如今这种送别方式更多见于官员送别同僚转任异地，老百姓中反而不常见了。

官员送别通常在城外三四里地的某个适当的地点，摆上一张或数张桌子，有时是每个来送行的官员都分别出钱置办一桌酒菜。桌上有十样或十二样菜肴果品，一个酒杯，两双筷子。果品中总要包括晾干的李子和三个用红线串在一起的橘子，李干在本地方言中与“履高”谐音，祝愿朋友“高升”。橘子谐音“级”，合起来是“履高三级”的意思。如果季节不对，没有橘子，就用三个橘子形状的面饼代替。

当离别官员的轿子走到此处，送行者迎上去，呈上拜帖。他就马上下轿，来到桌旁，按规矩到每一桌连饮三杯酒，收下李干和橘子。然后他重新上路，来送别的官员也都再陪着走一段路，然后各自返回衙门。送行的橘子是不能吃的，只能作为吉祥的祝福收下带走。摆在路边的丰盛菜肴也都原封不动，只是作为送行仪式的摆设。

回扣

想要到一个富豪家中拜访，求他帮助，必须先给看门人或管家送私礼，没有这份贿赂性质的私礼，看门人经常就会说主人正在睡觉，或正在吃饭，或正忙着什么事情，不方便见客。他也许会招呼你坐下来等，一直等到你失去耐心，自己告辞走掉。如果送上一点小钱，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你将很快被告知：主人很快就睡醒了，或者刚好吃完饭，正闲

着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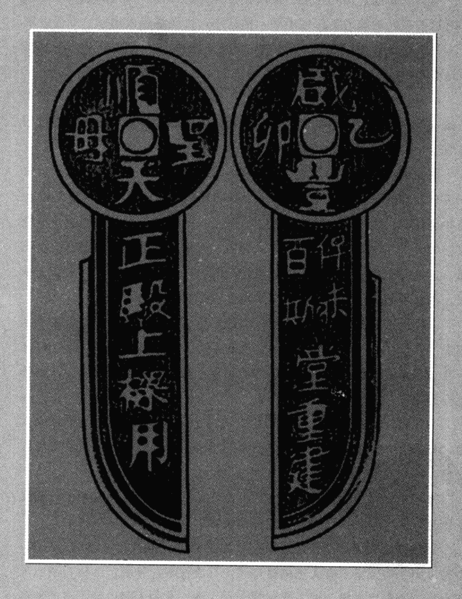
上门兜售古玩字画的商人要拿出成交价的百分二十或百分二十五给看门人作为回扣。回扣标准经常要先商定，看门人才肯帮忙引见。这一习惯做法在外国人办的大商行里也同样适用，看门人经常因为没有拿到回扣不准商人再次上门销售，已经多次发生看门人与上门推销的商人为回扣发生争执、扭打的事情。

让家里的仆人去物色一个家塾教师或佣人，他总要私下里收取被推荐人的回扣。有的拿走头一个月的工资，有的约定整个雇佣期内每月拿一定的工资比例。让仆人办理盖房子、修仓库的工程，他也总是要收对方的回扣。如果承包商没有给回扣，将来肯定会遇到什么麻烦使收益受损。如果送上了红包，管家对你也会向对待东家一样忠心耿耿，照顾你的利益。东家要把某处房产租出去，负责此事的仆人也要收取租户的好处费，大约相当于头一年房租的百分十五或百分二十。一个住在此地的英国人要把一处房产租给一个中国人，当租户付了第一年的房租八十元后，当面问这位英国房东要不要把给仆人的二十元钱也同时付了。这让不知道本地这种习俗的英国房东大为惊讶。

私礼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上举的例子足以说明仆人收私礼的习惯多么叫人生气。雇主很少能知道他的仆人在办事的时候究竟收了多少好处费，东家也不知道他买古玩字画花的钱有多少是落入了看门人的腰包。这种风气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已经相沿成习、见怪不怪了，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现状。



第三十章　吉　凶



辟邪

中国人怕鬼、怕邪，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符咒来祛鬼辟邪。尽管人们对这些符咒的效力都深信不疑，但结果却也经常令人遗憾。如果发现了一种方法不管用，他们就换另外一种。总的说来他们都不会质疑、抵制这些相沿成习俗的做法。

普遍的说法是，红颜色能驱邪。用红笔给线装古籍加句读据说能帮助读书人辟邪。穿红色的衣服或扎红色的带子能辟邪，父母常在男孩的衣服上，或衣袋内缀上红布，在小孩子发辫上扎红头绳。

到处都可以看到黄色的符纸。符纸可以只有几寸长，也可以近两尺长不等。有的符上画有神像，写了些字，或者就是用红笔或黑笔胡乱地画些连环圈。符纸可以贴在门上、蚊帐上，戴在头上，装在红袋子里悬挂在扣眼上。或是烧成灰，用热水冲服。人们相信这些方法都有助于驱邪。符纸的使用量巨大，许多住宅的门前、屋檐下贴了八九张甚至十来张。在各种崇拜仪式中也焚烧了大量的符纸。

古代的铜钱也是一种驱邪物，铜钱可以穿一根红绳挂在身上或挂在床头。经常是婴儿刚刚呱呱坠地，就在手腕上挂一枚铜钱，一直挂好几个月。在新婚洞房的床下，放好几份铜钱，每一份都包括五个不同皇帝年号的铜钱，这也是普遍的习俗。

旧犁耙的“犁头铁”也能辟邪。有人在小块的犁头铁的外面包上银，只露出一个小尖。也有人把小块的犁头铁用纸小心包裹后装入小红布袋，挂在衣服外面。

曾经杀过人的刀是驱邪物中的上品。杀人刀可以挂在床架上，或置于床顶，也可以悬挂在门窗上方。邪鬼看到这种东西应该很害怕。

曾经钉过棺材的铁钉也是很有效的驱邪物。棺材钉可以放入衣袋，也可以编在辫子里。有人把棺材钉回炉打成长条，外面包上银，制成项圈或手镯给独生子戴，要一直戴到十六岁满。有的人家也给女孩子戴这种辟邪的手镯或脚镯。

某些古代的经典如《易经》、《大学》也有辟邪作用，可以放在枕头

下或书房的显眼处。暗夜独行时如果背诵这些古籍中的某些段落，那就不用怕遇见鬼了。

当某人生了病，而且已经推断是被某个邪鬼所犯。由道士开的治病处方是：选择有某种图案的黄符纸，在蚊帐上挂一张，病人身上挂一张，再用一张焚化成灰用热水冲服。或者折一枝桃树枝或柳树枝进病人的房间，抽打他的病床，把鬼吓走。据说鬼都害怕这两种植物。有时候也可以用粗麻绳抽打床铺，把整个床铺彻底地抽打过一遍，就能把邪鬼赶走。

为建筑物祛鬼辟邪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在上梁时，在大梁上贴一张红纸，上面有“吉星高照”四个大字。大梁以及别的高处也贴了小块的黄色纸片，上面写着一些“平安”、“大吉”一类的字样。在横梁上或屋檐下挂两个约五寸长的圆锥形的红布袋，袋子中装大米、小麦、高粱等五种谷粒，叫“五谷袋”。有的人在袋中装五种不同年号的旧铜钱，也有人装五种长短不同的铁钉。有人在建筑过程中把五种铜钱藏在门槛下和厨房的灶台下。这些都会给建筑工匠以及居住者带来好运气。南台的小礼拜堂前有一家几年前建的商店，檐下的小红布袋挂了两三年。盖房子立起屋架后，工匠头爬上去，用布袋装九十六枚铜钱连同一张黄符纸挂在最高的柱子顶上，再把生米和盐拌在一起，往下撒在低处的柱子、门框上。

在住宅或商铺的门前檐下，常可见挂着一种画在木板上的“符”，木板约一两尺见方，常见的图案是阴阳八卦图，有的在图案正中钉一面铜镜。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鬼也害怕老虎，因此有的板上画一只站立的有双翼的老虎，两前爪抱着太极八卦图，老虎的头画得很粗糙。还有一种符是山和海的简笔画，或者就简单地在纸上写“山海镇”三个字，贴在门上。“狮衔剑”也是一种辟邪的符，画上的狮子口衔一把出鞘的宝剑，前爪摆弄一个球。还有“双狮图”，画两只狮子相对。还有一种长方形的符，一头画太阳，一头画月亮，中间排着北斗七星，叫“太阳星”。

在屋顶上，常可见到这样的一些镇邪物：一只陶土的猫放在瓦顶一侧的中间，做蹲踞状，仿佛在凝望远处。一段木头雕刻的八卦，放在屋

脊的正中。三支箭插在一个瓦筒里，瓦筒放在瓦顶的一侧，对着远方的某处。其他还有陶土狮子和“刘海钓三足蟾”。刘海是个男孩，手里拿一张弓。这些屋顶上的辟邪物都必须顺着瓦槽的方向摆放，不能横放。它们的作用都是对付来自离房屋不远处的各种邪恶鬼魅，保护屋内居住者的健康和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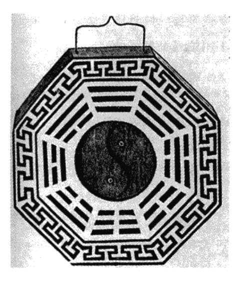


图 123　阴阳八卦

在修建庙宇的时候，要专门浇铸一些上梁时用的镇邪铜钱。有些铜钱是圆形的，中间有个方孔。有的模仿汉代的刀币形状，还有其他各种形状的。镇邪铜钱上的铸字说明其用途和铸造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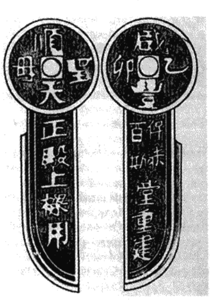


图 124　辟邪刀币的正反面

通向街道的小巷口经常在墙角立一块几尺高的石碑，对着巷内的那一面刻着“泰山石敢当”几个字，意思是这块石头来自泰山，能够抵挡阻拦任何邪鬼。据说这块石头对保护巷口的住户和商家十分重要。

常有人家把一块铜镜镶嵌在木板上，挂在房外，正对着某座邻居住宅或某个附近的庙。附近建筑物的屋脊或檐角对着自己家的门窗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用这样一面铜镜反照过去，可以抵御邪恶力量的侵袭。

旧渔网可以剪成小块出售。用它做小孩的腰带，甚至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辟邪。有些怀孕的妇女非常担忧遭到鬼魅侵犯，乘轿外出时，在轿

门内蒙上旧渔网作为防备措施。人们认为旧渔网看上去很像道士捕捉鬼怪的工具，邪鬼看见了非常害怕。

一种叫做“钱剑”的镇邪物被认为非常有效。新婚洞房的床帘外挂一柄这样的钱剑，在妇女产褥期，则挂在床帘内侧。钱剑通常两尺长，由三样都能镇邪的材料组成：第一，两根铁杆作为剑的骨架。第二，一百枚铜钱，有序地扎在铁杆上，从两面把铁杆遮起来。新旧铜钱都可以用，但如果是古钱，最好全部选用同一皇帝年号的。第三，把铜钱扎在铁杆上的红线。就是这三样材料组成了让鬼魅望而生畏的强大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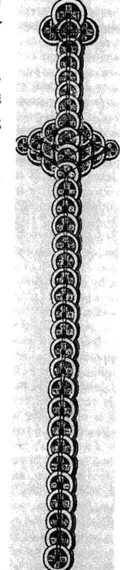


图 125　钱剑

百家保银锁经常用于独生子辟邪。哪家想用这个方法保护独生子，要向一百个不同的家庭分别讨要几文钱。亲友街坊一般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用这钱请银匠打造一个不足两寸长的挂锁，用一条银链或银项圈把锁挂在孩子的脖子上，父母从此可以不必担心邪恶鬼魅的骚扰。这锁将可保护孩子长命百岁。这锁要一直挂到孩子满十六岁（如果孩子真活到这个时候），然后卖了换钱给“娘奶”女神办祭品谢恩。这种辟邪方法也用于结婚后多年才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小银锁也很流行挂在银脚镯上，也有人挂在手镯上。向别人讨钱买银锁并不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太穷，很有钱的家庭也是这么做的。人多势众，一百家人捐了钱是对孩子平安的一种保障。

很多家庭给独生子的脖子上挂一条辟邪的银链，银链的两头是扁平的挂钩，钩住贴身的肚兜。这一对挂钩上分别刻有“三多”和“九如”的字样。“三多”的意思是福多、寿多、子孙多；“九如”的典故来自

《诗经》"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①，都是福寿延绵、一切完满之意。这些吉祥的词语表达了父母亲对孩子的祝福和期望。

每年农历五月初，家家户户都在门窗上钉一束菖蒲和艾草，菖蒲的叶子细长，叶形像剑。据说走近房子的邪鬼看见了都会误认为是剑，就赶紧转身逃走。

晾干的葫芦，或是画的葫芦、纸片剪的葫芦以及做成葫芦形状的灯笼，在这个地方都被当作是镇邪物。孩子身上的衣服常有葫芦的图案。每年除夕夜，在没有出过水痘或麻疹的小孩的床头挂上一个干葫芦。据说散布水痘、麻疹的神如果见到葫芦，就会把带来的水痘、麻疹都倒进葫芦，而不是倒在孩子身上。以后孩子出水痘、患麻疹的时候，症状就会轻得多。有的家庭在除夕夜拿一个葫芦灯挂在还没有患过水痘、麻疹的孩子的脖子上，直到上床睡觉为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还有一些家庭的做法是给孩子戴上一个吓人的纸面具，据说散布水痘、麻疹的神看到了会认为孩子已经长得够丑了，就饶过他们，不会再让他们因患水痘、麻疹而破相。

老虎、壁虎、蜈蚣、蟾蜍和蛇合称"五毒"。许多人相信五毒具有抵御鬼祟的力量。有些家庭只有一个独生子，在家里供奉五毒。他们还将五毒图样用黑色丝线绣在孩子的红肚兜上，在农历五月的开头五天给孩子穿上。相信这么一来，孩子就不会肚子疼，也能避邪。还有一种常见的镇邪物就是一块直径约两寸的圆形铜板，上面铸了五毒的图案。

妇女梳妆时使用的圆形铜镜有平面的，也有凹面的。铜镜经常挂在床帘外或床附近，其主要功能是抵御邪鬼侵扰。想法是这样的：如果邪鬼走近铜镜，看到反射的镜像，就会吓得转身逃走。悬挂的铜镜经常镶嵌在一个刻着八卦的板上，据认为这样效果特别好。

魁星经常被学生作为镇邪物。把陶塑的、木雕的或印在纸上的魁星

① 译注：取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神像供奉在家里，可以对付妨碍读书学习和科考中试的邪鬼。魁星形象被描绘为一个赤发蓝面恶鬼，一手执笔，单足站在一种传说中的海洋生物“鳌”头上，一脚向后跷起做欲踢状。有一种“魁星图”是用“克己复礼，正心修身”这一副对联的字形拼出来的。

挂在儿童脖子上的铜辟邪钱一般是圆形的，直径约一两寸，也有些铸成六角形或椭圆形。辟邪钱的一面铸“福、禄、寿”或“辟邪”等字样，另一面铸十二生肖或是五毒、八卦等图案。尽管常人并不总能解释这些图案表示什么，但孩子的父母相信邪鬼都害怕这些图案。





图 126　辟邪钱

蛊

有些中国人相信在一张黄色的纸上印一个狗头、牛头或其他什么牲畜的头，以某种方式操作，可以有效地让某人生病、变呆甚至死亡。因此，就有人谋求用这种隐蔽的方式来报复仇人，或谋财害命。

1859 年秋季，一个本地的教友陪我走访了一个以出售这种狗头符、牛头符而知名的庙。起初庙祝似乎认为我们有意购买并使用这种东西，相当随意地向我们出示了约十扎这种黄色的纸，每扎 22 张，每张七寸长，两寸宽，上面印了粗劣的狗头和牛头。当他发现我们并不打算买，有些后悔拿出来让我们看了，也不愿再多说其具体用法。

本地好几个庙里都提供狗头符。如果有人想要，买些纸钱香烛去庙里烧祭，对神像诉说自己的目的，然后许个谢神的愿。做完这些，到供桌上的香炉里取一点儿香灰，再向庙祝买一两扎狗头符。

回到家中，或在闽江的大桥下，把狗头符烧成灰，与庙中取来的香灰混合，蛊就制好了。找机会接近要下蛊的对象，偷偷地把蛊撒在他的茶杯里或食物里，或者抹在他的衣服上、头发上，然后就可以静待结果

出现。下蛊的时候不能让对方发现，如果被识破了，他可以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蛊就无效了。

有人遇上了倒霉的事情，如突然莫名其妙地患了大病，或生意一落千丈，就会怀疑是中了哪个仇家的蛊。一般说来，他会马上设法对抗。如果病得很重，奄奄一息，他会请来几个道士做一场法事，把他的衣服和一面铜镜挂在还留着绿枝叶的竹竿上招魂。或是请道士念经，剪一个小纸人代表他，在五帝庙烧香上供。或请两三个道士来敲锣打鼓上刀梯，祛魔除魅。做这些法事的时候通常也要烧一两百张的狗头符、牛头符。几周前，人们都在传说，本地一个口碑很好的武官出了很多鼻血，就怀疑是被人下了蛊。巡抚叫来十二个道士为他做了一场祛蛊的法事。

人们说，运用上述办法从一个人身上驱赶出来的蛊经常就钻进正好在附近的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倒霉的中蛊者基本上就没救了。所以人们经常告诫孩子：别人家在做这些法事的时候，不要靠近去看热闹。也有的时候，蛊会反弹到下蛊者身上去，使他自己受害。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取决于各人的时运和命数。据说，下蛊者要自己甘愿承受中蛊的后果，例如绝嗣、破产、瞎眼等，他下的蛊才能有效地在仇家身上发生作用。

据说，本地妓女广泛使用一种狗头符来召回有钱的恩客。有的妓女把符烧成灰，倒进客人的茶杯让他喝下去，有的就在客人离开时在门口烧狗头符，意在让这个狗精灵紧紧跟上客人，下次再把他带回来。

五帝庙里有个暗殿，阴森森的，里面有两尊小神像，一个是牛头，一个是马头，想要求符下蛊的人，或是认为被人下了蛊要得到解救的人，都来这里烧香上供。

吉凶

一般的中国人不相信唯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是宇宙的主宰。他们总是受到各种荒谬成见的影响，寻找各种征兆来决定自己的行事。这些成见不仅违背《圣经》，而且不合常识，以下是一些例子：

喜鹊被认为是一种吉鸟。如果某人在筹划或开始着手做一件事的时

候，听见清脆悦耳的喜鹊叫声，他就会信心倍增，认为成功在望。乌鸦叫则相反，是个坏兆头。乌鸦的叫声沙哑刺耳，听见乌鸦叫声令人沮丧，觉得事情成不了。

许多人相信“犬投富，猫投穷”。如果有一条陌生的狗跑到家里来并且留下来不走了，这是一个吉兆，表示这一家人要发财了。而陌生的猫跑来投靠则是坏兆头，说明这一家的经济状况将会急剧恶化。有人试图作出解释：狗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知道哪一家将要发财，就前来投靠，希望能吃到很多肉骨头。猫也有本能的直觉，知道哪一家将会败落，穷人家里老鼠多，可以为猫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母鸡叫更预示主人家将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为了判断吉凶，必须观察这只鸡啼叫时身体方位：如果啼叫时鸡头向外或者冲着房子的前部，是一个凶兆，要败落变穷或其他什么坏事。如果鸡头向内或者朝向房子后部，则是个吉兆，表明这个家庭的境况将要蒸蒸日上。不论是凶是吉，人们都不希望家里有一只会啼叫的母鸡，必须马上卖掉或杀掉。如果公鸡在上半夜打鸣，也认为是凶兆，也必须尽快把鸡处理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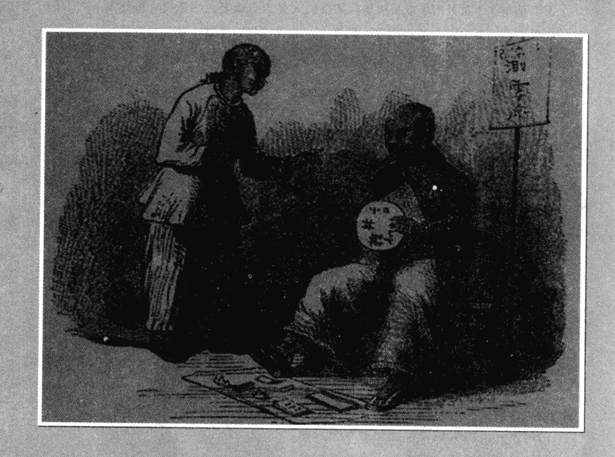
燕子飞到家中或商铺里筑巢被认为是个极好的兆头，将给主人一家带来好运，所以福州人从来不去伤害燕子。

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令所有的人心里发毛，这叫声预兆死亡。经常有人表示曾听到过鬼叫，也许他们事实上听到的就是猫头鹰的啼叫。有人说猫头鹰的叫声像是鬼魅在呼朋引类。有的人认为猫头鹰像是在叫“挖、挖、挖”，叫人赶快去挖墓穴，有人就要埋葬了。有人认为猫头鹰是来自阎王殿的差役，化身为鸟，在夜间召唤人的灵魂，唤了就带走。有人说，听到猫头鹰在近处叫，声音清晰，说明是远处有人要死了。而听到远处传来模模糊糊的叫声，则是说明附近有人要死了。声音越是微弱模糊，死亡靠得越近。

中国人也从某些花卉的状态寻求预兆，这里试举一两例。兰花盛开而且叶子翠绿被视为一家人难得的好兆头。除非有人出了高价，很少人愿意让售家里的兰花。如果家中兰花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了，或突然花朵凋谢叶片枯黄，预示将有灾祸发生。这里有个人就告诉我，三

十年前他父亲家里的兰花被一个心怀叵测的恶邻偷偷往花盆里灌了盐水而突然死了，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牡丹花也是这样，花开叶茂预示好运，花残叶萎或花突然改变了颜色则是恶兆，主人家将有大灾祸降临。

第三十一章 卜 算



算命

“算命”一词是广义的，包括各种卜算预测的迷信方法。

需要向算命先生咨询的事情有大有小，各种各样。经常有这样一些：是否值得买下某处房子或某块地；某个病人是否会康复；一笔投资最终是否能赚钱；外出旅行能否平安；科举考试能否或何时能够上榜；目前的坏运气什么时候能转好；某人将来有没有子嗣，或将出生的孩子是男是女。

八字

这里最流行的大概是用生辰八字来预测命运。这种算命方法经常要与五行以及十二生肖联系起来。算命先生有瞎眼的和明眼的两类，其实算法相同。有一些专门的书籍教人如何根据某人的出生的准确时间，联系五行生尅的理论来预测祸福。瞎眼的从业者无法随时查书，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毅力把此类书籍的内容背下来。这两类算命先生通常都穿戴整齐，举止文雅。

瞎眼的算命先生很少或从来不开店摆摊，总是在大街小巷中游走，寻求潜在的顾客。瞎子通常有个小孩子领着走，也有的瞎子没人带，靠自己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拉着胡琴。或是手里夹两块响板，这种响板可以拍出两种不同的响声，人们听到了，就知道有个算命的瞎子走过来了。明眼的一类总是把他们的行当叫做“看命”，而不是“算命”。他们不在街上游走，而是开个店等待顾客上门。



图 127　算命的瞎子

看相

这一类的算命者不开店，而是在街头找个方便的地方挂一张面相图

摆摊。在街上热闹处总能看见相面先生的身影，他们的摊子前挂着一块布，写着“麻衣相法”等字样。他们滔滔不绝地跟一小群围观者讨论命运问题，希望能吸引到感兴趣的顾客。

他们观察顾客的眉、眼、鼻、口、耳以及颧骨、太阳穴、嘴唇、牙齿和胡须，看五官是否相配相合，如果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主贵还是主贱。还要观察顾客步态、坐姿，综合起来判断他将来的运气好坏，是穷是富，当官还是当乞丐。他们也要看手相，观察每一个手指头的长短，手掌的厚薄，掌心的纹路，是否有一条横纹贯穿手掌，纹线是不是红色的，从这些可以看出顾客有没有财运。观察鼻子和嘴之间的人中，可以看出寿命长短。根据唇的厚薄和嘴的大小，可以看出将来的衣食丰约。根据眉毛的粗细可以判断人品的好孬。如果脸上有很多青筋，可以肯定心肠狠毒；然而如果面容柔和，反而说明富有爱心。仔细观察之后，根据观察到的外部特征来综述顾客过去和将来的运气。

啄鸟卦

这一类算命者也是走街串巷寻找生意机会。一只手上拿着一个几寸长的牛角尖和一根竹片，二者相叩，发出一种特别的声响。这是他们这一行特殊的叫卖信号。另一只手上拿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小雀鸟。他还要带上六十四张一套的纸签，每一张上都有一个鸟兽或人物图案，另外还有一首四句七言诗。签是折起来的，打开才能看见内容。如果有人要算命，他就把签都摊在桌面上，然后打开鸟笼，雀鸟会跳出来，啄起一张签。算命先生就打开，根据签的内容，联系顾客的问题颇为深奥地解说一通。与此同时，他会赏给雀鸟一粒谷子，它就跳回笼里去了。啄鸟卦的顾客主要是妇女和下层阶级的居民。

测字

这一类的算命先生不开店，通常是在热闹的街边摆地摊。在地上铺一张油纸，上面摆上笔墨纸砚，等顾客前来。他们经常随身带一个匣子，里面装一些折起来的纸片。每张纸片上写一个汉字。顾客来问什么



图 128　啄鸟卦

问题，他先让顾客从匣子里抽出两张纸片。他打开纸片看是什么字后，把这两个字按字形结构分拆出好几个偏旁字，又熟练地把拆分出来的各个偏旁，作不同的组合，构成其他的字，然后联系顾客的问题，以非常权威的口吻开始解说，或者用暗示的方式对顾客进行告诫，推断顾客将来的运气好坏。可以肯定这一类算命先生也是根据其对顾客观察和言语探测来决定字怎么拆，怎么拼，怎么解说的。

龟壳卜卦

这种占卜方法使用了中国人最信服的阴阳八卦预测理论。算命先生通常开个店



图 129　测字

等顾客来上门，他们用三枚唐代的开元通宝占卜。占卜之前要先在他们供奉的神像前点燃香烛，把三枚古钱放在龟甲内摇一两下，似乎是在求神助。然后倒出来，抓在一只手上。在龟甲上轻轻敲三下，再放入龟甲。再摇三下，倒在一只盘子里看它们停稳后几个面朝上，几个面朝

下。然后再放入龟甲，摇完再倒出来看。如此这般反复三次。然后他们开始参照五行八卦的理论，对顾客询问事项做出是凶是吉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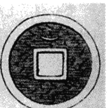


图 130　卜卦用的开元通宝

用龟甲和古钱占卜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需要精湛的技巧和高深的学问。知识阶层的人大都认为，这种占卜方式如果运用得当，其预测绝对是正确的。也有人对大多数从事这一行当的算命先生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掌握这种古法占卜的精髓，只是一些没有学问根底的江湖骗子。

看风水

这种算命方式被称为“地理”，但其实也只是算命的一种。有钱人雇地理先生为他们寻找能使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墓穴。地理先生带着罗盘和其他设备，跟东家一起爬上坡顶，用罗盘对准拟议中的墓地选址，观察那块地是否合适做墓地。他要观察泥土的颜色，与周围丘陵、峡谷、溪流的相对形势等。如果他判断出该位置下方有大块岩石，就判定不合适做墓地。如果他观察到那里有地下水涌出地面，或土壤太湿，就可以断定那块地不吉。墓地的土壤应该是比较干燥的，呈金黄色为最佳。

坡地是最好的，这样建起来的椅子坟有一个天然的椅背和扶手，可以让亡灵安息。在平地上或山坡顶上建坟就不容易构筑出这样的形势。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拟议中的墓地位置与周围以及正前方其他坡地比较，要有利于“吃到”风水才行，否则就不算是益于子孙，应该放弃。如果前方有一个很深的山沟，或前方有座山峰，其阴影指向这块地方，或前方既没有山也没有溪，仅是一块干燥的平地，都认为是不利子孙的。如果墓地的远处有溪流蜿蜒迴转，以及其他类似的优点，家庭将会人丁兴旺，金玉满堂。如果溪流从墓地边经过而一去不回头，这对子孙非常不利，除非周围地形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抵消这种影响。

要找到一个能带来好运气的墓地还要观察两侧的山峦，左侧的山峦叫做“青龙”，右侧的是“白虎”。理想的形势应该是左侧的山峦比右侧的高一些、大一些。根据中国式的理念，白虎本来就比青龙更凶猛，如果再居高临下，就会占去太多风水。这样造成的结果将是，墓穴主人的各房子孙的运气大不平衡，一些人极富且贵，另一些人贫穷而且卑贱。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白虎低于青龙的位置，才能让两侧的风水平衡，全体子孙共享富贵。

以上介绍了六类最常见的算命方法，虽然还不完整，但已经可以说明这里的人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花钱请人来骗自己。

所有各类的算命先生说起话来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说话。最便宜的是啄鸟卦，算一次卦只要六文钱。最贵的是看地理，有钱人家请地理先生选择一个墓地可能要花好几两银子，普通人家也要付几千文，至少是数百文。测字也是很便宜的，从八文到十二文不等。用龟甲占卜的费用大约是一百文上下。看八字的瞎子要二十文，明眼的要四十文。有的算命先生同时会两种算法，任顾客选择。

择日子

人们相信做一件事情时间选得好坏，与将来的祸福有决定性的联系。为生活中重大事件选择好日子是算命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择日子要找那些开个店算八字的。

算命先生首先要知道事主的生肖以及所问事项的性质，然后判断某个日子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再进一步算出在该日办事的最佳时辰。如果顾客自己选择的日子不合适，那就要算出离这个日子最近的吉日是哪一天。

选出的日子肯定是皇历上标明的吉日。重要的事情从来不会选在皇历上已经标明是不吉的日子进行。如果问，既然已经有了皇历，还要算命先生做什么呢？须知道，皇历上标明的吉日是笼统的，未必能同样适用到每一个人。某些皇历上的吉日对某些生肖的人来说可能反而是不吉

的，所以是吉或不吉，必须咨询这些精通此道的先生，请他们为特定的人、特定的事项算出一个特定的好日子。

关于婚姻

特定的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定亲，这总是要咨询算命先生的。必须先将男女双方本人的生辰八字及其父母的生肖，以及拟议中的日子告诉算命先生，让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研究一番，来判断该日子是否合适。如果选择的日子年月日都合适，他会在一张红纸上整齐地写下各个重要程序的时间表，例如何时开剪，何时安床，何时铺陈婚床，何时绣婚枕，何时上花轿。本地除了少数教民，没有人敢于不按照算命先生定下的日程表做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

人们相信，按照算命先生选择的吉日吉时做这些重大的事项，就不会对婚姻双方本人及其父母的健康或生命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亲戚朋友中属于某些动物生肖的人不宜在某些场合露面。这些动物名称会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厅堂或靠近供奉祖宗牌位的某个显眼的地方，提醒这些人自觉回避。

关于建房

建造住宅、商行、庙宇，也要请算命先生择日子，理由和方式与算婚期也差不多。如果是建庙，当地乡老以及福首的年龄要告诉算命先生，让他根据一整套规则为破土奠基、立柱、上梁、上大门、开井、做灶选择出一个吉利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选择不会与利益攸关者的生肖相冲突的日子和时辰来做这些标志性的事项。

作为一种公益慈善行为，在立柱、上梁之前，算命先生会把应该回避的动物生肖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工地前的显眼处，请属于这些生肖的人自动回避，不要靠近工地现场，以避免受到伤害。建筑工地上发生了死伤事故也统统归咎于这种原因。人们相信有某种邪恶力量与特定的方向位置相关联，但只有属于某些动物生肖的人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求他们适时回避。当然没有哪个相关肖属的人见到这样的通告后，还敢拿自己的性命去碰运气。

关于丧葬

为了选出丧葬活动中各种重要事项的合适日子，要把死者及其长子、长孙的生肖告诉择日子的算命先生。长子、长孙代表整个家庭，而且是丧礼中的主祭，所以特别重要。有时候也把死者其他几个儿子的年龄生肖一起告诉算命先生，这样可以避免任何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福利受到伤害。

需要择吉日进行的重要事项有：遗体入棺、盖棺，破土挖墓穴，棺木下葬。如果决定在下葬之前先暂厝一段时间，移棺停厝的日子和时辰也都要慎重择定。还要选择家属第一次进行圹头祭的日子和时辰。第二次及以后的祭墓时间就不需要这么审慎地加以选择了。

人们认为出生在某些年头的人如果出现在下棺、盖棺、出殡等特殊场合，常常会发生悲惨的事故。这些不受欢迎的亲友都会事先得到通知，他们也绝对不敢前来冒险。

除了以上介绍三类事务，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都需要请算命先生选择吉日吉辰，例如建造神像和每年多次的迎神游行等。

第三十二章　鸦　片



吸鸦片

中国人吸食鸦片之前，先要把块状的烟土加水煮成烟膏。这个由零售商来做的工序需要熟练的技巧。鸦片烟膏看上去像是黏稠的、暗褐色糖浆。一盎司的鸦片烟膏卖一千一百文。零售的分量非常小，一份约零点二五克，这对初吸者已经足够了，可以吸好几口。到了成瘾之后，一个吸食者每天的消费量在一克到十克之间。

许多很有知识的西方人士都以为，东方人吸鸦片的样子就像西方人吸烟草一样，那是极大的误会。抽烟草可以站着抽、躺着抽、边走边抽、边做事情边抽，而吸鸦片一定要躺下，而且在吸食的过程中必须全神贯注。抽烟草通常从嘴里把烟雾吐出来，而吸鸦片者极少让烟从嘴里漏出来，总是先完全咽下去然后再徐徐从鼻孔中出来。初吸鸦片的人或多或少从嘴里喷出一些烟，但“老枪”总是把烟都吞下去，屏住呼吸一会儿，让体内系统尽可能地吸收，最后才让余下的烟气从鼻孔逸出。

烟草可以被点燃，而抽鸦片必须一直把烟膏放在油灯的火焰上烧着。鸦片烟枪是一根烟管连着一个烟锅，烟锅顶上有一个凸起的小孔，鸦片烟膏通过小孔填入锅内，吸食者把烟锅对准烟灯上的火苗，含着烟嘴慢慢地吸气，烟灯上的火苗通过小孔吸入烟锅，直到里面的鸦片被碳化挥发。

如果有规律地吸食鸦片，例如在每天上午或晚上吸一次，或隔天吸一次，很快就会成瘾。到了时间一定要吸，否则脑子里就一直渴望着吸，直到终于能够再吸一口为止，这种渴望大大超出了理性和体力所能控制的程度。从开始试吸到成瘾的阶段快则十天半月，慢则一两个月，看各人的体质和吸食的情况。吸食量的大小倒不是决定的因素，主要是吸食的规律性。如果试吸期间没有规律，有时隔一周，有时又每天吸一次连续吸几天，然后又隔上一段时间不吸，他就不会产生那种强烈想要吸一口的欲望。换言之，他就还没有上瘾，还没有成为鸦片的奴隶。

有人最初是因为牙疼、头疼或胃病，在朋友的建议下试吸鸦片对付疼痛。疼痛确实是缓解了，但却付出了鸦片成瘾的代价。当成瘾之后，

原先的镇痛效果也越来越微弱，只能一再地加大吸食量。

朋友间经常相邀在谈论正事之前先吸上一两锅，或在聊天的时候抽几口作为调剂。在社会上层人士中，请客人抽鸦片已成为了流行的款待方式，就像三四十年前美国绅士招呼客人来一杯白兰地或朗姆酒一样，尽管还不是那样普遍，但至少是同样时尚。

零售鸦片的烟馆一般也提供烟榻，让顾客躺在那儿现买现吸。朋友经常相约在这种地方会面。两人一起蜷身躺到烟榻上，面对着面，烟枪、烟灯放在中间，头下垫着枕头。共享一杆烟枪，我装一锅请你吸，你装一锅请我吸。因为比较方便，大多数穷人和许多中层阶级人士都喜欢这样在烟馆里现买现吸。大部分中、上层阶级人士从零售商那儿购买制作好的烟膏带回自己家里享用。本地进口的鸦片有一半或更多是这样被顾客买回家去消费的。也有许多官员、商人、士绅以及其他有钱又有闲的富人买烟土在自己家里熬制烟膏。

本地的中国商行多半备有鸦片用来招待大客户和来访的朋友。这里最好的医生大都指望病人家庭用鸦片招待他们，否则就不高兴。官府的差役、捕快到居民家里办案，也等着事主家庭用鸦片招待，否则不论事情多么紧急、情况多么严重，总是拖拖拉拉的。这个风气使得许多有钱的人家要随时备着鸦片烟具和烟膏，供不时之需。他们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吸烟室，也总要准备一张烟榻。

鸦片的危害性

吸食鸦片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在社会、道德、身体、精神以及财政上都造成严重的后果。

首先，鸦片害人倾家荡产。这是一种代价昂贵的恶习，每个吸食者每个月在鸦片上花费至少一两元，多至十几元。这还只是一般人的情况，富有阶层的人士花费还要高得多。西方的读者要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只要想一想，在美国能挣到一美元的劳动，在这里的所得往往不到五美分。即使是最低的消费额，相对于这里低廉的劳动价格，还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几乎对所有吸食者来说，在鸦片上的花费都与他

们的正常收入不成比例，迟早要倾家荡产。鸦片的诱惑使其受害者逐渐荒废了自己的生计。随着烟瘾逐步加大，穷人卖尽家中所有可以卖钱的东西，甚至不惜卖孩子、卖老婆，最后不是沦为乞丐就是偷盗抢劫。有钱人也难免千金散尽逐步变成穷人，最后沦为乞丐的例子不在少数。

第二，鸦片损害吸食者的健康。成瘾者除非有规律地在固定的时间吸了一定量的鸦片，否则无法控制住自己，无法做任何事情。他的瘾一发作，不住地打呵欠，鼻涕眼泪不停地涌出来，肚肠一阵阵地绞痛，整个人不断地哆嗦，一副惨状。如果不让他吸上一口，他通常会昏昏睡去，但睡眠并不会让他重振精神，恢复体力。什么时候醒过来，他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如果还不能吸上一口，他的上瘾症状将变本加厉。他对食物完全失去胃口，浑身无力，无法劳动，严重的腹泻引起痉挛和疼痛。这种鸦片瘾发导致的恶性腹泻很难控制，除非让病人再吸几口，而且即使再吸也不总是能止得住。许多成瘾者就是在这样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当地人在描述鸦片给人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时，特别强调鸦片使人羸弱和懒散。鸦片成瘾者整天不想做事情，除非是刚刚吸过鸦片那一刻，他们终日浑身无力，精神涣散，也做不了事情。在鸦片的过度刺激之下，他们的睡眠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在上半夜入睡，总要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能睡着，到中午前后起床。当地有句话说这些鸦片成瘾者“日当夜，夜当日”，日夜完全颠倒了。他们的容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脸色灰白无生气，像个死人。双肩耸起，耷拉着脑袋，目光呆滞无神。大多数吸鸦片者身体消瘦，一则是由于鸦片对人体的直接损害；二则是他们失去食欲，饮食摄入量下降而且进食无规律。由于这样的一副尊容，他们被人形象地称作“鸦片鬼”。

如果一个身体强壮的人，有一定的财产，不劳动也可以衣食无忧，染上鸦片后一段时间内可能看不出受到了什么伤害。对于富人来说，鸦片瘾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并不明显，尽管身体机能难免受到损害，但他们大多数仍然可以活到老。虽说抽鸦片的时间越长，每次的吸食量就越大，要保住财富和健康的代价也随之增大。在中国，受到鸦片恶习危害

最大的是劳动阶层的穷人。他们无法负担日益增大的鸦片开支，很快就会因为无法维持摄人足够量的鸦片而受到瘾发症状的折磨。他们不仅没有钱买鸦片，也没有钱请医生买药来帮助维持健康。据估计，穷人染上鸦片后，寿命将缩短五年至十五年。

鸦片早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的巨大问题。鸦片的消费量在这个城市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增长迅速，鸦片的危害已经日益明显，日益深重。鸦片馆越开越多，不幸的瘾君子越来越多，国家、民族也越来越贫弱。

当地人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福州的“鸦片馆比米店多”。例如某一个街区范围内有七家米店，而鸦片馆倒有十二家。福州城内外，估计鸦片馆总有数千家之多。至于鸦片成瘾者的数量，尽管各人的估计颇有出入，但给出的数字都是巨大的。

戒鸦片药

一些洋人对鸦片深恶痛绝，要求周围的中国人戒除这种恶习。这些瘾君子最常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解药吗?”他们认为鸦片是从外国传入的，外国人也一定知道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对付这种毒瘾。相应地，这里的中国人也售卖很多鸦片药，都声称是从国外进口的。

我看到街上有六种与戒鸦片有关的商业广告贴在显眼的地方，有的声称可以教人如何戒除鸦片烟瘾，有的介绍某家店铺出售保证能戒除鸦片的药。有一个广告以华而不实的语言强调该药是美国进口的，也有一些广告声称药是来自马尼拉或印度等等。街上的一幅广告牌上以中国式行款——从上到下的竖行——写了一些互相没有关联的英文字母。还有一幅广告上写的一句英文是从教会年鉴中抄来的，其内容是介绍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法，与鸦片、医药完全不相干。这里没有几个中国人懂英文，广告上的英文字母、英文句子给人造成一种该药物来自外国的印象。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两点：第一，这里的鸦片受害者迫切需要能帮助戒除毒瘾的药物；第二，一些本地人已经着手生产和销售骗人的药物，准备利用同胞的鸦片恶习趁机捞一把。

鸦片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人一旦上瘾就无法自拔。与戒瘾过程相伴

随的疼痛和浑身难受的异样感觉，无疑也是使戒瘾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他地方的传教士和医生似乎认为可以通过药物帮助戒瘾，但福州这里还没有发现很鼓舞人的成功个案。即使有外国药物的帮助，也很少成瘾者有足够坚忍的毅力抵御烟枪的诱惑，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往往是试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吸了，尽管他们也都知道，经过这样的反复，会使他们陷得更深，更难自拔。

一种奇怪的愚蠢念头驱使许多从来没有吸过鸦片的人去尝试，然后很快地成了鸦片的俘虏。这些人像是飞蛾扑火，完全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还是要闭上眼睛跳入苦海，自愿地成为毒品的终身奴隶。

鸦片与福音

有人试图把中国人吸鸦片和西方人饮酒进行类比，但这两种东西的性质是如此不同，很难相提并论。鸦片的作用是麻醉、镇定，酒精的作用是刺激、兴奋。人们常常在要做出暴力血腥的行为之前喝烈酒壮胆，鸦片从来不起这种作用。中国人也普遍地饮酒，如果让有知识的中国人来对鸦片和酒精的作用进行比较，他们会迅速地、一致地谴责鸦片。鸦片造成了大量人口的羸弱、贫穷、痛苦乃至死亡。

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把吸鸦片当作一种无害的奢侈享受，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毒品的危害性，他们对鸦片的认识绝不在外国人之下。中国人提起鸦片的罪恶很少能够心平气和。他们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通常都会明确地表达他们对鸦片的深恶痛绝，用最强烈的词语来谴责鸦片。他们完全清楚吸鸦片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使用这种他们从心底里痛恨的毒品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虔敬地竖起大拇指，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肯定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摧毁这个民族。除此之外无法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鸦片。"确实，上帝似乎在用鸦片来羞辱这个骄傲的民族。他不仅让洋人把鸦片带到这里，又让中国商人购买分销，而且让本地人迷上了鸦片。他允许人们自由地、高兴地享受鸦片烟有毒的香醇，而且允许那些洋人通过生产、运输鸦片到中国

来制造痛苦，从而发财致富。

一个令人悲叹的事实是，鸦片成了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巨大障碍。绝大多数中国人把传教士和鸦片商人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基督教和鸦片同样是西方人带来的，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贩子来自同一个地方。传教士谴责吸毒恶习，劝诫人们不要去碰鸦片，但总是碰到这样的反诘："你们洋人把鸦片运到这里来，现在你又叫我们不要去碰。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不吸，为什么又要把鸦片运到这里来？如果你们不把鸦片运到这里来，我们没有地方买，也就不会去吸了。"在 1853 年进出口生意大规模开展之前，英国就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普通民众都认为，英国领事就是受不列颠帝国政府的指派，到这里来促进鸦片贸易、保护停泊在闽江口的鸦片船的。只有极少数与传教士有直接来往的中国人，也许还有那些通过阅读教会印刷品了解了基督教教义的人才知道，传教、信教、遵从基督教教义的人不会愿意与鸦片贸易有任何瓜葛。无疑，在通商口岸城市，有相当一部分人了解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和吸毒恶习的立场。但同样无疑的是，在远离通商口岸的地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没有这种认识，他们无法将上帝福音的使者与鸦片贩子区分开来。

在中国传播福音要克服的巨大障碍，除了愚昧者的鬼神迷信和知识阶层的儒道佛信仰之外，还要加上流行的吸鸦片恶习。

圣经上说"酒鬼无法升入天国"，运用同样的逻辑必然推论出那些染上鸦片、死于鸦片的人也将与天国无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对福音表现出兴趣的中国人很可能或早或晚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经验表明，除非他们能坚决地抵制鸦片，否则几乎毫无皈依的希望。许多华人教友认为，应该在不得酗酒、不得说谎、不得奸淫等长长的教规清单上，添加教徒不得吸鸦片一项，一经发现就要开除出教会。

1842 年，年迈的道光皇帝不得已与"最优雅最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皇陛下的代表亨利·博汀格尔爵士签订了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但仍然坚持不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他的儿子咸丰于 1851 年登基，据说咸丰本人就吸食鸦片。在英、法、美公使的强大压力下，咸丰皇帝在

1858年批准将鸦片进口合法化，向每箱进口鸦片征收三十两银子的关税[①]。这些来自文明的基督国家的公使们到底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运用直接的、间接的、明的、暗的手段促成了这一结果？因为当事人将过程秘而不宣，我们还不太清楚。从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些公使们的道德水平显然还远逊于异教的道光皇帝。

1858年11月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使鸦片贸易终于合法化。进口鸦片不再是走私行为。换一种说法，从此"鸦片与福音同样合法"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贩卖鸦片与贩卖大米、棉花成了一样体面的商务经营。进口、销售鸦片的贩子与传播福音散发圣经的传教士在法律的平台上没有区别。贩运鸦片的船只与运输茶叶的船只在江面上并排停泊。毒草与小麦共同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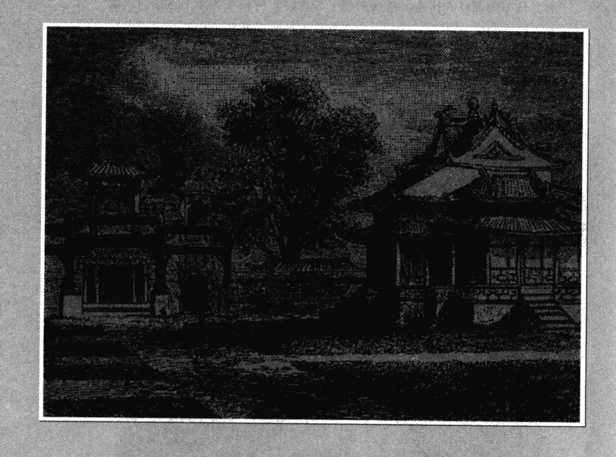
在中国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其全部的后果还没有表现出来。今后会不断扩大在中国的鸦片种植吗？中国人的鸦片消费量会比以前更多吗？在大量进口的条件下，鸦片的价格会变得更便宜，使更多民众都能消费得起吗？这里的外国侨民经常讨论关于鸦片的种植、进口、消费的问题，其中很多人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种新形势制定最佳投资策略以争取最大的利润，也有一些人关心的是传教事业以及中国的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商人每年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赚了大量的金钱，难道西方的基督教徒不应该把同样数量的钱花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吗？如果英美政府把保护本国国民向中国输出鸦片的权利作为一项外交政策，这些国家的基督徒难道不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向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传送上帝的福音作为鸦片的解毒剂吗？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每年这些鸦片贩子从中国攫取了一个多大数字的金钱，但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英、美两国的基督徒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捐助的经费。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悲哀的事实。

---

① 译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在天津谈判。1858年11月8日，双方代表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使鸦片进口终于合法化。条约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

第三十三章　北京一瞥



旅途

1863 年 3 月 2 日，我怀着极大的好奇之心从天津启程向北京进发。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两头骡子拉的大车。两头骡子一前一后，而不是像西方马车的那样并排走。前面的骡子套着轭，用长长的绳子连接到车辕上，没有缰绳、笼头、马勒等，全靠车夫的吆喝和鞭子指挥。车夫走在第二头骡子旁边，或者坐在大车前缘的左侧位置上，双脚垂在车的侧面。身体随着车子颠簸，有时他从车上跳下，跑到牲口旁边，跟牲口说些什么，好像它们听得懂似的。遇有车辆迎面而来，就避向左侧，而不是靠右走。如果遇到的赶车人是熟人，他总是跳下车走几步，而不是留在座位上打招呼。这应该是一种礼貌的表示。

乘坐这样的大车旅客要自己带铺盖，车上没有现成的固定座位，旅客自己用行李包和铺盖卷来铺设座位。车篷约四尺高，里面的空间局促，只有两尺多宽，三尺多长，而且这个位置正好在车轴上方，颠簸得很厉害。我和随行的中文教师差不多一直坐在篷罩外面，脚垂在车的外面，这样反而比蜷缩在车内舒服一些。

旅程的第一天，一路上的风景索然无味，没有围栏、谷仓之类的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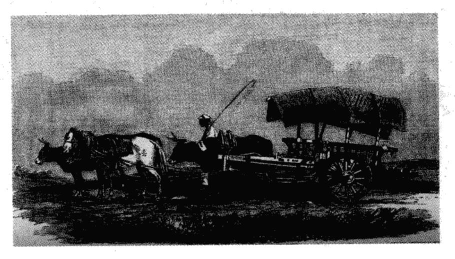


图 131　牛马拉车

村景物，沿路看到的房子都是土坯建成的。由于是早春，农田里光秃秃的，像是刚开垦出来的荒地。树木瘦小稀疏，没什么叶子。

这一路上以及后来在北京城里，我们见到了中国北方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们见到的大车有套着两头骡子的，也有套一头骡子和一头驴的，还有套一骡二驴的。有人骑马，有人骑骡，也有人骑驴。独轮手推车有大有小，可以载货也可以载人，广泛使用。

这里的独轮手推车制作得十分结实，其设计原理肯定比西方的手推车更先进合理。西方的独轮车把重心放在轮轴和推车人之间，而中国北方的独轮车把重心直接放在轮轴上，推车人不必费力抬，只需要掌握平衡往前推，可以运载体积很大或者很沉重的货物。我们见到一辆大独轮车载了非常沉重的货物，一人在车后控制，左右两侧各一人帮助保持平衡，第四个人指挥两头骡子和一头驴在前面拉动。

在孔夫子的老家山东省的路上，我们曾见到一辆独轮车只有一个人在车后面推，用一头黑驴在车前方约十米远的地方拉动，车上有两名旅客以及他们的行李包裹。其中一名旅客是衣着整齐的绅士，约五十多岁，悠闲地抽着长长的旱烟袋。这辆车一小时可以走五六公里。

在接近北京的时候，我们看到路上有很多敞篷的大车运送农产品。载重量非常之大，每一辆车竟然用了九头骡子拉，三头一排共三排，每一头都用单独的绳子联系到车上。

这一路我们晚上都睡在炕上。这是一种取暖的台子，在南方从未见到。北方所有的旅馆里都是睡炕，也许每家每户也都是如此。炕是砖砌的，离地面约两尺高，面上铺一层光滑的红砖。每个炕约有两张双人床大小，可以睡好几个人。炕不是实心的，内部有来回曲折的烟火道。睡觉之前，在炕的一头烧火，烟气通过烟火道，从另一头进入烟囱。一会儿就把炕烧暖了。旅客把自己随身带来的被褥往炕上一铺就可以睡觉。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中国北方的交通工具和旅店住宿，因为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你是传教士，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在中国的北方旅行，条件就是这样的。如果选择走水路，舟船可达的地方十分有限，而且必须在暖和的季节才行。如果选择乘轿子，价钱很贵，而且也很劳累。

几年前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我们雇用的这辆骡车也被英国人雇用运输给养。一路上，车夫有时会说起当年发生的战事，描绘清军在遭遇英法联军大炮轰击时惊恐逃窜的狼狈相，为我们排遣旅途的寂寞。当我们经过当年的战场时，他能指出当时两军阵地的大致位置。他说当时他本人跟车就在战场附近，也不觉得害怕。

尽管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而且也访问过东南沿海的许多主要城市，但我还是期望在中国的首都能见到更先进的文化。因此，在 3 月 4 日上午 9 点，远远望见北京的城墙时，我感到一阵阵兴奋。接近城门的时候，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大群骆驼静静地趴在地面上嚼着草料，等着在它们背上加载货物。在中国南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牲畜，而后来逗留北京期间，我至少见到几千峰骆驼从西面矿区运煤到京城，或是把其他货物运往北面和西面的乡村去。



图 132. 北京城墙

北京城

北京的所有一切都规模宏大。街道宽阔，中央大街比南方城市的要宽好几倍。城区分为满城和汉城两个部分，前者也称为北城，后者称南城，有一道高大的城墙将二者隔开。这道城墙开三个城门，清晨开启，天黑关闭。穿过这三个城门的是南北走向的三条主要大街，在南城和北

城各有数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与之纵横交错。城墙高约八九米，保养得很好。城内有大院子的居民住宅很多，但沿街的房子外表颇为简陋。通常那些豪华大宅都用高墙围起来，从街上望不到。

街上能看到的轿子很少，但有很多一匹马拉的马车，看上去不错，乘坐价钱也不贵。这种中国式的计程车在城内各处的空地上都停着不少。不论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的旅行者，从城内一处到另一处，这些马车都是首选的代步工具。包车一整天也只要六七十美分，车夫的工钱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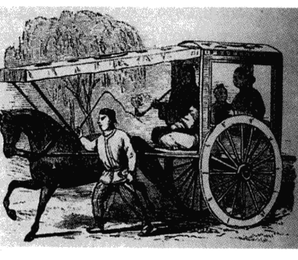


图 133　马车

北京人不像南方人那样好奇，容易激动。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除非有利可图，他们对周围的洋人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这也许是因为数百年来各方宾客为了朝贡、贸易、宗教等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此地，北京人早已见怪不怪了。你在这里可以见到来自遥远西域的藏族人，来自东方的高丽人，来自西北大漠的蒙古人，当然还有如今坐了龙庭的东北满洲人。他们穿各自的民族服装，操各自的民族语言。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已经在北京呆了二百五十多年，俄国公使馆也已经开设了很长时间。一个循规蹈矩的洋人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随意行走，没有闲人围着看、跟着跑。与我去过的任何中国城市相比，北京市民与洋人打交道的言谈举止都显得最平静、文明、自然。

北京人以及北方人在整体上比中国南方的居民显得更强壮有力。这一点无疑与北方寒冷而有激励性的气候条件有关。他们的日常食物也比南方更为丰富、有营养。稻米和鱼吃得不多，多吃小麦和玉米、高粱等粗粮，牛羊肉也吃得较多。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确实在身材、体力和

外表上比他们的南方同胞有优势。

至于说到北京城有多大，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数字：北城的城墙总长二十三公里，南城是十六公里。如果减去两城之间公共城墙为五公里，城墙总长度为三十四公里。城墙外还有一定的延伸居民区。北京的人口总数是两百万，包括满、汉两族。任何一个聪明的小学生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城市分别是：伦敦、北京和日本的江户。



图 134　北京的冬宫

美、英、法、俄的公使馆互相距离不远，都在北城的南部，离皇苑紫禁城不到一公里。那里有一个属于英国圣公会的外科医院设在英国公使馆的范围内。绝大多数英美新教的传教差会也都设在那一带。



图 135　恭亲王

外国人在北京的生活经验证明了北京的气候十分舒适，有益于健康。尽管这是在一座人口超过两百万的拥挤城市内，从使馆区到那段分割南北城的

城墙只有一小段路，妇女小孩也都走得了。从那里可以登上城墙，上面空气清新，可以惬意地散步。从城墙上眺望，北京城四处绿树如茵，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从城墙上还可以望见几座皇宫建筑，远远看去也赏心悦目。而在北京的街道上散步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街上没有人行便道，尘土飞扬，人群拥挤，从早到晚车辆川流不息。也许只有下雨天或是在清晨，街上人可能少一些。

美国公使勃林根先生、英国公使布鲁斯爵士以及法国、俄国公使都与北京朝廷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他们住在帝国的首都似乎没有打扰这里宁静，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不时发生什么讨厌的纠纷。在北京朝廷里掌握实权的是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恭亲王是年幼皇帝的近亲属，也是天子尚未成年这一段时间内的议政王大臣。此人精明强干、性格坚强，只要他还继续掌握大权，中国朝廷与外国政府之间就肯定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名胜

古天文观测台

这个古天文观测台大约建于两百年前的清朝初年，位于北城的东南角，部分设施就搭在城墙上。那里的天象仪工艺精巧，令人赞叹不已。这是一具铜制的圆形仪器，直径两米多，精工细作，主要的星座都以精巧的铜雕形式固定在球体的表面上。根据各星座的质量大小，代表星座的铜雕有大有小。有八种天文仪器可以分别算出天体的距离、运行速度和质量大小等等，其中有一个铜制仪器约有五米高。这些仪器都放在一个露天的平台上，表现出高超的建造技术。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建造年代、地点和当时的工艺条件，实在令人叹服。他们是在康熙年间建造的，当时负责建造的是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南怀仁。①

① 译注：作者的说法不准确。北京古天文观测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约公元 1442 年左右），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先后增设了八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

葡萄牙墓地

葡萄牙墓地①在北城的西门外不远处，有八九十个汉白玉墓碑。有些墓碑上同时使用拉丁文、汉文、满文三种文字，这些记录了岁月沧桑的墓碑分别属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两百年前在北京从事传教和科学工作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在明朝后期以及清朝初期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两个高大的汉白玉纪念碑，一左一右立在从大街进入墓园的通道两侧。一个属于耶稣会派往远东来的夏威尔，另一个属于玛丽亚的丈夫约瑟夫，他是罗马天主教派遣传教人员来中国的赞助人。

俄国墓地

俄国墓地在北城的东门外。对外国来访者来说，这是个忧伤之地。墓碑矮小简陋，纪念布拉贝森上尉、安德森中尉和其他十一位士兵。在1860年9月18日，他们在举了休战白旗后成了战俘，落入当地官府手中，受折磨至死。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才找到他们的尸骨。碑前有五个坟堆，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处。愿这些不幸的人在地下安息。

大钟寺

大钟寺在北城的北面，要出西门往北走五公里。去的那天路上尘土特别大，我几乎想中途返回不去了。但当我看到了那口大钟，我觉得一路上的辛苦都得到了回报。它确实是一件令人震惊的艺术品，设计和工艺都无与伦比。这座神奇的大钟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钟的底部唇厚达一尺，钟体直径约有四米五，高约六米。寺里的和尚告诉我，整个钟的重量十一万二千磅。钟体内外布满精细的铭文，钟架和底座上也有满、汉两种文字的铭文。总共刻了八十七篇佛教的经咒。工匠是如何在这个重达十万磅以上的钟体内外同时浇铸出这么多字迹整齐漂亮的汉字，实在是令人称奇。

① 译注：该墓地原先有葡萄牙人管理，故有此名。辛丑遭破坏后重建，改由法国人接管，又称法国墓地。今在西城区北京行政管理干部学院内。

一些大人小孩顺着楼梯登上二楼，从上往下，朝大钟顶部中间的一个小孔投掷铜钱，据说谁能掷进去将获得好运气。在钟下方地面上集了大堆的铜钱。这些铜钱当然是属于寺庙的，可以用来买香烛等祭品。

天坛

访问北京的基督徒都会对当今朝廷的偶像崇拜迷信留下深刻印象。那里有许多寺庙、神坛等建筑都用了皇家专属的黄色琉璃瓦、砖雕和木雕彩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所有这些神坛都规模宏大、占地广阔。我无法一一描述这些神坛，也不想这么做，只是为读者勾勒一些粗线条。

天坛坐落在南城的东南部，围墙全长五千米，约有五六米高。偏南一面有一条从东到西贯穿的林阴大道，长约一千五百米。道两旁大树成阴，维护得很好。整个区域其实是个大园林，包含许多座宏大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各有其专门用途，是皇家祭天专用的。祈年殿是一个美丽的圆形建筑，分三层，高九十九尺。顶部和外墙是象征天空的蓝色。整个殿建在一个两丈多高的汉白玉基台上。这个基台也分三级，每级向中央缩进，留出一条约两丈宽的环台护栏通道。台四面正中都有汉白玉台阶。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为壮观华丽的建筑物。

这个殿是皇帝专用的，崇拜道教的最高神——玉皇大帝。殿内坐北朝南放着一张宝座，座上放一个立牌，上面镏金大字正是“玉皇大帝”。殿内两侧摆放了七八张雕刻华丽的大椅子，上面立着牌位，写本朝各位去世先皇的名号。在当今皇帝向玉皇大帝跪拜献祭的时候，这些先帝的鬼魂是陪同跪拜者而不是接受跪拜者。这样的祭祀每年进行三次，每次献祭十一条牛、十二只羊、三口猪、两只鹿和十二只兔子。这是那里的管理人告诉我的，是否准确我无从证实。在附近有一个大鼎，一条整牛放在这个炉里焚化献祭，其他的牲畜都是整只献祭的。我看见那里还有十个敞开式的大铁炉，每个都有相当于好几只大桶的容量，都是在祭祀时大量焚烧纸钱用的。

天坛建在这个蓝色的祈年殿南面，走过去有一段路。这也是一个圆形建筑，分为两层，每层都有围栏，各九级台阶，全部是汉白玉砌成

的。看上去与祈年殿的基座很相似，但比较小，边长只有二十八步，坛顶上就是一个露天的平面，没有任何建筑。旁边有一个可以装下一条整牛的大鼎，还有十二个焚化纸钱的大铁炉。那里有许多个巨大的铜香炉。天坛外有四道围墙，最靠内是圆形的，外面三道是方形的。第二、三两道围墙在东、南、西、北四面各开有三个雕刻华丽的汉白玉拱门。坛体和围墙都铺以黄色为基调的釉面砖。整个宏大建筑大量使用汉白玉，再加上釉面砖、琉璃瓦，整体上呈现出豪华优雅的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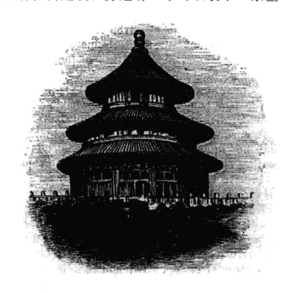


图 136　天坛祈年殿

先农坛

先农坛在天坛的西面，坐落在南城的西南部。占地面积小于天坛，但一样有规则地排列着参天大树。坛体是方的，而且只有一层。在坛上及周围摆了十二个工艺精湛的黄铜大香炉。我也参观了大殿，里面供奉山神、海神、风神、雷神、雨神、青苗神。那里的看管人告诉我，先农坛每年春、秋祭祀两次，每次献祭六条牛、六口猪和五只羊。他还指给我看屠宰这些牲畜的地方。看管人还带我看了另一个建筑物，也很有意思。那里存放皇帝和王公贵族在每年春季为农民示范亲耕使用的农具，有犁、耙、桶等。明黄色的一套农具是皇帝御用的，其他王公用的农具是红色的。皇帝王公耕作的两块地就在坛边献祭的位置附近。我还进入了一个殿参观，里面的栋梁上都画着五爪金龙，这是中国皇帝权威的象征。从整体上说，先农坛的气派不如天坛。

地坛

地坛在北城的北墙外，范围很大，内部布局井井有条，有成排的古树。坛分两层，每层六尺高，两侧有黄色的釉面砖铺设的石阶。[①] 坛面上铺暗蓝色的大块釉面砖，每一块地砖约两尺半见方。坛四周环绕砖砌的堑沟，沟已经干涸。还有三道围墙，靠内两道是黄色的。管理人告诉我，皇帝本人或派代表每年到地坛祭祀一次，祭品有一只鹿、两只兔子、九条牛、六只羊和六口猪。在我参观过的这几个祭坛中，地坛的规模及其建筑物的华丽程度仅次于天坛。当我们准备离开地坛的时候，看见一只狐狸在周围徜徉徘徊。管理人告诉我们，看见狐狸是很吉祥的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狐狸。

日坛在北城的东门外，我只是站在城墙上鸟瞰。月坛在北城的西门外，出城门有一条宽阔的林阴道通向那儿。但月坛与其他神坛比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

喇嘛寺

北京有两座很大的喇嘛寺，分别坐落在北城的北墙两侧。也就是说，一座在城内，一座在城外。两座喇嘛寺都是黄砖墙黄琉璃瓦，说明它们与皇家有特别的联系。喇嘛教崇拜活佛，有报告说，爱新觉罗家族也是信活佛的。活佛住在西藏的首府拉萨。

城外的喇嘛庙里有一个巨大的汉白玉石碑，其造价肯定不菲。碑上刻如来佛和各种各样人形的和非人形的菩萨形象。碑的四角各有一个汉白玉石塔，四五层高，上面也刻满各种菩萨形象。据说这些石刻都是释迦牟尼从生到死的生平事迹记录。作为艺术品，确实很漂亮。我们看到一个面容愁苦的香客从遥远的西域来到这里参拜这座碑。他整个人匍匐在地上，用额头触地磕头，同时嘴里囔囔有声地念着经咒，念一遍拨动一颗挂在脖子上的念珠，记录自己念经的重复次数。

---

① 译注：地坛又叫方泽坛，平面为正方形，上层高 1.28 米，边长 20.5 米，下层高 1.25 米，边长 35 米。

城内的喇嘛寺非常大，包括数量众多的建筑物，据说可以同时容纳三千名喇嘛。总的说来，喇嘛寺里做的各种偶像崇拜的仪式与中国南方各处的佛寺里见到的也差不多。有一个殿里供奉的巨大佛像据说有十八米高，这是全中国最大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释迦牟尼造像，很遗憾我没有亲眼见到。那里的喇嘛借口说没有钥匙没法打开这个殿。我答应给他一些钱让他去找钥匙，谁知他竟一去不返。我们到寺里的时候，喇嘛们正做完下午的功课，回到僧舍。有些喇嘛在僧舍里赌钱。喇嘛们穿暗红色的裤子，上身不是穿僧袍，而是斜披一条红色的毯子。有些蒙古来的喇嘛穿灰色的或黄色的袍子。喇嘛寺主要靠朝廷拨款供养，内部维修很好，没有任何贫穷的迹象。

以上介绍的这些神坛和喇嘛寺都说明北京朝廷是非常迷信的，每年在这些迷信的事情上耗费巨大。

孔庙

在北京期间，我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孔庙。孔庙就在北城的喇嘛庙附近，庙内只用一个牌位代表这位古圣人，没有造像。大成殿本身并不很大，但其黄色琉璃瓦屋顶，大量使用的黄色釉面砖和黄色的涂料加上附属的亭台楼阁组合，整体呈现出辉煌宏大的皇家气派。在一个附属建筑中可以看到已有三千年历史的十个石鼓。这些石鼓确实是十分古老的文物，但是否真有三千年历史则不好说。石鼓的表面上刻着清晰可辨的中国古文字。在大成殿附近有一个殿最能引起外国人的兴趣。这是皇帝御用的设施，约两层楼高。殿内有一个宝座，过去皇帝坐在这里给科举考试的优胜者授学位。座前的书案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但仍能看到其精致的雕刻装饰。天花板上画着色彩鲜艳的五爪神龙。这个殿的旁边是一个大厅，会试上榜的举子就是汇聚在这个厅里接受由皇帝本人主持的殿试。由皇帝御定的第一名状元，是全国科举考试中最高的荣誉。

这个殿的两侧是两条长廊，排列了约两百个七尺多高的花岗岩石碑，在这些碑两面上刻了完整的古代典籍“十三经”。在整个建筑群范

围内还有为数众多的汉白玉碑、柱、栏杆作为装饰，使之显得更加华美。

清真寺

南城的西部有一条街叫牛街，那里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两百年前由皇帝下令为穆斯林修建的，最近刚刚经过整修，焕然一新。[①] 寺内阿訇告诉我们，最近一次的翻修花了三千元。寺内主要大厅约相当于普通中国房间的四十倍大，又长又宽，但显得低矮。大门上有许多阿拉伯字，我请阿訇念来听一听，他们还真的能念，这说明穆罕默德的中国追随者中至少还有某些人真懂得这种可兰经的语言。北京还有几座清真寺，牛街的这一个是最大、最有钱的。

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会受法国公使的特别保护，在北京影响很大，拥有很多信众。他们办了一所颇有规模的神学院，教拉丁文等课程，致力于把那些最聪明的中国信徒训练成天主教神父。有些新教传教士曾经参观过这所神学院，但我没有获准进入，也无法进入北京最大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我只能在教堂外面看一看，听听从里面传出的唱诗班音乐。根据《基督教在中国》[②] 第三卷中的描述，最大的一座天主教教堂是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建造的，这位皇帝还赏赐了部分建造费用。耶稣会士在朝廷失宠以后，那座大教堂被朝廷拆毁，在原址上盖了一些小建筑。后来根据与法国订立的新条约，北京政府又把这块有价值的地产交还给在北京的罗马天主教差会。两个身着中国服装的法国教士出于礼貌，让我看了这个区域内一部分设施。他们把我领到一个小礼拜堂内，里面的墙上挂着约二十幅圣徒的画像，还有一个做礼拜的祭坛。他们告诉我不

① 译注：牛街清真寺位于广安门内牛街。创建于辽圣宗十三年（994）、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明正统七年（1442）重修。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按原样进行大规模修葺。

② 译注：Hue’s Christianity In China.

久将会在这块地方建起一座大教堂。[1] 由于我不懂法语，这两位先生也不会英语，我们只能用中国官话进行交谈。其中一位法国人说他刚从中国西南部最偏远的省份来到北京，向公使报告那里发生的中国官员杀害传教士的事件，要求北京朝廷赔偿。他将在几个月后重返那个遥远的边陲之地。

当我还在天津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北京天主教徒的人告诉我，北京有三十名来自西方的天主教神父和大量的中国皈依者。也许他的意思是北京所属的整个北直隶省有这么多神父，那还是有可能的。1862 年秋季还有六名天主教的修女到达天津，她们也将前往北京。

首都

中华帝国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北京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十八个行省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里派出，在他们升任督抚之前还都必须回到北京述职。全国的科考举人都必须来到北京才能参加最高一级的进士考试。北京的翰林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从那里再派往各地担任教育考试方面的钦差大臣，并且随时准备进入国家的官僚集团。让这些有才能、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人尽快接触来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学者，把救主基督的真理交给他们，难道不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吗？

北京人说的官话是北方省份和西部省份的通用方言，在千里之外的南部省份和西南省份也能被听懂。相比之下，南方有不计其数的方言，懂的人很少，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范围内通行。传教士在北京说北京方言，不仅两百万北京人能听懂，从将近半数的省份来京的人员也能听懂，还有那些来自西藏、蒙古、满洲、高丽的人，甚至那些从邻近外国来中国贸易、朝圣、纳贡或办理外交事务的人也或多或少能听懂。

---

① 译注：即西什库天主堂，又称北堂。位于今北京西城区的西什库大街，坐北朝南。据史料记载，1693 年，清康熙帝患疟疾，御医数剂无效，太医无策。耶稣会传教士张诚、白晋闻之，献西洋药金鸡纳霜，康熙帝服后痊愈，遂赐其住宅和蚕池口之地，黄金万两，允许在此修建教堂。1703 年北堂建成，命名为“救世堂”。1886 年，北堂得到重建，比原堂更加宏伟。

后　记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国门逐渐打开。福州，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开始步入中国近代化进程城市的行列，也开始进入了西方传教士的视线。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接踵而至，福州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地区。

这众多的西方传教士之中，就有一位美国人——卢公明，他是19世纪福州地区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1850年5月31日，卢公明从波士顿出发，费时一百八十六天，远涉重洋抵达福州，开始了他对福州长达十四年敏锐而持久的社会观察。1865年，卢公明根据其在华经历，在美国出版发行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出积极的评价。该书至今仍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是记录19世纪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取材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是一部最好的和最具综合性的著作”，奉为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从政治、经济、民间信仰、习俗、宗教、教育等各种视角，极为翔实细致地对福州社会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和描述，为我们了解晚清福州以至中国社会的全貌提供了另一种的文化视野。作者以敏锐犀利的洞察，生动细腻的笔法，真实再现福州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其众多资料在现存的各类福州地方史志、文献典籍中所未有。本书的出版对观察研究晚清时期福州社会生活、民俗信仰的流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我社长期致力于福建地方文化的整理与普及工作，出版成果良多。鉴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重要的出版价值，我社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中文版本，以飨读者，使这部一百四十年前的重要著作得以和广大读

者重新见面，也可以让读者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百年前晚清福州的社会生活。

基于作者的传教士身份，卢公明自然难以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书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介绍有的与事实有点出入，有的评价未免片面和肤浅，对中国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态度，表现出作者身为西方人的傲慢和优越感，以及宗教排他性。但所有这一些，都瑕不掩瑜，不能掩盖该书重要的出版价值。除一些不必要的篇幅外，我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相信读者的慧眼能够加以鉴别。

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彬

2008 年 12 月